

第36年

12

$18.00

編者話

本期乃刋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神差鬼使」。莫家勇警探因追踪擲炸彈毀警署之敵人而不幸殉職，其孿生胞弟莫家威爲兄報仇，亦爲作一個好警察而積極參與追敵行動，無意中發現了「四大魔尊」的大本營，結果險死還生……故事反映了現代黑社會勢力猖獗對社會的不良影响，他們包娼、包賭、販毒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然而邪終不能勝正，且看警方如何與黑社會人物展開生死之鬥……

*　　*　　*

石龍先生撰著的短篇「銀劍玉女」分上下兩期刋登，本期刋登故事之一，每期均是個獨立完整的小故事，獻給你欣賞。

*　　*　　*

好消息：臥龍先生已康復，「一代天嬌」於第十四期繼續刋出，以饗愛好者的熱切期盼，耑此預告，並多謝讀友的捧場。

下期將刋登的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又一部堪輿故事「挪移乾坤」，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2期
（總號18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差鬼使

警匪鬥智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警署被炸 探員失踪

那是一個相當悶熱的晚上。

雖然警署之內的中央冷氣系統正常地運行着，但在警署之內當值的警察，仍覺得有點悶熱不安。

雜差房內，有人打呵欠。

這個呵欠，好像有傳染力似的，一時之間，裏面五個便衣探員都一齊打起呵欠了。

「怎麼？不耐煩？」女探員陸小冬問道。

「有什麼不耐煩，這是一份工作！」坐在陸小冬對面，是有點吊兒郎當的莫家勇。

陸小冬道：「不，我們的工作並不是一份工作那麼簡單，而是一份……」

莫家勇接口道：「一份爲人民服務的工作。」

「不，爲市民服務，而今還沒到九七，不用學上面那一套所用的字句。」陸小冬故意挑剔。

第一個打呵欠的叫郭宏，他又再打個呵欠，他用手掩着口，半晌才道：「其實警探的工作，也並不是我心目中那麼多姿多采！」

莫家勇道：「那要看你怎樣看法，像你，整天想着睡覺……」

郭宏道：「我並非想睡，而是這裏的空氣好像是……我不知怎樣說才是。」

陸小冬接口道：「我也有這樣的感覺，這裏的空氣是冷的，卻使人有點不舒服。」

這時，有人推門而入。

衆人同道：「老大！」

這人是他們這一組的組長楊吉兆探長。

楊吉兆道：「我早說過，我們是警察，並不是黑社會，不要叫我老大！」

莫家勇道：「是的，吉叔老大！」他是故意如此說，引得大家笑了起來。

楊吉兆是個非常好的上司，他自己十分幽默，也能夠接受別人的幽默。

「你們在談些什麼？」楊吉兆問。

莫家勇道：「沒有什麼，我們只說這裏的空氣十分悶似的。」

郭宏道：「坐得久了，使人懨懨欲睡。」

陸小冬道：「我想是中央冷氣系統的毛病！」

楊吉兆道：「不，我剛聽到你們說，什麼不是想像中那麼多姿多采？」

郭宏道：「我說我們目前的工作。」

楊吉兆笑道：「你當了多少年差？」

「差不多五年了。」

「你以前在那區工作的？」

「山頂。」

「怪不得，山頂是遊客區，你過去五年，最驚險的工作經驗是什麼？」

「是捉一個文雀（扒手）！」

「打荷包的也不容易捉！」陸小冬道。

郭宏道：「本來是，如果他有同黨的話，可惜，他只是一個獨行小賊。」

「你怎樣追到他？」

「也費了不少勁，由環山徑開始，一直跑了山頂一個圈，才把他追到。」

陸小冬道：「那已經是最驚險刺激的了。」

郭宏點了頭，卻嘆了口氣。

「怎麼？」陸小冬問。

郭宏道：「我走得上氣不接下氣，幾乎窒息而死，只搜到那個小賊身上所扒去的三十元！

「三十元！」陸小冬也明白郭宏的心理。

楊吉兆道：「你認爲三十元而費了那麼多勁不值？不，你錯了，你們做的，與一個警探破了一宗三千萬元的大案，一樣重要，一樣值得人尊敬。」

郭宏苦笑。

楊吉兆道：「我不是在說笑。」

「我們都明白。」

楊吉兆道：「因爲我們同樣的爲市民服務，這是我們做警察最偉大，最崇高……」

莫家勇接口道：「好了，好了，吉叔老大！」

衆人都笑了起來。

楊吉兆只是四十出頭，但爲人有點老學究的味道，不過，他這樣說話，只是一種幽默感。

莫家勇點了一口煙，他知道陸小冬不喜歡煙味，便走近窗口處，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後道：「宏哥，你真想過一些緊張刺激的警探生涯？」

郭宏道：「當然，不過，來了這裏三個月，卻仍然是這麼……」

莫家勇道：「到時有大案，你卻羨慕而今空閒的生活，咦……」

「什麼事？」衆人齊問。

莫家勇道：「你們快來看。」

三人都趕到窗前。

這是東區的警署七樓，從窗口向下望，是警署的停車場，停車場內有火光。

郭宏道：「有什麼好看？」

「你們看外面。」

他指的外面，是停車場的外面，外面是一個小斜坡，那處本應是漆黑一片，可是，這個時候，卻有一些一閃一閃的光。

「似有人……」郭宏道。

「什麼人有這麼大的膽量……」

這話未完，他們都看見有一點火光，拋了上半空，然後落在一輛警車的車頭之上。

火光擴大，接着是「蓬」的一聲。

「有人拋了個……」

莫家勇畢竟最富有經驗，他已奔向門口，用最快的速度跑到樓下。

那時，已有幾個軍裝警員圍着那着火的警車，並且用滅火器噴向車頂。

突然，「轟」的一聲，車頂又再爆炸起來。

衆人閃開。

莫家勇在火光之中看得清楚，他看見一個黑影在斜坡之處，急速的向公路跑去。

他不再猶豫，騎上他自己的電單車，一插車匙，便開動了電單車。

一扭油門，電單車便衝向大門。

守門口的警察叫道：「勇哥，去那裏？」

「捉賊！」

莫家勇已是絕塵而去，守門口的警察正是莫家勇的孿生弟弟莫家威，他想再與哥哥多說一句也沒有機會。

莫家勇很清楚那投擲炸彈的匪徒是向公路的東邊逃去，他十分熟悉附近的環境，一轉個彎，便上了公路，照理那匪徒應該走得不遠。

果然，他看見一個黑影在斜坡上走下來。

雖然是接近午夜，公路上車輛並不太多，可是每一輛車都是高速行駛。

莫家勇十分小心，在小路口轉入大路之處慢了下來，一直等到所有車輛駛過，才駛出大路。

這一等却失去了那個匪徒的蹤影。

莫家勇有些心急，這樣便宜了小賊，實在不值得。

突然，一輛電單車自暗處奔了出來，那地方本應沒有車輛的，那一定是那個匪徒。

他不再猶豫，開足馬力追了上去。

駕車那人頻頻望後面，也望着倒後鏡，這動作增加了莫家勇的信心，他本來有些懷疑，這人究竟是不是向警署投擲炸彈的人，而今見他如此頻頻回首，一定是作賊心虛。

莫家勇再扭盡油門，車像一支箭向前標去。

那人也不示弱，電單車發力狂奔。

兩輛電單車的馬力是一樣的，而那個駕車的匪徒，似是個電單車高手，所以，一時之間，莫家勇是無法追及，他摸了一摸脅下。

他幸好有配手槍。

不過，警察是不敢輕易開火的，除非……

突然，那人回過頭來，一陣火光，一顆子彈已擦過他右邊的太陽穴，然後，他才聽見槍聲。

那匪徒突然向他先開火。

莫家勇不再猶豫，一拔配槍，便向那人射去。

他並非向那人身體射去，而是向那人的電單車的後輪射去，而且一矢中的。

前面那電單車，立時翻了幾個觔斗，那駕車者已被拋上了半空。

莫家勇正慶幸自己槍法準繩，眼看匪徒便要手到擒來，他把電單車駛慢。

「轟」……又一顆子彈擦過他左邊的太陽穴。

第一顆子彈擦過他右邊的太陽穴時，他一點也不覺得驚懼，因爲他那時正在高速行車中。

而這第二顆子彈，却在他慢車中擦過，他才覺得危險，心臟卜通的跳個不停。

那顆子彈只要向左偏少許，他早已命喪黃泉，他把車停了下來，心情好像剛從鬼門關拔脚出來一樣。

他把電單車停了下來，然後伏在車旁，叫道：「我是差人，快放下武器，舉手投降！」

這是例行的說話，並沒有聽到那人的回話。

莫家勇不敢妄動，雖然，他看到那人被拋上半空，然後落下，照理是不死也應是重傷。

他又再重說了剛才那句話。

等了半晌，依然沒有什麼反應。

他決定慢慢站起來，靠着公路的防撞欄，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那輛爆了後胎的電單車，已像一堆廢鐵般躺在路的中央，而那人却沒有了蹤影。

如果照常理推斷，這人被拋上了半空，然後落下，最遠也應該在五十米以內。

可是，在街燈之下，五十米外的地方，也不見有什麼黑影。

難道這人命大，竟可以在半空中跌下而不死也不傷，而且還有機會逃走？

莫家勇實在無法相信。

以他多年駕駛電單車的經驗，如果遇到這樣的意外，車手斷無倖免之理。

人是血肉之軀，任憑你有多大本領，從半空墜下，怎能不受傷。

想到這裏，他大起膽子來，依然靠着路旁的欄杆，握着手槍向前行去。

他一直注意着那輛電單車的附近，完全沒有留意防撞欄那邊。

忽然，他感到握槍的手劇痛！

原來那人眞的沒有受傷，而是被拋到防撞欄的外邊，而防撞欄的外邊，是一叢野生小樹。

小樹不單成爲了匪徒的救星，而且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隱蔽身體之處。

他一直看着莫家勇一步一步走近，而且看到他手上有槍，他只恨自己被拋在半空之時，連手槍也丢了，假若他有手槍在，莫家勇十條命也沒有用。

因此，他躲在矮樹叢中，等待着莫家勇。

當他一走近，他便一脚踢出。

這一脚既狠且勁。

莫家勇的手槍脫手而飛，跟着腹部中了一拳，痛得他三魂不見了七魄。

不過，他仍然臨危不亂，一個觔斗，撲出了防撞欄，雙手向那人腰間砸去。

那是一處斜坡，下面是大海。

兩人却無法穩定自己的身體，立時，兩人成了一個大滾球，滾下了大海……

* * *

五分鐘之後，楊吉兆探長領着他的組員，已經趕到了現場。

他們的巡邏車，早已在遠處看到兩輛電單車的指揮燈都在不斷的閃着。

楊吉兆立刻叫司機停了車，吩咐組員道：「你們小心一點，那人既然有膽拋炸彈入警署，身上可能有軍火或其他槍械。」

他們下了車，利用車身掩護。

楊吉兆與郭宏都拔出了配槍，陸小冬在後面。

他們等了一會，不見前面有任何動靜，便分左右包圍上去。

出乎意料之外，前面完全沒有人聲，電單車的指揮燈依然在閃亮着。

楊吉兆叫道：「你們已被包圍，快棄械投降！」

這時已是午夜，雖然是在空曠的公路上，但他們仍然聽得非常清楚。

沒有回聲。

郭宏大着膽子，倚着那公路的防撞欄上前去，接近那兩輛電單車之時，看見地上滿舖了油污，却完全沒有人的踪影。

這時，警方已接到消息，增援的部隊已來，兩輛大巡邏車上，足有十五六人。

車上的武裝警員，荷槍實彈。

楊吉兆見自己這一邊實力已是足夠，大着膽子上前，叫道：「你們快棄械……」

話仍沒說完，突然，「蓬」的一聲，火光驟起，地上的油污不知爲何，竟然燃燒起來。

一時之間，火光熊熊。

因爲油污面積十分大，因此火勢也非常旺盛，而且把兩輛電單車也燃着了。

郭宏一見電單車燃着，知道非常危險，叫道：「探長，快退後！」

他也迅速退後。

說時遲，那時快，「轟隆」兩聲，兩輛電單車立時爆炸起來。

在這黑夜裏，火光特別顯得通紅，電單車的碎片首先被拋上半空，然後飛散在各處。

衆人都退到安全的地方，躲在巡邏車的後面。

幸好這是空曠的地方，受影響並不太大，消防車與救護車也來了。

幾個穿了特別裝備的消防員，提着水炮，直往前面猛水射下，火勢也很快被撲滅了。

楊吉兆一直在小心觀看，似是自言自語道：「咦？爲什麼一直沒有人的踪影！」

郭宏接口道：「他們可能是追逐而離開了現場！」

陸小冬也湊近，道：「他們追逐去了那裏？」

「天知道！」

因爲經過了這一場爆炸與燃燒，根本完全沒有人出現，他們不再害怕有埋伏，便大着膽子上前去。

前面路上，剩下的只是被燃燒過的電單車碎片。

楊吉兆道：「封鎖現場！」

所有前來支援的軍裝警員，他們全是藍帽子，受過特殊的訓練，很快便把現場封鎖了。

消防員也在附近巡查，看看有沒有人被困，或者其他危險的地方。

說也奇怪，現場除了兩輛電單車的碎片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發現。

消防隊看見現場再沒有其他危機，隊長馬天生向楊吉兆探長道：「楊探長，看來這地方再沒有用得着我們的地方，我們收隊了！」

楊吉兆道：「好極，不過，若有什麼特別發現，仍要你們鼎力合作！」

「這個當然！」

消防車離開了現場。

接着救護車的車長也來了，道：「探長，沒有人受傷，我們也要回去，因爲還有很多『柯打』！」

「謝謝你們！」

其他增援的警員，正作地毡式的搜查，希望有所發現，可是一直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發現。

工程車也來了，把現場清理，因爲這地方是公路，天一亮便會繁忙起來。

楊吉兆領着兩個組員郭宏與陸小冬，一直在現場查究，依然是沒有什麼東西發現。

陸小冬並在巡邏車之內，向全港的巡邏車發出通告，注意有兩個人可能在郊野或其他地方追逐，若有發現，便立即通知他們。

接近天亮的時候，增援部隊也收隊了。

楊吉兆在晨光曦微之時，站在公路旁，望着那大海，似是十分煩燥。

陸小冬上前道：「眞奇怪，全個香港也沒有警員看到兩人的踪影，他們去了那裏？」

郭宏道：「有沒有彈頭？」

「沒有，可能是在那場大爆炸中，什麼也毀滅了！」

「他們的手槍呢？」

「也沒有踪影！」

「他們可能進入了那邊的樹林！」

「那邊樹林並不算密，而且附近一帶都有人家，他們躲不了多久！」

「如果任何一個人受了傷，或者是……」他不想說下去，楊吉兆探長的名字中有「吉兆」二字，看來他在日常生活之中，也非常注重兆頭。

這時，東邊大海處已微露曙光，開始是一片淡紅色的雲，不一會，太陽已升起。

他們當然沒有心情欣賞這日出。

楊吉兆道：「郭宏，以你的推測，當時情形會是怎麼一回事？」

郭宏道：「他們追到來這地方，發生了槍戰……然後那匪徒不敵，逃入附近的樹叢……」

「這是正常的推斷，小冬，你又怎樣看法？」

「我想他們會在這裏……先是槍戰，然後是近身肉搏，大有可能……」

「什麼？」

「兩人都受了傷，非常嚴重的受傷！」

「然後又怎樣？」楊吉兆有點心急，他知道陸小冬雖是出道不久的女警，但她頭腦是十分細密的。

「可能在這爆炸時，被彈了開去。」

「彈到什麼地方？」

三人不約而同的望向海邊。

「下了大海？」

楊吉兆道：「叫蛙人！」

陸小冬立即依從探長的吩咐，二十分鐘之後，消防局的拯救隊已來了。

拯救隊隊長領着三個蛙人。

楊吉兆道：「我懷疑我屬下一個探員，與一個匪徒，因爲爆炸而被拋下了海，可能是……」

郭宏道：「屍沉海底！」

楊吉兆白了他一眼，不過，假如他們眞的被拋下海，已經過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事實是屍沉海底。

隊長問：「爆炸十分猛烈？」

楊吉兆點點了頭，道：「是電單車汽油漏出而發生的爆炸。你看，公路地面上仍有油漬！」

隊長再看了一遍，道：「看來應該在附近海面五十米以內！」

隊長領着三個隊員下了斜坡，他們很快換上了潛水衣，潛下了海。

這一帶很多亂石，並不是游泳的地方，有時也會有一兩個釣魚人出現。

過了十分鐘，四個蛙人浮了上來，用手勢向他們表示：並沒有發現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又再潛下。

再過了十分鐘，他們上來，直走上岸。

隊長道：「我們已在附近一百米的範圍搜索，這海底到處是亂石，沒有任何發現。」

陸小冬問道：「附近水流怎樣？」

「相當急。」一個蛙人答道。

楊吉兆道：「麻煩你們了！」

隊長道：「用不用再擴展範圍搜索？」

楊吉兆道：「以你們專業知識，在這裏發生爆炸，被拋下海……」

隊長道：「照理沒有理由超過一百米以外，不過，還有一個可能，那時剛巧水流更急，把他們冲了出去。」

「會冲去多遠？」

「不知道，如果他們正好沉落下一個急流，冲出大海之外，也說不定！」

郭宏道：「如果再擴大範圍搜索？」

「我們暫時做不到，因爲我們設備不足，如果要再搜索，我們要增加人手與支援。」

楊吉兆道：「我看暫時還沒有這個需要，你們收隊，再有需要，我們會找你們協助！」

隊長道：「好極！」

當蛙人離開，他們也要收隊回去。

陸小冬道：「他們沒有上山，也沒有入海，難道是上了天？」

他們都舉頭望天。

天空是一片紅光，東邊的太陽已完全升起，紅色的太陽，在他們這時的心情，完全沒有美感。

* * *

向警署投擲炸彈，早已是哄動整個社會的新聞，而今加上一個警員失踪，又有電單車爆炸的大場面，更成爲所有報章頭條新聞中的

頭條。

當他們回到警署，一大羣記者像看見了蜜糖似的，飛撲向他們的警車，使他們一時之間，無法下車。

楊吉兆探長在車內，看着陸小冬與郭宏，道：「這次我們整組人也有難了！」

郭宏道：「探長，我們全力支持你！」

陸小冬道：「我想你不用擔心，莫家勇是個非常有經驗的警員，他暫時失踪，不會令我們失望的！」

他們幾經辛苦，才下了車。

楊吉兆只向記者說了一句話，「無可奉告！」

再由其他警員開路，他們才有辦法回到辦公室，可是，他們還沒有坐暖椅子，楊吉兆已被召入了署長室。

署長室內並不只是劉署長一人。

附近五個分區警署署長都在，還有副警務處長，不用他們開言，已知道事情的嚴重。

副警務處長道：「楊探長，事情發展到什麼程度？」

楊吉兆：「匪徒失踪，我們一個警員莫家勇也失踪……」他把現場及搜索情形簡單說了一遍。

副警務處長道：「你們認爲向警處投彈的匪徒，動機何在？」

楊吉兆並沒有回答，這裏全部都是他的上司。

可是，並沒有人回答。

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楊吉兆似乎再沒有推搪的餘地，只好道：「以我初步的估計，過去半年，我們曾經舉行過的『犂庭掃穴』大行動，把區內的黃賭毒都一一肅清，匪徒非常憎恨我們，所以反咬一口！」

「報復？」

衆人似乎都同意這個看法。

副警務處長道：「我們過去半年所實行的『犂庭掃穴』大行動，是非常成功的行動，我們要堅持下去。」

衆人沒有異議。

副警務處長望着楊吉兆，道：「不過，這個行動不用你再參與！」

楊吉兆有點吃驚，道：「我……我……」

「你做得非常好，這次，爲了使你專心解決這件案，你負責立刻組織一個專案小組，盡快破這件向警署投擲炸彈的案件，因爲這件案事關重大，連督爺今早也致電給我們，這件案件簡直是向我們宣戰！」

他用「宣戰」這字眼，實在可以看到他對這案件的重視，也反映出督爺對這件事也非常重視。

副警務處長續道：「楊探長，這件案件，你向我個人負責，有什麼要求，可以直接向我要求，包括人力、財力，要在盡短的時間內破案！」

「我會全力以赴，不過……」

「我們絕對支持你，而且等待着你的佳音。」

楊吉兆想多說一句，也沒有機會。

副警務處長道：「好了，你可以離開，立即展開你的工作，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說！」

楊吉兆離開了署長室。

當他接近自己的辦公室時，却聽到了十分嘈吵的聲音，郭宏與陸小冬似在與人理論。

辦公室內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軍裝警員。

「好了，好了，探長回來，你與他說！」

那人轉過了身，道：「探長，我要求立即加入你們這一組，因爲失踪的是我哥哥！」

「啊，是你，莫家威！」

「是的，正是我，我是莫家勇的弟弟莫家威！」

「這點我們知道，你先坐下。」

莫家威坐了下來，他心口起伏着，原來他是十分緊張，情緒十分激動。

「你怎知道你哥哥失踪？」

「因爲我看着哥哥駕電單車出去，一直至今還沒有回來，連那輛電單車也被炸碎了，我……」他竟然嗚咽起來，說不下去。

陸小冬害怕他流下眼淚，安慰道：「你不用激動，我想探長一定會答應你的要求！」

楊吉兆道：「什麼要求？」

「我要加入你們這一組！」

「你是個軍裝……」

「我……」

郭宏道：「而且你與你的兄長，性格不同！」

「這點我會爲我兄長而改！」

「改？改什麼？」

「以前我只想做個安份守己的警察。」

「什麼叫安份守己的警察？」

「我只想做軍裝，做個日出而作……」

三人都笑了起來。

莫家威道：「不，我而今會改變了，我要爲我哥哥報仇！」

「報仇，報什麼仇？」

莫家威道：「他被匪徒殺死了！」

「你怎知道？」

「他沒有回來，連車也炸碎了！」

「你是莫家勇的弟弟？爲什麼

你這樣詛咒你的哥哥？他並不是死了，只是失踪，爲了追截匪徒，暫時失踪！」

一時之間，莫家威啞口無言。

「你先回去……」楊吉兆道，他看着莫家威，見他完全沒有離開的意思，解釋道：「我的意思是……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如果有令兄的消息，我們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莫家威欲言又止。

楊吉兆又道：「我明白你的心情，假若將來有機會，我會找你。」

「這是你的謊言，探長。」

郭宏送了莫家威出去。

當他回到辦公室之時，只見楊吉兆呆呆的坐着。

郭宏道：「探長。」

楊吉兆如夢初醒，道：「什麼事？」

「你太疲倦了！」

「我們大家都是……而且，面前有無數的工作，我……實在不知應該從何着手！」

楊吉兆是一個十分坦白的人，雖然在他下屬跟前，他仍然是如此說。

陸小冬道：「探長，你應該先回家，好好洗個熱水澡，然後睡一大覺，明天回來的時候，我們有足夠的資料，一定可以找到扔炸彈的人！」

郭宏也道：「這裏有我們便可以，我看組織好我們這個專案小組！」

楊吉兆道：「我先回家休息一會，你們好好把各項資料收集，待我明天回來，才作部處，特別是關於莫家勇的消息，切記留意。」

陸小冬也道：「探長不用擔心！」

楊吉兆其實在辦公室已有三十多小時，加上他從半夜開始追捕扔炸彈的匪徒，足有四十小時不眠不休的記錄，怪不得他腦袋是空白一片。

郭宏道：「探長，你不要從正門出去，還有很多記者在外面，希望從你口中得到一些獨家資料。」

楊吉兆早已有這個經驗，他先乘電梯往地牢，然後再從地牢，由另一個出口出去。

可是，當他推門而出，立時有幾個記者簇擁上前，原來一些記者也學乖了，在這秘密出口等他。

楊吉兆迅速離開，記者亦步亦趨。

楊吉兆只好道：「我實在無可奉告。」

「失踪的警員情況怎樣？」記者問。

「他既然是失踪了，我怎知道他而今情況怎樣！」

「那麼，你是證實有一個警員，是你的直屬失踪了！」

原來這是記者找資料，發問的技巧，楊吉兆實在無法與他們招架。

幸好在這出口埋伏的記者不多，楊吉兆很快截了一部的士，立時離開。

* * *

在新界海傍，一個人跡罕到的石灘上，有一個人自海中閃閃縮縮的上了岸。

這人一身衣服濕透，好像是個偷渡客。

他爬上了石灘，向前望去。

前面一個小小的懸崖之上，有一間兩層高的建築物，這人看看附近並沒有什麼人，便迅速從大石跳過大石，向那建築物走去。

這人身手非常敏捷，很快便到達了那建築物不遠之處，這建築物面臨這個石灘，本來已是非常好的天然屏障，但屋主人似乎仍擔心有人會從這崎嶇的石灘走入，在石灘之前，建了一道牆，而牆上面有尖刺的鐵網。

突然，他聽了一陣悶哼的聲音。

那聲音並不大，但有點使人不寒而悚，這人是個十分有經驗的人，一聽便知道這是都柏文的狗吠聲。

都柏文狗並不喜歡吠，尤其是當牠們發現有人闖入牠們守衛的範圍內。

牠們只會發出這種低沉的咆哮聲。

那人止了步。

牆頭之上，有一個鐵盒似的東西，慢慢地移動着，原來那是一具紅外線監察器。

這建築物的保安工作做得非常好，不但用八隻受過嚴格訓練的都柏文狗，還有全天候的紅外線監察器，如果想貿然的闖入，那比登天還難。

那人也知道這一點。

他高舉了雙手，走向那個紅外線監察器前面，叫道：「我是亞松！」

那個監察器立時有了反應，鐵盒內的鏡頭伸縮着。

那人又再道：「我是亞松！」

他是高舉雙手，表示自己並沒有武器，或者隱藏了什麼。

過了一會，牆內傳來一些狗吠聲，還有脚步聲，看來是有人來。

亞松放下了雙手，臉上似乎有些興奮之色，他慢慢走向牆角之處。

一陣開鐵鍊的聲音，然後一道隱蔽的門開了，立時，有兩隻黑色的都柏文狗撲了出來，而且同時向上撲去，咬着亞松的左右手臂。

亞松驚叫，想用力甩開。

裏面有人叫道：「亞松，你好好站定，你越想甩開牠們，牠們會越用力咬你。」

亞松不敢再動。

那兩隻都柏文狗，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雖然看來是咬着亞松的手臂，但只是咬着，並沒有傷害他。

「亞尊、亞積，放開！」

兩隻狗立時放開了亞松。

「進來！」

兩隻狗進了門內，亞松也跟着進去。

裏面站着一個高大威猛的男人，他戴着一副名貴的太陽眼鏡，道：「我只是叫狗進來！」

亞松臉色有點尷尬，不過，他迅速若無其事的道：「我要見四位大爺！」

「你怎知道他們在這裏？」

「我當然知道。」

「他們在這裏又如何？四位大爺一定見你？」

「他們當然會見我！」

那人不屑地笑了，然後作了一個吹口哨之狀。

亞松知道，這是他命令狗隻的方法，只要他一下令，八隻狗一起撲上來，那滋味並不好受。

他立時道：「九爺，你聽過收音機？」

「那又如何？」

「昨晚深夜發生的事，你知道？」

「什麼事！」九爺依然故作漠不關心。

「那是我做的！」亞松輕聲地道。

九爺立時有了極大的反應，道：「你竟向警署扔炸彈？」

亞松點點了頭。

九爺的身上突然有聲音傳來：「快帶他進來！」原來他身上有對講機。

九爺立刻拿了對講機出來，十分恭敬地道：「是的，是的！」

亞松也向他作了一個不屑的眼光，這位九爺，是名符其實的狗爺，狗眼看人低，但對他的主子，就是通過對講機通話，也是一副狗臉孔。

九爺吹了幾聲口哨，那八隻都柏文狗開路，領着他們來到那座建築物。

九爺道：「你自己上去！」

亞松道：「多謝九爺！」他是一個非常懂得人情世故的人，雖然他心中並不喜歡這位九爺。

這間兩層建築物，是純西班牙式的建築，黃色的琉璃瓦，配以綠色的牆，極富歐洲情調。

亞松走近大門，輕輕的敲了一下。

「進來！」

他小心翼翼的推開了門，進入屋內。

裏面是一個大客廳，一個完全與這建築物外形不相襯的大客廳，因爲這裏所有佈置，是完全的中國式，古典式的酸枝枱椅，當中有一個大神位，神位之上，赫然有一個比人還高的關帝像。

那關帝手持大關刀，樣子威武之極，也極富煞氣。

四張寬大的太師椅上，坐着四人。

當中兩個很肥胖，幾乎塞滿了整張太師椅，而左右兩人，却是乾瘦瘦的。

叫亞松進來的，便是當中左邊那個肥胖男人，這人口銜一個象牙煙嘴，却沒有香煙。

「你便是亞松？」

亞松點點了頭，在這四位大爺面前，他自己也覺得實在太渺小。

不是身材上的渺小，而是氣派上的渺小，他有一種感覺，自己像一隻小白兎，謁見四位獅大王。

右邊那個肥胖男人，手持兩個金色的鐵彈，正在手中滾動。

右邊那個乾瘦的男人，不單臉孔乾瘦，連眼睛也乾瘦，一雙眼睛，便像開了一條小縫。

左邊的那個，身體瘦削，却是風神俊朗，手握着一柄紙扇，氣度悠閒。

「亞松拜見四位魔爺！」他抱了拳，向四人作揖。

四位大爺都笑了起來。

亞松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只能低下頭來。

四位大爺，你眼望我眼，笑聲更響。

亞松大着膽子，道：「我是亞松，是向警署扔炸彈的亞松！」

四人止住了笑聲，但仍沒有說話。

「請問你們笑什麼？」亞松一時之間，不知問他們什麼才好，因此提出了這一個似是無關痛癢，却又像沒有禮貌的問題。

「你在拍戲？」

「你在拍古裝片？」

「魔爺是什麼意思？」

「魔爺是你叫的嗎？」

他們四人，一人想出一個問題，使亞松不知如何作答，不過，這四個問題却可使亞松明白，他們四人笑的是什麼。

「我不知怎樣稱呼四位大爺？」亞松道。

一時之間，四人却是無法回答這個他們自己想出的問題，因爲他們雖各有各的名字，不過，在江湖上，的確是人人都叫他們，或是尊稱他們「四大魔尊」。

所謂四大魔尊，其實便是四個

大哥頭，他們各自據有地盤，而且各人有各人的專長。

那個非常瘦削，而且雙眼矇起來只有一條線的那個，道：「好極，你就稱我們爲魔爺，最重要的並不是我們怎樣稱呼，而是你來做什麼？」

這個矇眼的「魔尊」是四人之中，面目最不敢恭維的一個，可是，他似乎却是最受尊重的一個。

亞松道：「非常簡單，我來告訴你們，我不單爲你們出了一口烏氣，而且殺死了一個警探！」

「什麼？」四人有些驚愕。

亞松道：「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加入組織日子也不算長，但我一定要『出位』！」

四人同問：「什麼『出位』？」

亞松道：「那是現代術語，表示出人頭地的意思，最近警方大舉掃蕩，我們的紅牌亞姑也沒有地方『企』！」

他望着那個含着煙嘴的肥魔爺。

這肥魔尊，是個包娼專家，他手上有幾百個小姐，每日不知爲他賺來多少錢。

亞松續道：「我們的幾十個鐵竇，向來是日進斗金的，但近來連皮費也賺不夠！」

他瞥了那個手持金色鐵彈的肥魔尊，他是著名的開賭專家，他靠賭博成名，也靠賭博賺了大錢，在本地，幾乎沒有一個賭仔不認識他。

他臉上的肥肉抽搐了一下，亞松的說話，好像一支針刺在他的肉上。

亞松再看衆人的臉色，似沒有什麼大反應，他又再壯着膽子，道：「沙田那間什麼……什麼橙汁中心，日日爆棚，而我們的『冰』、『嗎啡磚』、『大麻精』却日日被人搜去！」

他看着那個搖紙扇的瘦魔尊，那人本已是臉無四兩肉，而今被亞松說中了要害，臉孔更是緊繃着，臉上更無肉，好像是皮包骨，而他手中的紙扇更搖得厲害。

亞松所說的「橙汁中心」，其實是政府的一個解毒中心，好多道友，沒有毒品，便到那裏去喝一些橙色的美沙酮，據說是有效的解毒代用品，每逢毒品市場出現問題，供應不足，那處便人山人海。

而這一年以來，毒品無論從海來，從空來，或者從陸路來，都受到警方沒收掃蕩，因此，這位瘦瘦的魔尊，他雖是毒品專家，也是束手無策。

三個魔尊都被亞松說中了心事，因此，並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亞松也正在得意。

而那個矇眼的瘦魔尊，一直在看着亞松，他似乎並沒有表情。

亞松知道，他才是魔尊中的魔尊。

人有時很難從外表判定，原來這貌不驚人的矇眼瘦小子，才是這個大組織的最重要人物。

他並沒有包娼，也沒有開賭，甚至毒品也沒有碰一下，不過，他却是總其成的包娼專家、開賭專家，而且是毒品專家。

他是三個魔尊的領導者。

他憑的是什麼？

他的腦袋。

有人叫他「賽諸葛」、「電腦」、「橋王」，但他却一一拒絕，那是因爲這些名稱在他心目中太庸俗，太低下，並不能配得上他的智慧。

他自號「智者」，這個名稱多麼自負。

「智者」道：「亞松你說完沒有？」

亞松心中想：「本來是說完的了，但而今三個魔尊也被我說出了心事，如果再不對你下一個判語，似乎並不十分公平，而且你也對我沒有什麼印象！」

亞松道：「我知道我們組織實在咽不下這一口氣，但只說而不行動，那無疑是白貓黑貓都不如！」

「智者」立時之間爲之動容。

但那三個魔尊似乎仍不明白亞松在說什麼。

握紙扇的魔尊道：「什麼黑貓白貓都不如？」

亞松微笑。

手握金彈的魔尊也追問：「說什麼黑貓白貓？」

亞松微笑更驕傲，更令那個口含煙嘴的大胖子，心癢難熬似的問道：「我也不明白！」

亞松道：「我們的老人家說過，無論白貓也好，黑貓也好，只要能夠捉老鼠的，便是好貓！」

這句名言，在座的老粗個個都聽過。

不過，他們依然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只有「智者」，有點氣鼓鼓的。

亞松更爲得意地道：「白貓、黑貓都好，因爲他們都去捉老鼠，只有那些只懂在想，而不去捉老鼠的，那麼無論是白貓、黑貓，也沒有用處。」

衆人似明非明。

「智者」當然最爲明白，他知道亞松在諷刺他，說他只懂得去想，而沒有實際行動，因此才是比黑貓白貓也不如，他向來自負智慧比人高，而今對着這次警方大舉行動，大半年來，的確是束手無策，空負「智者」的名銜。

「智者」冷笑，道：「亞松，那麼你自己是什麼貓？」

亞松笑道：「我是一隻……」他並沒有說，因爲他在鑒貌辨色，看着「智者」的反應。

「智者」畢竟是「智者」，他並沒有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表現在臉孔之上。

不過，亞松却認爲，自己的話已說到如此，完全出了位，也不再吞吐下去。

亞松道：「我是一隻黑白的花斑貓！」

「什麼？」智者冷笑。

亞松以爲連「智者」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解釋道：「我既有腦筋，也有行動，是一隻上好的黑白貓。」

衆人聽了，才明白亞松在稱讚自己。

在「智者」的耳中，他不但明白亞松在稱讚自己，而且是譏諷自己沒有腦筋。

「智者」被人譏諷沒有腦筋，那實在是一個大諷刺，如果傳了出去，他那還有地位？

不過，他並不是一個容易動氣的人。

「智者」冷靜地道：「一隻黑白的花斑貓，應該怎樣處置才好？」

亞松似乎還沒有發覺「智者」開始表現他的智慧。

「智者」續道：「貓畢竟仍是貓，無論是黑貓白貓也是貓，貓應該放在貓籠之內！」

亞松道：「我……」

「智者」道：「我們地牢之內有個大貓籠，正好裝你這一隻花斑貓！」

亞松似不明白。

「智者」道：「來人，把他鎖在牢內！」

立時有人推門而入，那人手持卡賓槍。

亞松道：「我不服！」

智者道：「你怎麼不服？」

「我立下了這麼大功勞，你竟要把我鎖在地牢？難道這一個組織不要人材，而且糟蹋人材？」

其餘三個魔尊似乎也覺得亞松說得對，無論如何，亞松敢向警署扔炸彈，爲他們出了一口大烏氣，他的確是個人材！

「智者」知道，不加以說明，亞松並不心服，而三個魔尊也不服。

於是，他慢條斯理地道：「你本來是個人材！你有腦筋，有膽色！」

亞松聽了，又得意起來。

「智者」續道：「可惜的是，你只有一個愚蠢的腦袋，無智又無謀！」

「什麼？」亞松想不到智者是一句好話，又一句壞話。

「你向警署扔了一個炸彈？」

亞松得意而自豪的點頭。

「什麼炸彈？把警署炸塌了？」

「當然沒有……只燒了一輛警車！」

「你嚇死了他們？」

「沒有，這只是小懲大誡！」

智者道：「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你根本完全沒有腦筋，用一個土製波蘿，嚇到那些差佬什麼？反而使他們大舉行動，你不扔炸彈還好！」

一時之間，亞松實在無詞以對。

「智者」所言並非無理，扔這一個炸彈，對警方並沒有什麼，反而刺激他們，要大舉行動，因爲那是面子問題，一間警署，怎能忍受被匪徒扔炸彈？

推而廣之，警方怎會容忍這一個行動？

「智者」道：「你說你殺死了一個警察？」

「我不敢肯定！」

「你不敢肯定，殺了人也不敢肯定？」

「因爲我拉了他下水！」

「他後來怎樣？」

「我不知，有可能溺死！」

「那你更累死我們！」

「累死你們？」

「你知道殺警察是有多重罪？」

亞松一直是想出位，在組織中闖出一個名堂，完全沒有想到後果。

「你不單累自己，也累了整個組織，警方會大舉出擊，比他們什麼『犂庭掃穴』的行動更大，我相信我們整個組織也不能再做生意，最低限度，也要停一年半載，你知道我們一天收入多少？」

亞松搖頭。

「智者」道：「賭爺你說！」

手執金彈的賭爺道：「港九幾十個地盤，在最淡的生意也有一百萬一天！」

「智者」又道：「黃爺，你的女人呢？」

黃爺把口中的煙嘴拿了出來，道：「我的架步，每天收入也超過一百萬，還有那些貴利數！應該一百五十萬一天，算是保守估計！」

「智者」又道：「你那方面又如何？白爺……」

搖着紙扇的白爺道：「我這方面是道友的必需品，雖然在差佬雷厲風行之下，一百萬也少不了！」

「智者」道：「亞松，你自己計算一下。」

亞松聽了，汗水汨汨而下。

「智者」道：「你不會算，讓我替你計算——三方面每天收入約爲三百五十萬，如果我們爲了你，要停業一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你有計算機？」

那實在是個天文數字！

「你連累我們損失這麼多金錢，你還說自己什麼花斑貓，你是我們的倒霉星，不放你入貓籠，還應選你爲英雄？你自己說。」

亞松實在無詞以對。

「其實，我們應該殺了你！」

亞松知道他並不是說笑。

「我……我……」

「智者」道：「你們的意見怎樣？」

三位魔尊一時之間也沒有什麼主意。

白爺道：「你是我們的腦袋，你拿主意！」

「殺……」

亞松臉色變得灰白色。

「這並非難事，比捏死一隻蟻還容易，不過，我暫時不殺你！」

亞松立刻道：「多謝智尊！」

這是一個新稱號，因爲這位智者，又是魔尊，加起來便是「智尊」，這個名字似乎使智者十分舒服。

「智者」道：「你不用賣口乖，我暫時不殺你，是因爲要好好利用你，如果警方迫得我們太緊，我們到時可以把你這個眞兇呈上，那麼，我們……」

亞松而今才知道，「智者」並非浪得虛名，但暫時可免殺身之禍，只好道：「多謝智尊！」

「智者」道：「而今你累己累人，好好面壁思過！」他頓了一頓，道：「來人！」

外面的守衛推門而進。

智者道：「把他押入地牢，好好看管。」

那人應了，把亞松押了入地牢。

當亞松離開了這個大廳，四大魔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時之間，他們都是緊繃着臉，沉默起來。

忽然，「智者」爆起了一陣笑聲。

其餘三大魔尊有點莫名其妙，不過，他們却也不期然被「智者」的笑聲傳染起來，一齊大笑。

笑聲震動整間房子。

他們笑了一會，「智者」才勉强止住笑聲，道：「你們覺得怎樣？」

白爺道：「好極了！他爲我們出了一口烏氣！」

黃爺也附和道：「這大半年以來，我覺得今天最開心！」

賭爺把手中的鐵彈蕩來蕩去道：「是的，我也有這樣的感覺，這些日子，我們好難過！」

「這亞松了得！」

「他眞是吃了豹子膽，老虎心！」

「他眞是個傢伙！」

三人都衷心的讚這亞松小子。

白爺問道：「智者，那麼你爲什麼把他押起來？」

黃爺也道：「應該好好的嘉獎他一番！」

賭爺也接口道：「至低限度也要給他一個好好的住處，避一下風頭！」

「智者」道：「不，年輕人鋒芒太露，不經過磨練，是不能成爲大器的，我讓他住在地牢，一來是讓他避避風頭，二來也是對他一種磨練！」

「原來你也並不是憎恨他！」

「智者」道：「當然不會，他爲我們出氣，我們當然要好好報答他。」

「你會怎樣？」

「他是我們手中一顆非常有用的棋子，看看他的造化如何！」

「智者」道：「好了，我們來看一個特別而愉快的節目！」

「什麼節目！」

「而今不是新聞報告嗎？」

「是的。」白爺開了電視機，畫面出現了警處被炸的情形，白爺續道：「播了播了！」

四人看着楊吉兆招待記者的情形，楊吉兆表面鎮定自如，不過，這「四大魔尊」都知道，他並沒有幾個月之前那麼意氣風發了。

這是警方一次大挫折，對於「四大魔尊」來說，却是最愉快的日子。

他們已把這短短的新聞片錄了下來，看了一會，而且齊齊發出非常開心的笑聲。

＊　＊　＊

這件警處被扔炸彈的事件，的確引起了非常重大的震盪，不單是社會上輿論的震盪，還有警界的震盪。

尤其是楊吉兆探長，這段日子眞如坐針毡。

他幾乎沒有休息過，便開始工作，因爲他是這個專案小組的主管，他直接向副處長滙報，他的工作自由度極高，而且任他調派人手。

他首先吩咐手下，把附近一帶有可疑的人物都抓回來問話。

一時之間，那些黑人物，半黑人物，或者是犯罪邊緣的人物，均是風聲鶴唳。

他們抓了差不多五百多人回來問話，可是，却完全沒有結果。

楊吉兆探長又再出動幾次，掃蕩港九新界的黃賭毒架步，也拉了一些人，但對這扔炸彈的案件似乎是毫無幫助。

他越是出動得人多，抓的人也多，却越是顯得他沒有什麼能力，因爲他費了這麼多人力物力，案件却完全沒有寸進。

最令他頭痛的，還是莫家勇的失踪。

莫家勇自那天晚上，偶然在警署窗口往下望，看見有些火光，然後奔下樓去，追踪那個扔炸彈的匪徒之後，便一直失踪。

一般的失踪案件，也有一些蛛絲馬跡留下，而莫家勇的消失，却是毫無線索可言。

過了五天，仍是沒有消息。

楊吉兆召了郭宏與陸小冬到他辦公室，討論找尋莫家勇的事。

楊吉兆道：「以你們與莫家勇交朋友這麼久，你認爲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郭宏道：「他雖然有些衝動，但不失爲一個良好的警務人員！」

陸小冬道：「其實那天晚上，他不算衝動，任何一個人，在窗口看見有人扔炸彈，都會衝下去，而且他有電單車，沒有理由不追上去的。」

楊吉兆道：「我們在現場曾作地毡式的搜索，也沒有發現什麼線索，郭宏，以你的猜想，莫家勇那天的遭遇應該是怎樣？」

郭宏道：「現場的情形大家都見過，他留下了那輛電單車，看來，他爲追捕匪徒，不惜隻身狂追！」

「會追去那裏？」

「不知道，可能上了山，也可能是下了海！」

陸小冬接口道：「我却認爲下了海的機會多一些！」

楊吉兆道：「不過，我們派蛙人下海，作大範圍的搜索，却完全沒有他的踪影。」

「他有可能被……」郭宏不想說莫家勇是被溺死了。

楊吉兆道：「如果他是遇難了，屍體也應該浮上來！」

「不過，那地方水流湍急，可能沖了到其他地方，或者沖到一些石礁的地方，把他身體夾着，因此，雖然過了五天，仍然沒有浮上來。」

忽然，外面傳來一聲吵聲。

楊吉兆按了桌上的對講機，問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莫家威又來了！」

「他吵什麼？」

「其實他來了很多次，不過，你們那麼忙，而且一直要問口供，找線索，因此，我們沒有讓他見你。」

楊吉兆想了一想，道：「請他進來。」

郭宏與陸小冬想出去。

楊吉兆道：「不，你們不用出去，我們一起見見莫家威，也許有新線索，其實，他是受害人的弟弟，我們應該在他這方面，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陸小冬道：「這幾天我們忙得暈頭轉向，那會想到！」

這時，有人敲門。

「進來！」楊吉兆道。

推門進來的，是一個軍裝警察，正是莫家勇的弟弟莫家威。

莫家威與莫家勇的樣子並不一樣，雖然他們是孿生兄弟，他的臉色顯得有點頹喪。

楊吉兆道：「莫家威，爲了什麼要見我？」

莫家威道：「當然是爲了我哥哥的事！」

「我們已盡力，並且早已派出了人！」

莫家威道：「我知道，不過，直到現在，他還是沒有任何消息。」

「你也是警務人員，你應該明白……」

「我明白，因此，我有一個要求。」

「你說。」

「我想轉爲便裝，也加入這個專案小組之內。」

楊吉兆想不到莫家威有這麼一個要求。

郭宏插口道：「家威，這不像你的性格。」

莫家威沒有回答。

郭宏道：「以前，你哥哥三番幾次叫你轉入便裝，你却不答應。」

「是的，我以前只想做個普通的警察。」

「因此，你一直做個普通警察，做個在警署門口當值的警察也不介意？」

莫家威道：「本來當個在警署門口值班的警察也沒有什麼不妥！」

「當然沒有，不過，一般人當差，總是想當個眞正的男子漢，負起對付匪徒的責任！」

莫家威道：「這是性格問題，一個警察在警察博物館裏工作，或者做一個警察樂隊的樂師，也是警察，不過，那是我以前的想法。」

「而今呢？」

「我要站在最前線工作，像你們一樣。」

「爲什麼？」楊吉兆道。

「因爲……」

楊吉兆道：「是爲了你哥哥？」

莫家威點點了頭。

「爲他作什麼？」

「報仇！」莫家威斬釘截鐵的道。

楊吉兆道：「報仇？你以爲而今還是十八世紀？還有報仇這種東西？」

「爲什麼沒有？匪徒殺死我哥哥，我參加拘捕匪徒，爲哥哥報仇，也爲社會除害，有什麼不對？」

「沒有，但爲哥哥報仇這一個觀念却錯了，也因此我不能批准你加入我們這個專案小組！」

莫家威忽地道：「爲什麼？我爲哥哥報仇，說的是眞話。」

「不，你有這個觀念，在工作的時候，會加入太多的私人感情，那對你自己，對警方也沒有好處！」

「不過……」

楊吉兆道：「不用再不過，你還是好好的做你的軍裝警察！」

莫家威道：「探長……」

楊吉兆道：「不用多說！」

莫家威道：「我眞是爲了……」

「出去，這是一項命令。」

莫家威只好站了起來，道：「YES楊SIR！」

莫家威一臉沮喪的出了辦公室。

郭宏道：「探長……」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實，我看他的情形，如果他參加了我們的小組，對我們也有幫助！」

陸小冬道：「那你爲什麼……」

「因爲他現在要加入我們小組，只是爲了洩他心頭之憤，他說要報仇，你們聽到？」

兩人點頭。

「當他較爲冷靜之後我會再作考慮，而且，他由軍裝轉入便裝，也要經過上頭的批准。」

郭宏道：「我看只要你點頭，一切都可以！」

楊吉兆道：「是的，不過，還要看他的機緣際遇。」

他們又再轉入了莫家勇失踪的話題。

郭宏道：「探長，剛才你猜過，他大有可能被沖出大海，或者被一些礁石夾着。」

「是的。」

「那我有一個提議，雖然比較老土，但我認爲不妨一試！」

「什麼提議？」

「我們帶備香燭，在那處海傍拜祭一下！」

陸小冬道：「你的意思是，根據水上人的說法，如果一個人屍沉海底，拜祭一下，他可能浮上來！」

「是的。」

陸小冬道：「最好由他的家人拜祭！」

郭宏道：「叫莫家威一起去！」

楊吉兆想了一下，點頭表示贊成。

躡跡追擊　陷落荒島

拜祭的事，是非常低調的進行，莫家威也沒有反對，因爲事實上莫家勇已失踪一個星期，看來是兇多吉少。

他們準備了香燭冥鏹，來到公路旁那個石灘，正是當日肇事的地點。

莫家威是愁容滿臉，楊吉兆探長、郭宏與陸小冬都是非常惆悵。

陸小冬擺開了一些簡單的祭品，開始燃燒香燭。

莫家威忍不住的向着大海，叫道：「哥哥，哥哥，你在那裏？」

衆人聽了他那近乎悽厲的叫聲，都不禁下淚。

他們開始燃燒冥鏹，一時之間，天地之間充滿了愁雲慘霧。

莫家威低聲地啜泣，他本來不想在楊吉兆探長面前，表現自己荏弱的一面。

陸小冬道：「家威，如果你要哭，好好的哭一頓吧！男子漢也要流淚的！」

這話使莫家威更爲激動，他眞的大哭起來。

郭宏也忍不住流下了幾滴淚。

楊探長看見這情形，也實在無法掩飾他內心的悲哀愁苦，一時之間，似是百感交集。

他內心實在是非常不安，既失去了一個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加上輿論的壓力，上司的壓力，他實在不好受。

忽然，郭宏叫道：「你們看！」

這時，風浪頗大，他們只見波濤洶湧，一個白浪接着一個白浪。

陸小冬問：「看什麼？」

郭宏指着海面，道：「你看，是個浮……」

衆人都朝他所指之處看去，果然，在浪與浪之間，他們都看到了，不過，實在不敢肯定。

莫家威十分激動，他想撲出去。

楊吉兆早已知道莫家威的衝動，一手拉了他，道：「你也想送命？」

莫家威想掙開他的手。

陸小冬道：「家威，你不用激動，人死不能復生，我們又何必……否則，你哥哥在泉下也不安息！」

莫家威已哭成一個淚人。

郭宏道：「我去通知蛙人！」

不一會，蛙人部隊到了，他們合了四人的力量，才把莫家勇的屍體拖了上岸。

莫家勇的屍身發脹，並有很多地方損傷，看來他是被沖到海底，撞在那些礁石，又被礁石鈎住，所以這麼久也沒有浮起來。

想不到這一次的拜祭，他的屍身才浮上來，眞不知道這是拜祭的功效，還是因屍身腫脹而自動浮上來。

黑箱車也跟着到來，把莫家勇的屍體運了回去。

莫家威看到哥哥的屍體之後，

他似乎反而平靜過來，陸小冬低聲勸他，也使他情緒較爲平靜。

莫家勇的驗屍報告十分簡單，他是因爲肺部滿裝海水而窒息死亡，身上的傷痕，並不是因打鬥或其他原因造成，只是爲海中石塊所傷，或是被一些魚咬過。

當莫家勇的死訊正式傳出，報紙又鬧哄哄的報導出來，全港的市民，在茶餘飯後都談論着這件事。

楊吉兆又再被上司傳召一次，不過，他仍然沒有什麼頭緒，只是派出更多人手，向四方八面作深入的偵查。

楊吉兆與兩個得力手下郭宏與陸小冬，幾乎完全沒有休息，工作了四十八小時。

三人都顯得疲累不堪。

當他們實在忍受不住，在辦公室假寐之時，一陣急速的拍門聲。

三人醒了起來。

只見莫家威又衝了進來。

一個警員在後面，叫道：「我們已盡力阻止他進來，不過，他硬是要……」

「沒事，你回去工作，莫家威，你進來！」

莫家威有點抱歉地道：「楊探長，我不是……」

「你想怎樣？你說。」

「舊事重提！」他的答案非常簡單。

「你想加入我們小組，查探你兄長的事？」

莫家威點點了頭，道：「不是爲兄長報仇，而是爲社會做一些事，也盡了做一個男子漢警察的責任！」

楊吉兆道：「我已經說過。」

「我不再是報仇！」

「是的，你口裏是如此說，不過，我知道你的心並不是這樣想！」

「你怎知道？」

「因爲你的眼睛已告訴了我！」

「告訴了你什麼？」

「你眼睛充滿了復仇的火燄！」

莫家威嘆了口氣，道：「爲什麼你這麼固執？」

楊探長道：「不是我固執，而是我爲了你好，你衝動的去查案，不只對案件沒有幫助，反而會把案件弄得更爲複雜。」

「我不會。」

「我明白你的心情，家威，你放鬆一下，或者，我有一個提議，你好好休息一下，這件案有眉目的時候，我一定會找你！」

「眞的？」

「當然是，不過，你一定要暫時冷靜一下，甚至放兩星期大假！」

莫家威眉頭一皺，似乎是考慮楊探長的提議，過了一會，才道：「好極！」

他離開了之後，楊吉兆道：「郭宏，派個人跟着他，看來他並不是放假！」

陸小冬道：「探長，爲什麼不讓他加入？」

「因爲我不想再負多一些責任，他哥哥死去，已使我被社會人士、上司壓得透不過氣來！」

「他有點衝動，不過，我們可以提醒他！」

「不可能的，有道是：關心則亂，這件案與他兄長有莫大的關連，他是忍耐不住的！」

郭宏想找個人跟住莫家威，但警署之內，每一個人都爲了這案件而努力，那裏還有多餘的人手？

莫家威離開了楊吉兆探長的辦公室，他的心情起伏不定，他實在不明白，爲什麼楊探長一直不讓他加入他的專案小組之內。

他的內心的確仍然想爲兄長莫家勇報仇，這也難怪，他們本是孿生兄弟，而今一個去了，另一個顯得不安，那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不過，他現在已冷靜得多了。

他把整件事情想了很多遍，知道殺他哥哥的人，並非一個普通的人，而是一個專業的罪犯。

對付這種專業人材，用大規模的探索之法並沒有什麼效果，一定要眞眞正正的找到那個扔炸彈的人，攻擊他哥哥的那個人，那才有眞正的線索。

他一直認爲，那個扔炸彈的人，便是殺死他哥哥的人，也許，他並不是想殺他哥哥，而是他被迫這樣做，因爲他哥哥第一時間追去，他是避無可避。

莫家勇也似乎太勇，如果忍耐一點，讓一小隊人追上去，也許不會引來殺身之禍。

因此，他也知道，要查探這件案件，不能單憑一個「勇」字，他一定要用腦筋去查這件案。

他果然依從楊吉兆探長的建議，向上司請了兩個星期的假期，這個請求立刻批准。

莫家威在放假第二天便到了那個肇事的海灘，他想再在現場之中，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這個希望其實十分渺茫，因爲那天，警方已經用地毡式的搜索了整個石灘，仍然沒有什麼發現。

這天天氣比較好，但海風仍大，水面並不平靜。

他來到石灘，默默的向上天禱告：「哥哥，請你顯靈一下，讓我發現一些線索！」

他站在石灘，週遭的看了一遍。

亂石紛紜，實在並沒有什麼東西可看。

忽然，後面有一些脚步聲，他

回過頭來，只見有一個人，手持釣竿，正慢慢下來。

那人見了莫家威，似有點奇怪，但他並沒有說什麼。那人找到一塊較大的石塊，然後坐了下來，把他帶來的釣魚工具盒打開了。

他是個非常有經驗釣魚人，因爲他手勢非常熟練，不一會便弄好了釣竿，並把魚絲拋了出去。

莫家威走近那人道：「老友，你常來這裏釣魚？」

那人望了莫家威一眼，道：「是的。」

「這裏也有魚釣？」

「有，但並不多。」

「爲什麼你選這地方？」

「因爲這裏風高浪急，敢來這地方的魚，一定有相當體積，而且非常餓的了！」

「因此，你一定有收穫！」

「不是一定有收穫，而是若有收穫不是一些小魚了！」

「有什麼魚？」

「主要是石斑，因爲這一帶是石灘，海水下面也有很多大石，而石斑最喜歡躲藏在石罅之間。」

「這一帶很深水？」

「很深。」

忽然，莫家威想起了一個問題，便問道：「你對這附近一帶十分熟悉？」

「這一帶？」

「我的意思是沿海這一帶。」

「沿這石灘直上，便是青龍頭那邊。」

「可以走去嗎？」

「可以，不過，非常困難，因爲這一帶都是石灘，而近年開了公路，沿海並沒有什麼可行之路。」

「如果要沿這石灘去青龍頭……」

「沒有可能，如果要去，只有一個途徑。」

「怎樣？」

「潛水而去！」那人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是因爲根本沒有可能，除非那人是個游泳高手，否則，不易游上去。」

「青龍頭那邊，有什麼地方或者建築物？」

「沿岸有一些建築，破破落落的幾間！」

「什麼屋？」

「我不知道，大概是一些以前很有錢的人，在海邊建了一些房屋，作爲別墅之用，非常昂貴！」

說到這裏，莫家威忽然有豁然而通的想法：「那一天，哥哥追了下來，那人避無可避，於是與哥哥一齊滾了下海，哥哥水性不佳，而那人却是一條飛魚！」

他叫道：「對了，對了！」

那人奇怪地道：「什麼對了？」

「沒有什麼，我想問你，如果……」

那人忽然止住了莫家威的話，道：「有魚上釣了！」他用力一拉。

然後，迅速的把魚絲的手柄攪了幾下，果然，一條有十兩重的石斑被釣了上來！

那人十分高興，道：「今天遇到你，算是好運！」

莫家威道：「我想請問你，如果要沿岸上去看看，走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

「那用什麼辦法？乘車？」

「如果要看海岸，乘車是看不到什麼，因爲上面是一條公路，什麼也看不見！」

「那還有什麼辦法？」

「僱一條船！」

「爲什麼我想不到？」莫家威叫道，不過，他回心一想，找一條船不易，僱一條船也很昂貴。

他有點垂頭喪氣。

那人問道：「怎麼？」

「我那裏去僱船？僱一隻遊艇，我又不能負擔！」

「不用僱一隻遊艇！」

「那僱什麼？」

「有些機動小艇，只用幾百元便可！」

「那裏去找？」

「你去避風塘……」他從口袋裏拿了一張卡片出來，道：「這裏有電話，他是常常載我們出海釣魚的。」

莫家威接了過來，看那卡片上是個漁民的名字。

那人問：「你想什麼時候要艇？」

「越快越好！」

「那我立刻替你叫！」

「在這裏？」

那人點了頭，從他工具箱中拿出了一個手提電話。原來這人設備非常充足。

他撥了一個電話，說了兩句，然後轉問莫家威，「叫他來這裏接你？」

「好極！」

他又再說了幾句，那人非常熟悉海岸，那人按停了電話，道：「今天遇見你，我也特別好運！」

「彼此，彼此！」

他果然好運，在這半小時內，又多釣了一條石斑。

一會，一艘小艇果然駛來。

那人向艇家揮手，艇家很快便靠近，問道：「梁先生，想去釣魚！」

「不，是我這位朋友想僱用你的艇！」

「好極！」艇家把艇盡量泊近。

莫家威上了艇，道：「老友貴姓？」

「我叫初一！」

「初一？」

「是的，我初一出生，水上人沒有什麼文化，那便叫我初一！」

「初一，你對附近十分熟悉？」

「非常熟悉！」

「那麼，你載我一直去青龍頭那邊。」

那人道：「初一，你算便宜一點！」

「沒問題！」

初一把艇駛了開去，他是一個有非常豐富經驗的漁夫，小艇在風浪之間，行駛非常平穩。

他一邊控制小艇，一邊向莫家威解釋岸上的情形。

那個姓梁的釣魚人並沒有騙他，沿岸都是一些險峻的石灘，很難行走，有些地方甚至是一個斷崖，根本無路可進。

他更加可以肯定，自己的猜想是對的，那個害死他哥哥的人，一定是游泳高手，可以泅水北上。

走了廿分鐘左右，初一道：「這附近有幾幢房子，有非常狹小的沙灘，算是他們私人海灘！」

「什麼人住的？」

「這點我不知道，大概是那些很早便發達的人，而今要買這些地，並不容易！」

忽然，莫家威看見岸上有一座建築物，似有鐵絲網圍着，他感到有些奇怪，道：「這屋的後面，近海這一邊，完全是石灘，是個天然屏障，也是個無人可近的地方，爲什麼還要加上那麼多鐵絲網？」

「你不提起也吧，你提起來我也覺得奇怪，這間屋在夜晚，常常有燈光閃出！」

「你怎知？」

「我載人出海，回來之時，大多是傍晚，很多時候，甚至是黑夜，常常看到一些閃燈！」

「什麼閃燈？」

「我也考過船主牌，知道是一些船與船之間的通訊燈號！」

忽然，莫家威又有一個奇怪的想法。

他叫道：「你在石灘上放下我。」

「沒有問題，不過，我還有一點沒有告訴你，這間屋有很多狗，小心一點！」

「你又怎知道這地方有很多狗？」

「因爲我經過之時，有很多狗吠聲傳出！」

莫家威看看形勢，覺得這屋子有很多可疑之處，他仍然決定在這屋後的石灘上岸。

初一道：「你上岸？」

莫家威點點了頭道：「多少錢？」

「梁先生介紹你來，我只收一百元！」

莫家威付了錢。

初一道：「你怎麼回去？」

莫家威根本沒有想過，只道：「我不知道！」

初一並不知道莫家威的身份，仍然很熱心地道：「你要小心，誤闖他人私家地方，據說也算是嚴重罪行！」

莫家威點點了頭，他小心地上了岸，一步一步，跨過大小不同的石塊，向那間別墅進發。

這時是晌午，如果屋裏面有人，很容易被人發現，不過，莫家威並不是如此想法，他只是作爲一個好冒險的遊客一般，只是好奇地在探索。

他終於接近那房子。

這後院是安裝有攝影機，周圍都有鐵絲網，看來這屋子的主人十分重視保安。

攝錄監察器是左右慢慢移動的，證明保安系統運作正常，不過，莫家威盡量避免暴露在鏡頭之下。

忽然，一隻狗發出了狂吠的聲音，接着，其他狗隻也開始吠，看來是有七八隻狗以上。

這時，他感到有點進退兩難。

不過，普通的人家，並沒有理由養這麼多狗，而且也用不着安裝這麼多的防盜系統，他有更多的理由，懷疑這屋子並非普通的屋子這麼簡單。

他決定走近欄杆。

當他一走近，先是嗅到一股腥風，然後看到十多對，狗的前脚，踏在圍牆之上。

共有八隻狗，這八隻狗而今不再吠，十六隻眼睛正向莫家威虎視眈眈。

莫家威立時俯身，拾起了一塊石頭，才拾起石頭來的時候，那八隻都柏文狗却已散開。

這種狗本身是非常機靈，加上受過適當的訓練，牠們不但懂得攻擊敵人，也懂得保護自己。

敵人有武器，牠們自然而然的散開。

莫家威見那些狗害怕石塊，便把石塊扔向牠們，牠們散開得更遠。

不過，牠們並不肯離開。

一時之間，莫家威實在沒有辦法，正當他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那八隻狗發出了一些低沉的哮聲，然後，似乎是非常不願意的慢慢離開。

轉眼之間，八隻狗已不知所踪。

很明顯，這些狗是被人下命令喚走，換句說話，莫家威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出來。

不過，莫家威可能是身在其

中，並沒有覺得自己已在敵人監視之下。

他走近欄杆，看到那些滿佈鐵絲網，他伸手一摸，一道强力的震盪，立時把他拋上了半空，然後跌了下來——這些鐵絲網，原來是有電的！

莫家威倒在地上，身體上下都覺得痛，因爲他是跌在亂石之上。

他想站起來。

突然，有重物壓向他的右手。

他回過身來，只見那是一隻脚，那脚正踏在自己的右手之上。

他想縮，但那脚似有千鈞之力，他只感到劇痛，却無法把手縮回來。

然而，他也不是一個弱者。

雖然他的右手被踏着，他向左一邊翻身，雙脚已凌空踢上，攻擊那人。

那人上身向後閃開，避過了他一脚，不過，脚仍然踏在莫家威的手上。

莫家威一招沒有佔到好處，立時又再施出第二招。

這招並不再攻向那人頭部，而是攻向他的下盤。

那人如果不縮開，肯定要吃他一脚，因此，那人向後一退，莫家威把握着這個機會，一個鯉魚翻身，人已彈了起來。

人在半空，身猶未穩，那人却發動了攻擊，他的脚向橫一掃，莫家威避無可避，腰間吃了一脚。

他感到一陣痛楚，可是，他再沒有呻吟的機會，因爲第二招又再來。

他向橫一滾，身剛落地，人又再彈起，這次，他身在半空，一連發出了兩招。

這兩招是手脚並用。

手攻向那人的頭部，脚是回敬他腰間的一脚。

那人避開，一時之間，拳來脚往。

有道是：拳怕少壯，兩個都是少壯的人，你一拳來，我一拳去，打得燦爛異常。

經過一輪急攻，兩人都佔了一些便宜，却也吃了對方一些苦頭。

那人知道這樣打下去，他沒有把握可以把莫家威打敗，而莫家威也知道，這樣纏下去對自己實在太不利，這畢竟是人家的地方，自己闖了入來，已是大罪，再被人家捉了，那是百詞莫辯。

他突然想退。

可是，他已太遲了。

因爲，那些本已散去的狗，却又突然出現，而且是從八個不同的方位出現。

那人迅速縮開，只見他口含一個哨子似的東西，他發出了一聲哨響……

八隻狗從八個方位便要攻上。

莫家威若站在中央，走無可走，他知道自己無法打勝八隻狗，不過，他會盡力。

當狗隻快要接近他，哨子聲又響。

八隻狗立時又定着。

莫家威被八隻狗圍着。幾乎伸手可及，八隻狗發出低沉的吼聲，並噴出一陣一陣難聞的臭味，他呆在當中，也像那八隻狗一般，動也不動。

那人大笑道：「小子，膽敢來闖，你沒有死過？」

莫家威並沒有回答。

那人道：「你求饒吧！」

「求饒？我爲什麼要向你求饒？」

「因爲這八隻狗。」

莫家威並沒有回答。

「這八隻狗大半天沒有吃東西，而這一處牠們習慣吃生肉，你的肉也不錯！」

莫家威感到毛骨悚然。

「只要我多吹一下哨子，你便遍體鱗傷！」

莫家威却也生來一副硬骨頭，他心內雖然害怕，但外表依然那麼鎭定，那麼頑强。

「我沒有見過不怕死的人！」那人道。

莫家威仍然不表示求饒。

那人吹了一下哨子。

八隻狗立時攻上。

莫家威以兩手兩脚，盡了他所能向那些狗隻反擊，他只感到衣衫被咬爛，身體劇痛。

不過，他也不知自己那裏來了這麼大的勇氣，仍然拚死的反攻。

那人狂笑道：「求饒還未算遲！」

莫家威這時不是不想求饒，而是沒有時間，他不想死在這些狗的牙齒下。

他奮力還擊，雖然已是遍體鱗傷。

一頭狗咬着他的屁股，死都不放，那種痛楚，使莫家威狂叫起來。

他發出了一下無情力，打向那狗頭。

這一拳打下，實在驚人，那狗狂叫了一聲，軟了下去，不過，牠仍然咬着莫家威的屁股。

那人忽然又吹了一下哨子。

七隻狗退了開去。

莫家威趁這空隙，甩開了那狗，他的屁股部份已濕，是血迹。

因爲有了血的腥味，刺激那些狗坐立不安，想要撲來再攻莫家威。

莫家威知道牠們再攻來，定會被牠們咬開八塊。

那人再道：「你眞不怕死？」

莫家威並沒有答他。

那人突然從懷中抽出了一支手槍，他向着莫家威，又道：「我沒見過眞的不怕死的人！」

莫家威並不是不怕死，而是在這個時候，自忖必死，既然要死，又何必求饒？

他一臉傲然之色。

那人把槍提起，直指莫家威胸口，一步一步的迫近，直到莫家威面前，而槍口抵着他的胸口。

莫家威仍然沒有求饒的表示。

那人心裏暗暗佩服莫家威。

那人道：「好極，你不怕死，我就成全你！」

莫家威閉上了眼睛，這時，他實在百感交集。

本來是爲了偵查哥哥的案件，自己亂打亂撞，大有可能找到一些線索，然而，出師未捷身先死！

「我開槍了？」那人叫道。

莫家威把眼睛閉得更緊。

突然，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痛楚，可是，痛楚並非來自胸口，而是來自後腦。

無論是什麼也好，他已不知人世間的事。

其實那人並沒有開槍，只是用槍柄，向莫家威頭上一敲，莫家威倒在地上。

「好一個傢伙！」那人有點喟嘆。

忽然，前面傳來一陣開鐵閘的聲音，然後是幾輛汽車駛了進來。

那人把莫家威拖了入屋內，那些狗也散了開去。

汽車上走下了四人，這四人正是黑道中的著名「四大魔尊」。

黃爺叫道：「我們只出去半天，你又弄出了什麼大頭佛？」

那人道：「捉了一個小賊！」

「小賊？」三人同來看這個被狗咬得衣衫襤褸的莫家威。

「你搜查過他身上有什麼？」黃爺道。

「他是眞死了？」白爺道。

賭爺道：「看來不似小賊！」握着白紙扇的毒爺道：「有誰敢闖我四大魔尊的府邸？」

亞松俯身，搜索莫家威身上所帶之物，當他看到莫家威身上的警察身份證明書的時候，他的臉驟然變色。

「什麼？搜到了什麼？」

亞松訥訥地道：「是個差人！」

「什麼？」四人同聲問道。

賭爺道：「他們居然查到來了！」

黃爺道：「這應該是遲早的事！」

毒爺道：「我們並沒有走漏什麼風聲，沒有理由這麼快！」

亞松也接口道：「他們果眞是神通廣大，我犯案之後，一直足不出戶，而且也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這小子居然有本領查到這裏？」

黃爺道：「師爺，你怎麼看？」

這矇眼的四大魔尊之一，原來叫師爺。

師爺道：「他既然撞了入來，當然是格殺勿論！」

三人似並無異議，殺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無端撞來的小差人，那並不是什麼重大的事情。

黃爺道：「亞松！」

亞松道：「又是由我去？」

「什麼又是？殺差佬，你並不是第一次，狗肉和尚，一件衰，兩件衰！」

亞松知道他是不能多說，再爭辯也是無益，不過，在這時刻，可以爭取一些條件，於是，他向四位大爺道：「我把他弄妥也沒有問題！」

「那便去吧！」

「我可以把他弄得乾乾淨淨，不過……」

賭爺道：「又想怎樣？」

亞松却欲言又止。

毒爺道：「快說！」

亞松道：「我這次向警署扔炸彈，目的要在各位大爺心目中留下一個好印象，可是，我做了這轟天動地大事之後，你們一直把我軟禁。」

「我們怕你再出事！」

「出事？被困在這裏，也一樣有事！」

四人無法與他爭辯。

「那你想怎樣？」

「如果你們認爲我有用，可以用我；如果認爲我沒有用的話，天空海闊，任鳥飛！」

四人你我互望一眼。

毒爺道：「好極，你把這差佬弄妥之後回來，我會給你一個重要的任務！」

亞松聽了，喜道：「什麼任務？」

師爺道：「你先弄妥這傢伙才說！」

亞松立時精神抖擻，把地上的莫家威拖了起來，然後找了一個痲包袋，把他裝了入內。

這時已是黃昏，暮色四合。

亞松拖了莫家威出後門，打算把他扔在石灘後面的大海，這樣可以一了百了。

當他走出了後院，一時似是心血來潮。

他想起剛才與莫家威一場對打，幾乎敗在這人的手下，本來他有機會把他屍沉海底，應該是快慰的事，不過，此刻他又覺得可惜。

亞松出道以來，一直盼望出人頭地。

爲了實現這個願望，他實在是無所不用其極，他用的方法，並不

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反而應該說，是大多數人都不能接受。

因此，他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少。

如果他憑着這次向警署扔炸彈的事，而能在江湖上有了名堂，他的聲名會大噪，但肯定一點，他的朋友會更少，沒有朋友，人生是憾事，因爲，無論什麼事，無論是悲或是喜，沒有人分享，一切都變得沒意義。

他一直這麼想，這時，他已來到水邊。

本來，他打算找一塊大石，放在麻包袋之內，然後，把麻包袋放入海中，那麼，莫家威至少在海底幾日幾夜，才再有浮上來的機會。那時，他已腫脹如豬頭，沒有人會認得他。

當他拿起了一塊大石，忽然，他有一個奇想：「賭一下你的命運，小子！」

他並沒有把大石放入麻包袋之內。

他自言自語的道：「看你造化！」

他用力把麻包袋一推，麻包袋吸滿了水之後，半浮半沉，一直往外面漂去。

忽然，亞松似乎警覺起來，道：「不可以！」

他想再度拉回麻包袋，剛才他不知是否被鬼迷，而今却完全醒了起來，他知道，這樣任由麻包袋浮出去，無論袋中的人是否死去，都會引起軒然風波。

最麻煩的是，這麻包袋會在這大屋附近的海域發現，一定會連累四大魔尊。

可是，這時他已無法再抓回那個麻包袋，而那麻包袋在載浮載沉之間，越飄越遠。

他望着那個快要在視線內消失的麻包袋，越飄越遠，他嘆了口氣，回身返去。

＊　＊　＊

莫家威並沒有死去。

當他突然感到一陣寒冷的時候，他回復了知覺，只見眼前黑漆一片，他稍爲掙扎，才知道自己浮在水上，他再用力掙扎，整個人便往下沉。

他不知自己在那裏，一時之間，十分緊張，他越是緊張，整個人便像一塊千斤鉛塊直往下沉。

寒冷與海水的鹹味，使他鎮定下來。

漸漸，他知道自己雙手被縛，不過，並不是縛得很實，他用力掙脫了一下，便可以自由活動。

然後，他再撕開了那麻袋。

麻包袋也沒有縛實，他把頭伸了出來，這時，他才知道，身在大海之上。

他迅速脫離了那個麻包袋，因爲麻包袋吸水，會拖他沉下海裏。

他立即仰臥的浮在水上。

本來，這一帶海面，風浪相當大，但這時却是波平如鏡，水不揚波。

他浮在水面，只見繁星滿天，再看四週，什麼也看不見，這時才知自己處境危險。

不過，比起剛才包在麻包袋中，這時應該是安全得多。

他轉了身，向前面游了幾步，只見很遠的地方，有些燈火。

回身一看，也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才有燈火，換句話，他現在是處於大海的當中，無論向那一邊游去，都是那麼遙遠。

從麻包袋走脫出來，本來是有絕處逢生的感覺，但而今知道自己身在大海中間，却又覺得已陷入絕路。

他的游泳本領並不算好。

心中一急，便立時失去了平衡，雙手不期然的亂抓，這樣，不由自主便喝了兩口水。

他知道，如果再這樣下去，只是自尋死路。

他對自己說：「鎮定，鎮定！」

果然，他又再半浮半沉的仰臥着，幸好他學過這種躺在水上的休息方法。

呼吸沒有被海水阻塞，思想才能清明，他開始回想今日所有的遭遇。

他想到與他打得非常燦爛的那個年輕人。

當然還想到他的兄長莫家勇。

莫家勇是被人陷害，屍沉海底的，自己一定不能步他後塵，因爲他還要爲兄長復仇。

忽然，他又想到自己怎樣會在麻包袋之內，很明顯，有人想把他毀屍滅跡。

爲什麼忽然又會讓他在海水漂浮？

他越想越覺得奇怪，難道是那個與他打鬥的那個小子放他下來，可是，爲什麼又放自己一條生路？

他越是想，越是許多古怪的念頭，在他腦海掠過。

一陣寒風吹來，他打了一個寒顫，這一陣風使他又再清醒，並且聽見了一陣馬達的聲音。

他循聲而望。

只見一盞小燈正向他飄來，那燈越飄越近，好像在夢中看見了明星一般。

他大聲的叫着，那是一隻小艇，小艇上的人已發現了人聲，迅速駛近。

「救命，救命！」

莫家威已發現那是一條小艇。

小艇上拔下了一個救生圈，莫家威立時抱着，有人把繩索拉近。

莫家威一眼認出亞松，跟踪他上了摩托艇……

莫家威終於上了小艇。

他抬頭一看，才發現那是初一，奇怪的問道：「怎麼會是你？」

初一也道：「果眞是你！」

他把一條大毛巾遞了給莫家威，道：「揩乾身子再說吧！」

莫家威脫了上身的衣服，揩乾了身體，把大毛巾裹着自己。

「你怎會又再來？」

「我送了你來這屋子後面，便立刻回去！不過，我突然覺得你一定會出事！」

「是的，我出事了，幾乎被人屍沉海底。」

「我也不知爲什麼，心裏一直十分不安，因此，我連飯也不吃，把小艇再駛來這裏，那知道一來到這海面，便好像聽見有人叫救命！」

「那是我的兄長在天之靈保祐我！」

「你兄長？」

「說來話長……」他簡單把事情說了一遍。

初一道：「原來你是個警察，那麼，而今你想怎樣做？報警？」

「不……」他想了一下，忽然，一陣風吹來，莫家威忍受不住，嗆咳來，並且嘔吐。

「我想還是送你入醫院！」

莫家威道：「我不想……」可是，他無法說下去，只覺全身顫抖，並且有昏眩的感覺。

初一看見他的情狀，道：「我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

他不再理會莫家威的表示，迅速開船，在最近一個碼頭泊岸，並且打電話報警，叫了救傷車來。

＊　＊　＊

當莫家威再睜開眼睛的時候，他又再見到了初一。

「我在什麼地方？」

「你自己看看！」初一道。

他環視四週，白色的牆，白色的燈，道：「我在醫院？」

「是的，你躺在醫院，一定十分舒服，難爲我被你們那些警察，問了又問！」

「問什麼？」

「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實在無法答出。」

「什麼問題？」

「他問我爲什麼會再去那海面，一定是我與人合謀殺你！幾乎要拉人，也要封艇！」

「現在沒事了，因爲我實在是沒有參與謀害你，我們只是透過那位釣友梁先生的介紹而相識，想不到……」

「想不到做了我的救命恩人！他們也找了梁先生問話？」

「好像也有。」

莫家威嘆了口氣，道：「無論如何，我也要多謝你救了我一

命。」

初一道：「不用客氣，這總算是一場湊巧，你自己也有運氣！」

「因爲我哥哥在天之靈保祐我！」

「希望如此。」他頓了一頓，把一袋橙拿了過來，道：「小小禮物！」

「你來探我，我已是非常感激你。」

「還有這些！」他指着床前几上一束花。

「人們對我說，探病除了水果，也應該送上一束花，我是水上人，不懂什麼禮節……」

他指着那束花。

莫家威看看那束花，是一束白菊花，他不禁笑了起來。

初一道：「怎麼？」

「沒有什麼。」

初一道：「我還要去賺錢，你好好休息！」

當初一離開不久，楊吉兆探長、郭宏與陸小冬也來了，他們都非常關心莫家威。

「我沒有什麼。」莫家威道。

陸小冬看見那束白菊，道：「爲什麼有人送菊花，拜山似的！」

莫家威也笑道：「幸好我百無禁忌。」

衆人都笑了起來。

莫家威道：「那是我的大恩人送來的。」

楊吉兆探長道：「家威，事情究竟是怎樣的？」

「探長，這算是落口供？」

「你怎樣想也可以！」

莫家威詳細地把事情說了一遍。

楊吉兆道：「我們也查過那間屋！」

「你們怎知？」

「因爲你是在附近的海面被發現，而附近沒有其他屋子，因此，我們也查過……」

「有什麼綫索？」

「沒有什麼，那間屋是一個名流的。」

「什麼名流？」

「不過，屋子早已轉讓給一間公司。」

「什麼公司？」

是一間投資公司，做什麼生意的。」

「投資公司做什麼生意也可以。」

「不知道。」

莫家威突然想起了這遭奇遇，道：「探長，我早叫你讓我加入你們……」

「我早已不批准！」

「你實在不能再不批准！」

「爲什麼？」

「因爲我這次兩次險死的經歷，却突然也從死亡邊緣回來——如果我被那人放入一塊大石在蔴包袋內，再沉屍海底，我永遠也不能再見到你們。」

「還有一次呢？」陸小冬問。

「初一與我並沒有什麼交情，他去而復返，救了我回來，假如沒有他，我也成了一條浮屍！」

「你認爲他怎會救你？」

「一切都是我哥哥顯靈，他救我，是因爲要借助我的力量來爲他報仇！」

楊吉兆探長道：「又是報仇！也因爲這兩個字，我仍然不能批准你查這件事！」

「爲什麼？」莫家威實在不懂。

「還是最古老的原因！」楊吉兆探長道。

莫家威依然不明白，問道：「什麼原因？」

「從事警務工作，一定要冷靜，我們這裏是個法治的社會，不能再有復仇這個概念！」

「我不單是爲復仇，你看，我已查到那間屋，大有問題，我會循着這個線索而下，瓦解這個犯罪集團。」

「你所查到的資料，我們會跟進，不過，並不是由你去！」

楊吉兆探長的語氣十分堅決，莫家威知道再說下去，也是沒有結果。

他默默不作聲，但臉上流露出他內心的不憤。

楊吉兆探長道：「不過，我有一個提議，你好好休息一下，當你身體恢復，你可以去……」

「去做什麼？」

「去渡假！」

莫家威聽了，臉孔木無表情。

楊吉兆探長道：「我建議你繼續度假譬如去菲律賓、泰國。當你渡完假之後，無論身體，心情都完全恢復過來，那麼，我會考慮你的加入！」

這話使莫家威恢復了希望。

他果然是個聽話的人，當他從醫院出來，他立即往旅行社，報名參加旅行團，探長並沒有限制他要渡假多少天，於是他選了一個最短程的旅遊，五天泰國渡假團。

報名之後，他立即通知了楊探長，探長覺得他非常聽話，也祝他旅途愉快。

三天之後，他隨團出發。

在這個非旺季時候旅行，其實是一件賞心樂事，因爲收費既便宜，人數又不多。

莫家威參加這一團，只有十三人參加。

他們乘機到了泰國首都曼谷，也只能坐一輛十六座位的小型巴士遊覽。

這種旅行團，都是十分公式

化，他們乘車往曼谷市區遊了半天，看到的只是人車爭路，曼谷近年來因愛滋病盛行，專程爲風月而來的人少了，不過，來還神的人却多了，市面仍然十分繁盛。

第二天是遊佛寺，佛寺是莊嚴聖地，無論大小佛寺，都各有特色。

莫家威看了一會，便覺得有點厭煩。

莫家威向來是個好奇的人，也不喜歡拘束，忽然，他不想再跟這個團遊下去，他便悄悄的問導遊，他可否離團單獨遊。

那領隊看看他，臉上發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道：「你想單獨出去，當然可以，不過，你要小心一點！」

「我會，今天晚上我會自己回酒店！」

領隊道：「世紀絕症流行，你眞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才好！」

莫家威聽了，才明白領隊的意思，他以爲莫家威離隊，目的是去尋花問柳，他笑了一下，並不作任何解釋。

他離開了旅遊團，仍然在大小寺院間走着，這一帶寺院林立，每一間都有它們本身的特色。

他漫無目的的走着，轉眼之間，他已來到一條大街，這個時候，已是日上三竿的時候，但這一條街却並沒有什麼行人。

兩旁的商店仍然還沒有開門，可是櫥窗却佈置得五光十色，一時之間，也能吸引着莫家威。

他邊走邊想，這一次渡假，其實是滿足楊探長的要求，以便他可以加入他們的專案小組。

不過，渡假回去，也應該帶一些手信回去，應該買些什麼手信送給他們？

他倒希望可以買一些有特色的東西送給他們，於是，他一直看着不同的櫥窗。

他不知走了多久，仍然沒有合心意的東西。

忽然，他看到一個身影。

那身影十分稔熟，不過，一時之間，却又不知在那裏見過他。

「也許是認錯了人！」他自言自語地道，不過，爲了證實自己的想法，他急步追上去。

那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有點瘦削，他走起路來步伐非常快，莫家威追着上來，也有點吃力。

忽然，那人停了下來。

莫家威不想被那人注意到，也停下了脚步。

那人站在一個櫥窗前面，而莫家威所站的位置，剛好看到玻璃的反映。

「那人豈非……」

他急步上前，可是，幾個人在他前面經過，他只好停下步來，當那幾個人過去了之後，再看一下，那看櫥窗的人已不見了。

「天下間竟有這麼湊巧的事？」

他一邊想，一邊追上前去。

原來剛才從玻璃的反映中，他看到那人的臉，那人竟是日前與他有過一場狠狠搏鬥的人。

莫家威當然不會忘記那人的臉孔。

他追上去，希望仍然可以追踪他，這個人來曼谷做什麼？豈是爲了渡假這麼簡單？

過了一條街，他又再看見那人。

那人急急的走去，看來好像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辦，莫家威當然是尾隨不捨。

再過一條街，那是一條酒吧林立的地方，只見那人走入一間酒吧。

其實，那間酒吧並沒有開門營業，莫家威無法入內，只好在附近守候。

據昨天那個導遊說，這一帶是紅燈區，幸好而今時間尚早，還沒有正式營業。

不過，却已有些打扮得不倫不類的人上來，向他搭訕，莫家威當然沒有理會她們。

那幾個看似妓女的人，見他不理不睬，也轉了身過去，不過，她們却說了一堆話。

莫家威當然聽不懂她們的話，却清楚的聽到她們所發出的聲音，並非嚦嚦鶯聲，而是一些粗糙的男聲，這時，莫家威才恍然大悟，這些都是人妖！

不過，如果他們不出聲，實在無法知道他們是男人，因爲他們的外表，女人應有的東西都有，而且濃妝艷抹，假若是好色之徒，一定會被他們迷得半醉！

忽然，那人又再在那酒吧出現。

這次，他正面對着莫家威，莫家威可以肯定，這人便是與他對打的那個人！他沒有認錯了。

看來這人大概是爲了逃避警方，而暫時逃到這裏躲避一下。

立時，莫家威有一種「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的感覺，不過，他仍告誡着自己，不要常常把復仇的想法，留在腦海之內。

他要跟踪這人，並不是爲復仇，而是想查探一下這人是否會幹其他非法勾當！

他一直跟踪着。

那人一直來到海傍，並且上了一艘街渡。

這些小型街渡，是往其他小島的地方，莫家威害怕那人發現自己，臨時在岸邊買了一個可以遮着大半邊臉的太陽眼鏡，更買了一頂

大草帽。

有了這兩件東西，那人一定沒法看到自己。

他購票上船。

船上並不多人，那人坐在船邊，看着水影，似乎是有些心事。

莫家威坐在不遠之處，監視着他。

不一會，船開了，這種小型摩托艇，到處都是，曼谷有東方威尼斯之稱，因此，有很多水道，水道上船隻來往也十分繁密。

船一直向着大海而去。

莫家威並不知道這船的目的地，剛巧身旁有個外國女遊客，他隨意問了一聲，那女遊客告訴他，這船是去一間離島的大廟。

那女遊客似乎對曼谷十分熟，在他身邊滔滔不絕的說着有關泰國的情形。

莫家威也沒有覺得怎樣，聽她說下去。

船剛出了港口的水道，正向大海而去。

就在這時，他們都聽到一陣非常强勁的摩托聲音，衆人都往聲音來處望去。

那是一艘小型的白色快艇，快艇正向他們這艘船而來，負責的船家似有些奇怪。

而快艇已經直駛而來。

忽然，有人叫了一聲，莫家威並不懂泰國話，不過，當那話一完，幾乎所有人都伏了下來。

當然，他的反應也快，也立時伏了下來。

當他一伏下，便聽到那一連串的槍聲，那是機關槍的聲音，有人猛叫，可能是中了彈。

接着，又有人大叫一聲。

莫家威抬頭一看，只見快艇上面，有人扔一些東西過來，接着，這街渡上的人開始跳船。

莫家威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很明顯，這船將會發生重大的事情。

他一眼看去，有七八個人已跳了下海。

莫家威監視的那人，仍然沒有跳下去，不過，他站了起來，說了幾句話。

一時之間，他聽不懂他的話，不過，却又似乎聽到了幾個單字，因爲他們說的，並非泰文，也並非英文，好像潮州話。

快艇上的人聽了他的話，一時之間衝了下來，不過，這情形維持不到一刻，快艇上又有人用機關槍掃下來，那人似是中了槍。

那人抱着自己的手臂，跳了下海。

而船上一個手榴彈模樣的東西，正在滾動。

莫家威知道，這手榴彈一爆，非同小可，加上被監視的那人，受傷而跌了下來，他似乎再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他只能跳海！

他一跳下，街渡便立時發生了爆炸。

「轟隆」一聲，整艘船裂開了四五段。

而快艇迅速的離開了。

莫家威在水中，先抓緊了一塊木板，然後看看四週，說也湊巧，那被他追踪的人，竟在他前面不遠之處，他身旁並有一些血水。

莫家威游上前去，一手抓着那人的手臂，那人似乎沒有什麼反應，似是昏了。

他用力抓着那人。

忽然，那斷開了的街渡船，又突然爆炸起來，這一爆炸，湧起了幾十尺高大浪。

莫家威不由自主的隨這大浪衝上，又隨這大浪滾下來，當他滾下來，他只感到自己跌入了一個漩渦似的，他不知如何是好，但仍抓緊那人手臂。

一陣急速的漩渦，突然，另一道非常急速的流水正衝他而來。

也許他是還沒有到死亡的時刻，這一道急流反而救了他的生命，也救了那人的生命，否則，被那漩渦捲下去，那才要命。

那急流一直把他們衝去，他一手抓着那人手臂，一手抓着木板，一直隨波漂流。

不知漂了多久，當他身體可以停下來時，只見前面有些青綠的東西，原來他們已接近一個荒島。

莫家威奮力向岸邊爬去。

當他到達的岸上，他只覺得自己筋疲力盡，忽然，他聽到那人發出了一聲呻吟的聲音。

這聲音給他力量，他朦朧中叫道：「你沒有死？」

「我不會死的！」

兩人都沒有死去，不過，却倒着在沙灘之上。

不知過了多久，莫家威忽然覺得有些東西在他的臉頰上遊走，他睜開了眼睛，只見一隻大龜正用舌頭舐他的臉。

他跳了起來，大叫一聲。

那大龜也被他嚇得回身便走，走回海中。

莫家威看看自己，衣衫已乾了，看來自己躺在這沙灘上已有一段時間。

而身旁不遠之處，那人仆臥在沙上。

莫家威走近，推了他一下，叫道：「你沒有死去？」

那人醒了，道：「我有沒有死去？」

兩人眼睛一觸及，都各自一楞。

「你是……」

「你是……」

那人發出了一聲呻吟。

「你中了子彈？」

「沒有……不過，我的腿很痛。」

莫家威看看那人的腿，輕輕按了一下，那人發出了痛苦的呻吟聲。

莫家威道：「你的腿骨可能斷了！」

那人想用力擧起脚，可是，脚部一些氣力也沒有。

莫家威道：「你不要移動，否則日後也不能把骨駁好，你等一等！」

莫家威走到海灘處，折了兩條樹枝回來，並且在自己的衣衫扯了一些布條下來，爲那人縛好了。

「謝謝你！」那人道，頓了一頓，又問：「你是誰？你好像剛才跟踪我？」

「你忘記了我是誰？」莫家威問。

那人茫然搖頭。

莫家威道：「在香港青龍頭那座別墅之內，你我一場生死的打鬥！」

那人道：「啊……我記起來了……你……你便是那個幾乎被我打死的那個……那個差人！」

莫家威有點詫異，道：「，你怎知道我是差人？」

「我搜過你的身，你錢包內有警察的身份証！」

「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叫亞松！」那人似答非所問。

「我姓莫……」

「我記起了，你叫家威！」

「是的，我是莫家威，我想知道，那天我應該死的，爲什麼我會在海中漂浮？」

「我不知道。」亞松似乎並不想把那件事情提起。

「剛才我眞的想殺了你，不過……」莫家威事實上是有過這樣的衝動，不過，他而今不單沒有殺了亞松，反而爲他用樹枝夾着斷了的腿骨。

「阿彌陀佛！」亞松突然叫了這一聲佛號。

莫家威奇怪地道：「你說什麼？你來了佛國，立時變了和尚？」

「不，以前我也不相信的，這世界果眞有因果報應的……你不殺我，除了因爲你有好心腸之外，還有……因爲我也因一念之仁而沒有殺你！」

「你曾經要殺我？」

「那是我上司的命令……那天，你昏了以後，我的上司回來，搜過你身，知道你是來查案的警察，他們吩咐我，用痲包袋把你裝好，然後拋下大海！」

「怪不得我醒來的時候，整個人包在濕透的痲包袋之內，幾乎窒息而死！」

「本來我應該放一些大石塊在痲包袋之內，這樣，你一定會屍沉海底！」

「是的，你是賊，我是兵，是天生的死對頭，爲什麼你沒有依你上司吩咐去做？」

「我不知道，那只是一念之仁，我不明白，也許，我們之間有些緣份！」

「你沒有殺我，也救了你自己！」

亞松點頭，如果莫家威在海中溺死了，這一次乘船被襲，他也會同樣屍沉海底。

兩人看着對方，都有一番死而復生的感覺。

亞松看着自己的斷腿，問道：「你而今想怎樣處置我？拉我回去？」

莫家威道：「本來我是有這樣的職責，不過……」

「不過，你而今是在渡假！」

「就算我在渡假，看見罪案發生，我也不能袖手旁觀，因爲我是二十四小時隨時準備——撲滅罪行！」

亞松有點失笑道：「而今開始入夜，我們被水流冲來這個荒島，還說什麼撲滅罪行？可以自救，那已算是奇蹟了！」

「不會的，剛才海面發生的爆炸，警方一定會到場，也會派人搜索！」

「搜索？他們會，不過，這一帶的大小海島共有七十多個，要等到他們來，也許我們已經餓死了！」

「不會的。」莫家威口中如此說，但他內心也知道，希望警察來到這個荒島，實在是有點奢望。

這時，天已入黑。

幸好曼谷是在熱帶區，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炎熱，入夜之後，海風吹來，反而使人身心愉快。

亞松道：「我覺得肚子很餓！」

莫家威道：「你不提起，我也沒有這種感覺！」

「你認爲你可以捱餓多久？」

「我不知道，我記得我以前參加過一些什麼饑饉的活動，餓了三十小時，幾乎有要命的感覺！」

「那麼，我會比你長命一些！」

「爲什麼？」

「因爲我自小捱慣餓，我記得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有次沒有東西吃，只是喝水，也可以維持七天！」

「你餓了七天也不死？」

「是的，我看見過很多人餓死，他們骨瘦如柴，到最後的階

段，他們竟想找人來吃！」

「他們吃人？」

「沒有……因爲他們根本再沒有氣力。」

「餓死是否一種最痛苦的死亡？」

「我想是的，如果不是，那些要行刑的囚犯，在死前的一刻也要先吃一頓，做人不能捱餓，做鬼也要做隻飽鬼！」亞松嘆道。

隻身追敵　下落不明

兩人默默相對，因爲想起了肚餓，兩人似乎都沒有了氣力，而肚內又發出「隆隆」的聲音，他們都聽到了自己肚內發出的聲音，也好像聽到了對方肚內也發出了同樣的聲音。

莫家威道：「不用愁，有吃的東西！」

「怎麼？你帶了糧食來？」

「沒有，就算有也早被海水濕透或者冲走了，我記得我醒來的時候，有一隻大龜舐我臉孔！」

「大龜？」

「有大龜上這沙灘——換句話說，這裏一定有龜蛋！」亞松坐了起來。

「你才是龜蛋！」

「我不是說你，而是眞眞正正的龜蛋！」

他看看自己躺的沙灘，很明顯，附近的沙灘都相當堅實，而自己所躺的地方，却有些鬆散的感覺。

他立時用雙手向下掘去。

不一會，他果然看到一些白色的東西，他忍不住叫道：「有蛋，果然有龜蛋！」

亞松勉强移動身體過來，看見那些白色的蛋殼，也立時覺得高興。

他們合作，把八隻相信是龜蛋的蛋掘了出來。

亞松問道：「生吃？」

莫家威道：「不用，如果有火的話。」不過，他沒有再說下去，這是一個荒島，那會有火種。

「有火又如何？」亞松問。

「那便有多種吃法：可以把它煮熟，也可以讓它半生熟！」他頓了一頓，知道再說下去，對自己是一種虐待，因爲根本沒有火種。

「生吃吧！」亞松提議。

「生吃？我想一定很腥的，生鷄蛋也很腥，龜蛋一定更加腥！」

亞松似乎是飢不擇食，他伸手拿蛋，他這一動却有了發現，叫道：「我有火！」

原來他在左脚的襪筒內夾有一個塑膠打火機，那是他抽煙用的，說也奇怪，經過在水中一番逃生與搏鬥，却依然沒有失去那塑膠火機。

他把火機遞了給莫家威。

「有火機却又不同了！」他站了起來，很快便在附近收集了一些枯枝，再用幾塊石頭，便搭起了一個簡單的爐灶。

兩人圍在爐灶邊，有說不出的暖意，雖然說天氣並不冷，但不斷被海風吹來，也有一些涼意，而今可以圍着火，有一種非常舒服的感覺。

亞松道：「用火燒蛋？」

「不，只會燒爆——你看着我！」

他拿起了一隻蛋，用濕沙把蛋完全包緊，然後放下火中，亞松也依樣照辦。

龜蛋並沒有直接受熱，在濕沙中慢慢被烤，一會，莫家威把沙剝開，然後敲破蛋殼。

他一口咬下。

在過去的日子，他吃蛋無數，可是，他從來也沒有覺得蛋竟是如此好吃！

亞松也咬了一口，忍不住道：「好味道，實在好味道！」

他們一連吃了兩個，一隻龜蛋是有兩三隻鷄蛋那麼大，因此，他們都覺得很飽。

吃飽了，兩人分別躺在火旁。

亞松怔怔的望着天空，那夜，並沒有月亮，但天空却是繁星密佈。

莫家威問道：「亞松，你爲什麼會做了壞人？」

亞松道：「我不知道。」

「沒有理由不知道的，有人迫你？」

「沒有。」

「那爲了什麼？」

亞松實在有點茫然，他忽然反問：「威哥，你又怎會做了警察？」

「沒有什麼，我只想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警察的收入，對我來說，已是不錯！」

「警察要出生入死的！」

「並不一定，要看你做什麼職位。以前，我做過警察博物館的當值警員，也守過水塘，也曾在山頂遊客區巡視，這些工作，比在寫字樓還要安全！」

「眞奇怪！」

「有什麼奇怪？」

「因爲做警察的，大多是希望去捉賊，出生入死才是他們的生活！」

「對我來說並不是如此，我只希望安定的生活，簡單的工作，也可以讓我溫飽，那便可以了。」

「你的人生願望就是如此簡單？」

「不，還有，過多幾年，我可以供一層樓，買一輛車，再娶個老婆，那一切便滿意了！」

「眞是那麼簡單？」

「簡單？難道你的人生願望十分複雜？」

亞松想了一下，道：「其實也並非我想像中那麼複雜——我也是想過一些安定生活，當然，供一層樓，買一輛車，再娶一個老婆，也是我的心願。」

「那並不一定要做賊？」

亞松嘆了口氣，道：「也並不一定能當警察！」

兩人都笑了起來。

亞松道：「其實我也想當個警察的。」

「好極，爲什麼你又……」

亞松不讓他說下去，接口道：「但世上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便可以！」

「做警察並不難！」

「如果當時你是一個孤兒，一個朝不保夕的人，你會說容易？」

「你是個孤兒？」

「是的，做一個孤兒……唉，並不是我想做，而是我命運如此，根本沒有人關心你，你除了參加飢餓外，試過沒有吃飯多久？」

莫家威想了一想，道：「一天。」

「爲什麼你那一天沒有飯吃？」

「因爲……因爲那天媽媽一早出了街，她一直到了深夜才回來，她早已對我說過，可以自己煮一個麵，或者炒一些冷飯來吃，但我只顧玩耍，連吃也不想吃！」

「你只是顧着玩而忘記了吃，滋味好受嗎？」

「也沒有什麼！最後我覺得很餓，結果是上床睡了！第二天起來，已有豐富的食物在我眼前！」

「可是，我在八歲那年，嚐過三日三夜沒有吃過東西。」亞松回憶着，說話之中，似仍有餘悸。

「三日三夜？」

「是的，我仍然清楚的記得那次，那天是八號風球，人們都趕緊回家！」

「那時你有多大？」

「八歲！」

「八歲？你已是無家可歸？」

亞松點點了頭，續道：「我躲上了一間屋的天棚，那地方不只我一個人，還有一些老乞丐！那天晚上，風吹得十分厲害，雨也下得怕人，而且狂風暴雨，我被那些乞丐推了出去，雖然不用被雨淋濕，却被風吹得抖顫！」

「他們竟讓一個八歲孩子任風吹？」

「那時候怎會想到別人？他們沒有推我出去，倒已算是有良心的了！」

莫家威嘆了口氣，他明白每個人都會有不幸的遭遇，而每個不幸的遭遇都有不幸的故事。

亞松續道：「那天晚上，我開始感到肚餓，但狂風暴雨，那裏有東西吃？我拚命入睡，趕走那飢餓的感覺，第二天醒來，風雨依然沒有減弱，我又再覺得肚內隆隆作響，可是，那裏有食物？」

「那些與你一起的乞丐？」

「他們有東西吃，但你以爲他們會分給人嗎？」

「丐幫弟子都是互相扶持的！」

「什麼？你以爲在拍戲？眞實的生活，那一個人會照顧別人？在患難中互相扶持，那只是寫小說的人一種天眞的幻想！」

「不過，你只是個小孩！」

「小孩又如何？漫天風雨，不知道要過多少天才可以出去再乞，他們還會理會你？」

「那麼你怎樣？可以懇求他們……」

「我當然試過懇求他們，可是，回答的是我如果再多一聲說話，便踢我出去！」

「他們都沒有良心！」

「不，那是人的天性，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吃飽，那會理會別人。」

「結果怎樣？」

「我再餓了一天，幸好天棚外面有些積水，我冒雨出外面，低下頭來吮那些積水，就像一隻狗那樣！」

亞松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心酸感覺，似乎自我安慰地道：「幸好還有一口水可喝。」

「很快雨便停了？」

「沒有，天好像塌下來，雨不停落下，我們也沒有法子出去找食物。」

「其餘的乞丐？」

「他們似有些準備，他們都有一些餅乾，或者是豬仔包那種麵包，可以儲藏幾天。」

「你看着他們吃東西，更加難受！」

「是的，爲了避免看着別人吃東西，我又再强迫自己睡，說也奇怪，我又睡了一整天，睡的時候反好，因爲沒有了那種飢餓的感覺。」

「再餓一天！」

「是的，那是第三天，醒來的時候，不再是腹中隆隆作響，而是腹中隱隱作痛。」

「那你怎樣？」

「怎樣？唯一的方法，眼巴巴的讓它作痛！由隱隱作痛，直至非常痛！」

「那時有人可憐你嗎？」

「更加沒有，因爲他們自己也吃了一大半儲糧，雨仍是那麼大，他們也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再出去找食物，他們更加不會可憐我！」

「你坐以待斃？」

「沒有，我還可以喝水，喝那些積水，像一隻狗的去吮吸那些積水！」他加重語氣的說道。

「那又過了一天？」

「是的，最後，我不知是昏迷了，還是模模糊糊的睡去，一直再感到腹中痛楚，才又再醒過來，那時，我只覺四肢無力，全身快要散開似的！」

「快餓死了？」

「是的，幾乎餓死了！」

「那你怎樣能活到如今？難道天會跌一些食物下來給你吃？」

「不會，不過，那日有一個老乞丐發現他儲糧的麵包太久了，變得太硬，不能再吃。」

「他給了你？」

「沒有，他並沒有給我，也許，當時根本沒有人注意到我，我像一隻瑟縮在一旁的死豬一樣！」

「你怎能吃到那麵包？」

「那乞丐並不是把整個豬仔包棄掉，而是把那部份變得太硬的那一個部份，撕了下來，抛向外面，我迷迷糊糊中看見有麵包，便不顧一切，衝了出去，那半截麵包，浸在積水之中，我想也不想，居然拾起來便吃，但那麵包實在太硬，我只好把它浸在水裏一會，才再吃下去。」

「我聽見那老乞丐說，那麵包已完全變壞，而且有些酸味，他叫我不要吃下去，我當然沒有理會他，一個沒有吃東西三日三夜，就算明知那食物有毒，也會毫不猶豫的吃下去！」

「你吃了下去？」

「當然，我把浸濕了的壞麵包一口一口的吃下去，那種滋味實在難以形容。」

「好吃？」

「不知是否太餓，我竟然眞的覺得好吃，比起我以前所吃過的東西還要好！」

亞松笑了起來，不知是笑他自己還是笑什麼。

莫家威聽了，也覺得有些心酸的感覺，如果把自己的遭遇與他比較，自己似乎已算是個幸運兒。

「那麼，你吃了這塊麵之後，你沒有死！」

「不單沒有死，而且悟出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

「這個世界，沒有人會理會你，只有你自己才可以理會自己。」

「這是個簡單的道理！」莫家威道。

「並非簡單，假如你處於我的境況的話，那場颱風雨之後，我決定要爲自己打算，要不擇手段的爲自己打算，但當時我只得八歲，可以爲自己做多少東西？我依然被人欺負，被人當一隻狗看待。」

「因此，你入了黑社會？」

亞松點點了頭。

「爲什麼要入，你不是說過爲自己！」

「一個完全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人，你可以做一些什麼？連乞錢也沒有機會，我只能找朋友，明知那是一個壞朋友，你也要找他。」

「爲什麼？」

「爲了生存，我入了黑社會，至低限度我也算是一個集團一個小份子，遇到一些小事情，還會有人爲我出頭，不過，那只是小事情……」

「大事情呢？」

「大事情？他們一樣是鷄飛狗走，我記得有一次，我開罪了一個油脂仔，那油脂仔打了我一頓之後，還要我賠他湯藥費，無可奈何，我找了我的老大。」

「當時，他一聽到便拍心口，要爲我出一口氣，那天，我們約好了講數，那知道，那個油脂仔也帶來他的老大，而那個老大比我的老大輩份高得多，但我並不知道這些事實。」

「我的老大本是聲勢洶洶的，可是一見對方的老大，整個人也軟了下來，而且聲音也變了，他拉了我出來，半句也沒有說，便當着他們面前，打得我半死，並且要我當場向他們叩頭道歉！」

亞松說這故事時，心情是十分激動，聲音也有一些顫抖，有些沙啞。

「你怎樣？」

「當然是叩頭道歉，還給那個油脂仔奚落一番。」

「那時，你有多大？」

「十五歲，一個完全沒有半點自尊的十五歲！」

「那你退出了黑社會？」

「不，我不會再做人家馬仔，我要做老大！」

莫家威道：「你是泥足深陷。」

亞松道：「我是想泥足深陷，做一個老大，不過，有時你想泥足深陷也不容易！」

「爲什麼？」

「在黑社會份子當中，而今當馬仔的，有多少個想當老大？」

莫家威似乎不明白他所指。

亞松道：「就讓我用你們差人作例，每年政府招募了一千幾百個警察，他們都是滿懷希望，一直做上去，由一個『散仔』，一直做到肩膊上有花！」

「是的，不過，我有些例外。」

「要升級，並不是容易的事。」

「是的，有人做了半世，也只有三條柴(三畫)作爲一個安慰獎！」

「是的，就正如我們一樣，要爬上高位，做一個眞正的老大，並不容易，很多人都有腦筋，都有才幹，不過，並不一定可以憑自己的腦筋才幹而升職，因爲，一切都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你沒有機會？」

「是的，直到我十八歲，我仍然沒有機會。」

「你死心？」

「不，我不會死心，既然沒有機會，我只有自己去製造機會。」

「怎樣製造機會？」

「譬如知道幾位大爺憎恨一個人，自己便想辦法令那人消失！」

他說來是簡單，不過，其中艱難之處，當然是不足爲外人道。

「你殺人？」

「殺人，一切都無所不用其極！」

「那我應該拘捕你！」

「可以，你可以拘捕我，不過，你拘捕了我之後，也沒有用，你可以拉我上法庭，但你不能定我罪，只有法官才可以定我罪。」

「你做了這些壞事，你一定逃不了！」

亞松不欲與他說這些。

莫家威道：「近年來，你可有成績？」

「有，我已經捱到四人之下，萬人之上。」

「四人之下？」莫家威想了一想，道：「難道你便是深水埗『四大魔尊』之下的人？」

亞松並沒有表示，表情也是不置可否。

「那麼你是……」

亞松奇怪的問道：「我是什麼？」

「你是向警署扔炸彈的人！」

亞松也沒有回答。

莫家威迫問了幾次，亞松反問道：「你是追查這案的差人？」

「不，」莫家威知道自己千萬不能完全暴露身份，只道：「以我一個普通警察，豈有資格去查這些大案，正如你所說，想出位並不一定有機會。」

「不過，我們終於是對頭人！」

「是的，兵賊相對，正如貓鼠是世仇——不過，我們現在不用管這些，因爲我們根本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回去，吃龜蛋也不知可維持多少天！」

「如果那隻龜回來，發現不見了蛋，還會向我們報復，那時……」

「那時，我們連龜肉也要吃了！」

兩人又大笑起來。

他們本來是天生相對的，但冥冥之中，又似乎有這一個出乎意料的安排，人生也許便是這麼奇妙。

莫家威道：「你如果可以離開這裏，你有什麼計劃？」

「計劃？我一生人之中，有個計劃，但永遠不能實現，因此，我改變了作風，以後都是見步行步！」他頓了一頓，道：「你呢？」

「我可以做什麼？還是當個普通的警察，我只有一個希望，我希望我不會碰到你！」

「我也是希望不會碰到你！」

「但如果碰到呢？」

「如果我是在犯法，那你要自己決定了！」

他們都沒有再說話，星光之下，他們慢慢的睡着，他們再沒有考慮，也沒有什麼思索，人生有太多的問題，要考慮思索也不在這個時候。

第二天起來，他們仍然有龜蛋可吃。

不過，他們等了一天，仍然沒見有船來，而亞松的脚可能因發炎而發痛。

第三天早上，他們被一些摩托的聲音吵醒，他們睜開眼睛，居然看見一艘水警輪正向這個海灘而來。

*　*　*

莫家威與亞松兩人都沒有受到泰國警方的痲煩，因爲他們兩人都是以遊客身份來到此，對於遊客，警方當然比較優待。

莫家威自己先乘機回港，亞松則因爲脚部受傷，他寧願在泰國多躭一會。

莫家威回到香港，一上班便去找楊吉兆探長。

楊吉兆探長一見了他，道：「家威，你臉色很好，滿臉紅光，一定是過了一個好好的假期。」

「也不錯！」

在旁的郭宏也插口道：「有艷遇嗎？」

莫家威笑了起來，本來他想說一說在曼谷撞船之事，但回心一想，多一事倒不如少一事。

楊吉兆再打量他一會，道：「看，休息了兩個星期，減少了暴戾之氣。」

「那你要正式准我入你們的專案小組。」

楊吉兆道：「你仍要加入？」

莫家威點點了頭，道：「是的。」

「復仇？」

「不。」他這次學乖了，道：「我只是想做一個眞眞正正的警察，爲市民盡一點力！」

楊吉兆道：「對，這才像個樣子，你先回去，我仍然要向署長徵詢意見。」

莫家威等了三天，仍然沒有結果，他有些心急，不過，那天下午，陸小冬來找他，帶了他上探長

室。

楊吉兆一見了他，便道：「以後，我們可以一起工作，你也可以正式做個男子漢！」

莫家威聽了，當然十分高興，他暗中禱告：「哥哥，你在天之靈保祐我，我一定要好好爲你報仇！」

報仇的心仍然十分熾熱。

楊吉兆探長在這一段日子，加派人手，加緊了追查，但依然沒有什麼進展。

表面，他沒有什麼，不過，人人也知道，他是十分焦急，因爲他既要向上頭交代，也要向輿論交代。

那天夜晚，他們突然接到一個綫報。

郭宏、陸小冬與莫家威都在辦公室，楊吉兆接了綫報之後，立時與他們商量。

楊吉兆道：「我接到一個綫報，說今日——應該是明日凌晨時分，有人會運大批毒品進來，這事本來應知會海關，因爲那是他們的工作，不過，我有一個感覺，這批毒品是自從我們大掃蕩以來，第一批運來的。」

郭宏道：「第一批運來，那表示什麼？」

楊探長道：「他們偃旗息鼓了一段日子，那是我們掃蕩的成功，但歹徒扔了炸彈在我們警署之後，我們是顯得束手無策，在他們看來，他們嚇怕了我們。」

陸小冬道：「他們以這一批毒品作爲試金石，看看我們是否仍有實力！」

「是的。」楊探長道。

郭宏道：「是的，如果這批毒品再由我們破獲，他們一定明白，我們並非沒有實力。」

莫家威也道：「那我們爲何還要通知海關？我們一定要展示實力，對破這扔炸彈案也許大有幫助！」

眾人談論了一會，決定出擊。

調派人手並非難事，楊吉兆探長通知一隊衝鋒部隊，也增加了另一隊人手，在半夜出發。

據線報說，毒品上岸的地點，是西貢一個十分偏僻的海灘，那海灘很小，連名字也沒有。

當他們到達現場，他們幾乎不相信那線報，因爲海灘實在太小，而且附近並沒有地方上貨落貨。

但眾人是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在附近找尋適當的位置，監視海面的情形。

因爲地方太小，而隱蔽的地方也不多，不能容納太多人，因此，楊吉兆探長立即致電回總部，兩隊特定的部隊，暫時也不用出發。

在海灘埋伏的，只有楊吉兆探長，加上郭宏、陸小冬和莫家威，還有是另外五個行動組的人員。

他們一直等到午夜，完全沒有動靜。

以他們緝毒的經驗，如果有船運毒品來，岸上一定有接應，可是，這一次，連岸上也沒有一些動靜。

眾人仍然默默的等待着。

警察的工作，人們一直認爲是非常多姿多采的，但事實上有很多時刻，是非常沉悶的，正如這個等候毒船出現的時刻。

莫家威首次參加這項工作，他感到非常有興趣，他被派與陸小冬一組，躲在一堆岩石之後。

陸小冬一直在左拍右拍，一時用手拍在自己的腿上，也一時拍在臉上。

「你拍蚊子嗎？」莫家威問道。

「是的，我生平最怕蚊子，但那些蚊子似乎最喜歡吸我的血！」陸小冬道。

「這個時候，那會有蚊子呢？這麼冷的正氣，蚊子也被凍死了！」莫家威道。

「是嗎？不過，我仍然覺得有很多東西飛來飛去，好像咬我，弄得我癢癢的！」

「那是你心理作用！」

「你看來極有耐性在這裏守候！」陸小冬道。

「當然，你不記得，我以前守警署門口，一守四個鐘頭，也沒有什麼！」

「是的，爲什麼你以前喜歡做那些很多人都認爲不好做的工作？」

「你是怕守警署門口，或者是守水塘，更甚至是做警察博物館的工作！」

陸小冬點點了頭。

莫家威道：「其實那種工作也沒有什麼不好，既安定又夠安全，而且薪金與你一樣！」

「不過，你的改變是爲……」她當然是知道原因的，因爲他的兄長被殺，刺激到他。

莫家威道：「師姐，我不敢在你面前隱瞞，我的確是要爲我哥哥……不過，經過渡假之後，我除了爲自己之外，的確是要爲社會多作貢獻，那些歹徒實在太不像樣，他們膽敢向警署擲炸彈……」

忽然，他們的對講機有些聲響：「注意，注意，海面似乎有動靜。」

其實，莫家威一邊說話，一邊已發覺海面上出現了一艘船，那艘船離岸還很遠，看不清楚是艘什麼船，不過，這船向這邊而來，越來越近。

對講機又傳來楊吉兆探長的說話，「你們提高警覺，不過，沒有

我的吩咐，不可輕舉妄動！」

莫家威道：「是的，探長，看來綫報相當準確！」

「還沒有完全證實！」

忽然，那艘本來朝向這邊海灘而來的船卻停了下來，過了一會，船上有閃光。

那種閃光十分有規律，莫家威向陸小冬道：「他們正與岸上的人通消息！」

「岸上的人？附近沒有什麼人，除了我們之外！」

「不。」莫家威回過頭來，他指着公路外的另一邊的半山上，那裏果然又有閃燈。

陸小冬也循着他們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那邊半山之上，也出現規律的閃光。

陸小冬向着對講機道：「探長，他們在通消息，你看見了嗎？」

探長道：「我們也看見了！」

接着，是郭宏的聲音：「看來我們已被那些匪徒發現，他們不會再下來接收這批毒品的了！」

探長也立時感到不妙，因爲他們在這裏守候，早以爲萬無一失，那知道匪徒在上面山頭，換句話說，他們早已埋伏在高處，反而是監視着警察的一舉一動。

他們開始以爲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知道，黃雀並不是他們，而是匪徒。

陸小冬問道：「我們應怎辦？」

探長有些動氣似的道：「你們兩人仍守在這裏，我與郭宏追上山的那一邊！」

「守到什麼時候？」

「我看他們不會上這海灘，你們發現他們離開，便可以離去！」

陸小冬道：「好極，如果我們沒有什麼發現，我們先回警局。」

楊探長忽然道：「陸小冬，我想你一個人先回警局，因爲我們這次緝毒徒勞無功，又沒有通知海關那邊的人員，他們知道了，一定會來我們處投訴，你先回去，你是女性，對這些投訴可以婉轉一些解釋！」

陸小冬道：「我明白。」不過，當她按下了通話器後，對莫家威道：「這些麻煩事，探長總是找我去應付。對付那些海關人員，其實並不容易！」

莫家威道：「不，師姐，以你的才幹，加上你的樣貌，他們一定會接受你的解釋！」

陸小冬道：「你這話是褒還是貶？」

「當然是讚美——美貌與智慧並重。」

「想不到你也懂講笑，不過，留下你一人在這裏守候，你怕不怕？」

「怕？我怕什麼？」

「其實，留在這裏也是例行公事，他們既發現我們在這裏，一定不會再在這裏登岸，你看到那艘船離開之後，也立刻回到警局。」

對講機又傳來楊吉兆探長的聲音，道：「我們即刻出發了，我留下一輛車，你駕回警局，另外一輛是一個伙記的電單車，是留給莫家威回警署時用的，車匙都在車尾箱，那箱並沒有上鎖！」

陸小冬道：「好極，保持聯絡。」

忽然，莫家威覺得，自己一個人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用，便道：「探長，我也跟你們上山去！」

探長道：「不，你留守在這裏！」

莫家威想再爭辯。

陸小冬已按下了對講機，並且對莫家威道：「不要再與探長爭辯了，否則，你留下壞印象，下一次再有重要任務，他也不會再叫你一起去！」

莫家威想了一下，也覺得陸小冬的話實在不錯，何必爲這小事而爭辯。

不一會，公路已傳來車聲，楊探長與郭宏，加上另外五個伙記，已開車出發。

陸小冬再看看海面那艘船，果然已開始駛離，便道：「你在這裏多監視一會，我先回去了！」

「好極！」莫家威道。

當陸小冬也離開之後，只剩下了莫家威一人，這時，他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眾人都有重要的任務，只有他才會當這可有可無的任務，不過，他還是懂得安慰自己，「探長先給我一個好好的訓練，日後才會把更重要的任務交給我！」

他監視那艘慢慢離開的船。

這時，天開始放亮，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是一艘中型遊艇，款式相當新穎，如果日間在海面行走，沒有人會懷疑這是一艘毒船。

莫家威看着那艘船離開，已是意興闌珊，他也準備離去。

當他站起來，再回首一看……

這一次回首實在非常重要，因爲他發覺那船突然又再回航，如果他沒有多看一眼，他一定會錯失這一個大好的良機。

他開始還以爲自己眼花。

不過，當他擦了眼睛之後，他便可以肯定，自己並沒有看錯，那艘船的確是回航，而且向着這個小海灘而來，莫家威心中卜通卜通地跳。

而今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怎樣應付？

那些匪徒，實在厲害，竟然在這時刻，使用了調虎離山之計。

幸好楊吉兆探長有豐富的經驗，留下自己在這裏，想不到一個本沒有什麼意義的任務，竟變成了最重要的任務，可惜，一個人可以做得什麼？

如果匪徒有幾個人，而且是荷槍實彈的，自己一個人，沒有理由衝出去！

難道就這樣看着他們運毒上岸，而施施然的離去？

莫家威身上只有一支佩槍，槍內有六粒子彈，對於這一幫匪徒來說，有什麼威力？

他實在不知道怎樣做，而那船已越駛越近。

突然，船又再停了下來。

他看見船上有幾個人在行動，不過，他無法看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不一會，一陣摩托聲音響起。一艘小型的快艇自那艘大遊船的旁邊駛出，快艇上只有一個駕駛人。

這種小快艇，本來是用來拖行滑水的，但而今却用來登陸這小海灘。

只有一個人——莫家威心中稍爲安定下來。

那艘快艇一直向這小沙灘衝來，眞像一艘搶灘的登陸艇一般。

而外面那艘大遊艇，已經開始離去。

當那艘小型快艇上了沙灘之後，一個人慢慢從艇上下來，莫家威手握着槍，一時之間，仍沒有決定採取什麼行動。

忽然，他看到那人，咦？

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這人竟是在泰國相遇一場的亞松！

他擦擦眼睛，沒有錯，他的確是亞松！

想不到，這人一回到香港，便落在自己的手上，雖然他與自己總算有過一場相與，但他一定要把他拘捕，繩之於法！

亞松下了快艇之後，往船尾處似在弄一些東西。

莫家威心下有點發急，一時害怕他有同黨趕至，一時又害怕他會逃走，於是，他決定立刻把他拘捕，以免夜長夢多。

他從樹林走出，發出沙沙的聲音。

本來是埋首在艇尾工作的亞松也立時警覺起來，不過，莫家威的行動實在快，他從躲藏的地方，直奔下沙灘，只用不及半分鐘。

他舉着手槍，喝道：「舉手，差人！」

「差人」兩字使亞松整個人彈了起來似的，只見他手中揮動着一柄刀，然後斬了快艇後面所拖着的一條繩，然後他跳了出來。

看見莫家威，他也感到意外。

莫家威握着槍，一步一步迫近。

亞松依然手持那柄利刀，但他並沒有什麼動作。

莫家威道：「放下刀，舉起雙手！」

亞松並沒有出聲，也沒有放下刀。

「想不到是你！」亞松道。

莫家威道：「亞松，過去的事你不用提，而今你落在我的手上，一切公事公辦！」

亞松笑道：「我也沒有要求什麼——你既然捉到我，你盡你的職責，叫你所有的伙記也出來！」

「你先放下刀！」

「你只是單獨一人？」

莫家威並沒有答他，仍喝道：「放下刀！」

亞松是何等機靈的人，他兩次叫莫家威把埋伏的伙記也叫出來，但並沒有反應，他立時已知道，莫家威可能只是一人。

如果是一人，那麼形勢並不如想像中嚴峻。

他慢慢的高舉雙手，但右手仍持刀。

莫家威喝道：「放下刀！」

亞松這時，看着莫家威，憑他鑒貌辨色的本領，這時他已可以肯定莫家威單獨一個人。

亞松道：「好，好，他持刀的右手落到腰間的時候，突然改變了方向，橫向莫家威劈來。

這一突而其來的襲擊，使莫家威有點措手不及。

他本來可以開槍，但他沒有，他只是閃身後退。

莫家威的退後，反而使亞松有衝上前的機會，他舞着長刀，一刀一刀劈向莫家威的要害。

莫家威急退，他缺少臨場拚鬥的經驗，一時之間，步履凌亂，竟絆倒在一塊石頭之上。

他知道不能再等，「轟」的一聲，開了一槍，這一槍並沒有瞄準，只是斜向天際發射。

槍聲並沒有嚇怕亞松，反而使他更爲迫近莫家威，他並且用刀劈向莫家威握槍的手，企圖把他的手槍劈了下來，或者是奪了過來。

莫家威倒在地上，他爲了躲避亞松的刀，一連在沙上翻了幾個滾，避了開去。

但亞松又再撲上。

這一次，莫家威已有了準備，他向着亞松的身影，猛開了一槍。

這一槍果然奏效。

亞松不知是爲了避開子彈，還是被子彈射中了，他回身過來，向外面翻了兩個觔斗。

然後，他倒地不起。

莫家威心中一喜，以爲已把他

傷了。

他站了起來，抖開身上的沙，並且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走近躺在地上的亞松。

那知道，當他稍爲接近亞松，亞松却突然躍了起來，並且一脚踢開了他手上的槍。

原來亞松兵不厭詐，他並沒有中彈，只見假裝受傷，讓他靠近，才用脚踢去了他的手槍。

莫家威手中有槍，畢竟是優勝得多，但而今沒有了，亞松却手上仍有刀，他已穩握勝券。

亞松握着刀上前，道：「念你在泰國總算救過我一次，我不忍心你曝屍荒野，下一次，你再落在我的手裏，我也不再理會什麼！」

莫家威想反撲，但見亞松手中刀貼近他的臉，一股寒氣自刀鋒傳來，他不敢再妄動。

亞松退後，拾起了他的手槍，指着莫家威道：「你不要追來，否則自取滅亡！」

莫家威知道，自己已徹底的敗在亞松手上。

亞松慢慢退後，槍仍指着莫家威，他迅速上了山坡，看來是向外面公路而去。

莫家威是個絕不輕易放棄的人，手槍雖然是落在亞松手上，但他仍然不怕，追上山坡。

到了山坡，他聽見一陣開動電單車的聲音，他記得，探長說過有一輛電單車是留給他，讓他可以回去警署，難道亞松連他的電單車也偷去了？

上到山坡，看着亞松騎車絕塵而去。

不過，樹叢旁邊，仍有一輛電單車在，亞松並沒有偷去他的電單車，可能這地方是亞松常常出入的地方，早已有所準備。

他不再多想，也走近電單車，戴上了頭盔，並開動電單車，他並不是回警局，而是仍然追上去。

他只看到亞松逃走的方向，他便向那方向追去，如照常理推測，他沒有可能追到。

不過，上天似乎製造了機會，讓莫家威追到，當他轉出了大路，居高臨下，仍然看見亞松駕着電單車，在迂廻的小路上疾馳。

莫家威再不猶豫，迅速加油，向亞松那邊追去。

本來，亞松可以沿大路去的話，莫家威是不可以追到，甚至連他身形也不可能再見，不過，因大路上有路障，他才改入了小路。

莫家威電單車的馬力十分大，追了十分鐘，居然可以看到了亞松的車，而亞松也發覺了。

亞松心中想：「這人實在不知死活，那是你迫我殺你，你死了也不要怨我！」

莫家威見到了亞松的車，心中也想道：「上天安排我捉你，你實在逃不了！」

他又再猛力加速。

兩車已相隔只有三幾百米，莫家威再加油，亞松也加油，兩輛車便像兩隻箭在路上飛馳。

這些小路，並不十分平坦，一時，亞松的車飛起，接着莫家威的車也飛起。

這一追一趕，實在比賽車場所見，不遑多讓，不過，他們並非在賽車，而是一次生死存亡的追逐。

忽然，亞松回過頭來，接着是「砰」的一聲，一粒子彈已在莫家威的左邊太陽穴擦過。

他立時把車慢了下來。

亞松手上仍有槍，莫家威立時把車慢了下來，如果再追上，這無疑是自尋死路。

可是，追到這裏，斷沒有理由這樣便放棄！

他決定再追，不過，是有技巧的追，他先要引亞松開槍，他記得他在沙灘之時，已開了兩槍，加上剛才開的一槍，一共已用去了三粒子彈。

那麼，亞松的槍內仍有三顆子彈。

如果可以引他多開三槍，子彈用盡，那麼，他便不再佔上風。

他又再加油追上去。

亞松心中有些憤怒，回首又再開槍。

「轟」「轟」是連環兩槍。

只剩下一顆了。

莫家威先把車子放慢了一些，然後又再追上，這樣一快一慢，使亞松更添怒意。

突然，他又再加速。

亞松也不再猶豫，又開了一槍，在高速之中，他覺得手槍似乎有些故障。

這一帶非常空曠，槍聲仍不覺得十分刺耳。

莫家威心裏有數，亞松的手槍應該再沒有子彈，但他如果身上有子彈又如何？

不會的，手槍本來是他的，這種警槍子彈並不容易找到，也沒有理由這麼巧，他身上也有這種子彈。

而且，亞松一直沒有把車停下，他沒有可能在高速中把子彈上膛。

於是，他必定以自己馬力較大的電單車追上去，並且要把他撞翻，當堂把他拘捕。

他一扭油門，車像疾矢離弓。

那知道，亞松又再回頭，而且手握警槍。

莫家威認爲他只是虛張聲勢，仍然把油門扭盡，硬要撞向亞松。

那知道，「轟」的一聲，亞松的

手槍內仍有一顆子彈，直向莫家威射來。

莫家威知道自己計算錯了，剛才的一槍子彈沒有射出。

這一錯所付的代價實在太大，他在這危亂之際，把電單車抽起。

這千鈞一髮，他只感到自己的車子發生了劇烈的震盪，整個人被拋上半空。

原來他把電單車一抽起，車的前輪便成了他的擋箭牌，而子彈也立時把車胎射爆了！

車胎救了莫家威一命。

他記得他自己被拋上半空，然後落下，他並不是落在地上，而是落在一個路旁的懸崖下。

他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　＊　＊

這是半年以來，警方第一次遭受最大的打擊。

第一次是警署被扔炸彈，由勇字當頭的莫家勇追出，結果是屍沉海底。

而這第二次，莫家威單人匹馬追毒販，不單沒有追到毒販，反而是既失警槍，莫家威也失踪了，楊吉兆探長所受的壓力，實在難以忍受。

連警務署長也想把楊吉兆撤換，但幾經考慮，這樣做不單對整件事沒有幫助，反而助長了毒販的氣燄。

不過，事實上，不單是毒販已經有明顯的復甦跡象，連其他的黃賭兩方面，也有明顯的復甦。

半年之前，深水埗警署的雷厲風行，犂庭掃穴的威風，似乎在這兩大挫折之下盡失。

楊吉兆的心情實在不好。

不過，以他豐富的經驗，加上他的自信心，他知道在這非常黑暗的一刹，往往是破案的前奏。

可是，信心歸信心，形勢仍是沒有改變。

他在莫家威失踪了一個星期之後，才召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參加會議的只有郭宏與陸小冬。

其實那並不是什麼正規的會議。

楊吉兆探長只是吩咐，那天下班之後，兩人要跟着探長，去辦一些私人的事。

郭宏本來想問什麼事，但回心一想，探長心情惡劣，何必再多問，如果他要說的，早已說了。

陸小冬也懷着同樣的心情。

那天下班，楊吉兆親自駕車，來到陸軍醫院。

郭宏道：「你有什麼親人……」

陸小冬也道：「這並不是一間普通人可以入的醫院，難道……」

「你們不用猜，上去了便知道。」

兩人不再多言，隨着探長上去。

他們上了三樓，轉入了一條長廊，來到盡頭才推門而入。

那是一間私人病房，內裏只有一張床，床上躺着一個人，因爲他蓋着被，因此，一時之間，他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人。

郭宏與陸小冬都十分好奇。

楊吉兆輕輕把蓋着那人的被拉開。

兩人見了，十分詫異，並且忍不住，異口同聲地道：「怎麼他沒有失踪？」

那人也緩緩的睜開眼睛。

「探長，小冬、宏哥！」躺在床上的人正是莫家威。

陸小冬追問道：「你怎會在這裏？」

郭宏也道：「誰救你回來？」

莫家威望着探長，道：「探長，還是由你說比較好！」

楊吉兆探長道：「莫家威失踪了一個多月，其實他一直在這裏休養，那天，我們在海灘埋伏，綫報確沒有錯誤，我們只是被匪徒所愚弄，結果，我們留下了家威，你們都記得？」

陸小冬道：「當然記得，當我們分開離去之後，匪徒的船其實並沒有離開，仍然在那沙灘上岸，不過，只有一人在快艇登岸。家威，結果你與那個匪徒來了一次搏鬥！」

莫家威道：「是的，探長，你們找到那快艇搬上岸的毒品沒有？」

楊吉兆探長道：「找不到，並且甚麼也沒發現，所以只好收隊了。」

郭宏道：「之後，你與那匪徒在公路上用電單車追逐，而你……」

莫家威道：「我看過報紙，他們報導我被匪徒槍轟，追至懸崖之處，結果是失了踪影。」

陸小冬道：「是的，事實上我們也到過現場，我們作地毡式的搜索，但也找不到你！」

楊吉兆探長道：「後來，我自己帶了一隻警犬去搜索，結果……」

「結果找到了他？」郭宏問。

陸小冬道：「在什麼地方找到？」

「在那懸崖。」

「在懸崖？我們已派過人到那谷底，也用警犬搜索過，根本沒有家威的踪影，其實，那時，我們也沒有什麼奢望，只想找到你的屍體！」

莫家威笑道：「其實我並沒有墮下懸崖。」

「那你去了那裏？」

「在懸崖！」莫家威道。

這回答使他們無法明白。

楊吉兆探長道：「他的確被轟下了懸崖，不過，他命大，並沒有墮下谷底，而是被懸崖旁生出來的小樹掛起！你們明白嗎！他吊在懸崖上的樹上！」

「爲什麼警犬找不到？」

「因爲那附近有很多臭花臭草——其實那些植物大概是薄荷那一種，那些植物所發出的氣味，擾亂了警犬的嗅覺，因此在事發之時，不能發現莫家威！」

郭宏問道：「但事後你的狗又怎樣發現他？」

楊吉兆道：「並不是狗發現他，而是我……」

「你？你爬下去？」

「不。」他似乎有點不願說下去。

「怎麼？」兩人都催促他。

莫家威道：「你們都記得，我哥哥屍沉海底，很多天也沒有浮上來……」

「記得！」陸小冬道：「我們叫了家威來，一起燒衣紙，他才浮了上來！」

楊吉兆探長道：「那日，經過了一番大搜索，又不見了家威，我心情十分惡劣，本來已是非常疲倦，但我實在不忿，於是我自己在那清晨再去現場，而且帶備了一些衣紙！」

「你以爲我死了？」莫家威道。

「是的，當時我真的以爲你死了，但死了也總要有一個屍體，我在百無辦法之中，試試那個方法，迷信的方法，在現場燒些衣紙……」

「結果呢？」

「他當然沒有浮上來——而是當我燒衣紙之時，紙灰到處飛揚。」

莫家威接口道：「那些紙灰飛到我身上，發出的濃煙把我燻醒了，於是，我大叫起來。」

楊吉兆探長道：「他被吊在懸崖旁，離開上面並不遠，結果我利用那條牽狗用的狗帶，拉了他上來。」

「真神奇！」郭宏與陸小冬都笑道。

楊吉兆道：「當時，他被我扯了上來，也是遍體鱗傷，我立刻要召救傷車，不過……」

莫家威道：「當時，我身體有傷，但那些都是皮外傷，只要休息一下，並沒有大礙，我們兩人當時都有一個奇怪的想法。」

「什麼想法？」

莫家威道：「探長，還是你說。」

楊吉兆探長道：「匪徒以爲莫家威死了，我們定不會將計就計。」

郭宏道：「你們仍然當莫家威死了。」

陸小冬道：「讓匪徒有更大的氣燄，那麼，他們一定會敗在我們的手上。」

莫家威與探長同聲道：「正是！」

探長道：「因此，我並沒有發出這個消息，秘密的把他運入了這間陸軍醫院，而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的，只有署長、我及家威三個人。」

「怪不得我們也不知道。」

莫家威道：「探長，你們有否去過那海灘，找回那快艇，拖上岸的毒品——我深信那是毒品。」

「我們去過，可能是潮水關係，被沖走了。」

「沖走了，他們豈非損失重大？」

「不會的，那是他們的錢，他們不會這麼輕易讓錢白白失蹤。」

郭宏道：「探長，而今你又爲什麼將這件事公開給我們知道？」

楊吉兆探長道：「我們的計劃雖然好，卻無用武之地。」

「爲什麼？」

「你們也知道，差不多一個月了，匪徒沒有動靜，他們不動，我們也沒有辦法。」

「那你想過其他方法？」

探長道：「我帶你們來見家威，也是希望大家一起，看看有什麼辦法。」

莫家威道：「我一直仍然希望，可以利用我已死去的假消息，來協助破這案。」

將計就計　誅魔除妖

眾人都沉默起來。

郭宏道：「我想你仍然保持失蹤的身份，你現在可否走動？」

莫家威道：「可以。」

郭宏道：「你自己對這案件有什麼頭緒？」

莫家威道：「我在泰國的時候，遇見了一個叫亞松的傢伙。」

他將在泰國的遭遇說了一遍。

楊吉兆探長道：「你認爲亞松是這件案的關鍵人物？」

「是的。」

「你敢肯定？」

「不敢，是憑直覺。」

楊吉兆探長道：「我們暫時既沒有什麼線索，那麼，你認爲應該怎樣去查？」

莫家威道：「這個亞松，是匪幫中一個要『出位』的人，是他向警署擲彈，把警察沉屍海底，再用槍轟警察，希望能在他們的圈子內引起重大的注意。」

所謂「出位。」意思是指引人注目，或者是在衆多人之中，脫穎而出。

莫家威續道：「他們一定會重用他。」

郭宏道：「而他也一定會替匪幫做一次大買賣。」

「對，這大買賣足以彌補過去被我們『犁庭掃穴』的行動所蒙受的損失。」

陸小冬道：「不過，他們並沒有行動。」

「是的。」莫家威道：「這正是大風雨來臨的前奏。」

楊探長道：「你想採取什麼行動？」

莫家威道：「我仍然保持失蹤的身份，並在這裡躲避，以免身份暴露。」

探長道：「我已經特別通知醫院方面，這點是不成問題的。」

「我會與你們保持聯絡。」

「可以，我已帶了一個無線電話給你，這樣，我們較爲容易聯絡。」

莫家威道：「我在這十多天內，由頭到尾的想過，我們仍然要在那個沙灘開始行動。」

「那個沙灘？我們收到線報那個沙灘？」

「是的，我有這個想法，也是憑直覺。」

郭宏道：「你認爲他們的確存有一批毒品在那沙灘？」

莫家威點點頭道：「是，我很清楚的記得，當我衝下沙灘的時候，亞松什麼也不做，先用刀斬了後面那一條繩索，那繩索一定是拖著毒品的。」

「我們已由蛙人搜索過，可是全無發現。」

「是的，正如你們用警犬找過我，卻也找不著，燒些衣紙，無端卻把我找了出來。」

世事往往是難以預料。

楊吉兆探長道：「你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莫家威伸伸懶腰，道：「我已休息太久了，連骨頭也有些痛，就今晚吧！」

「要什麼人手？」

「不用，我自己去，你們等我電話。」

楊吉兆探長道：「不，上次你單獨一人，幾乎連性命也沒了。」

莫家威道：「不用怕，我命硬，不會這麼易死的。」

探長似是無奈。

莫家威道：「不過，我希望有一隊人馬，隨時可以候命出發。」

「這小隊早已有了，只要一有消息，我們便可以立刻趕到現場。」

「那好極了，不過，探長，你千萬不要暗中派人幫我，否則，我身份一經暴露，又會給那些匪徒多一些提防，那麼，我們的苦心部署也沒用的了。」

探長同意，他們多談了一會，便離開了醫院。

那天晚上，莫家威離開了醫院。

他始終有一個感覺，亞松終於會在那沙灘上出現，而他再出現，便是他大破這匪幫的時刻。

不過，這一切都是他的想像而已。

他到了沙灘，匐伏在他曾經躲過的地方，可是，那天晚上，他白等了一夜。

第二天，他又再去，除了被蚊子螫得一臉紅腫之外，他依然沒有所得。

第三天，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想法，卻也是空手而回，他感到有些沮喪。

第四天晚上，他本來想不去，但躺在床上，百無聊賴，終於又再決定去。

到達海灘之時，已接近凌晨一時。

那天晚上，沙灘非常黑，天上無月也無星，附近也沒有漁火。

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

忽然，他聽到一陣摩托聲，那是來自海上。

事實上，因爲週遭太黑，莫家威根本沒有發現海上有一艘小艇，直到小艇近岸，他才隱約看到，聽到了摩托聲之後，才可以肯定是一艘小艇。

那小艇上也無燈光，只見船上好像有三個人或者是四個人，他看不清楚。

小艇在離海灘百米處，左右巡邏。

漸漸，莫家威習慣了那黑暗，可以看到艇上的人，似乎在尋些什麼似的。

莫家威想：「來了，來了！」

他非常忍耐地看著那小艇，可是，看來看去，卻也看不出那小艇在做些什麼。

沒有燈，也沒有火，而那小艇只在附近巡邏著。

艇上的人究竟在做什麼？他們在海面找尋些什麼？如果他們確是在找尋毒品的話，爲什麼他們不亮著燈？難道他們害怕有人發現或者在監視？

莫家威實在難以明白。

忽然，莫家威似乎看見艇上有人，而且是用一種儀器向海底探索。

莫家威忍耐著。

不一會，艇上有一個黑衣人跳了下海。

看來他們已找到了他們要找的

東西，那個黑衣人下了水一會，又升了上來，向艇上的人揮手。

接著，小艇開始發動引擎，向北面而去。

莫家威埋伏在草叢之內，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他想採取一些行動，可是，這個時候，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只有眼白白的看著小艇遠去了。

不過，那黑衣仍沒有上艇。

那麼，這人一定要上岸，他會帶找到的東西上岸嗎？那會是什麼東西。

他非常緊張，滿腦子都是疑問。

一會，水中果然有一個人再度浮了上來，而且那人手上正拖著一條繩索，向岸上而來。

因爲繩索仍拖著在水中的物件，水有浮力，因此，那人拖得並不吃力，可是，一接近岸邊，他只把繩索放在肩上，用力向岸上拉。

那被拉上岸的物件，看來是相當沉重。

莫家威看著那傢伙的模樣，心想：「看你這傢伙，怎能逃出我的手指罅。」

那人用盡氣力，把一包相當大的東西拖了上來，物件是四四方方一個草包似的，外面滿封著黑泥。

那人拖了一會，實在太吃力，休息了一會，又再拖了幾步，然後，他脫去身上的黑衣。

這時，莫家威已可以看清楚，那人身上的黑衣，並不是普通的黑衣，而是潛水的膠衣。

脫去了膠衣，他手腳更爲靈活，而且也可以使出更大的氣力，三步兩腳，他已把那個大草包拖近了山邊。

莫家威正盤算著，應該怎樣採取行動。

如果這樣持槍撲出去，一定可以把那個大草包留下，看看裡面是什麼。

但是，留得下這包東西，卻並不一定可以拘捕這人，人與草包，都十分重要，那人的行動已加速。

那人把草包拖向一邊草叢，那邊的草叢並不茂盛，並且有很多石塊。

他把草包拖到石塊附近，便開始翻動石塊。

這時，莫家威明白，這人並非把這草包搬走，而是要把草包暫時藏在石塊之下。

這正合莫家威的心意。

只要知道他收藏草包的地方，以後什麼時間也可以來取回。

而今他可以專心對付這匪徒。

那人推開了三塊大石，然後把草包上的繩索束了起來，便用力把草包推向大石之後。

「蓬」的一聲，草包墮入了石塊後面，莫家威看不見石塊後面是什麼，但憑聲音，已知道那一定是一個大洞，接著，那人又把原來的石塊堆上。

石塊堆好，沒有什麼惹人注目的痕跡。

那人看了一會，似是非常滿意，看來他要離開。

莫家威這時，不能再猶豫。

他一咬口唇，跳了出去，他雙手握槍，不知什麼原因，他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那人非常警覺，一見到有黑影移動，已作出了反應，他猛然退後。

依照警察行事的規矩，莫家威應該發出口頭警告，但這一次，他卻緘口不言。

當他與匪徒打個照面的時候，他更加不能多說話，因爲他實在太驚訝。

眼前並非怕什麼人，而是亞松。

莫家威一動也不動，雙手仍然握著槍，指著亞松。

亞松退後之後，仍然奮力保持身體的平衡，然後深深吸了口氣，高舉雙手，叫道：「你……你是……」

他的聲音是顫抖著的。

莫家威本來想說話，但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他沒有說出半句話，依然是雙手握槍，一個射擊的標準動作。

忽然，亞松轉過身來，向海那邊逃去。

他反身向海邊，其實是自尋死路，他可以逃入海中，可是，他什麼也沒有，他可以游得多遠？

因此，莫家威並沒有追去，仍然是站在原地，雙手握槍，一動也不動。

莫家威這樣做法，其實是採取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的做法。

可是，對亞松來說，這個動作，卻是非常恐怖。

因爲他記得非常清楚，那天莫家威用電單車追他，被他引入了小路，然後再引他到懸崖，再一槍轟過去。

這一槍非常有威力，而且準繩。

莫家威連人帶車也翻了下懸崖。

然後他可以從容逃走。

這一次，是「四大魔尊」吩咐他去泰國之後，回到香港第一次的合作，他又再把警方的士氣大大挫折一番。

也因爲這一合作，他更贏得「四大魔尊」的信任，他已成爲了「四大魔尊」的身邊紅人。

而今他是四人之下，萬人之上。

亞松是個心思相當縝密的人，他一直注意莫家威事件的發展。警方爲了莫家威的死而極其震動，但他們並沒有張揚其事。

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莫家威已死。

可是，當他把一切工作完成，要離開這個沙灘的時候，一黑影撲了出來。

有人突襲，對亞松來說，並非奇事，他早已預料了。

然而，那人躍了出來，卻是一言不發，而且做了一個非常熟悉的動作。

這動作亞松早已見過多次。

但最令他害怕的，這突然出現的人，竟是莫家威。

在他心目中，莫家威該已死去。

死去的人，又再出現，那應該是什麼？鬼！

這個念頭，使他全身哆嗦顫抖。

如果在這個時候，莫家威多說一句話，也許亞松會回復心神，不會以爲莫家威是隻鬼。

可是，卻也十分奇怪，莫家威一直沒有出聲，只是保持著雙手握槍的姿勢。

鬼不懂說話，這正加深亞松以爲莫家威是隻鬼的想法，因此，一時之間，他失去了常性。

他向海邊那邊逃去。

當他迎著海風而跑，那陣寒氣又立時使他清醒過去，天下間那有這樣猛的鬼？

他回轉身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叫道：「莫家威？是你？」

莫家威並不答他，他閉口不言，並不是想嚇他，而是他知道，亞松並不是個容易應付的人，他要集中精神對付他。

應一句倒不如雙手更緊握手槍，更加集中注意力瞄準，豈不是更佳？

亞松聽不到回答，只見莫家威依然保持那個握槍姿態——這人死不瞑目？

他要回來報仇？

亞松自出道以來，殺人不少，他從來沒有害怕有鬼會回來報仇。

他一向的信念是，人死如燈滅，那裡還有什麼鬼？

可是，眼前的情景，卻把他整個信念改變過來。

他覺得非常害怕，雙腿發軟。

又一陣寒風吹來，亞松又回復了一些清醒，把心一橫，自言自語道：「就算是鬼，也跟你拚了。」

他突然發力，向另一邊斜坡跑去。

只要離開這地方，理他是人還是鬼？

他發足狂奔，害怕加上逃生的意志，竟然使他行動更爲靈活。

莫家威本來想開槍，但心下卻有一個想法，非把你活捉，不能洩我心頭之恨。

這一念頭在他腦海一轉，本來想開槍，因爲亞松已逃入樹叢之中，已無法開槍。

他立刻追上去，他並不是追向樹叢，因爲這邊有小路上去，比那邊抄樹叢過去更快。

亞松的目的是上公路，只要在公路上截住他，任他有飛毛腿，也逃不多遠。

莫家威果然比亞松先上公路。

當亞松拚盡了力，上到公路之時，剛抬起頭，又再看見莫家威雙手持槍的姿勢。

這次更嚇得他汗如雨下。

他並沒有想到，因爲莫家威所走的路，比他抄樹叢上來近得多，自然是比他快。

他想到的是，只是鬼才可以比他快。

莫家威是隻鬼的信念，在亞松的腦海已不可破，他發出了怪異的叫聲，半晌才道：「你究竟是人還是鬼！莫家威，你是人是鬼？」

他的聲音充滿了恐懼。

莫家威這時才開始明白，亞松本是個見慣風浪的人，但這次在自己的槍管之下，似是失去常性的原因，原來他以爲自己是鬼。

探長把他沒有死的消息保持秘密，而今有了效用。

亞松既然有誤會，不如順水推舟！因此，莫家威並不出聲，而是一步一步，機械式的一步一步，向著亞松而去。

他進一步，亞松立時退一步。

他再進一步，亞松又再退一大步。

亞松突然狂叫了一聲，他轉身就走，他已是非常混亂，根本不知道應該走往那一個方向。

忽然，他聽到了一陣刺耳的警車響號。

在這寂靜的郊野地帶，這種響號使人神經也緊張起來，對亞松來說，卻是一陣鎮靜的響音。

他突然自言自語的道：「不，不，不可以被他抓著，走，走……」

他放開腳步的跑。

他一口氣跑上了接近公路的旁邊，他再回過頭來，再沒有看到莫家威的影子。

這時，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人也鎮定得多了，他想起了自己那部收藏在附近的電單車。

他迅速地往收藏的地點。

電單車仍在，他用非常迅速的手法把電單車引擎發動了，並衝出了小叢林。

當他來到路口的時候，他幾乎

控制不住了電單車，整個人連車也滑出了馬路。

因爲他又再看見了莫家威。

莫家威站在路旁，神情恐怖，而雙手仍然高舉著手槍，與剛才所見的一模一樣。

亞松並沒有讓自己翻倒在地上，他先把車輛平衡了，然後猛扭油門，向公路而去。

那時，已是接近黎明的時刻，公路上並沒有車輛，因此他用最高速行駛，也沒有什麼意外。

他的電單車聲響，在這空曠的公路上，是非常單調的，可是，他漸漸聽到了一些回音。

他回過頭來，另一輛電單車也正在他後面飛馳著，而駕電單車的人，正是莫家威。

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本來他已是擺脫了莫家威，那知道上了公路，仍然擺脫不了，莫家威的鬼魂果然是那麼猛？

他只好再扭油門。

電單車像一支箭的向前衝去，但後面追著的那一輛，卻也依然沒有慢下來。

忽然，他發覺前面有一盞紅綠燈。

爲什麼會有紅綠燈？照理他回去新界那邊，應該很少紅綠燈。

這時，他再看看兩面，才發覺自己並不是往新界那邊走！原來，他在急忙之中，不辨方向，本來應入新界那邊，那知道卻到了市區。

他突然把心一橫，衝了這一個紅燈。

可是，過不了幾個街口，又有紅綠燈，而且街道上車輛也多起來了。

這個紅綠燈，他想衝也沒有本領，因爲前面早已停了兩輛車。

他不得不把車停了下來。

當他回頭，又再看見莫家威那輛車飄然而至。

莫家威追亞松，實在是一次大考驗，駕駛電單車的大考驗，幸好他駛錯了方向，入了市區，這樣才迫使亞松減慢速度，而他才有機會追上。

到了市區，他們都被迫慢了很多。

街道也越來越窄，車輛也越來越多。

當莫家威再在一處紅綠燈停下來，他幾乎與亞松並肩的停著。

突然，一陣風吹起，樓上一些東西飄了下來，剛好落在莫家威的身上。

那飄下來的是一張大大的白床單。

說也湊巧，那大大的白色床單剛好完完整整的蓋著了莫家威，弄得他非常狼狽。

可是，當亞松再望過來的時候，只見莫家威全身白色，而那白色的東西不停的扭動。

他實在再沒法忍受。

他剛才還有信心，莫家威只是在裝神弄鬼來嚇他，但而今見莫家威奮勇追來，卻又突變成了白色的一堆，他實在無法忍受。

他感到一陣暈眩，連人帶車，倒了在地上。

莫家威也把跌下來的白床單弄開了，口裡不停的咒罵樓上那戶人家，竟會連床單也跌了下來。

當他掀開了白床單，便見到亞松倒在地上，他不費吹灰之力，把他上了鎖。

然後，他用無線電話通知了楊吉兆，也通知了救傷車，把亞松送往醫院。

莫家威開始的時候，也覺得十分奇怪，爲什麼亞松會無端端暈了過去，但回心一想，倒覺得好笑，因爲在沙灘之時，亞松早已誤會他是鬼，而到了這地方，又恰巧有白床單飄下，覆蓋了他整個人，遠望去眞像一隻漫畫中的白色的鬼魅。

想不到那張飄下的白床單，幫了他不少忙。

過了不久，不單楊吉兆探長來了，郭宏與陸小冬也來了，莫家威把事情簡單地說了一遍。

楊吉兆探長道：「皇天眞是沒有辜負苦心人。」

郭宏道：「你駕駛電單車本領不錯。」

陸小冬也道：「你哥哥眞的顯靈了。」

莫家威道：「亞松已經捉到，再從他這方面查下去，我看這件案快到尾聲，不過，我想，我們還是先回到沙灘，看看那包東西，如果眞是毒品，我們的行動一定要比那些匪徒快！」

楊吉兆探長道：「你不覺得疲倦？」

「不，我仍然生猛得像隻老虎。」

他們四人迅速再到那無名沙灘之上，莫家威領著他們，撥開了草叢，找到一個大洞。

原來草叢之下，是一個人工掘開的大洞，洞內不只有一包草包，而且早有幾包。

他們幾經辛苦，才把那個草包搬了上來，草包之上滿佈汚泥。

楊吉兆探長道：「我明白了，原來他們知道這個海灘的土壤結構，因此我們才無法找到他們收藏在海床內的毒品。」

他們聽了，並不十分明白。

探長道：「我們派過蛙人入海底，也無法找到他們的東西，那是因爲這附近一帶的海床，完全是一些軟性的汚泥，當一包重的物件入了海床，便會陷在汚泥之中，而那

些污泥也成了一個保護罩似的，保護了那物品，不會讓蛙人看見，而蛙人要搜索找尋，只要一撥動污泥，便覺到處一團糟，那還有耐性搜索下去。」

陸小冬道：「那麼，他們又怎樣把這草包找回來？」

莫家威道：「我看他們有特別工具，當我昨夜在上面監視，我見亞松，根本不用很長時間，便可以知道那個草包在那一個地方，他似是有一種特別的工具探測。」

郭宏道：「我看是一些紅外線的探測工具，我們沒有想到用這種工具，所以，我們搜了這海床多次，仍沒有所獲。」

陸小冬道：「這些匪徒眞厲害。」

他們把個滿是污泥的草包打開了，裡面果然是一些非常濃縮的毒品。

郭宏道：「如果把這些東西稀釋之後，再加以包裝，一定超過千萬元。」

楊吉兆探長道：「甚至億元也有可能，你看下面還有……」

陸小冬道：「今日報紙又有頭條了！」

楊吉兆道：「不，不……」

「不什麼？」兩人同聲問。

「我們暫時不能把這事公開，因爲我們不想放過那些大魚。」

衆人都明白，也同聲道：「對！」

楊吉兆探長不但沒有把這件發現龐大毒品數量的新聞公開，也沒有公開亞松被捕的消息。

他們決定不把毒品移走，只設了一個特別監視站，派了一小隊人在這裡監視，只要匪徒一派人來起回這些毒物，他們便可以立即採取行動。

他們四人決定到醫院看看亞松的情形，如果他知道自己再無翻身的機會，也許他會把他們的組織完完全全的披露出來。

事情卻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當他們來到病房，把守病房的警察道：「醫生吩咐任何人也不准入內。」

「連我們也不准？」

警察點頭。

「爲什麼？」

「因爲這病人好像是瘋了，只要稍爲刺激他一下，他便會發狂。」

「發狂？他在假裝。」莫家威道。

「不，他不是假裝的，你們看！」那警員掀起了那個小窗前的一塊布。

他們向裡面一望。

病房裡面只有非常柔弱的燈光，四週的窗簾都拉得緊緊的，病床之上，躺著一個人，可是那人並非正常的躺著，而是用向床單裹著全身，蜷曲的縮在床的一角。

陸小冬道：「我們還是見見醫生。」

負責醫治亞松的是一位非常年輕的醫生。

醫生道：「這人給人嚇傻了。」

「嚇傻？」

「是的，這一個堂堂男子漢，竟會被你們嚇傻，我實在想知道，你們用什麼方法？」

「沒有，我們根本沒有嚇他，他是駕著電單車逃走，我從後追上，把他拘捕。」

「我們爲他作過腦掃描，他並沒有受過震盪，大腦也沒有受到損傷，不過，他的確是被嚇傻了。」

「他什麼時候可以回復正常？因爲我們還要問他口供。」莫家威問。

醫生道：「那只有天才知道，他大有可能永遠傻下去，也有可能回復正常，不過，我無法預測。」

陸小冬問道：「我們可以進去看他嗎？」

醫生道：「暫時不能，因爲你們一進去，他會亂竄，可能因此受嚴重傷害，也可能更刺激他，使他更爲昏亂，那時神仙也難救。」

郭宏道：「過幾天才看他，可以嗎？」

「也許可以。」

楊吉兆探長問道：「家威，你用什麼方法，把他嚇成這樣？」

莫家威在拘捕了亞松之後，只是簡單的說過拘捕他的過程，但並沒有提及亞松以爲自己是猛鬼的事。

此時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醫生道：「他以爲你是鬼，也只是以爲，而且他一直應該是半信半疑，否則他也不懂逃走，也不懂駕駛電單車了。」

「他害怕鬼是事實，而且心情十分混亂，否則也不會逃回市區。」陸小冬道。

莫家威道：「我看天上飛下來那塊白床單是嚇傻他的重要根源。」

「爲什麼？」

「因爲正如你們所說，他認爲我是鬼，一直只是半信半疑，但當他最後一次回望我之時，我本來是好端端的騎電單車追着他，而突然全身變了白色，那種驚嚇的效果，使他眞正瘋狂了。」莫家威道。

陸小冬道：「這亞松有報應了。」

郭宏也道：「他實在罪有應得。」

探長卻道：「他瘋了，我們便沒有了線索。」

本來以爲可以循著亞松這條線

索追下去，定有更大收穫的想法，完全落空。

莫家威道：「我想並不一定會絕望，他可能是暫時被嚇傻，他會恢復正常的。」

「但願願如此。」

*　*　*

過了兩個星期，亞松仍然沒有什麼起色。

最奇怪的是，他們在收藏毒品的沙灘上所設的監視站，也沒有什麼消息。

亞松被嚇傻送入了醫院的事也沒有公開，在匪徒那邊來說，亞松可以算是無端端的失了影蹤。

「四大魔尊」因這件事而商討過無數次，起初，他們以爲亞松大了膽子，把他們千辛萬苦的毒品獨吞了，不過，亞松在這個道上，是個剛起步的人，他沒有理由有此膽量。

就算他有此膽量，得物也是無所用，因爲這樣一批的大毒品，非經他們「四大魔尊」出手的話，根本是無法可以分銷出去，毒品不能變錢，對亞松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因此，他也不會如此做。

最後，他們推論，亞松一是落在警方的手中，爲了放長綫釣大魚，警方沒有把這個消息公佈出去。

爲了肯定毒品有沒有被人吞下，「四大魔尊」決定派人往沙灘去看看那個秘密的毒品倉庫。

未採取行動之前，他們非常小心，先派人在附近查探，警方的監視早被他們發現，因此，他們更加證實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再妄動。

不過，他們絕不能這樣等下去。

一來是毒品市場，因爲近來沒有了來貨，形成了毒品價升，使那些道友非常辛苦。

而對於「四大魔尊」來說，這是一個賺錢的大機會，他們絕不能再等。

「四大魔尊」決定採取行動。

那日，是黃昏時分，天氣開始有點悶熱。

四個在監視站內工作的便衣警員，也覺得坐立不安，他們過去的兩星期，每日廿四小時的輪流當值，可是一些成績也沒有。

他們漸漸感到厭倦。

這也難怪他們，整日望著那個海，渺無人跡的沙灘，附近蚊蟲又多，叫他們如何能忍耐下去？

可是，上頭一直命令他們監視，絕不能放鬆，因此，他們只好仍然駐守。

不過，有四個人輪流，兩個人一同監視，總可以談談話。

那日黃昏當值的是亞麥與亞黃。

亞麥忽然嗅到一些什麼氣味，一時之間，卻又不能分辨清楚，便道：「你嗅到什麼味？」

亞黃道：「什麼味？」他用力吸了幾下，可能他有鼻敏感，一嗅到什麼氣味，立時打了噴嚏。

「是……好像是天那水的味道。」

「天那水」是用來稀釋漆油的液體，照理在這郊外的地方，沒有可能有這種氣味。

亞麥再用力吸一下，道：「是，的確是天那水的味道，怎麼……」

他話未說完，望過去不遠的地方，有一點火光。

他想再說話，卻已再無機會，因爲那火光本是一點，但一眨眼之間，已成了一團火光。

亞黃也發覺，登時叫了起來。

那團火光已燃著了附近的草木。

突然，一股强風吹起，那團火突然跟著那風，向著他們噴來，轉瞬之間，他們這個簡單而隱蔽的監視站，週遭都被火圍著。

四周都是火，兩人唯一可以躲避的方法，便是蹲下身來，他們都有過火警逃生的訓練，趴在地上，盡量爬向沒火的地方。

但那些火似乎是無處不在，甚至沒有樹木的地方也有火，他們開始明白，這附近一帶已滿是天那水，而天那水是非常容易揮發的，如果有人在附近把天那水噴了出來，那麼，整個空間便立時著火。

天那水在空中揮發，是會發生「撞火」的現象，「撞火」的意思是只要天那水揮發到那一個空間，火便會跟到那一個空間去，因此，只要小小火頭，而空間充滿天那水的氣味的地方也會燃燒起來。

兩個警員，拚命在地上爬，幾經辛苦，才爬上了接近公路的地方，不過，他們身上多處都著火，頭臉變黑，伏在路邊。

這實在是一場離奇的大火。

楊吉兆探長與手下，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兩個警員簡略的報告一下之後，便被救傷車送往醫院去。

他們再到山坡上樹叢去看，發覺被燒去的樹木其實並不太多，與警員所說的大火，似乎並不一樣。

莫家威突然用力嗅了幾下，問道：「你們嗅到什麼氣味沒有？」

衆人也用力吸了幾下。

「天那水的氣味。」陸小冬道。

探長立時道：「對，那麼，我們中計了。」

莫家威也道：「是的！」他迅速跑過去，一直衝到那個收藏毒品的地方。

那裡本用草叢樹木作爲掩蔽

的，但而今整個大洞已經敞開了。

「中計，中計！」他大嚷著。

眾人都趕了下來。

他們往洞中一看，只見洞內已是空空如也，而附近沙灘，滿是足印，這證明了剛才一場大火之時，已有人把這沙灘上所收藏的毒品完全搬走。匪徒好一個「調虎離山」之計。

歹徒利用天那水，造成一場似極嚴重的火警，然後趁火警混亂之時，已把所有毒品運走。

山上猛火，而毒品已從水路運走，這個巧妙的計謀，倒是天衣無縫。

最洩氣的是莫家威。

陸小冬看見他的模樣，便安慰他道：「不要緊，他們運走了毒品，總要出售的，在出售時間，我們還很多機會抓他們。」

楊吉兆探長也是十分失望，一次又一次敗在匪徒手中，他感到有些沮喪，不過，他是一個專案小組的最高負責人，他不能使士氣挫低。

楊探長道：「我們有堅定的信念……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們不能逃離法網的。」

眾人也附和道：「他們不能逃離法網。」

話雖如此說，但事實擺在眼前，他們對付匪徒的種種策略，實在是一敗塗地。

兩個被燒傷的警員恢復健康之後，仍然不能提供他們任何線索，因為那天他們只能見到的是火，其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完全沒有看到。

* * *

那天，莫家威雖然感到非常辛苦，回到家裡，卻是無法入睡，他的腦海，不停的想著這宗案子。

當他想到已逝的兄長，他感到非常內疚，因為他無法為他——不要說是復仇，而是為他做一點小事也沒有辦法做到。

忽然，他想起了亞松，亞松被嚇傻了，因他做了壞事才誤會自己見到了鬼。

對，亞松應該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假如他回復清醒的話。

他想到這裡，決定明天到醫院看看亞松。

亞松被嚇傻已好長一段時間，可是，他的情況，似乎並沒有好轉。

當他入了亞松的病房，本來他是躺在床上，似乎是半睡半醒。

莫家威坐在他的床頭，這個大有可能是殺他兄長的仇人，而今他可以逍遙法外，因為他瘋了，什麼刑法對他已經沒有效了。

莫家威輕聲地道：「亞松，亞松。」

亞松慢慢的睜開了眼睛，他的目光呆滯，只能慢慢的循著聲音，來看莫家威的臉。

當他的目光觸及莫家威的臉，他似乎有了反應，有點恐懼，整個人蜷縮起來。

莫家威道：「是我。」

亞松更加縮作一團。

莫家威道：「亞松，你忘記了我嗎？我們在泰國見過面，也在……」

亞松整個人在發抖。

莫家威想再說，突然，亞松不知是故意或是無心的，整個人翻動著，因為床相當狹窄，他一轉動，人便從床上跌下去。

「蓬」的一聲，他跌了下去。

莫家威想上前扶他，可是，亞松非常緊張又害怕，他在地上滾動了一下，竟然躲入了床底下。

莫家威道：「你沒有什麼事？」

亞松並沒有回答，本來，他從上跌下去，應該會跌痛，但他並沒有發出任何呻吟的聲音。

莫家威蹲了下來，道：「出來，快出來，你有沒有受傷？」

亞松沒有回答，他瑟縮著，好像很冷，也好像害怕極了，只有躲在床底下才覺安全。

可是，亞松卻越縮越入。

看來，亞松的確非常害怕，而且那種害怕是從心底內發出來的，並非裝出來的。

他再伸手入內，想捉他出來，亞松避無可避，雙腳亂撐，撐在床上，發出「砰砰」的聲音。

莫家威無奈，站了起來。

忽然，他有一個奇怪的念頭：亞松害怕自己，也許他是潛意識中記得自己的容貌，而他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因此，他害怕起來，如果利用他的恐懼，也許會迫他說出一些東西也說不定。

莫家威道：「亞松，你快出來，否則我會殺死你。」

亞松聽了，發出了一聲悶聲。

看來，他是有所反應的。

莫家威又叫道：「我不殺你也可以，你告訴我，你究竟犯了什麼罪，殺了多少人？」

亞松的反應更大，喉間發出咯咯的聲音。

可是，他始終只有懼怕的表現，沒有回答任何問題，這對案件全無幫助。

莫家威感到十分沮喪，對著這個廢人，殺死了他也沒有用處。

他決定離開病房。

當他轉身離開，忽然看到床上那張白色的床單垂了下來，他記得，他曾被一張從樓上飛下來的床單蓋著，因此使亞松誤會自己是鬼魂，更因此而嚇傻了。

白床單使他誤會自己是個鬼

魂，的確是個嚴重的刺激，如果他再受另外一個嚴重的刺激，他會否有其他反應？莫家威沉吟著。

既然亞松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何不把死馬當作活馬醫？試試實在無妨。

他一手把那張白色床單扯了起來，然後，他把白床單完全蓋著自己。

然後，他再蹲下。

亞松一看，突然怪叫一聲，不理一切的站起來。

他本是瑟縮的蜷曲在床底下，但他不理一切的站起來，立時把床也推了起來。

那床褥被他推翻了，亞松站在床的中央。

這反應相當大。

莫家威發出了非常恐怖的聲音，像是在鬼電影配音的那種效果，道：「亞……松……你……害……死，我……」

亞松狂叫了一聲，突然接口道：「那……那不關我的事，全是四大……四大魔尊。」

「什麼？什麼四大魔尊？」

亞松並沒有回答，他慢慢的移動，似乎想逃，卻又不知應該逃往那裡才好。

全身被白床單罩著的莫家威又道：「你快說，你快說，否則我……」

他也慢慢的移動著，白色的床單在他移動之際，週遭的床單飄了起來，情形看來更加可怖。

亞松看了，實在忍受不住。

他撲向窗口。

莫家威害怕他跳下去，因此也撲向窗口。

那知道亞松向窗外望去，他也知道那地方無路可逃，一個轉身，便與莫家威這個假鬼魂撞個滿懷。

他「嘩」的一聲叫了起來，接著，他像一支箭似的標向門處。

到了門處，他竟然懂得開門，並且竄了出去。

莫家威連忙扯下了床單，追了出去。

走廊內竟然沒有人影，他再追上前去，只聽到樓梯處有腳步聲，他只好拚命的追上去。

到了樓梯，依然看不見亞松的身影，他決定追下去，這是三樓，三步兩腳，已到了樓下。

可是，亞松比他跑得更快。

當莫家威走出了門口，只見亞松已上了一部電單車，並且發動了引擎。

莫家威衝出，叫道：「亞松，亞松。」

亞松聽了，一扭油門，電單車如疾矢離去。

一個人從醫院撲出來，叫道：「喂，喂，你為什麼偷我的電單車？」

原來那電單車是一個速遞員的，把電單車停在醫院門外，連車匙也沒有抽出，便入了醫院內，他以為只停一會，沒有人敢動他的電單車。

那知道卻遇到亞松。

莫家威衝出門口，看見他絕塵而去，當然是十分不忿，剛巧又有一輛電單車駛來。

莫家威上前，道：「警察，我徵用你的車」

那人想反對，但也來不及，因為莫家威已騎上了他的電單車，追了出去。

莫家威一駛出醫院斜路，便見到了亞松，他因為看見紅燈，而停了下來。

他懂得看交通燈，難道他回復了理智？

莫家威追近，紅燈已轉綠燈，亞松已駛出了大路，莫家威只好追上。

兩輛車在公路上追逐，但莫家威始終無法追到亞松，也許他的電單車馬力不及亞松那輛，也許他的駕車技術也沒有亞松那麼高超。

亞松是向著新界那邊而去。

一直到了青龍頭，亞松把車子駛進了那間別墅，他似乎認得了路，回到老家。

莫家威實在不知道亞松是否眞的回復了理智而借機逃離醫院，因此，當他駛近那別墅時，他並沒有把車駛入，而是泊了車子在附近，然後徒步入內，

別墅非常寂靜，一入了門，便見到亞松那輛電單車泊在門口。

整座別墅是黑沉沉的，只有二樓有燈光透出。很明顯，亞松上了二樓。

莫家威也上了二樓。

二樓是一條長廊，有幾個掩了門的房間，只有其中一個，門是敞開的。

莫家威立時走近。

只見房內，亞松望著窗外，背著門。

莫家威想入內。

亞松突然道：「你既然追到這裡，我也沒有辦法。」他並沒有轉身。

莫家威一時之間，不知如何答上。

亞松又道：「你想怎樣？你快說，我只要一個條件，你不要再纏著我。」

從他的語氣聽來，亞松仍然以為莫家威是隻鬼，他不敢轉身過來，只因為怕見那鬼魂的樣子。

莫家威不敢肯定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不過，他仍然保持那鬼聲鬼氣，道：「我要知道……」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問什麼。

「那些毒品？」想不到亞松竟然爲自己下了決定。

「是的，那些毒品。」

「你跟我來。」亞松並沒有移動，道：「我不想見你鬼魂的樣子，回復你的本來樣子。」

原來他眞是害怕白布的鬼魂樣子。

「好，我轉回我原來的樣子。」他只是如此說，因爲他根本沒有再披上白床單。

亞松慢慢的轉過身來。

「毒品呢？」

「其實我並不十分清楚，因爲上次我把毒品從海中拿出來之後，再不是經我手運回來。」

「你……你……」

「根本上，你知道一切，我騙你也沒有用，不過，我可以帶你看他們一向收藏毒品的倉庫。」

「收藏毒品的倉庫？」

亞松望著莫家威，臉上仍露恐懼的神色，他讓開了路，亞松領著他，走向另一間房間。

他推開了門，那是一間非常狹小的房間，其實，那並不是眞正的房間，而是一個貯物室。

貯物室可容一人入內。

亞松先入，莫家威跟著，原來裡面有一個大框似的門，亞松拉開了門，卻是另一個門口，有螺旋階梯向下。

亞松先下，莫家威有點猶豫，不過，到這個地步，明知是陷阱，也要跟進去。

這一道螺旋梯一直向下，只有三層樓那麼高，他們本來應是在二樓，再下兩層，應該是地窖。

突然，前面是豁然開朗。

亞松開了燈，只見一邊有很多包東西在一起，而另一邊卻像個工場的模樣。

亞松道：「這些都是最近從泰國運抵的存貨，全都在這裡了。」

莫家威道：「咦？只開了一部份？」

亞松道：「是的，而今師傅也難找。」

「師傅？什麼師傅？」

「把這些原裝的貨物，變爲零售的白粉。」他頓了一頓，道：「連毒爺也要親自開工。」

「毒爺？」

「你難道連毒爺也不知道？毒爺是我們四大魔尊中的一個，他主理毒品這一方面，鬼……鬼大哥，你是什麼事也知道的，何必考我？」

原來亞松到如今，仍然認爲莫家威是隻鬼。

莫家威心想：「既然你認爲我是鬼，那麼，我就要發揮鬼的威力。」

莫家威道：「我當然知道一切，還有那三大魔尊，他們在那裡？」

「最近這一連串的事件，你們警方使他們無法正常的抓錢，他們都怪責我……其實，我眞是冤枉的，我目的只是使他們知道，我實在是有用的人材。」

亞松似乎有點語無倫次。

莫家威道：「先說你自己，你爲四大魔尊做了這麼多事，而他們卻不重用你。」

「是的，我在四大魔尊管轄的範圍下，浮沉了這麼多年，他們一直不知道我是個有用的人材，因此，我才趁他們在非常氣憤之際，爲他們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誰非常氣憤？」

「四大魔尊！」

「他們氣憤什麼？」

「你記不得了，警方一連串的『犁庭掃穴』行動，使他們無論在黃賭毒三方面都受重大的挫折。」

「你做了什麼？」

「我向警察扔了一個炸彈。」

「是你扔的？」

「當然是！」亞松似乎有點自豪，續道：「那炸彈不只是我扔的，而且炸彈也是我做的。」

「你對四大魔尊盡忠職守。」

「說老實話，那些雙花紅棍又怎樣，他們會有我這麼大的勇氣？」

「結果你出了位？」

亞松有點頹喪道：「這次他們都知道了我，認識了我……卻認爲我累了他們。」

「怎會的？」

「因爲那天我扔了炸彈之後，有一個差佬追我，他破壞了我的計劃，他一直追來，結果，結果我把他……」

「你把他怎樣？」莫家威一直懷疑亞松是殺死他兄長的人，但一直是苦無證據。

「我把他拋入了大海。」

莫家威聽了，心中感到異常的心痛，本來，他想一躍而起，重重把這個亞松打一頓，以洩心中的憤恨，可是，而今的亞松，已是半痴呆狀態，打他一頓，也沒有什麼意義，反而應套取他的口供，以了解整件事情的眞相。

「你後來爲了避風頭，避開警方的追緝而去了泰國，對嗎？」

亞松有點詫異，道：「你什麼也知道。」不過，他隨即表示明白，道：「你是鬼，當然什麼也知道，在泰國，我遇到那個人，是在收貨當中遇到一個人，那人救了我一次」

「收貨？什麼收貨！」

「我們本來約定在泰國海岸外面的離島收貨的，那知道，他們不守信用，用機關槍掃射我，幸好我

命大，沒有給他們射死。」

「後來又怎樣？」

「我再度出現在那班人面前，他們都敬重我命大，也敬重我的勇敢，讓我把這一批貨運回來。」

「你去泰國並不完全是避風頭？」

「不是，我做了扔炸彈這事之後，以爲這四大魔尊會讚我，賞識我，那知他們認爲我沒有腦袋，只是個有勇無謀的人，爲了證明我有勇有謀，於是我去泰國，接洽這批貨物，而且要安全運回來，結果我做到了。」

「做到？你根本沒有做到。」

「也只差一些，那個警察不斷的追我，一直追到這個大本營之內。」

莫家威有點緊張，因爲這次是講到他自己，他曾追亞松來到這裡。

亞松道：「那個警察也不知『死』字怎麼寫的，他被我玩弄了一番之後，我用麻包袋把他裝了，再扔他在海裡。」

「我知，這些我都知道。」莫家威道：「我不明白一點，你爲什麼沒有把麻包袋紮實，也沒有放一塊大石入麻包袋之內，讓他永永遠遠沉在海裡？」

「我沒有，所以我才讓他有逃生的機會。」

「你倒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是的，我一向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那我要感激你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亞松問。

「因爲追你的是我，而你沒有把我浸死。」

亞松本來是十分畏縮的，不敢面對而與莫家威說話，但聽到莫家威這話之後，他慢慢的回轉身來。

他仍然不敢正視莫家威，你有點囁嚅的道：「你……你沒有死？」

「沒有，當然沒有。」莫家威有點得意地道。

亞松抬起頭來，望著莫家威道：「你沒有死！」他再重覆這話。

莫家威不明白亞松這話的意思，道：「沒有。」

「不！」莫家威這時才知道，亞松一直非常害怕自己，那是因爲他認定自己是一隻鬼，但而今卻由自己親口的證實了不是，他還用害怕什麼？

「你騙我！」亞松的眼神變得凌厲，整個人也挺起了胸膛，一時之間，似變了另一個人一般模樣。

「我沒有騙你，你殺得人多，心裡滿是鬼。」

亞松道：「老友，你救過我，我也報答過你，那麼，我們的恩怨已全都抵銷了。」

「不，你殺了我哥哥，我也要報仇。」

「你哥哥？」

「你已把他沉屍海底。」

「好，冤有頭，債有主，你來吧！」

莫家威也不多言，撲向亞松，亞松也不閃避，硬接了莫家威這一招，兩人同時倒地，在地上翻滾。

莫家威身形雖比亞松大得多，但如對打，莫家威未必是亞松的對手，但近身肉搏，卻是莫家威佔了上風。

不過，亞松是不顧性命的打法，一時之間，又使莫家威難以招架。

亞松一直想甩開莫家威，以便他可以施展拳腳，不過，莫家威也知道，只有這樣死命壓著他，自己才有取勝之道，兩人一直在地上翻滾。

這地窖有足夠的地方讓他們翻滾。

他們一直左右前後的滾動，過了一會，他們兩人齊齊滾向那邊毒品儲藏的地方。

一包一包用草蓆做成的大袋高疊著，這草包，每袋足有百多斤，忽然，亞松用力一甩，竟然把莫家威甩開了，莫家威的身體不由自主的撞向那些草袋。

嘩啦，嘩啦……那些草袋都塌了下來。

那些草袋像骨牌般塌了下來，莫家威因爲靠近草袋的底邊，反而沒有被草包壓著，但亞松在另一邊，卻結結實實地被幾包草包壓著。

莫家威從草包中走了出來，看不到亞松的蹤跡，便叫道：「亞松，亞松。」

亞松發出呻吟的聲音。

莫家威循著呻吟的聲音，用力拉開一些草包，只見亞松被幾包草包壓著，動彈不得。

亞松全身被壓著，叫道：「快……快救我。」

莫家威道：「你運來這些毒品害人，而今你未害到其他的人反害了自己。」

「快…… 快………… 痛 死我……」

莫家威道：「你要我救你也可以，你先告訴我，四大魔尊在那裡？」

「他們……他們出去談生意。」

「生意？又是那些黃賭毒的生意？」

「是的，而今…… 百業蕭條……你們……警方太厲害了，他們……本是四大魔尊，也要親自出馬。」

「他們在那裡？」

「我不知道。」

莫家威上前，用腳踢動在上面的草包，幾個草包搖動，壓在亞松身上的草包也同時動了，壓得他更是透不過氣來。

「他們會回來嗎？」

「會的，他們一回來，你也沒命。」

「我沒命！」莫家威又多踢了幾下。

草包又再搖動，壓得他大叫起來。

「這屋子裡有很多機關？」莫家威問。

亞松並沒有回答。

莫家威又再問道：「你告訴我，我可以在法官處爲你求情。」

亞松依然沒有回答，而那堆草包也沒有動，看來他連掙扎也乏力了。

莫家威走近，只見在草包堆中的亞松臉如紙白，早已抵受不住草包的壓力而暈了過去。

莫家威急急的上了那螺旋梯，回到二樓，其中一間房內有電話，他先撥了一個電話回警署。

然後，他開始搜索這大屋。

這大屋果然是有很多裝置，在頂樓一間房間之內，他發現了一個看來似控制中心的地方。

那張大書桌的下面，有六部閉路電視監視屋外情形，莫家威早已知道，外面有很多監察器，原來這些監察器都由這控制中心控制，屋外的情形，坐在這裡，可以一眼看去便知道。

電視機的旁邊，還有很多儀錶，也有很多電鈕，不知道是控制什麼。

其中有幾個電鈕是紅色的，原來這幾個電鈕最爲重要，莫家威不敢稍動。

另外還有一排電鈕。

他試開了其中一個，只聽到外面傳來一些聲音，原來這是一個可以聽到外間聲音的電視。

他又再試按其他一些電鈕，好像都是控制外面的，對屋內似沒有什麼關連。

忽然，他又試一試那些紅色的電鈕，如果這掣是控制屋內的話，那對活捉四大魔尊定有幫助。

不過，自己身在屋內，卻是非常危險。

他最後決定試一下。

當他一按下，外面便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他急忙按那些電視監察器，只見其中一個螢光幕上，出現了最右邊的屋角，並有濃煙升起。

看來這些紅色按鈕，可能是用來毀滅這屋的電鈕，他不敢再碰這些按鈕，說不定一按下去，整座樓宇也被炸毀，他一定要捉到這罪魁禍首的四大魔尊。

忽然，他又聽到了一些汽車的聲音，他再看另外一個螢光幕，只見一輛大房車，正向這屋的方向而來。

莫家威立時緊張起來，難道這輛大房車，正載著四大魔尊回來？

楊吉兆探長雖然接到了自己的消息，但沒有這麼快便來到，對付這四大魔尊只有自己一人。

他立刻到其他地方搜索，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武器，可以暫時抵擋著他們。

出乎意料之外，這屋之內，連一支玩具槍也沒有，他實在不知道如何對付這個四大魔頭。

忽然，他又聽到了一陣狗吠聲。

從螢幕看去，只見本來是守衛著這屋的八隻狗，都湧向「四大魔尊」的汽車。

莫家威一早已覺奇怪，爲什麼他一直沒有被這些惡狗纏住，難道這些狗都走了或是死了？

但回心一想，他立時明白。

莫家威是追蹤著亞松而來的，他一來到這屋，已上了樓上，那些犬早有了亞松的打發，因此才沒有來纏他，如果讓這些狗纏上，也是一大麻煩。

「四大魔尊」很少同坐一輛車，一來是害怕有意外，二來是他們各有車輛。

今日一同坐車回來，因爲他們心中是忐忑不安，因爲爲了應付手下的拆家，他們實在費了不少唇舌，而且這一大羣的拆家，似乎對他們開始有些不信任。

「毒爺」當然是主角。

他努力的向那些拆家解釋，他們有足夠的貨物，只是未有適當的人選去加工和加以發行零售，可是，那些拆家因太急於要貨，而對他有貨之說，不大相信。

雖然其他三大魔尊也幫忙，但事實終是事實，他們還未能及時提供現貨給他們。

「毒爺」在這行裡，已有了幾十年的聲名，這樣給人懷疑，眞是令他難以下台，最後，他一口向所有拆家應承，在三數天之內，一定有大量「白粉」供應。

三位魔尊都爲他擔心，一來是警方的行動，是外弛內張，一直在抓緊機會在釘死他們，二來他們有的是生貨，並沒有人可以把生貨加工成熟料。

當他們坐著同一部車回來的時候，三大魔尊已不斷的問毒爺：「你究竟有什麼把握？」

「毒爺」道：「我親自出馬。」

三大魔尊聽了，都十分詫異。

「毒爺」道：「我們幾十年來，那一樣東西不是自己做？而今有貨在，你們也要幫手，只要我這一方

面弄妥了，你們那些錢，還不是手到拿來？」

「不過，我們已沒有做這些工作，屈指一數也有十多年了，你還可以？」

「我毒爺仍是寶刀未老。」

三大魔尊雖然仍有些懷疑，不過，想起幾十年前，他們也是由小流氓做起，做到如今是「黃賭毒」三界的大阿哥，他們有什麼風浪沒有見過。

最麻煩的是那個有勇無謀的亞松，他爲了搏「出位」之事，令到他們一切受制於警方，半步也走不動。

本來他們可以一搏，但如果稍有差池，幾十年的基業，便會完結，亞松可以肆無忌憚的搏出位，但他們卻不能，他們不能冒險。

不過，那些白粉拆家羣情洶湧，事情已迫在眉睫，「毒爺」才決定挺身而出。

當他們的汽車駛近別墅的時候，他們都已覺有些不妥的地方，尤其是向海那一邊，屋角處似有些輕煙升起，但從公路上看去，角度不大好，他們還以爲是屋內有人煮食，才有輕煙冒出。

當汽車入了屋內，那羣狗已經湧上。

「毒爺」道：「不對！」

那些狗似乎並不是歡迎主人那麼簡單，而是帶有一些煩躁的跡象。

「黃爺」道：「你看，亞松的電單車……」

「賭爺」也道：「還有另一輛。」

「天！他又弄了一些什麼花樣？」

「毒爺」道：「快上車，我們要離開這裡。」

當他發動了汽車的引擎，想向後出去大門時，那大門的鐵閘已自動關上。

「毒爺」道：「糟！」

其餘三人也叫道：「衝出去！」

毒爺正想猛踏油門，但不遠之處已傳來警車的聲音，他在這一刻稍爲猶豫一下，大鐵門已完全關上。

這大鐵門是他們設計製造的，他們當然都知道，這大汽車並沒有把握可以把鐵閘衝破。

「已有人入了屋內。」

「亞松那傢伙又惹來了麻煩。」

毒爺從汽車車頭那個儲物小框內出了一個小型的電視出來，道：「好，我們炸平了這屋才走！」

他開了這小電視。

原來這小電視可以接收屋內發出的電波，因此，他們可以看到屋內的情形。

他們一按掣，便看到那個控制房間。

莫家威正坐在那控制室的前面。

「咦，這傢伙不是已死了？」

賭爺道：「再看屋內其他部份。」

毒爺按了一下按鈕，他們立時可以看到屋內其他幾個重要的地方。

「爲什麼亞松不在？」

「沒有可能，假如沒有亞松帶路，他沒有本領入內。」

「亞松怎會帶這傢伙回來？」

「亞松近日好像撞了邪，可能是被他所騙了，以爲可以抓著這個警探，又建一功。」

「亞松已是走火入魔了，再殺一個警察，看來我們再沒有站的地方。」

突然，毒爺叫道：「地窖也給搗亂了，你們看！」只見地窖之內，貨物塌下，非常混亂。

「看！」他們都小心細看。

「這一定是亞松，他被這些貨物壓死了。」

「亞松已死，那麼，屋內只有這傢伙，我們還有很大的機會。」

「什麼機會？」

「我們還有機會保存這屋宇，也可以保存我們的貨物……」

「怎樣？殺進去？」

「對，不過並不是由我們殺進去，而是先由這些狗殺進去，抓了這個警探作人質，我們仍大有機會，黃爺，你去後面準備船。」

黃爺點頭，已向屋後而去。

賭爺道：「我去開門，放狗上去，你們掩護我。」

他竄了下車，向一道橫門而去，很快便開了橫門，並命令那些狗上去。

那些狗一窩蜂的湧上樓上。

莫家威坐在控制房間之內，本來想以控制這屋內的一切，與這「四大魔尊」來談判，可是，他想也沒有想到，他還沒有開口，那些狗已湧了上來。

那些狗十分機靈，牠們來到控制室門前，並沒有衝進去，只是在門口發出低沉的吼叫聲。

這聲音實在足以令莫家威全身發痳，因爲他向來極怕狗。

他又沒有什麼武器來對付這些狗，如果牠們撲進來，大有可能把他五馬分屍。

他一時情急，拿起了一個杯，向著門外那些狗擲去，這一擲反而露出了他的大弱點。

那些狗十分聰明，發覺敵人只是擲了一樣東西出來，再沒有其他東西，因此，等了一下，便狂吠一聲，差不多八隻狗一齊攻上。

莫家威見狗影一動，人已站上了凳上。

說時遲，那時快，狗已紛紛撲

上。

莫家威無從選擇，聳身一躍，竟撲上了大房間中央的那吊燈之上。

這吊燈安裝得十分堅固，可以把莫家威承托起。

那些狗都想撲起，可惜牠們沒有能力撲得那麼高，撲了幾下，有些狗十分聰明，竟然上了那個控制檯，利用檯的高度，協助牠們撲上去。

當狗一上了控制檯，禍事便立即來了。

在屋外看小電視的毒爺也知禍事來了，他狂叫：「快下來！快下來！」

可是，他怎樣喊也沒用。

那些狗爲了撲向莫家威，都一隻一隻上了控制檯，而牠們的腳便不經意地踏在那些紅色的電鈕之上。

這些電鈕都有破壞性，本來預防一旦遇到外面有人圍攻，可以用來自毀，與敵人同歸於盡。

莫家威本來也是想利用這些電鈕與四大魔尊談判，威脅他們，拖延時間，好讓楊吉兆探長大軍來到，把「四大魔尊」一網成擒。

可是，這一羣狗上來，他完全沒有控制那些電鈕的機會。

這屋開始爆炸。

首先東南角那一邊，「轟隆」的一聲，整邊屋角下陷，接著是西邊，又是整個屋角塌了下來。

爆作停了一會，因爲那些狗一時之間仍未撲到莫家威，也沒有再踏上那控制檯。

莫家威當時心中十分害怕，他害怕那些狗踏中其中一個控制這控制室的電鈕的話，那麼，整間控制室便會爆炸，自己的性命也難保。

在汽車內的三大魔尊知道，形勢已是大大不妙，因爲那些狗在內，一切都不受控制。

賭爺道：「走吧！」

毒爺道：「不，我那些貨物……」

「你還想那些東西？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毒爺還有一些猶豫，但外面已傳來一陣陣更響的警車聲，他們不再趁早離開，再無機會。

兩個魔尊一人一手拉著毒爺，向屋後竄去。

楊吉兆探長已領著兩大車藍帽子前來。

他們來到門前，見到兩處屋角下陷，並且有爆炸的氣味，一時之間，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

楊吉兆探長道：「照理莫家威仍在屋內，我們不能這樣便衝入內。」

陸小冬一下車，三步兩腳，來到那輛大房車前，她探頭一望，車內已無人，只有一個小電視機，而電視機仍有畫面出現。

她叫道：「郭宏，快來！」

郭宏走近，陸小冬無意按了其中一個掣，畫面竟出現了莫家威在吊燈之上，羣狗在下面或伏或躍。

兩人看見他的狼狽情形，忍不住笑了起來。

郭宏道：「探長，莫家威在這裡。」

探長走近，看到螢光幕上的莫家威也笑了起來，道：「看來這小電視可以看到屋內的情形。」

陸小冬再按了那電掣，果然可以看到屋內其他地方的情形。

郭宏道：「沒有其他人，我們可以攻入。」

陸小冬道：「你以爲那些狗的攻擊性比人差？」

探長道：「我們先用催淚彈，你們戴防毒面罩，入內救了莫家威再說。」

兩人迅速的戴上了防毒面罩，而探長也下令發射催淚彈入內。

三大魔尊早已奔向屋後面，原來他們還有最後一條逃生之路。

黃爺已在石灘一處隱蔽的地方，拖出了一隻小艇，並且開動了引擎。

黃爺見三人來，叫道：「快上船！這高速馬達，仍可以帶我們逃出去。」

賭爺先上船，接著是毒爺，不過，三人上了小艇之後，似乎已有過重的現象。

不過，白爺不再理會，也上了船。小艇實在有點不勝負荷，不過，黃爺依然把引擎開動，向大海而去。

這麼多年來，他們都成功地當上了獨當一面的大魔尊，而身體也像他們名氣一樣，越來越大，當初設計這小艇並沒有想到要載這四大漢子的，因此，雖是高速引擎，小艇仍然是緩緩的前進。

恰巧那時海面有一艘中型的釣艇經過，這釣艇是租給那些釣友用的，可以載五六人以上。

黃爺揚手叫道：「艇家！艇家！」

那艇家把艇駛近。

「快載我們出去，你要多少也可以。」

莫家威道：「我們讓他們走？」

楊吉兆探長道：「當然不會。」

「我們還不追？」

「不用，你哥哥是被他們屍沉海底的，他們也應該在海上被捕，以慰令兄在天之靈。」

那釣艇慢慢離開，不一會，一隻水警輪出現，釣艇駛近水警輪，把四大魔尊交了給船上的水警。

但願莫家勇看見這一幕在天上微笑。（全文完）

銀劍金七傳奇故事之一／文・龍飛　圖・石可

銀劍玉女

心切妻仇

這一日，正是「春風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的寒食節日，眞個春山如笑，大地一遍茵葱，但邊塞西北，却仍雪窖冰天！

破曉時分，在出嘉峪關去迪化的官道上，有一個鬚髮結了冰霜，身材魁梧的壯漢，背個大背包，在吐氣成霧的奇寒雪地裡，拖着疲憊的脚步，蹣跚向着西北方向行走，觀神情，一定是個長途跋涉者。

「呱……呱……」是個小娃兒的哭聲，聽哭聲還是襁褓兒。

怪！那裡來的襁褓兒？一望無涯，皚皚白雪與長天一色，除了壯漢，不見第二個行人。

在小娃兒「呱呱」連聲中，只見壯漢煞住前奔之勢，反手一掌拍向背上背包，罵道：「小王八羔子，再哭，揍死你！」

原來壯漢背上背包裝的是個襁褓小娃兒，一個男子漢，千里迢迢背個襁褓中的小娃兒眞是罕見。

打罵却不能制止小娃兒的啼哭，壯漢一狠心，咬破左手中指頭，以血當奶，伸向頸後，塞進娃兒口中，這比打罵有效，小娃兒不哭了。

壯漢罵道：「小王八羔子，現在吸我血，二十年後老子要十倍百倍找回。」

交換禪功

突然遠處傳來了馬蹄篤篤聲，壯漢一怔，把話頓住，凝神循馬蹄聲望去，見是一行三騎奔馳如電。

馬蹄聲就像敲打在他的心坎上，一陣緊似一陣，他像做賊心虛，緊張得有些忙亂。

馬蹄聲漸近。

壯漢身形一閃，伏向左後一個突起的雪坡後面。

一瞬間，三騎已飛馳到了壯漢左近，似乎發現了可疑之處，勒馬停蹄，不住向四下打量，俄頃，其中一人道：「四師弟、五師弟，我看我們怕是白跑了。」

馬上另一個人道：「怎見得？」

那人道：「他闖了大禍，怎敢回原籍，一定是遠走他鄉了，不然，一路搜來，怎麼不見一點蛛絲馬跡可尋。」

另一人道：「背師叛道的東西，非宰掉不可，三師兄，你說他不會回原籍，小弟不敢苟同。」

三師兄道：「五師弟的看法呢？」

五師弟道：「裘英雖是憨直維吾爾族人，但其詭詐却像隻狐狸，他一定看準別人不疑他回籍這個空隙，逃向原籍。」

這一行三騎，正是壯漢的同門師兄弟，壯漢是老二「撼岳掌」裘英，一行三人是老三「霹靂火」刁九泉，老四武家齊、老五孔翔。老四老五出道較晚，尚未在江湖闖出個萬兒。

同室干戈，智者不爲，老三刁九泉奉師命，率領兩位師弟追殺二師兄裘英，是師命難違，孔翔的一番話，使他左右爲難。暗忖：「裘英的武功奇特，雖同門學藝，並沒摸清他的路數，若不能一舉擺平他，這個仇就結大了，他如非萬不得已，何致背師叛道，其中必有隱情，五師弟眞是個初生之犢不怕虎。」

他暗忖至此，突然靈機一動，道：「五師弟的看法也有道理，可是，前面就是『星星峽』，我們不能違反武林公約，侵入塞外。」

老五孔翔似乎最不滿老二裘英，忿道：「咱們臉上並沒有刺着武林兩字，和普通客人有什麼分別，怕什麼？難道合我們三人之力就擺不平那個背師叛道的裘英！」

突然一聲「呱」的小兒哭聲，吸引了三人的視聽，齊齊一愣，落馬四望。

三人一愣之瞬，丈外雪堆後，閃現出一個壯漢，邁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三人，戟指孔翔道：「孔翔，你眞有種，來，我撼岳掌裘英等着你擺平。」一頓，閃目一掃刁九泉和武家齊，道：「兩位是不是一起上？」

武家齊脫口道：「二師兄！」

孔翔截口道：「你怎麼還稱他二師兄，難道你忘了他已被師父逐出門牆！」

「孔翔講得對，否則，我要殺你們就難以下毒手。」撼岳掌裘英冷哼了一聲：「廢話少說，亮出你們的傢伙吧！」

孔翔搶先出手，左掌右劍凌厲無比雙管齊下。

裘英藝高人膽大，不退反進，左手曲指向刺來劍尖上抓去，右手撼岳掌吸字訣卸去對方掌勁，五指箕張扣向孔翔腕脈。

孔翔大驚，忙撤劍暴退，老三老四在一旁揑了一把汗。

同門學藝，沒動手就知道老五不是老二的對手，三人同道而來，同受師命，自然不能隔岸觀火，老三更是有責任維護老五。只見他在裘英逼攻老五之際，揮手一式「圍魏救趙」，雙掌提聚了九成功勁，拍向裘英左側，眞是力逾萬鈞。

裘英頓覺勁風襲體，一旋身，單掌疾迎，「砰」的一聲大震，老三刁九泉被震出五步，看得旁立的老四武家齊心裡一陣忐忑，再也不能袖手了。

在老三刁九泉暴退之頃，老四武家齊也閃身加入戰圈，劈山斧挾着十成功力劈向裘英的右肩。

裘英深知老四武家齊頗有蠻力，不敢硬架，身形向左一閃避過，在這同時，老五搶攻而上，使出十二成勁力隔空猛推出一掌。

裘英最恨的是老五孔翔，早動殺機，撼岳掌使出十成功勁，硬接一掌。

轟隆一聲巨響聲中，雪花四濺，兩人同時被震倒退，裘英退了三步，孔翔倒退一丈有餘，口角溢血，栽倒地上。

在裘英倒退之際，刁九泉、武家齊一劍一斧有如泰山壓頂，向他夾攻而至，他想出招接下，已是遲了一步，情急智生，一矮身斜射了出去。

裘英斜射而去的同時，突聞身後暴起一聲金鐵交鳴聲響，原來刁九泉、武家齊的兵器不會傷及裘英，却是互相碰擊，劍斷斧缺。

停身丈外的裘英爆出一陣狂笑，笑止喝道：「你們兩人一再向我偷襲，我念以往的情誼份上，不予計較，如不知難而退，我可要……」

來路方向又响起了馬蹄之聲，打斷了他沒完之話，刁九泉聞蹄聲精神一振，道：「我看你還是束手待斃的好，吾師兄弟念在往日情份，算你是自首，師父到來，也許會從輕發落，給你個全屍。」

裘英已動殺機，虎吼一聲，道：「一派胡言，看掌！」

話聲中，一閃身已到刁九泉、武家齊面前，施展出他成名「撼岳掌」中一式「奪命斷魂」，雙掌齊出，分襲兩人。

同門學藝，刁九泉、武家齊都深知「奪命斷魂」這一式的厲害，忙不約而同地閃退避過。

裘英卸勁收掌道：「怎麼？陝北趙家堡的高足，都是縮頭龜？」

陡地人聲示警：「小心身後暗青子！」聲音甚是蒼老。

裘英聞聲回頭，耳際已响起暗器擦肩而過，破空之聲，不由暗叫一聲：「好險！」

施暗算之人，正是被裘英掌震內腑受傷的孔翔。

裘英邊邁向孔翔邊切齒的道：「下三流的無耻東西，找死！」

說着，右掌已蓄勢待發，孔翔內傷不輕，已無再戰能力，却也夠好漢，罵道：「狗東西，你儘管施殺手，血債血償，惡人自有惡報，你等着瞧吧！」

閃避後的刁九泉、武家齊，距孔翔停立處更遠，就是想搶救施援手，已是鞭長莫及。

正當裘英運掌待發，孔翔閉目等死之際，先前示警的老者發話止道：「不可，不可乘人之危，他已內傷不輕。」

裘英聞聲收掌卸勁，這才留心到兩次暗中指點之人是講維吾爾族語。他雖是維吾爾族，但少小離家，已不能復講維吾爾本族語言，只是還能聽懂，遂用漢語回答：「老前輩，指點之言極是，不過，敵衆我寡，且後有追兵，我不殺人，人必殺我，在下愚見，去掉一個，就增加了一份生機的安全感。」

暗中蒼老聲音道：「情屬師兄弟，不可如此，至於追兵，老夫會阻止的，聽話，趕緊趕進星星峽就無虞了。」

人不親語言親，裘英恭應道：「晚輩遵命，請教老前輩怎麼稱呼？日後也好圖報。」

暗中那蒼老聲音道：「不必多問。」

話聲中由近而遠，裘英聞聲辨向，知道相助之人是去阻追兵了，他目光一掃刁九泉三個師兄弟一眼，飛身向星星峽方向電射而去。

待裘英走遠，三人這才收回視綫，老三老四走向受傷的老五，老三關心的道：「五師弟，傷勢怎樣？」遂自懷中掏出個小瓶，倒出了兩粒白色的藥丸遞向老五道：「服下這兩粒養命丸止住傷勢。」

孔翔一抬手將養命丸打落在地上，惡聲道：「你不必貓哭耗子假慈悲，分明是你有意放縱裘英逃走的。」

刁九泉不禁一愣，道：「五師弟，你怎麼說這種話，一切經過，你都參與，並且目睹，怎麼說是愚兄放縱他逃走？」

孔翔道：「你是說我們打不過他？」

刁九泉道：「他的武功除大師兄掌劍雙絕凌化一，你我無一人能望其項背。」

孔翔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刁九泉道：「愚兄洗耳恭聽。」

孔翔道：「你在裝糊塗。」

武家齊看不過眼，接口道：「五師弟，你不可用這種態度。」

孔翔截口道：「你們都是一丘之貉，狠狽爲奸。」

武家齊無名火起三千丈，正要發作，刁九泉攔住道：「四師弟，忍耐一點，他總得說出個理由來。」

在兩位師兄等着回答的情形下，孔翔不能不說了，道：「我不信合我三人之力以死相拚，就擺不平他，即使不能，你霹靂手這個字號，就是虛有其名！」

刁九泉恍然大悟，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指的是愚兄沒用霹靂彈把裘英炸成肉醬，你可忘了，我投鼠忌器，英雄無用武之地呀！」

孔翔一楞，道：「三師兄請說得明白點。」

武家齊接道：「你難道忘了臨上道時師父囑咐之言，要搶回小的殺掉老的，霹靂彈可沒有長眼睛炸死老的留活小的。」

孔翔這才憶起，忙跪向刁九泉賠罪，刁九泉出手托住其下跪之勢，孔翔內傷不輕，被托亦搖搖欲倒，武家齊搶步扶住。於是師兄弟前嫌盡釋，侍候孔翔服下養命丸，復又輸內力爲孔翔除傷毒，在孔翔行動自如後，這才跨馬回堡覆命。

與三師兄弟背道而馳的撼岳掌裘英，跨過星星峽後，心裡一寬，又回復了蹣跚步伐，他雖是武功高强，也難耐長途跋涉之苦，前路遙遙眞夠他受。

走着走着，陡覺背後勁風襲體，他本能閃身回頭，瞥見白影一閃晃間，一股陰森寒冷如山掌風，擦肩而過，迅急無以復加，毫無戒備的裘英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好在他應變經驗豐富，驚駭之間不忘還擊，吐氣間推出一掌，這一掌雄渾已極。

白影功力不弱，輕飄飄一閃，他已閃到了裘英身後。

裘英知遇勁敵，不敢怠慢，忙施展「七巧連環步」飄了開去。這才看清，白影是個銀鬚老頭兒，忙說道：「在下跟尊駕面生得很，因何偷襲，請說因由。」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印證你中原所學，再接老夫一掌。」

那有如此不講理的人，裘英性烈如火，那會吃這一套，撼岳掌提聚了十成功力，不閃不避，硬接一掌，對掌之下，現出高低了，裘英被震飛一丈開外，銀鬚老者穩若山嶽，身形屹立沒動分毫半步。

銀鬚老者笑道：「只有這點功夫，差得遠。」

裘英被摔得七葷八素，搖晃了幾晃才站穩身形，暗忖：「這下子完了。」忙運氣一試，怪！一點也不覺得有何內外傷，可是，他並不去細想何以被扔出一丈開外而沒有受傷，還逞狠要再戰，使出看家本領「湧血神功」，欺身而進，隔空待向銀鬚老者狠狠推出。

銀鬚老者一怔，不待裘英掌勁發出，已先一步出指疾點了裘英的痲穴，相距五步，不見銀鬚老者是如何近身出手的。裘英栽得不明不白，但仍心存不服，罵道：「糟老頭兒，你是使的什麼邪術？」

銀鬚老者沒答裘英的問話，慈祥的一笑道：「武功一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不知道的多看學步的小兒怎懂得跑！小子，你在那裡學會邪門外道的皮毛湧血神功，這對一個學武的人，是喪鐘，你知不知道？」

裘英冷哼一聲，道：「我却不信。」

銀鬚老者道：「血是生命的泉源，而且湧血功湧的是肺腑之血，凡學湧血功的無不短壽。」

裘英冷笑道：「短壽的多着呢，太長壽，豈不成了老而不死是爲賊也！」

這話無疑是指桑罵槐，暗罵老者。

銀鬚老者不怒反讚道：「這話說得對，但閻王爺不要命，死也死不了，想不到你小子倒看透了人生了。」

這段話好聽不好受，裘英臉一紅，道：「少說廢話，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銀鬚老者臉色一沉，道：「不識好歹的東西，老夫本不該阻止追兵救你，殺剮不殺剮老夫自會定奪，不用你小子操心。」

裘英道：「原來老前輩就是剛才示警施援手代退兵的恩人，敢問尊駕是……」

銀鬚老者身份已明，不再說漢語，回復維吾爾族語冷冷道：「老夫姓名早忘，也談不上恩，拿來！」

裘英莫明所以詫道：「拿什麼來？」

銀鬚老者一面冷霜，道：「把你偷盜你師父的『掌劍秘笈』交給老夫。」

裘英一怔，暗忖：「這老傢伙怎知我盜了師父的掌劍秘笈，如不承認，萬一被老傢伙搜身發現了豈不更加難堪？嗯，我自有道理。」瞬即鎮定的道：「你也看中了掌劍秘笈，那豈不是以盜易盜？」他竟把「暴」字改成諧音的「盜」字。

銀鬚老者道：「原來傳言不虛，果然是個小偷兒，做賊不知悔改，還敢罵老夫以盜易盜，告訴你，老夫站在維吾爾武林前輩的立場，今天要整頓家規，教訓教訓你。」

裘英不怕的道：「不要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銀鬚老者道：「待宰羔羊還有條件？說吧！」

裘英道：「老頭兒，你總不能殺一個被制穴道毫無抵抗的人而自失身份吧！有種的，解開小爺被制穴道，咱們放手一搏。」

銀鬚老者長笑道：「小子，你若再不敵呢？」

裘英大聲道：「强存弱亡，我若敗在你手，不獨掌劍秘笈，一切悉隨尊便。」

「好個硬漢子。」銀鬚老者出手解了裘英被制穴道，邊道：「你且一面活動筋骨，一邊聽老夫把話交代予你，讓你死得明白。」

裘英如言開始活動筋骨，銀鬚老者才又道：「你小子背師叛道，或有隱情，老夫可以不管，唯獨你偷別人的東西，那是罪該萬死！你是維吾爾族人，應該聽說過『葡萄溝』的故事，凡是途經葡萄溝的人，葡萄架上垂吊的葡萄，可以儘吃個飽沒有人干涉，但帶走一粒葡萄如被發覺，就得被打倒至死，在中原偷竊也許是小事，在我們維吾爾却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裘英强詞奪理的截口道：「我並沒有偷你們的葡萄。」

銀鬚老者笑道：「好個强詞奪理的小子，這就能脫罪了？」

裘英冷笑道：「什麼罪不罪，弱肉强食，老話一句，以盜易盜。」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你的道理眞不少，强硬得可以，老夫欣賞你這份硬性子，告訴你，不是你想的以盜易盜，是會替你送還趙中宇的。」

裘英一怔，道：「你認識家師？」

銀鬚老者道：「美劍客趙中宇跟老夫有一面之緣，小子，他見老夫還尊我爲老前輩，怎調教出你這麼個狂妄的徒弟？」

裘英似乎已醒悟非銀鬚老者對手，低下頭去長嘆一聲，自言自語道：「學不到掌劍秘笈所載武功，我就打不過他，血海深仇也就永無清算之日了。」

銀鬚老者問：「你打不過誰？」

裘英道：「掌劍凌化一，此人老前輩可知道？」

銀鬚老者道：「有個耳聞，陝北趙家堡堡主美劍客的高足，小子，跟你是同門呀！」

裘英道：「是晚輩的大師兄，可是……」

銀鬚老者是個急性子，追問道：「可是什麼？怎不往下說？」

裘英長噓一口氣道：「不說也罷，說出來有損家師清譽，晚輩的面子也無光。」

銀鬚老者道：「小子，你在賣什麼關子，是怕老夫洩漏出去？」

裘英道：「晚輩犯在老前輩的手，死而無怨，怕的是死無對証，老前輩謂晚輩說瞎話。」

銀鬚老者道：「老夫明白了。」

裘英道：「老前輩明白何來？」

銀鬚老者道：「你在編造故事，騙取老夫的同情憐憫不殺你？」

裘英憤怒道：「我姓裘的是一條硬漢子，寧折不屈，早把生死置諸度外，何須編造同情憐憫，再說，放手一搏，鹿死誰手，還是未定，請老前輩不要把話說在頭裡。」

銀鬚老者性情古怪，不以爲忤反而笑道：「老夫聽你的，講下去。」

「呱……呱……」背上的小娃兒又在哭，裘英顧不得追述，如法炮製咬破左手中指頭，塞進小兒咀中。

看在銀鬚老者眼中，對裘英頓生欣澤，問道：「背上小娃兒是你骨肉？」

裘英道：「是犬子，太可憐，不到半歲大就失去了親娘。」

銀鬚老者道：「想必你所謂的血海深仇，就是指的……」

裘英點點頭，說道：「正是，孩子的娘死得好苦，兇手强姦不遂下毒手殺人滅口。」

銀鬚老者疑信參半的道：「聽你之言，難道跟掌劍雙絕凌化一有關？」

裘英强忍着悲淚，切齒道：「就是凌化一這個惡魔幹的。」

銀鬚老者同情道：「人面獸心，該殺該殺！」略一頓，又道：「傳聞掌劍雙絕凌化一是中原武林年輕一代的俊彥新秀，何致……」

裘英接口道：「勿怪老前輩存疑，連家師也不信是凌化一這個禽獸幹的。」

銀鬚老者若有所悟的道：「敢情你小子背了黑鍋。」

裘英眉宇間頓呈現開朗，似得知音的道：「正是如此，晚輩自問自省以往跟他無仇無怨，不知因何殺妻還嫁禍。」

銀鬚老者道：「能否說得更詳細些？」

裘英仰首望了一下天空，道：「說來話長，看天色要變，何妨覓一處可避風雪容晚輩詳陳始末？」

銀鬚老者道：「也好，隨老夫來。」說罷帶動裘英身形如飛的向西北方向電射而去。

裘英只覺身輕似絮，一躍千丈不費吹灰之力，輕功不弱的他，不禁暗佩銀鬚老者的登峯造詣輕功而咋舌不已。

盞茶時間過去，才見不遠有一泥築的小矮屋，銀鬚老者煞住前衝之勢，指着小矮屋道：「那就是專供來往客商路過行人的打尖客店，你小子準餓了，小店有可口的煎餅糕，先塡飽肚子等會兒做個飽鬼。」

裘英心中暗忖：「老小子倒是小店熟客，連有什麼好吃的都摸清了，不像是路過，可能是本地人氏。」暗忖至此，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問道：「老前輩，晚輩想打聽一位武林高人？」

銀鬚老者道：「那位武林高人？」

裘英道：「美髯閻君閻世罕。」

銀鬚老者聞罷一怔，道：「你認識此老？」

裘英察言觀色，估量銀鬚老者可能就是美髯閻君閻世罕，奉承道：「晚輩仰慕已久，惜無一面之緣！」

銀鬚老者道：「你可聽說過此老的爲人？」

裘英不假思索的道：「亦正亦邪，隨心所欲，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銀鬚老者皺了一下眉道：「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也值得你仰慕？」

裘英感嘆道：「是的，雖是殺人的魔王，殺人無算，但沒聽說有一次殺人是因私仇殺，一個人做到忘私境地，能說他是一個壞人？」

銀鬚老者沉吟有頃道：「殺人無算，總難免會有殺錯的吧！」

裘英道：「老前輩，你可曾聽說過老天爺降旱災或者水災到一地域只降及壞人不降及好人，美髯閻君閻世罕老前輩只是嫉惡如仇操之過急罷了，以晚輩愚見，閻老前輩算得上是爲武林造福。」

說着已抵小店門首，銀鬚老者向店東招呼：「王掌櫃，老夫替你帶來主顧了。」邊說邊漫步進了小店，裘英尾隨後跟進。

叫他掌柜是客套話，其實他是雜務的總管才是眞。

王掌柜一推厚布擋風簾從橱下走了出來，躬着身子，道：「老爺子，你來了，請坐，用點什麼？」邊說邊拿出茶壺來，酌滿了兩杯，雙手分送兩人面前來。凝望着裘英一眼，又道：「客官要不要喝一杯暖暖身子。」

掌櫃的看似老邁龍鍾，但是目光如炬，裘英一照面就看出是位高手，道：「請先來一盤寶號馳名煎餅吧！」

敢情他已飢餓極了。

掌櫃的欠身道：「客官說笑了，老漢這就去端來。」望向銀鬚老者又道：「老爺子，你呢？」

銀鬚老者笑答道：「外甥打燈籠——照舅。」

裘英接口道：「來個雙份。」

銀鬚老者失笑道：「你請客？」

裘英似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潛在意識，諧笑道：「老前輩不是要晚輩做個飽鬼嗎，那只好破費了！」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有這份置生死度外膽氣，難得難得。」略頓又道：「你小子剛才把美髯閻君推崇到了天上，敢情你以爲老夫就閻世罕？」

裘英肯定的道：「絕對不是。」

銀鬚老者淡笑道：「因何說得如此肯定，老夫不也是美髯公？」

裘英道：「恕晚輩放肆再說一句，絕對不是。」

銀鬚老者正要回句什麼，掌櫃的適時走到桌邊，邊提上酒、菜、

餅，邊插嘴道：「老爺子，要不要忌諱？」

醋的全名叫「忌諱」，他語意雙關，可能在暗示什麼。銀鬚老者似乎會意的道：「要！要！」

掌櫃的反手在另一桌上取過小醋瓶送到銀鬚老者面前後，就自行的離開去，這一切看在裘英眼內，心中有數，但他裝糊塗，低下頭，不再開腔，狼吞虎嚥起來。

銀鬚老者不再追問因何絕對不是，轉個話題又道：「小子，別祇顧做飽鬼，要告訴老夫的話怎麼不說。」

裘英仍裝糊塗道：「老前輩，有關美髯閻君的掌故，晚輩知道的都奉告了。」

銀鬚老者道：「別裝糊塗，老夫是問你殺妻的那檔子事。」

裘英一怔道：「殺妻？啊！晚輩不是吳漢，老前輩的事，令我震驚，希望是晚輩一時震聾發聵把話聽錯。」

銀鬚老者冷笑道：「老夫故意說在兩可之間，希望你的震驚不是做賊心虛。」

裘英還以冷笑道：「誠則明，晚輩早已置生死於度外，還有什麼可怕。」

銀鬚老者道：「俗語說得好，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裘英憤道：「這與半夜敲門心不驚有何相干？這關係着毀譽，老前輩强詞兩可之間，晚輩作壞處想也不算錯。」

銀鬚老者笑道：「看不出你粗中有細，頗有舌辯之才。」

略頓又道：「說下去吧！你姑妄言之，老夫姑妄聽之。果眞動聽，老夫破例放你一條生路，如有半句不實，那死法就慘了，講！」

裘英拍案怒叱道：「士可殺不可辱，是這等威逼之下，在下無話可說，歉難奉告。」

銀鬚老者擧杯狂笑，道：「小子，別發火，也別動心機，老夫是個軟硬都不吃的怪脾氣，乾三大杯，有道是酒後吐眞言。」

裘英哭笑不得的乾了三大杯。

銀鬚老者見裘英放下杯子仍不語，促道：「訴寃呀！」

裘英沉吟道：「不說也罷。」

銀鬚老者搖搖頭道：「小子，你是既任性又糊塗，老夫若眞要殺你，還用得着跟你磨牙，總得找個詞兒才能破例。」

裘英心中不形於面，淡淡的道：「謝老前輩不殺之恩。」語氣冰冷，隱含諷刺。

銀鬚老者眸子裡陡地電芒暴射，一刹那，忽又忍了下來，慈祥的道：「你知道老夫因何突改初衷放過你？」

裘英這才一改倔强，恭謹的道：「晚輩知錯，裘老前輩指點。」

銀鬚老者沉吟有頃，道：「任何人也難逃生與死大關，老夫預感到命數已到盡頭，別無牽掛，堆積老夫畢生精力研練揣摩所撰的『禪功極度』，不欲帶進埋骨黃土。」

裘英截口道：「老前輩就是名重武林的……」

銀鬚老者截斥道：「小子，你打什麼岔，不是已告訴過你老夫姓名早已忘了。」輕咳一聲吩咐道：「將你兒子放下來，老夫要仔細看一看。」

裘英如言解下了背包，將兒子抱在手中。

銀鬚老者向小兒臉上盯視一會，又出手捏了捏小兒四肢，讚不絕口的道：「好個練武的美質……」說着，憐愛地正要抱過來。

裘英一驚，避退了三步。

銀鬚老者一怔，莫名其妙，但瞬即省悟，笑道：「你怕老夫强奪你兒子？」

裘英巧妙的答道：「老前輩，請體諒我父子相依為命，骨肉情深。」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說的是冠冕動聽之詞，骨子裡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夫命數已到盡頭，還要你兒子麼，言猶在耳，你小子也太過健忘了。」

裘英辯解道：「老前輩誤會了，適才之擧，只不過是習武之人的本能反應罷了。」

銀鬚老者道：「是肺腑之言？」

裘英道：「晚輩，敢對天發誓。」

銀鬚老者笑笑道：「天道無憑，算了吧！」說着向裘英一招手，這才雙雙回座，裘英也已把兒子背向背上，邊用飯邊談。

銀鬚老者又道：「為了寄托之重，既往不究。」

裘英接口道：「老前輩是說……」

銀鬚老者神情嚴肅的道：「老夫想收你兒子為寄名弟子，你願意麼？」

裘英喜出望外，忙抱着兒子跪在地上拜道：「隆隆，快向師父叩頭。」邊說邊拜，一連拜了九拜。

銀鬚老者扶起裘英父子，改口道：「裘老弟，你也太過大意了，不知道老朽何許人也，就讓你兒子去拜師。」

裘英道：「晚輩不是故意失禮不請教，而是不敢再……」

這檔口，掌櫃在厨下高聲道：「老爺子，已是日正了，你不是有事要辦麼？」

銀鬚老者喏了一聲道：「知道了。」

裘英心中狐疑，暗忖：「這老

傢伙一再橫裡出言暗示隆兒的師父，難道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機密麼？」

狐疑問，已被銀鬚老者的話打斷了思緒，不敢分神，全心靜聽。

只聽得銀鬚老者笑道：「弟台的古劍，反擊得好快，不亞當年蘇秦。」

略頓轉話題，道：「老朽用禪功極度換你的掌劍秘笈，你不會吃虧吧！」

裘英道：「老前輩言重了，掌劍秘笈，是一定要歸趙的，不過……」

銀鬚老者道：「不過什麼？」

裘英道：「不敢勞動老前輩法駕。」

銀鬚老者道：「說得好，老朽差人送去的。」

裘英自懷中掏出一冊綫裝書，雙手遞了過去，道：「掌劍秘笈在此，老前輩，請過目收轉為是。」

銀鬚老者接過一瞥道：「老朽相信你。」說着，守信的由夾胸褂裡取出禪功極度絹册，遞給裘英，並道：「老朽要補充說明，禪功極度所記載武學，只限童貞演練，若是强求，有害無益，勿謂老朽言之不預，後悔無及。」

裘英的喜悅頓變冰凍，但還是不形於色，問道：「父有即子有，晚輩敢不精心研讀，代老前輩授徒，怕的是太過愚蠢，難窺全豹，有辜負老前輩厚望。」

銀鬚老者道：「謙個什麼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凡百事，得之艱難，方知其來之不易，就更加珍視。」

「晚輩敬領教誨。」裘英回望了一下背上兒子道：「隆隆乳名，很不雅，請老前輩命個學名。」

銀鬚老者捋捋鬚，道：「就叫裘極，可好？」

裘英恭應道：「取其登峯造極，太好了。」

銀鬚老者沒理會裘英的逢迎，正色道：「若問師承，無名老怪。」

「老爺子。」掌櫃的又在厨下使花招了。

銀鬚老者叫喝道：「知道了。」喝聲中身形已離座而起，摸了裘英背上甫收的徒兒裘極，慈祥的感慨道：「為師一生偈守鄉間，未曾踏進過中原半步，沒出息，希望極兒藝成長大，青出於藍勝於藍，為我進身武林揚眉吐氣，大大作為一番！」聲落影飄瞬即消失店外，裘英正動念要出聲留駕，已是遲了半步。

迫不及待的取出禪功一陣翻閱，臉色也跟着變了幾變，突然一手拍案罵道：「老狗太可惡。」

掌櫃接口道：「那來的瘋狗亂咬人？」

裘英變怒為驚，詫道：「掌櫃，你是怎麼樣出來的？」話出如風收不回，他已覺有語病，尚未來得及補充說明，掌櫃已接口道：「客官問得眞怪，有脚還不能走路，就這樣一步一步的走出來。」說着，還擧步作勢，樣子極為諷刺鄙視。

裘英明知自己看走了眼，却不服輸，惱羞成怒：「老小子，你別發狂，你那點輕功身法，大爺還沒有放在眼裡。」

掌櫃沒理會裘英的怒罵，順手拿過牆根掃帚，邊掃邊自言自語：「老爺子白費了精神，頑石怎能點頭，烏鴉怎能變鳳凰。」

裘英雖然倔强橫蠻，但並不是莽漢，老於世故的銀鬚老者尚且讚他粗中有細頗具舌辯之才，則見掌櫃指桑駡槐，自說之言只是隔靴搔癢，未曾中的，否則銀鬚老者為何托以重任，將畢生精力所繫的「禪功極度」交到裘英手中呢？

裘英果然厲害，見此不怒反而低聲下氣的道：「掌櫃的，你聽左了。」

掌櫃聞言臉色突呈鐵青，怒道：「小子，你好大的膽，竟敢口出惡言，要老夫改姓石？」

裘英連忙截口辯道：「不，不是這個意思，在下是說掌櫃把話聽左了。」

掌櫃餘怒未息，沒好氣的道：「你不要跟我文縐縐的、『錯』就是『錯』，左什麼勁？」

裘英打蛇隨棍上，道：「原來掌櫃的有些耳避，難怪把話聽錯了。」

掌櫃的未否認耳避，問道：「老朽聽錯了什麼？」

裘英早已想好答詞，故意提高嗓門道：「在下怎敢罵恩重如山的犬子師父他老人家，是看到了禪功極度的回文字句一個也不認識，想到一個姓苟的好友，太過自私，才信口罵了一聲，掌櫃的，可沒有人姓豬狗的狗，是苟且的苟。」

掌櫃的道：「你朋友太過自私，跟禪功極度又有什麼關係？」

裘英道：「關係在文字上，我那好友精通回文，一直不肯教我，他如肯教我的話，我就不會對回文不識，瞪着武學寶典望洋興嘆，這對在下影响太大了，掌櫃的，你說他該駡不該駡？」

掌櫃的道：「人貴責己，不可一味責人，這麼說，是老朽錯怪你了。」

裘英哈哈一笑道：「掌櫃的，你的文縐縐，比在下有過之而無不及，哈哈！」

維吾爾族人就是憨直，掌櫃的一點也不疑心裘英是在詭辯，關心道：「客官如信得過老朽……」

裘英滿肚子詭異，精明得很，未待掌櫃把話說完就知下文，忙截口道：「在下還有事待理，改日再登門求教。」說着，收好禪功極度一抱拳，搶步出了店門。

掌櫃的站在店門首，遙望裘英遠去的背影，搖了搖頭，敢情他這才明白過來。

裘英一口氣奔馳一里開外，這才緩下步來，回顧無人，才又掏出禪功極度，蹲在雪地上仔細翻閱，忽然閤上罵道：「老狗太可惡，斷斷續續的根本不成其文。」

罵後又再度翻閱，翻着翻着，忽然失聲的叫道：「呀！這是藏寶圖呀！」

驚叫至此，突然感覺自己失態，驚惶地向四下瞧瞧，四望無人，才又繼續流目圖上，有頃，又閤上本册，自我解嘲的道：「別財迷……」

突然靈機一動，忖道：「我雖然回文一字不識，我可以依樣葫蘆把禪功極度上的文字畫成無數方塊的單字，一倒和，不就成文了，再分別請教數人，既不洩露禪功極度機密，又可以省却十年寒窗的漫長歲月，這樣一來，豈不是事半功倍，復仇有望！」

動念至此，他不禁高興得手舞足蹈，忽然一個念頭湧上他的心頭，化喜悅為猜疑的自言自語：「無名老怪不會這樣吧，怎肯把畢生精力所撰的禪功極度，贈給一個他要除掉的人？這定是騙局，目的就是騙取自己的掌劍秘笈，我上了老怪的大當了。」

動念至此，恨不得把禪功極度毀掉以消口氣，可是他又轉念一想，又「唾了怕是肉」似的仍納在懷中。

突然一陣飛雪撲面，打斷了他的忖念，想到安身要緊，忙拉開大步疾疾前奔，但是前路茫茫何處是吾家，不禁頓住不前。

躊躇有頃，似乎已拿定了主意，又繼續前奔，走不多遠，忽然緩下步來，回復來時的蹣跚。

想必他在蓄存體力，準備再作長途跋涉了。

* * *

已是炎夏了，一個晴朗的清晨，撼岳掌裘英再度現身在銀鬚老者贈他禪功極度的小店中，他皮衣皮帽，裝束得嚴嚴實實，背上仍然背着他的兒子裘極。

別忘了這是炎夏，可是掌櫃的見怪不怪，肅坐斟茶後問道：「閣下這身打扮，是要去天山？」

裘英不諱道：「是的，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有事求教。」

掌櫃的謙道：「請教不敢，老朽只知道做這小賣買，怕會叫閣下失望。」

裘英暗忖：「這老傢伙好厲害，先把我的嘴封住。」

心裡不悅，口中却抬舉的道：「在下敬掌櫃如同敬犬子的恩師，早知你老是位息隱林泉高人，而且跟犬子的恩師交往甚厚，才敢不怕洩密前來就教。」

掌櫃裝糊塗道：「息隱林泉的武林高人，哈哈，一個開小店的老頭兒，被人恭維成武林高人，不知你是怎麼想的，年輕人，別因為有求於人就亂恭維，有什麼要問的，說吧。」

裘英道：「請教老人家，贈在下禪功極度的老前輩，可就是美髯閤君閻世罕？」

掌櫃道：「你這是問錯人了，別忘了老漢是個做小買賣開茶店的，老爺子他只是老漢的主顧而已，秤秤斤兩，你閣下跟老爺子的交情才稱得上深厚，否則，他贈你禪功極度而不贈老漢，閣下這一問，不覺愧對贈與者了。」

掌櫃辭令不弱，裘英臉一紅，道：「老人家說得是，可是禪功極度所載的武學，在下已旁證他老人家就是美髯閤君閻世罕老前輩了。」

掌櫃道：「眞是這樣？那太好了。」

聽來像是在讚美，實則不着邊際。裘英怒道：「好什麼？不用裝聾作啞，要你證實。」

掌櫃不為厲色所動，平靜的道：「老漢已言明在先，閣下何必强人所難。」

裘英更怒了，凝聚功力於掌，吼道：「老匹夫，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快講實話，不然……」目露兇光，右掌滿弓待發。

掌櫃的連連倒退了三步，雙臂向前平伸，不住搖動乞憐的道：「饒了我吧！老漢眞的不知道，你叫我說什麼呢？」

裘英明知掌櫃的是做作，暗忖：「我眞糊塗，怎可用强，還有事求他呢，再說動起手來不一定能制得服這個老傢伙，得忍小忿就大謀。」

一刹那的動念，隨即改變笑容道：「請恕在下失態，老人家既然不知就算了。」

掌櫃的以袖拭額道：「閣下這玩笑開得太大了，把老漢駭得滿頭大汗。」

裘英哪聽掌櫃的鬼話，他在思忖：「花了幾個月的功夫在禪功極度上，它還是它，我還是我，僅僅在卷尾附圖一角，用方塊字挨湊出：「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識得此途徑，升堂未入室。」後面兩句，識得此途徑，升堂未入室，毫無隱秘，一看就懂，也就因了這才存一綫希望，必是禪功極度分載兩

册，否則我這册上不成文且斷斷續續不成句的記載，任誰都看不懂，首兩句：『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苦思不得其隱秘，雖不知何所指，但敢斷言與後兩句是關連的，欲窺其門，全寄托在掌櫃身上，這老傢伙守口如瓶，直言準不成，且洩露禪功極度之秘得要旁敲側擊，拿話引他吐實。」

他這一動念，不過一刹那間，可是說來話長，掌櫃的話音一落，他馬上又接口道：「在下一時失檢，還望老人家多多包涵，告辭了。」

說着站起身來作離去狀。

掌櫃的含笑道：「開茶飯店怎能讓顧客枵腹離去，坐坐，有現成的你愛吃的煎餅，吃飽了再上道。」

裘英回坐諧笑道：「却之不恭，那就再作一次飽鬼。」

掌櫃哈哈笑聲中，取來煎餅小菜，裘英邊吃邊不念前嫌的道：「老人家，算來已別四月有餘，這段時間使我畢生難忘。」

掌櫃應道：「如是老漢猜得不錯，一定是精研禪功極度因而武藝突飛猛進，才使你畢生難忘。」

裘英將話就話道：「老人家只猜對了一半。」

掌櫃訝道：「另一半呢？」

裘英停箸道：「遍遊古蹟名勝，增長見識不少。」

掌櫃的確信不疑的問道：「但不知遊歷那些名勝古跡，值得閣下畢生難忘？」

裘英口若懸河的道：「舉其著名者有：白楊溝、鑑湖、江山關帝廟、侯君集平高昌碑、回寺漢黿茲古城、千佛洞、香妃廟、丁谷山古剎等等。」

掌櫃的頷首道：「舉得有你這位同好，所說些古蹟名勝，老漢大都走過。」

遇到了行家，裘英忙截口道：「在下是在班門弄斧了，見笑大方，不過有一處神秘無史可考的奇蹟，恐怕老人家不一定見聞過。」

掌櫃的道：「願聞其詳。」

裘英早就斷定掌櫃不是個單純的小買賣人，由這段對話時露斯文，更確定是位高人，且是文武兼備，因何株守小店，頗費疑猜，他因而更加小心的道：「傳聞這神秘所在，在北天山山麓人跡罕到的地方，北天山橫貫全城長達數十里，想覓尋豈不是有如海底撈針，在下祇好望洋興嘆了。」

掌櫃頓生好奇之心，追問道：「是個什麼樣神秘法，你可知道？」

裘英道：「如能言傳道出，就不足為奇了。」故作神秘地把話頓住。

掌櫃的是個急性子，不悅的道：「賣什麼關子，要說就乾脆說，不說就算了。」

裘英神情間顯示出是突然記起來之狀，「喏」了一聲道：「想起了，傳聞那塊怪碑上刻有『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十個斗大的金字，金光閃閃耀眼奪目。」

掌櫃的好奇冷了半截，淡淡的道：「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隨處都有人立碑。」

裘英加重語氣道：「奇怪在後頭。」

掌櫃沒好氣的道：「且聽你的後頭。」

裘英道：「拿兩句俗語形容那怪碑：近在眼前，遠在眼前。」

掌櫃的道：「此話怎講？」

裘英道：「傳說發現這怪碑的是個趕蟒的獵戶，當他無意間瞥見那金光燦閃的怪碑時，好奇心使他向怪碑方向走去，但獵戶足足走了頓飯時間，原來相距的十丈距離始終保持，獵戶不信地又走了頓飯的時間，結果仍然相距初時的十丈。」

掌櫃失笑截口道：「無稽之談，你也相信？」

裘英道：「宇宙之大，無奇不有，否則，倉頡造字何須造『鬼』、『怪』等字？一個獵戶又何須謠言惑衆，尤其是『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似有所寓的語句，不可能是粗人獵戶所能構思運筆得來的，掌櫃認為無稽之談在下不敢苟同。」

掌櫃的似被裘英的一篇道理說動了，反復沉吟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有頃，忽有所悟的道：「經閣下這一解說，老漢倒想起了，七角本無井，一定是指哈密以西的『七角井』，七角井因何得名老漢雖然不知道，但絕非因為有了七個角的井。」

裘英接口道：「老人家化解得很對，那後一句有井却七角又作何解釋？」

掌櫃的反問道：「你有知道的必要？」

裘英心裡一陣的緊張，疑心掌櫃的識破了他的機關，淡淡一笑道：「只是好奇罷了。」略頓，故意地把話拉到另一邊道：「在下家在伊犁，少小離家，既回歸本土，總得回家探望探望，此行的目的也就在此。」

* * *

伊犁在北疆，要翻越終年積雪的北天山，敢情他在表明他炎夏着皮衣皮帽，不是去天山找尋禪功極度分載的另一册。

江湖險詐，銀鬚老者贈他禪功極度時，只有掌櫃的一人知道，知人口面不知心，他的顧慮也無可厚非。

掌櫃的頷首道了聲：「那很好。」邊說邊取來醃羊片並兼取來一大袋乾糧，交到裘英手上，關切的道：「此去路途遙遠，沿途人烟稀少，很難找到飲食，乾糧不可不備足，醃羊片是替你兒子準備的，你帶着吧！」

掌櫃的慈顏善目，就像父兄之愛子弟一般的授與叮囑，倔强多詐的裘英也為之感動的差點吐露此行的眞正目的，話到口邊他又忍嚥了，暗忖：「一切不可為外力所動，逢人只說三分話，交往不深，還是守口的好。」

動念至此，面露感激的道：「謝謝你老。」邊解下背上小包，包好背在背上。

當裘英打開小包時，掌櫃的已瞥見小包內全是乾糧，不覺笑道：「原來你早已準備好了，老漢眞是杞人憂天。」

裘英含笑道：「多多益善，老人家這份愛護的情意，在下銘感五內。」

復又將桌上未用完的煎餅小菜，又要了一壺酒，飽餐一頓，這才辭了掌櫃奔向南而行。

小店離星星峽不遠，地屬南疆轄區，他此刻由小店去橫貫全城數十里的北天山，向南向北皆可，可是他奔南行出里許，遠離小店後，突然停步回望，見四下無人，忽轉向北面馳去，就像在跟誰捉迷藏。

這段行程他走得很疾，兩個時辰過去，他似累了，邊停下憩息，邊向來路不住的打量，見身後無人，不禁失笑的自言自語：「我是多餘的顧慮了，老掌櫃是個好人。」

他這才放下疑慮，取出禪功極度翻到了卷尾附圖，留意細看有頃，突然氣憤的闔上自言自語道：「老東西眞可惡，贈就贈個完全，讓人摸黑路，什麼狗屁的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自言自語至此，突然又發笑的道：「掌櫃的把七角本無井解成了七角井，眞太可笑，看來他是不知道禪功極度另册存放之所，我不必顧慮他了。」

他邊吃着乾糧又從懷中掏出禪功極度絹册，翻到卷尾附圖，指點着喃喃的道：「老小子眞可惡，幾十里的北天山他一筆而成，可苦了我到什麼所在探尋這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呢？」

喃喃至此，負氣地猛的闔上絹册，氣憤的道了聲：「眞是活見鬼。」

恰當此時，他背上的兒子「唔唔」在哭。

他知道他是餓了，忙掏出掌櫃贈的醃羊片子嚼碎了遞送到兒子嘴裡，道：「人之所大欲」，小孩子不哭了，餵飽了兒子，他又復掏出禪功極度翻到卷尾附圖凝神的細看，看着看着又自言自語道：「這不是畫的青草麼？」

說至此，復又猛闔起絹册，怒道：「眞是活見鬼，終年積雪的北天山還能生長草木？老子被愚弄了。」

他雖然是這麼的想，並沒把禪功極度絹册棄擲，仍然謹慎地納回懷中，因為這是他唯一的希望，雖說渺茫到等於石頭生鷄蛋，他仍然十分的珍視，存着萬一之想。

正在進退維谷，忽然想起兒子師父贈給禪功極度時的贈言：「……凡百年，得之艱難險阻，方知其得來之不易，就更加珍視。」

回憶至此一挺胸，邁步北天山方向。

短短的人生旅程，有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但，在患亂中的歲月，却度日如年。

撼岳掌裘英為了探討禪功極度的另一册，在終年冰天雪地的北天山，盲人瞎馬，歷盡險阻艱辛的尋找，不知不覺已是九易寒暑，已不復當年的英俊魁梧，眼下是蓬頭垢面，鬢髮灰白，一副落拓老邁神情。

長江後浪推前浪，他那長年背在背上的兒子裘極，已是十歲半大的人了，且精壯得很，這是因為承襲維吾爾人早熟與冰天雪地的鍛練所致。

裘英能在終年積雪的北天山亂竄九年，是有道理的，實地經歷告訴他，北天山並不如他未身立其境時所想像中的寸草不生，有不少處所生長的松柏樹木，更有參天的原始大森林，也有疏落的獵戶，他九載以來全靠獵野味過活，證明了禪功極度附圖上描畫野草是絕對可能的，只是他尚無緣發現。

日正當中，萬里無雲，在平地是倍加溫暖，在北天山因有了太陽溶雪關係，更增寒意。

裘英有此經驗，帶着兒子趕着檢拾柴火，為的是夜來取暖。

檢拾得已經很多了，越過往日的一倍還多，裘極不見他爹住手，覺得很奇怪，問道：「爹，檢這麼多幹什麼？」

裘英邊不停的拾邊說：「存起來。」

裘極奇道：「存起來，我們從沒有在一個地方留住兩天。」

裘英道：「收拾，別多說，別多問，回到岩洞再告訴你。」

裘極不敢再追問，順從地繼續檢拾。

已夠百斤，裘英這才分束成大小兩捆，自己背大捆，讓兒子背小捆，走回歸程。

途中，裘極道：「爹，你一直帶着我翻山越嶺，東找西找是在找什麼？」

這話裘英聽兒子問過好幾次了，他都以「你小孩子懂什麼」推却，今又見問，他不禁猶豫了一下，暗忖：「理當滿足孩子的求知慾，不能叫他對父親的信心動搖。」

遂答道：「是在找尋一册武功秘笈。」

裘極不懂的問：「什麼叫做武功秘笈？」

裘英道：「是寫的一種高深的武功。」

裘極疑惑道：「比爹教給我的武功還高？」

裘英怕他動搖對自己的崇拜，道：「各有所長，多學豈不更好。」

裘極欣喜道：「爹學會了教我？」

裘英暗自慚愧，却信口道：「那是自然。」

裘極的手舞足蹈，道：「爹眞好。」

說着已到了他們落脚的岩洞口，父子進得洞裡，亮起火摺子燃着拾來的柴火，取過儲存的野味，在火上燒烤起來。

裘英邊烤着邊說：「今天多拾些柴火是留着明天後天用的。」

裘極截口道：「今天為什麼不走？爹跟我從來沒在一處住過兩晚。」

裘英道：「因為今夜是除夕，」他指了指正在燒烤的野兎，不勝感慨的又道：「極兒，這就是我們父子的年夜飯。」

裘極會心的道：「爹，我們也應該有個家才是。」

裘極慨嘆了一聲，道：「我們原本有一個安適的家，被仇家弄得家破人亡，眞是有家歸不得。」

裘極幼稚的心靈受到了損傷，睜大眼睛道：「爹，仇人是不是您老人家所說的什麼掌劍……」說至此，似乎想不起名字來。

裘英接口道：「掌劍雙絕凌化一，是殺你娘的仇人，極兒，你要牢牢記住。」

裘極聞言，心如刀割，淚珠盈盈的切齒道：「我一定要殺死掌劍雙絕凌化一，替我娘親報仇。」

裘英含笑點頭道：「這才是我的兒子，小鐵人，冷不冷？」

裘極揮動赤臂道：「爹不是叫我小鐵人麼？小鐵人怎會怕冷的！」

任何生物，都具備有適應生存環境的本能，裘極之不怕冷，就是這個緣故，加之他被調教的銅皮鐵骨，就更加不怕冷了。

一陣燒烤野味的香味撲鼻，裘極聞香而起，裘英怕兒子嘴饞，道：「等等，還沒燒熟、燒透。」

裘極連連搖頭，道：「爹會錯了意思，極兒聞香就想到要過年，我們收藏的野味還不夠，我要再出去打一隻雪獍，把年過得更豐盛一點。」說着，不待裘英允許，已一溜烟走出了岩洞。

裘極武功不弱，從小調教，已盡得乃父衣鉢，單獨出獵是司空見慣，是以裘英也沒加阻攔，聽其自去。

可是，事情有了蹊蹺，延至傍晚，還不見裘極返回，裘英不禁着了慌，因為平時他單獨行動，裘英都限定他不能超過一個時辰，不可越過一里方圓的約束，裘英忙躍出岩洞探望。

雪花如鵝毛，天變得好快，原想循着裘極的足跡不難找到，一看，足跡全被飛雪淹沒，已是綫索全無，心忖：「極兒一向很遵守約束，從來不越雷池半步，此間方圓一里，環視可見，毫無遮攔，怎麼不見他的影子，難道……」想到壞處，不禁心中忐忑不安。

「極兒……極……」一聲呼喚震山谷，回音不絕，裘英邊踏雪找尋，邊高聲召喚。

一個時辰過去了，裘英的足跡已踏遍了一里方圓，他還是失望了。

忽然傳來裘極的回聲：「爹，我在這裡……」

回聲似遠又近，像發自雲霄又像是傳自地底，裘英回望不見裘極的影子，又高叫道：「極兒，你在那裡？我怎麼看不見？」

「爹，我不小心掉進洞底，好好玩呀！」這是裘極的回應。

裘英這才辨明方向大概，問道：「你可有受傷？」邊問邊奔了過去。

裘極應道：「一點也沒有受傷，這底下好寬大，好多倒吊的石頭，還有……」

聲音離裘英奔行方向反而遠了，他已聽不見裘極下面的話了。猛回身，高叫道：「極兒，極兒，你究竟在那裡，怎麼說話突然中斷了？」

他喊破了喉嚨，再也聞不到裘極的回音，就像突然消失了似的，他百思不得其解，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一個蒼老的聲音傳進了他的耳朵：「何來渾漢，擅闖禁地。」

裘英聞聲回望不見第二人，知道指的是自己，怒上加怒，回罵道：「瞎了你的狗眼，藏頭露尾，有種的現身一見。」

暗中蒼老聲音哈哈一笑道：「磨練了九個春天還消不了你狂野的性子，老夫就在你的前面，只怪你肉眼凡胎視而不見。」

大有來頭，頓使裘英見風駛悝，轉舵說道：「是那一位高人，請指點，在下因心急犬子下落，以致失態，還望包涵不要介意。」

「要見你的兒子，得幪上你的眼睛。」聲落的同時，一條黑巾飛到了裘英面前，他不假思索，將黑巾操在手中，幪住雙眼。

瞬即聽到有脚步聲音走在前頭，並道：「隨老夫來。」裘英接受了命令，循聲跟進。默記方位，判斷去處，走不幾步，發覺不對，覺得時而左轉時而右行，斷定已有佈陣之中，他雖心中忐忑不安，表面却泰然不顯絲毫緊張，禮貌的道：「勞駕帶路，感激不盡，請教是……」

走在前帶路的蒼老聲音截口道：「用不着攀交情，我就是我。」

裘英笑道：「爲人必須禮當先，在下沒有錯呀！」

蒼老聲音接道：「老實告訴你，我們的人都恨透了你父子。」

裘英一怔，道：「却是爲何？」

蒼老聲音道：「你是明知故問。」

一句明知故問，證實了裘英的想法，但却仍佯裝不懂，做反面文章，投石問路的道：「老人家在說笑，爲在下指點迷津，反說是恨透了，任誰人也不會相信。」

憨直的維吾爾人經不起裘英的激將法，道：「尊長遺命難違，否則你父子是來得了走不得了啦。」

原來如此，裘英放下了忐忑不安之心，表示吃驚的道：「無名老……」老怪的「怪」嚥了回去，改口問道：「犬子的恩師老人家……」

「已仙逝四月有半。」

「安息何所？在下想率同犬子前往奠祭。」

「恕難奉告。」

一死百了，還有什麼秘密的，裘英順水推舟，恭敬不如從命了。

行行復行行，盞茶時間過去，領路的老人煞住了身形，說了聲：「到了。」

裘英聞聲止步，聽到了裘極有氣無力的叫爹聲，忙應道：「極兒，爹來了，不要哭。」話聲中，身形已被一無形的引力帶動，身不由己的向下飄落，似是正在墜落無底深淵，正欲擧手拉掉幪眼黑布應變，似覺不當，忽又住手，極兒的叫聲就在面前，聞聲辨向，把極兒摟抱在懷，父子重逢，這份激動快慰不言而喻。

正在這時，幪眼黑布已被揭掉，眼前一亮，身在一座拱形的寬廣大山谷中，峭壁環抱，高不可仰，地上綠草如茵，百花爭妍，儼然一片宜人春色，別有天地，喜不自禁地驚叫，道：「綠草，正是禪功極度上所載之地址。」

提到禪功極度，忽地警覺，狐疑地電目掃射四周一下，竟不見半個人影，連剛才領他進谷的老者也不見了，他疑竇頓起，想到領他來谷中的老者，途中對他並不友善。說是尊長遺命難違，又說他們的人都恨透了我們父子，既是有這等敵意，還會讓我拿走禪功極度另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如行强，我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此刻是避不亮相，無疑是埋伏着，窺伺我的行動，容我找到另册，然後以多爲勝搶奪，坐收漁人之利。

他疑竇至此，頓覺束手無策，想了想，低聲的對兒子裘極道：「爹是幪住眼睛入谷的，經過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你說說，你是怎麼樣到此的？」

裘極想了想，道：「我不是出來獵雪猊的麼？找了好半天被我發現很大的一隻，正在掏出彈丸打，我又不忍心下手……」

裘英截口問道：「說簡單點，後來怎麼樣？」

裘極道：「牠咬住一隻野兔，往山下跑，我知道牠既不吃掉，就是留着餵牠生的小猊，果然，我猜到了……」

裘英發火道：「叫你長話短說，盡嚕囌個什麼勁？」

裘極道：「是，爹，我錯了。」頓住了不敢再說下去。

裘英催促道：「說呀！」

裘極長話短說，道：「老猊咬住野兔逃，我就追，脚底一踏空就掉進這裡來了。」

裘英道：「說得詳細點，是怎麼掉進的？」

叫他長話短說，又叫他說得詳細點，裘極左右爲難，感覺無所適從，瞪大眼珠直楞。

時不與我，裘英急了，道：「我問你答，比如說你掉進水塘裡，掉到樓梯底下，這回你掉到那裡去？」

裘極道：「爹不是說這裡是谷了？我就掉進這谷裡呀！」

裘英哭笑不得的道：「蠢材，我問你掉進谷底時在半空中看見些什麼？」

裘極這才明白的道：「爹是問這個。」

裘英迫不及待，道：「正是，快說。」

裘極凝神的道：「像個大烟囪，好大好高，不，不是，烟囪是圓的，它像什麼，啊！像寶塔，不對……」

裘英截口道：「是的，是的。」

裘極有些糊塗，問道：「爹！你是說的，是烟囪還是寶塔？」

裘英沒理會兒子的問話，自言自語道：「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裘極問：「爹，你說什麼井七角？」

裘英不答反問：「爹不信你自己下到谷底，是誰幫你下來的？」

裘極搖頭道：「沒有人幫忙，我就像坐在搖籃裡，一飄一飄的下來的，好好玩。」

裘英心裡有數，便道：「那就對了，我們去看看那井。」

他雖然被幪着眼睛下來，他的記憶由談話處去井邊還是要轉幾個彎的。

裘極走着想起一事，問道：「爹，你說是井，這井怎麼沒有底？」

裘英笑道：「這整個谷底就是它的底，它就是谷的門。」

裘極似懂非懂，却不敢再追問，緊跟裘英身後走向所謂的井。

轉了兩道彎，裘英機警地一回頭，見身後無人，忙自懷中掏出那本禪功極度秘笈，塞進身旁一支石鐘乳的縫隙中。

裘極有些奇怪，叫道：「爹，你……你……」

裘英伸出手捂住兒子的嘴，不讓他說了下去，低聲道：「千萬不能洩露，他們得不到這本絹册，我父子的性命就可以安全，知道麼？」

裘極聰慧過人，這回是眞的懂了，會意的點了點頭。

「記住爹的話，不要怕。」裘英拉着裘極的手往回疾走：「假使翻臉動上了手，別忘記摔迷魂彈。」

他知不敵，還要作孤注一擲，所持的只是迷魂彈，未免太過存僥倖心理，除此他也無二法門，九年如苦忍受冰天雪地的磨折，爲的就是找尋禪功極度另一册，如今要找尋的東西就在眼前，機會那能錯過，勿怪他冒死以求，置生死於度外，借句成語比喻：「不成功便成仁」。

他邊奔邊對裘極道：「盡頭處，向左拐，當心暗樁。」

裘極有些不懂問道：「爹，你認識這地方？」

裘英答道：「禪功極度附圖上載得明白，不要多問。」

愈接近盡頭，裘英愈是緊張，右掌心已扣好了暗青子，滿矢待發，看看離盡頭不過丈許，裘英煞住前衝之勢，矮身四下一打量，見無動靜，遂低聲吩咐兒子道：「在這裡等着，見爹一抬手就大喊一聲『喂』，知道嗎？」

裘極點頭細語道：「知道了。」

裘英吩咐畢，一提功力，步步爲營的邁前五步，暗青子已蓄勢待發了，稍加思索地猛抬左臂。

裘極看得眞切，應手大喊一聲「喂！」喂聲未落，盡頭轉角裡响起一陣「啪啪」的聲音。

裘英先入爲主，認定是暗樁，不假思索，子午釘循聲兩點打到，待看淸時已是後悔莫及，原來是一羣蝙蝠，被裘極的喂聲驚動，自甬道向外翺翔。

裘英正在後悔自己的孟浪，耳邊傳來怒罵聲：「誰？膽子不小，竟敢擅闖閻君洞府禁地。」

聲落影現，是兩個執戈的虬髯大漢，跟一個儒衫文士，由三人神色看出，儒衫文士是爲首者。

裘英向三人一抱拳道：「在下裘英。」目注兒子裘極又道：「犬子裘極，在下父子是被貴府中人引導來此，無意擅闖洞府禁地。」說得可是不亢不卑。

儒衫文士神態傲倨，目無餘子的道：「誰問你這些，你說，死在地上的兩隻小蝙蝠，可是你打死的？」

裘英傲骨天生，不愧的道：「打死兩隻蝙蝠何須大驚小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裘極初生之犢不怕虎，見爹强硬，插口道：「虎豹我都打死過，一兩隻蝙蝠，更不在話下。」

裘英橫了兒子一眼，斥道：「小孩子知道什麼？不准多說！」

裘極見被罵，不敢正視他爹，畏縮地低下頭。

儒衫文士冷哼一聲道：「你觸犯本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的禁例，得以血還血，自斷一條臂膀贖罪。」

裘英寒意在心，口中逞强道：「貴洞府的律法，可曾公諸於世，要天下武林江湖都遵從？閣下要我自斷一臂，這話未免太過自尊自大了罷。」

儒衫文士又道：「那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裘英心一橫，道：「願領高招。」

儒衫文士狂傲的道：「好，你既想死，本少主就成全你，沒過招前，我要交代我訂的三三奪命辦法，讓你死而無怨。」

裘英頂撞的道：「好大的口氣，且聽聽你的三三奪命辦法，我看要不要修改一下或廢掉。」

儒衫文士怒極反笑道：「視死如歸，死到臨頭，還能泰然說笑，佩服佩服！」略頓正色又道：「三三奪命，就先讓你三招，然後在施展三招內叫你橫屍當場。」

裘英哈哈笑道：「在下原以爲所謂三三奪命有何奧秘，原來閣下是在取巧。」

儒衫文士又是一怔，道：「取巧？本少主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得說出個道理。」

裘英早已想好，不假思索地道：「那是讓三招，分明是利用三招時間來尋找對手的破綻隱藏了自己，讓對方在明，自己在暗，在下

以爲閣下的三三奪命應改爲三三巧取。」

「英雄識英雄，」儒衫文士前倨後恭的道：「你的話似乎言之有理，但强者尊者僅讓三招之事，武林例行已久，那又怎麼解釋？」

裘英也就不爲已甚，語氣和緩的道：「依在下愚見，動機是以鼓勵提携後進的成份居多。」

儒衫文士雖是倨傲自大，却能容人，聞言頷首道：「有道理……」欲言又止。

裘英連忙奉迎道：「不過，少主是在維護禁地，那又當別論。」

儒衫文士取笑的道：「擅闖禁地，殺無赦，那麼閣下也不能例外了。」

裘英帶笑道：「在下理當例外。」

儒衫文士又問道：「爲什麼？」

儒衫文士問話的語聲的確是比以前友善得多，裘英已看出决無加害之意，把忐忑的心放了下來，道：「事先我早已奉告是被引領而來，自不能與擅闖禁地同日而語，更加是受仙逝老主人授意，應受接待。」

略頓了頓，一指極兒說道：「犬子是老主人的徒弟，說句高攀的話，咱們是自己人。」

儒衫文士跨前拉住了裘極的雙手，道：「小師弟，辛苦你了，恕我初時不敢相認，先父向我提到你時，說你還在襁褓之中，轉眼快十年了，難怪長得這麼高，比比，愚兄不過高你一指，讓我看看，嗯，果然俊拔非凡，眞了不起。」

他這話一半是說給裘英聽，十來歲的孩子說懂也只能懂得表面。

裘英聽了不喜反憂，不忌材的人總是少之又少，老人不傳兒子傳外人，是誰也會妒恨的，探龍潭，入虎穴，連命都在別人的掌握之中，動念至此，不禁寒慄，遂明謙暗防的說道：「少主人太恭維犬子了，其實他蠢得像牛，知子莫若父，我這是經驗之談。」

儒衫文士疑信參半的道：「是麼？不會吧！」臉色一正，續道：「既然明白了是一家人，就應該接待洗塵，但請恕本座有難處，解了擅闖禁地之結，解不了觸犯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之結，爲了人情法理兼顧，恕本座不恭只好得罪了。」

裘英一驚，倒退了幾步，本能地蓄勢戒備，以防不測。

儒衫文士裝着沒有看見，高聲指派着道：「左護法，將他父子押進先父故居後面壁。」

裘英怒吼道：「姓閻的，你想幹什麼？」只是怒吼，並沒行動，因他有自知之明，妄動不得。

「慢來！」聲音發自裘英後面，聽來熟悉得很。

裘英聞聲轉身，見是個灰袍稀髯老者，臉露慈祥，全不像有惡意。

裘英一抱拳道：「尊駕想是左護法，有何指教？」

老者還禮道：「閣下錯把好意思當惡意，聽我們少主人的話，自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說是受罰面壁，實是……」頓住沒完之言，由懷中掏出一本絹册，走近裘英，一邊遞上絹册一邊低聲道：「禪功極度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武學寶典，怎可以隨便放在石鐘乳的縫隙中，要是落在外人手中，那還了得，快藏入貼身。」

一切全落入別人的眼中，裘英沒話好話，愧歉的接過納入懷中，臉如赤血，低聲道了聲：「謝謝。」無意一瞥，已是不見了儒衫文士的影子，以裘英的內功修爲，落針可聞，却一無所覺，一向自負的裘英，慚愧多於敬佩。

一剎那，他想得很多很多，剪不斷理還亂，輕歎一聲，目注老者道：「聽老前輩的。」

老者說聲：「請！」走在前面引路。裘極走在最後，對發生的事端，一切經過有些茫然，一步一個問題，全悶在心裡。

本段故事暫告一段，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下期故事之二「冷面金匕」便可知曉。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上文提要：唐唱隻身鬥敵，徹底解決唐門的叛逆之徒，並挫敗了「天地人三才陣」，使威力無比合圍之勢瓦解了，白眉太監冷森嚴睹之無奈放了唐唱。唐唱帶着方寶玉登上到海世榮的商船，在船上，方寶玉遇上了「九指棋癡」白也黑，由於白也黑沉迷於弈棋之道，竟要帶着方寶玉下水去觀看唐唱與海世榮船底弈棋之戰……

沉迷棋道受懲罰　被困水洞身中刀

白也黑道：「我雖不懂水性，但自信閉氣功夫還可支撐一時三刻，只要能夠在船底之下穩住身形，未必便會被淹死！」

方寶玉道：「我又如何？」

白也黑道：「你身上所有通向耳、鼻、口腔的重要穴道，已給封住，雖在水中，未必便會被淹死，只要我不斷往你嘴裏吹氣，也許可以和我一般，在河水底下支撐一時三刻。」

方寶玉大吃一驚，忙道：「此事萬萬不可，子曰：『他媽的男女授受不親……』」

白也黑笑了笑，道：「子曰千般禮、萬般義，豈曾聽聞子曰『他媽的』？還是不如把你的啞穴也點住了，以免嚇壞了河神爺爺！」

方寶玉還想大叫，但他連一個字都未曾叫出，啞穴已給白也黑封住！

白也黑哈哈一笑，隨即抱起了方寶玉，說道：「雖說男女授受不親，但如此精采的大戰，錯過了着實可惜，就且讓我帶你下河，大開眼界可也！」

直至此刻，方寶玉心中所想着的，居然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他在想：「這艘王八帆船，平時人頭湧湧，怎麼忽然間連一個人也不見了？」

方寶玉正想不出箇中原因，却不知海世榮雖然下令此船不得泊岸，但早已命令船上所有人等，全部離開巨帆，以免阻礙他與唐唱的棋藝大戰。

此際，方寶玉又再次身不由己，給「九指棋癡」白也黑拖入河底，去瞧唐、海二人的棋戰。

方寶玉心中暗叫苦也：「以往屢次給武林高手挾制，都是在岸上，甚或是大樹頂翻來翻去，但今次卻給一個他奶奶的女流之輩拖下了水，最要命的就是這婆娘根本不懂他媽的水性，正是活脫脫的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要連老子也給摟摟抱抱的混入江河之中，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這笑話的確很大，在方寶玉心中，簡直比老天爺還大九十八萬倍，但面對如此天大的笑話，他卻是臉上連半點笑意也綻不開來。

心念未已，白也黑已摟抱着他，「噗通」一聲跳入河水之中。

在船上，方寶玉並不覺得有什麼涼寒之意，但一跳入河中，却有如墜入千年冰窖，瞬即牙關打戰，但人在水中，是否全身都在顫抖，一時間卻連自己也不清楚。

白也黑摟抱着他，兩人迅速潛入河底，來到了巨帆船底之下。

方寶玉初時緊閉着眼睛，心想這一次非要給淹死不可，但說也奇怪，他雖然人在水底之中，眼耳口

鼻都給河水淹沒，但卻感到體內有一股怪異的內息，在全身上下不斷游走，雖在水中無法呼吸，但卻並未有窒息的感覺。

這種事，如非親身經歷，方寶玉是決不會相信的，但如今情況確是如此，不禁在驚訝萬分之餘，又是感到十分慶幸。

看來，這個只賸下一根手指的「棋癡婆娘」，眞的懂得一些妖法，若非如此，如今又焉還有命在？

方寶玉性命既然暫時無礙，也就放膽睜開了眼睛，瞧瞧水底下的種種情況。

只見在巨帆船底下，居然有一塊極大的棋盤，似是用鋼鐵鑄造，然後再髹上白色油漆，是以雖然在河水之中，仍然可以很清晰地看見棋盤上無數密痲痲的方格。

這時候，在密痲痲的方格上，已鋪上了幾顆黑白棋子，由於棋盤是在巨帆船底之下，所以要看這一盤棋，就必須潛泳至船底之下，仰望而觀之。

但人在水裏，和在岸上又自不同。

白也黑一直摟抱着方寶玉，兩人在水裏根本毋須「仰望」，只消仰面浮沉在船底之下，便可清晰地瞧見巨帆船底下的棋局。

方寶玉只見一顆一顆的棋子依附在船底的棋盤，卻不會掉了下來，或者是給河水冲走，不禁心中嘖嘖稱奇，爲之大惑不解。

但白也黑卻一望而知其理。

原來這巨帆船底之下，早已嵌上了一塊用磁鐵造成的巨大棋盤，而唐唱、海世榮所用的黑白棋子，則用鐵器鑄造，以是鐵棋一放在磁鐵棋盤之上，便會被牢牢吸住，不會掉落下來或者是給流水冲走。

這種在水底之下弈棋的辦法，固然是難乎其難，其構思更是稀奇古怪，世間罕有。

若是一般棋士，縱使棋藝超凡入聖，但如無精湛內力在水底下支撐，根本連第一步棋也下不了，更遑論把整局棋下完，才能與對手分出勝負。

只見在巨帆船底之下，唐唱與海世榮各執一袋棋子，你下一着，我下一着，竟然在水底棋盤之下比拚得棋鼓相當，難分難解。

但方寶玉完全不懂棋藝，只覺得這二人都是天下間少有的笨蛋，世上好玩的玩意不知凡幾，如此這般在水中對弈，根本就是自我作賤，有何樂趣可言？

可是，白也黑卻截然相反。

她甫溜入船底，便目不轉睛瞧着棋盤，唐、海二人每下一着，她便蹙眉苦思，或瞪眼、或吐氣、或眉飛色舞，臉露讚嘆之色，就算此刻河中突然有三百條巨鱷向她張牙舞爪，只怕她也絕不理會，仍然以這船底下的棋局最爲重要。

這一場水底棋戰，既能比鬥雙方的棋藝，更能把彼此的內力修爲一較高下，其艱巨之處，自是不難想見。

可是，如此這般的棋局，何時方能了結？

最關心這一點的，可不是唐唱、海世榮，也不是「九指棋癡」白也黑，而是既不諳水性，內力修爲更是淺薄得十分可憐的方寶玉少爺。

若說方寶玉完全未曾修練過內功，那也不怎麼對。在大半年之前，他曾經向米二公子求教，米二公子指點他練習一些武功，以便在市井酒館賭場等地，可以一顯身手云云。

米二公子並沒有拒絕，立刻傳授他練功心法，練的是內功入門口訣，但方寶玉只是練了三天，便大呼悶氣，就此把內功口訣的修練躭擱下來。

以方少爺這三天內功的修爲，別說是潛入河中閉住氣息靜觀棋戰，便是用來潛入浴盆，也挨不了多久。

眼前形勢，唐唱、海世榮二人顯然是不分勝負決不干休，而那個姓白名也黑的「棋癡婆娘」，也定必觀戰到底，至於方少爺，逃也不能，叫也叫不出聲，再拖延下去，性命憂矣。

別的不說，單是浸在水裏的寒氣，便已凍徹入骨，若再浸下去，大有可能全身僵硬，連指頭也彎曲不了！

方寶玉無緣無故身陷河底險境，都是拜託這「九指棋癡」白婆娘所賜，不禁心中大罵：「瘟神倒路屍臭婆娘，老子準是前生欠下你八十萬兩銀子！」

但心中罵得再兇又有何用，但覺河水越來越是冰凉，眼前景物越來越是朦朧，初時還仗着白也黑的「妖法」閉住呼吸仍能活命，但久而久之，漸覺胸口翳悶難當，一顆腦袋更是沉甸甸地，爲之天旋地轉！

方寶玉心中長嘆一聲：「罷了罷了！妖婆娘當道，老子命犯魔星，看來今天便得歸位……」突然眼前一黑，更覺大量河水自口鼻間湧入，一驚之下，就此不省人事，昏迷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方寶玉才聽見陣陣雀鳥啁啾之聲。

他揉了揉眼睛，心中冒起的第一個念頭卻是：「奇哉怪也，在河底之下，怎會有雀鳥吵得老子耳根大不清靜？」但他一睜開眼，就知道自己弄錯了。

他並沒有聽錯，耳畔的確有不少雀鳥在啁啁啾啾，甚至還有一隻雀鳥在胡說八道。

那是一隻色彩繽紛，神氣十足的鸚鵡，牠在方寶玉身邊呱呱亂叫：「閒雜人等，未經許可，不得在此放屁！」

隔了片刻，這鸚鵡又道：「九蒸九曬，神功練得快！」一聽見「九蒸九曬」這四個字，方寶玉登時整個人爲之直跳起來。

但他才跳起，頭頂便已撞向一件極堅硬的物事，這一撞之力眞還不輕，以致他甫自昏迷境界中轉醒，險些立刻又撞得再度昏迷過去。

方寶玉叫了一聲：「媽啊！」急急以雙手掩住額角，過了片刻，頭上的疼痛漸漸消減，他才明白了兩件事。

第一，他已不在水底中，第二，白也黑婆娘曾封了他的啞穴，但如今啞穴已解開，所以他才能叫出那一聲：「媽啊！」

又過了好一會，他又弄清楚了第三件事，適才他驚聞「九蒸九曬」這四個字一跳而起，腦袋所撞的物事，乃是一柄大銅鎚。

這大銅鎚就在他頭頂上擺放着，卻也不是什麼機關，而是事有湊巧，方寶玉忽然「霍」的一聲自床上彈跳而起，卻不偏不倚，恰好撞在這大銅鎚之上。

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方寶玉再次起床，這一次當然不再重蹈覆轍，而是小心翼翼地自床上爬了起來。

只見這一張床甚是粗糙，乃是用殘木搭造而成，雖然頗爲闊大，亦頗牢固結實，但卻散發出陣陣霉臭氣味，令人頗不舒暢。

但最奇特的，就是這一張床並非擺放在一間房子裏，而是擺放在樹枝之間！

方寶玉大奇，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再定睛一看，不禁魂飛天外，臉青唇白，嚇得連「媽啊」這兩個字也不敢大叫出來！

原來這一張床，竟然放在一座深不見底的懸崖旁邊，倘若方寶玉不看清楚一點便由床上直跳下去，勢必「一落千丈」，粉身碎骨死無全屍！

這懸崖形勢險要，而這木製大床，則放在懸崖旁邊的兩株大樹中間，只見木床外面，白雲飄蕩，大大小小的雀鳥飛來飛去，景色堪稱一絕！

但最不相襯的，卻有四件事。

第一：這張不倫不類的大床。第二：大床上樹枝間擺放着的一柄大銅鎚。第三：床尾部位，蹲着一隻扁毛畜生，能懂人話，更能叫出「九蒸九曬」這種可怕之極的字句。

至於第四件事最不相襯者，莫過於揚州方寶玉少爺不知如何，竟然會自河底來到了這懸崖上的大床，此事眞箇曲折離奇，奇哉怪也！

方寶玉坐在大床上，一顆心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忖道：「這番死也！老子怎會在這見鬼的懸崖上？這鸚鵡又是他奶奶的何方畜生？何以會叫出『九蒸九曬』這四個活見鬼的字？」

他一面尋思，一面盯着那隻鸚鵡。

那鸚鵡居然毫不示弱，方寶玉目不轉睛地瞧着牠，牠也呆楞楞地望着方寶玉。

方寶玉「哼」一聲，對這鸚鵡說道：「你再聰明百倍千倍，也只能跟着主人說的話照講也，什麼『九蒸九曬』，你只會照唸如儀，卻不知道什麼叫做『蒸』，什麼叫做『曬』！」

鸚鵡拍了拍翅膀，卻道：「未經許可，不得在此放屁。」

方寶玉大怒，撲前伸手抓向鸚鵡。

鸚鵡遇襲，大吃一驚，急急飛走。

鸚鵡一飛衝天，瞬即消失了影踪，只留下方寶玉一個人獨自躺在大床上。

方寶玉在大床上躺了半個時辰，漸漸感到飢腸轆轆，但他身處絕險之境，向上攀也不是，向下逃更不能，居然陷入了「半天吊」的危局。

方寶玉不禁大爲懊惱，心想：「早知如此，老子實在不該把那隻扁毛畜生嚇走，應該對牠和顏悅色，談天說地，甚至是推心置腹，好讓牠知道，老子是個大大的好人，讓牠放膽跟老子多多親近……」

但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方寶玉反正閒着無事，便繼續尋思下去，忖道：「曾聽人說：『鳥語花香，不及狗肉香。』狗肉固然是絕妙佳品，但此處別說是狗皮狗肉，恐怕連狗虱也捏不着一隻，既無狗肉大快朵頤，退而求其次，唯有求諸『花香鳥語』，那隻混帳加八級的鸚鵡，能懂人言，正是『鳥語中之極品』也，倘若此鳥仍在，最少也可以跟老子胡說八道一番，要是談得投契，彼此結拜爲兄弟卻又何妨……」

想到這裏，忽然又大搖其頭，忖道：「談得投契，多談他媽的一二百句廢話，那是不妨的，這結拜爲兄弟，卻是姑奶奶的灰王八，大大不妥……一來，方少爺是人，甚至說不定是他媽的人中龍鳳，這龜頭龜腦般的畜生怎可高攀？二則：

老子若跟牠結拜成爲兄弟，便須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要是將來老子飛黃騰達，貴爲朝廷一品大員，難道這扁毛畜生也能跟着老子充任一官半職嗎？」

但這兩點，還不是眞正的理由。

最大的理由卻是：「老子身陷絕境，上不到天下不到地，再拖延下去，說不定會給活活餓死！要是那扁毛畜生跟自己結爲知己，甚至是稱兄道弟，自然大可以多多親近……要是眞的老子餓得狠了，最少還可以把這扁毛知己、畜生兄弟連毛帶血啖而嚼之……」

但轉念再想，卻又感到大大不妥：「知己難求，能夠成爲兄弟更是莫大的緣份，就算他奶奶的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做人也決不能太不講義氣，連知己、兄弟也一口一口的吞噬入肚子裏！」

方寶玉被困險地，腦海中不斷在胡思亂想，但對於如何能夠脫離險境，卻是毫無半點幫助。

如是者又過了大半個時辰，方寶玉呆坐在破爛木床上，遙望遠方景色瞧得爲之出神，冷不防一條烏黑大蛇自背後悄悄纏向了他的脖子。

這條烏黑大蛇初時蠕動得極是緩慢，但等到牠一開始纏着方寶玉脖子肌肉之際，原本懶洋洋的蛇身突然迅速轉動，竟在一眨眼間工夫，便把方寶玉的脖子緊緊纏住。

方寶玉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應變，但他受驚之下，身子向左滾動，登時有大半邊身軀懸空，險狀百出。

方寶玉情急之下，伸手便往脖子抓那烏黑大蛇，雖然他一抓便已抓個正着，但烏黑大蛇皮粗肉韌，全不把方寶玉的指力當作一回事，箍纏在他脖子間的力度更是厲害！

方寶玉暗叫不妙：「這番嗚呼哀哉者也！」

突聽一人喝道：「放手！」喝聲甚是怪異，方寶玉一看，居然是那隻扁毛畜生，而並非什麼樣的一個人。

方寶玉心中大罵：「蠢畜生！竟然叫一條蛇『放手』，蛇本無手，卻又從何放起？」心中罵到這裏，已給烏黑大蛇纏得天旋地轉，突覺眼前一黑，人已昏倒過去！

又過了一段時候，方寶玉聽見了一陣怪異的笑聲。

這怪異的聲音，方寶玉已越來越是熟悉，心想：「又是那隻該殺的鸚鵡！」陡地睜開兩眼，果然看見那鸚鵡正神氣十足地直望着自己！

鸚鵡的笑聲，究竟是否眞的在笑，實在難以分辨，但方寶玉卻可分辨出，這裡已不再是懸崖險地，而是置身在一間很舒服的屋子中。

這屋子很寬敞，雖然並不如何華麗，但卻窗明几淨，環境甚是優雅。

但再優雅的地方，只要再加上一柄大銅鎚，立刻就會變得不倫不類。

方寶玉一看見這大銅鎚，便心中有氣，心想：「此地主人，定必與懸崖上那見鬼的大床甚有淵源，說不定那大床的主人和這裏的主人，都是他奶奶的同一個人！」

這大銅鎚是放在一張木桌上的，跟這屋子的其他擺設相比，顯得格格不相入。

方寶玉忍不住走了過去，要提起那一柄大銅鎚，仔細的瞧個究竟。豈料這大銅鎚眞的份量十足，方寶玉費盡力氣，竟然提不起來。

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未經許可，不得在此放屁！」叫聲十分怪異，也十分難聽。方寶玉心想：「他媽的臭鸚鵡，且看老子如何把你撕成碎片！」回頭一望，卻是不禁爲之一呆。

只見在他背後，並沒有什麼鸚鵡的踪影，卻站着了一個頭髮鬆蓬，鼻大嘴闊的藍袍大漢。

方寶玉吃了一驚，失聲道：「你是誰？」

藍袍大漢咧嘴一笑：「好大的膽子，酒家還沒好好盤問你這王八蛋，你竟敢對酒家呼呼喝喝！」

方寶玉一呆，道：「我幾時對你呼呼喝喝了？」

藍袍大漢道：「你嘴裏沒有，心裏卻早已破口大罵，別以爲酒家不曉得囉！」

方寶玉吸一口氣，道：「你是這裏的主人嗎？」

藍袍大漢搖搖頭，道：「這裏的主人，昨天給酒家一鎚打爆了腦袋瓜子，接着兩眼一翻，歸登極樂世界去了！」

方寶玉心中恍然：「原來這斷是個綠林大盜！」

藍袍大漢把桌上的大銅鎚輕輕提起，看來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他把大銅鎚放在方寶玉的手裏，笑道：「你若喜歡這東西，酒家便送給你了！」

方寶玉吃了一驚，忙道：「無功不受祿，你別客氣！」

藍袍大漢哈哈一笑，道：「臭小子，若不是瞧在金劍人金老兒的面上，酒家才懶得理會你的事！」說到這裏，忽然拍了三下手掌。

掌聲甫落，隨即有個老媽子捧着一個燉盅，小心翼翼地走了進來。

藍袍大漢伸手一指，道：「這燉盅是唐明皇用過的，酒家一直捨不得把它當作尿壺，如今裏面燉好

的『千年烏蟒』，正是昨天在懸崖上把你纏得半死的畜生，要不是酒家及時趕到，用『大鉗神功』把牠活活捏死，恐怕就算燉好這一盅蛇湯，你也沒有機會品嚐！」

方寶玉心中有氣，臉上卻不動聲色，只是淡淡地說道：「原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藍袍大漢道：「你這樣說，不無道理，酒家這十年以來，殺人無數，想不到昨天也曾破戒，救了你這個臭小子一命。算來算去，這還是金老兒的面子夠大，令酒家對你動了慈悲之心！」

方寶玉「哼」一聲，道：「你是不是也要把老子抓去『九蒸九曬』？」

藍袍大漢搖搖頭道：「什麼『九蒸九曬』，大概只有金老兒的徒子徒孫，才會當作是天下無敵的神功，但照酒家着，如此這般練功，練到最後，只會練出三個字。」

方寶玉問：「三個怎樣的字？」

藍袍大漢道：「笨功夫！」

方寶玉忍不住又再問：「你是誰？」

藍袍大漢道：「酒家也是個笨人。」

方寶玉道：「你何笨之有？」

藍袍大漢道：「一個人若是聰明，娶的老婆一定不會太差勁！」

方寶玉道：「這麼說，你的老婆很差勁嗎？」藍袍大漢卻搖搖頭，道：「那倒不見得，這婆娘武功高强，弈棋本領更是他媽的罕逢敵手，只可惜還是輸了九局棋，每局敗仗自斷一根手指，如今只剩下了一隻食指而已！」

方寶玉大爲驚訝，藍袍大漢又已緊接着說道：「她就是在河底裏，把你摟摟抱抱的『九指棋癡』白也黑！」

方寶玉聽到這裏，心中大叫不妙：「這番苦也！原來這斯竟然是那個瘋婆娘的老公，而且還說本少爺跟他老婆摟摟抱抱，大喝酸醋，卻不知他這個老婆容貌差勁之極，老子一遇見她，早已大大的倒胃！」

可是，常言有道：「情人眼裏出西施」，方少爺對白也黑毫無興趣，並不等於這大漢也和自己一樣，說不定在這大漢眼中，他的「九指棋癡老婆」簡直就是仙女下凡，連別人瞧上兩眼都會大大生氣，如今方少爺跟她「摟摟抱抱」，在河水之中頗爲「親熱」，這大漢若是一怒之下，一記銅鎚直砸下來，那可不好玩之的。

只聽見藍袍大漢又道：「河底棋戰，唐唱沒有贏，海世榮也沒有輸，只是酒家的婆娘，給酒家揍得遍體鱗傷，差點連僅餘下來的手指也給酒家一掌震斷！」

方寶玉一怔，道：「這又是什麼緣故？」

藍袍大漢道：「酒家要遊山玩水，酒家要到皇宮大內御廚中吃喝個不亦樂乎，酒家要闖少林、鬧武當、大戰天下第一大幫的八大長老……但那婆娘爲了黑白棋子，竟然他媽的廢寢忘餐，茶飯不思，更摟抱着你這個臭小子到河底觀什麼鳥棋戰，實在豈有此理！欺酒家太甚！」

方寶玉心中暗暗叫苦，臉上卻裝作若無其事，說道：「你是個英雄人物，見識自與一般人大不相同。」這兩句話，前面一句是大拍對方馬屁，後面一句卻是廢話，說了等如沒有說。

但常言有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方寶玉這兩句話，果然令藍袍大漢聽得大是高興，道：「慧眼識英雄，你這對招子倒也不是狗眼，這一盅蛇湯，你快快喝掉，一來大補氣血，二來可以報仇雪恨，這條『千年烏蟒』，終究還是鬥不過你這臭小子！」

方寶玉心中大罵：「你這個瘟神才是他媽的臭王八！」

這一盅什麼蛇湯，是否可以大補氣血，方寶玉是不大關心的，但這條烏蟒險些把方少爺纏上西天極樂世界，這個仇卻是非報不可，當下立即把整盅蛇湯，連湯帶蛇肉一併灌入肚子裏，但覺甜美異常，果然是第一流的補身妙品。

喝完蛇湯，方寶玉忍不住又再問：「這位英雄，未知怎樣稱呼？」

藍袍大漢卻嘆一口氣，道：「英雄莫問出處，但你既然再三追問，酒家也不好意思隱瞞，我姓張三，名李四！」

方寶玉一愕，道：「什麼張三李四？」臉上滿是狐疑之色。

藍袍大漢陡地怒道：「你在瞧什麼鳥？酒家一直不說，就是知道說了你也不會相信！」

方寶玉忙道：「不！我相信！」

藍袍大漢道：「你爲什麼會相信？天下間人人都知道張三李四這些名字，都是當不得眞的，但酒家偏偏複姓張三，名字就叫李四！」

方寶玉喃喃道：「姓張三，名李四，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啊……」

藍袍大漢道：「當然沒有什麼不對！」

方寶玉學問有限，也不敢說世間上是否眞有「張三」這個姓氏，只好唯唯喏喏，說道：「原來是張三壯士，失敬！失敬！」

藍袍大漢漸漸怒氣稍平，半晌才緩緩道：「實不相瞞，酒家是個野生的小雜種，出生後給一個瘋子養大，他是我師父，爲人瘋瘋癲癲，誰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他對酒家說道：『就算是一隻狗，也

有名字……你這條賤命，雖然比狗還更不如，但好好歹歹，總要有名有姓才好，唔……這樣吧，你複姓張三，名爲李四，將來只要闖出了一番事業，天下間又有誰敢小覷你了？』於是，洒家便以張三爲姓，李四爲名！」

方寶玉聽得不住點頭，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你師父能夠把事情說得如此有條有理，倒也不是個瘋子。」

張三李四嘆一口氣，道：「我師父之所以是個瘋子，是因爲他每一天每一個時辰，都在變化，有時候聰明精警，有時候卻一場糊塗，亂七八糟，決不可以同日而語。」

方寶玉道：「原來如此……」

張三李四看了方寶玉大半天，才又再說道：「金老兒縱橫武林數十載，他的奴僕胖太歲谷瘦影也不是泛泛之輩，這兩大高手居然不約而同，都把你看作是個練武奇材，說不定你這個臭小子的資質，確有些過人之處，嘿嘿，嘿嘿……」他忽然「嘿嘿」地連聲冷笑，方寶玉倒也弄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方寶玉不住問：「河底的那一局棋戰，到底怎樣了？」

張三李四冷冷道：「唐唱是蜀中唐門的老大，海世榮是大鹽梟，但洒家張三李四，可也不是省油的燈，這兩個棋王棋霸一較高下，那本是他倆的事，但偏偏引得洒家的老婆也潛入河底觀戰，這分明是陷害洒家的老婆，要是洒家這個瘋婆娘因此而喪命於河底，洒家豈不是變成了什麼勞什子鰥夫嗎？他奶奶的熊！唐老大又怎樣？海世榮又怎樣？洒家一發起狠性，那是六親不認的，當天，洒家怒火衝天，也不管唐唱跟海世榮這一局棋下到什麼樣的地步，便在船上狂揮大銅鎚，前後不到十招八式，嘿嘿，洒家已把巨帆船底砸個四分五裂，八碎九爛不成船形，連那什麼磁鐵鑄成的大棋盤也砸個他媽的稀巴爛，嘿嘿！眞是痛快！他奶奶的十分痛快……」

方寶玉道：「張三壯士此舉，自然是十分痛快的，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朝廷閹宦當權，鷹犬肆虐，兄台並不謀取善法對付閹賊鷹犬，卻對忠良之士，芝麻綠豆般的小事大費工夫，豈非有本末倒置之嫌嗎？」

張三李四陡地呆住，他可萬萬料不到，眼前這個「臭小子」居然能夠說出這番義正詞嚴的話來！

張三李四怔呆了很久，才若有所思地說道：「小兄弟，你這些話，我早已在心中千百次反覆思量過，但偏偏未能認眞地加以思索……如今給你一說，倒是他奶奶的搔着了癢處！」

張三李四已說到了「大義之道」，豈料方寶玉卻又把話題一轉，說道：「你老婆雖然只賸下了一根手指，但她畢竟還是張三夫人，你究竟把她怎樣了？」

張三李四道：「這婆娘沉迷弈棋之道，弄得自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本當一拳兩脚便把她送上西天，免得丟人現眼，但姑念她姓白名也黑，這名字連帶姓氏總算是他奶奶的世間罕有，宰了這婆娘未免有點可惜，是以張三某網開一面，只是把她囚禁在井底，讓她好好反省反省！」

方寶玉道：「井底？是枯井還是水深逾丈的井底？」

張三李四道：「既然是一口井，當然他奶奶的有不少井水，但這口井的井水有多深，洒家卻不怎麼清楚！」

方寶玉忙道：「可否帶我去瞧瞧？」

張三李四道：「這瘋婆娘又不是大美人，有什麼好瞧！」

方寶玉道：「她雖然沉迷弈棋之道，但爲人還算是毫不錯的，我想看看她此刻到底怎樣了。」

張三李四咕嘀着道：「偏偏有這麼煩的臭小子！」

張三李四帶着方寶玉，來到了一口四四方方的井旁邊，只見井水漲滿，只消俯首彎腰，伸手便可觸及井水。

方寶玉一呆，望了張三李四一眼，道：「你把老婆囚禁在什麼地方？」

張三李四伸手指向井水：「洒家早已說過，她被囚禁在井底。」

方寶玉一怔，道：「她又不是一條魚兒，你把她囚禁在井底，豈不是謀殺老婆嗎？」

張三李四冷冷一笑，道：「她在船底觀戰，也不見得會被河水活活淹死！」

方寶玉道：「她在船底觀戰，時間並不太長久，但這井底囚牢，卻似乎大大不同。」

張三李四道：「自然是大有不同的，且待洒家帶你入內瞧瞧！」

張三李四也不理會方寶玉是否同意，已把他推入井中。

方寶玉心中大叫不妙：「不好了！這王八蛋莫不是要落井下石？」隨即又聽見「噗通」一聲，似乎眞的有一塊大石給拋入井中。

但那並不是大石，而是張三李四。

張三李四也跳入井中，他並沒有挾着方寶玉，只是用奇特之極的掌力，不斷把方寶玉推入井底深處！

這一次，跟白也黑摟抱着他潛入河底觀戰的情況大不相同。

白也黑摟抱着他溜入河底觀戰之前，曾把他身上若干穴道封閉，使呼吸雖然暫時中止，但內息卻運行無阻，是以方寶玉始能在河水之中支撐了一段時間。

但這一次，張三李四只是順手一推，便把他推入井中，事前既沒把他呼吸穴道封閉，更沒在體內灌輸任何內力，那便如一個全然不懂水性的人，一下子便給推入深不見底的井水中！

方寶玉心中大爲吃驚，但卻全無反抗之力，張三李四把他推入井底深處，他也就只好像塊大石般一直向下沉了下去！

不到片刻，方寶玉已喝了不少井水。

這口井的井水，其實也很清澈鮮甜，用來飲用實在不錯，但方寶玉如此這般飲用井水，卻是苦不堪言。

又再過了片刻，方寶玉已頭昏腦脹，神智不清，旋即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但也就在此際，越來越是黑暗的井底，突然出現了一蓬火光。

原來這一口井，井底深處另有暗道，張三李四潛入井底之後，自暗道鑽了出去，他一探頭張望，已來到了另一處水洞所在。

這水洞與那一口井相連，但若不知道其中蹊蹺，決難在井底鑽身來到此地。

只見水洞之內，有幾根火炬，火光燃亮得正盛。

一個人，給一根生銹的鐵鍊緊緊箍着脖子，而這人的身上還插着十幾把明晃晃的鋼刀。

這十幾把刀，每一把刀都透體而過，有些自背後插入，自胸前透出刀尖，有些自小腹插入，刀尖竟在脖子後面才透凸出來！

單是這兩刀，已經足以致命，沒有任何人能身中如此兩刀，還能有機會活命下去。

這一個人，是個女人，她只有一根手指。

她就是「九指棋癡」白也黑！

白也黑死了！像她這樣死法的樣子，自然是「死得不能再死」！

張三李四坐在水洞的一塊大石上，呆呆地看着身上給插着十幾把刀的妻子。

方寶玉給張三李四推入井底，曾經給井水浸得頭昏腦脹，但到了水洞之後，總算漸漸神智清醒過來。

他也看見了白也黑被殺害的慘況。

「張三壯士……你果然……果然他媽的有兩下子，她以後再也不能下棋，也不能摟抱着別人潛入河底觀戰啦！」方寶玉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身子又濕又冷，忍不住渾身顫抖，連說話的句子也斷斷續續。

但這是否和他心裏害怕有關係？

那倒不是！在短短不到半個月間，方寶玉已見識過不少大仗大陣，甚至是轟烈慘烈之極的殺人場面，諸如烏金幫逾百幫衆慘被「白眉太監」冷森嚴殺害，又諸如唐唱在河畔血戰唐門叛逆一戰，直殺得河水血紅，屍橫遍地，那情景比諸白也黑之死狀，自當更令人怵目驚心百倍！

白也黑遇害，固然也是一樁悲慘之極的血案，但方寶玉認識這婦人極其有限，縱使對她並無太大的憎惡，也決不會把她當作是親愛的人，如此這般的一個婆娘是死是活，他可不怎麼放在心上。

但張三李四卻大大不然。

他並沒有聽見方寶玉在說什麼。

方寶玉剛才說道：「你果然他媽的有兩下子……」他顯然以爲，這十幾把鋼刀，都是張三李四插在白也黑身上的。

但這卻是天大的冤枉。

白也黑雖然給張三李四一怒之下，囚禁在井底外的水洞中，但卻絕不是他殺了白也黑。

只有白也黑脖子上的鐵鍊，確然是張三李四鎖上去的。他這樣做，絕不是要殺害妻子，只是惱怒她沉迷弈棋之道，一氣之下便把妻子鎖了起來，不讓她到處亂跑亂走。

其實，以「九指棋癡」白也黑的能耐，張三李四縱使功力稍勝於她，要把她生擒活捉，繼而抓入井底水洞加以囚禁，根本就是難乎其難之事，但白也黑是他的妻子，老公要對付老婆，老婆大人只要不是狠性大發，多半會「半推半就」，任由丈夫大發雄威，這未嘗不是夫妻間的一種「情趣」。

張三李四囚禁白也黑，其實也只是一時之氣，充其量過不了三兩天，便會把老婆大人釋放，總不成把妻子長期羈禁綁鎖。

豈料當他帶着方寶玉進入井底水洞，卻赫然發現白也黑身中十數刀慘死，這打擊實在異常沉重，他差點便吐血昏迷過去！

但方寶玉不明內情，卻誤以爲張三李四心狠手辣，不但用鐵鍊鎖住老婆，更用十幾把刀將她插死！

張三李四也沒有向方寶玉分辯，只是呆楞楞地在大石上坐了半個時辰，然後才上前，把插在白也黑身上的刀一一拔出來。

方寶玉心想：「此人心狠手辣，說不定是個他媽的瘋子，要是有機會，務須早早遠離此人爲妙。」

張三李四把十幾把鋼刀拔了出

來之後，臉上神情一片木然。

他忽地長長吁出一口氣，自懷中取出一隻四四方方的小木盒。

他把木盒打開，只見盒內放着一枚棋子。

這一枚棋子，甚爲奇特，若論外貌，跟普通的黑白棋子一般無異，但它卻並不是白棋子，也不是黑棋子，而是半黑半白！

方寶玉並不愚蠢，一看之下，已知道這枚棋子必然和張三李四的老婆白也黑大有關係。果然，只見張三李四把棋子放入白也黑的口中，然後說道：「婆娘……你叫白也黑，這一枚棋子也是既白且黑，你死了，這一枚棋子也沒有留下來的必要，只好物歸原主，送還給你好了！」

說到這裏，居然臉露笑容。

方寶玉瞧在眼裏，不禁心中冷笑不迭：「你殺了糟糠之妻，心裏快活得很，自然難免他媽的笑口吟吟！」

豈料心念未已，突見張三李四臉色大變，不但臉上的笑容在眨眼間化爲烏有，更放聲號啕，如喪考妣！

他這一哭，眞箇驚天動地，水洞中廻聲不絕，方寶玉給他哭得頭昏腦脹，甚至比差點在井水裏淹死之際還更難受。

方寶玉起初大爲詫異，心想：「你這混蛋殺了老婆，笑了又哭，究竟在妻子面前耍什麼花樣？」本以爲張三李四隨便哭一會便即停止，可是他實在是悲慟之極，心中鬱苦一旦宣洩，便有如河水缺堤般，一發不可收拾。

這還罷了，張三李四功力深厚，不哭則已，一哭之下，居然越哭越有勁，不但全無停止迹象，最後更搥胸頓足，連水洞上的岩石也被震碎下來。

方寶玉給幾塊碎石打在臉上，雖然並不怎麼疼痛，但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再者，要是這位「張三壯士」再哭下去，是否可以哭聲震天尚難逆料，但「哭聲震洞」，卻似是他媽的猶有餘刃，一旦哭得整個山洞水洞崩塌下來，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但張三李四啕哭之聲越來越猛烈，想要勸阻他就此打住，只怕千難萬難！

正當方寶玉給他哭得心煩意亂之際，忽然有一隻肥大無比的手，在他背後拍了兩下。

方寶玉回頭一望，不禁爲之呆住，只見在自己背後，赫然出現了兩大肥人，分別是一男一女，男的正是胖太歲谷瘦影，女的自然就是他的心上人，也是「白眉太監」冷森嚴的親妹子冷春花。

只見這兩大肥人，都和自己一樣，全身上下都是濕淋淋的，顯然也是由井口上面直跳下來，但這一口井的「通道」看來甚爲隱蔽，這兩大肥人如何得以知之？

胖太歲和冷春花，曾在樹林內雙雙大戰冷森嚴，兩人都受創不輕，尤其是胖太歲，他到此刻還能活着，未嘗不能算是奇蹟。

方寶玉乍然再遇這兩大肥人，不禁又驚又喜，卻又有幾分害怕。

他害怕的，是這兩大肥人古古怪怪，雖對自己並無太大的惡意，但要是再落在他倆手裏，就算不抓去「九蒸九曬」，也會給倒吊起來，去練什麼勞什子的「倒吊神功」！

「倒吊神功」究竟有何神妙之處？由於方寶玉只是練了一點點的皮毛，給胖太歲用繩索倒吊了半個晚上，他可不知道這種「神功」有何玄妙，但他卻知道，一旦給倒吊起來，那種苦處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一個弄不好，隨時會連性命也賠掉，如此「神功」，方少爺勢必敬謝不敏，不學也罷。

只見胖太歲看了方寶玉一眼，又看了張三李四一眼，再然後瞧着冷春花肥肥白白的大臉龐，然後就此動也不動，像是一塊巨大無比的石頭。

冷春花卻嘆了口氣，道：「張三前輩的老婆死了，難怪他這樣傷心。」

胖太歲仍然癡癡地望住冷春花的胖臉，道：「要是你死了，我決不會傷心。」

冷春花陡地一呆，兩眼怒瞪着胖太歲。

但在這一兩句話上，她對胖太歲的看法，反而不及方寶玉那樣深切。

她在惱怒胖太歲不會爲了自己的死而傷心，但方寶玉卻大不以爲然，忖道：「這胖鬼對這冷春花小姐癡情之極，他這樣說，定必另有深意。」

照方寶玉看，張三李四對白也黑之死如此大爲傷心，顯然是自己當初的推斷大大的錯了。

白也黑雖然給張三李四囚禁在這井底水洞之中，但把刀插入白也黑體內的兇手，卻是另有其人！

只聽見胖太歲用摯誠無比的聲音對冷春花說道：「要是妳死了，我活着又有什麼意思？與其獨自偷生塵世，下半輩子天天傷心欲絕地思念着妳，倒不如立刻趕緊陪妳共赴黃泉之路。一個人既已殉情而死，也就不會傷心啦。」

冷春花聽到這裏，才知道自己大大的錯怪了小谷，不禁大爲感動，情不自禁地在胖太歲的臉上吻了一下。

「小谷，是我錯怪了你，你心裏不會生氣吧？」冷春花幽幽地說道。

胖太歲「啊」的叫了一聲，連忙道：「在這世間上，除了主人之外，就只有你一個人對我是最好的，俺就算再愚鈍再糊塗，也決不能生你的氣。」

冷春花聽了，胖胖白白的臉龐展開了燦爛的笑容，居然笑得極是甜蜜。

方寶玉呆呆地瞧着這兩大肥人在水洞裏卿卿我我，卻並未有肉麻的感覺，反而在想：「要是小嫣也在這裏，那便好了。」

但小嫣並沒跟着兩大肥人而來，她究竟留在什麼地方？

漸漸地，張三李四哭聲停了下來。

冷春花緩步上前，勸慰道：「人死不能復生，哀傷也沒有什麼用，你還是不如……」

她尚未說完，張三李四已大力地點頭，厲聲道：「洒家曉得！正如你那個小白臉所言，這婆娘死了，洒家活着又有什麼意思？與其獨自偷生塵世，下半輩子天天傷心欲絕地思念着她，何不立刻趕緊陪她共赴黃泉之路？」語畢，一掌便要拍向天靈自戕殉情，了結此生。

但冷春花在他身邊，如何能讓他說死便死？

她那肥大之極的手閃電般擋開張三李四的右掌，同時喝道：「白也黑姊姊屍骨未寒，血海深仇未報，你若就此一命嗚呼，在九泉之下又有何面目見她？」

張三李四陡地呆住，有如一大桶冰冷的水淋了下來，登時清醒了一大截。

「不錯！洒家太魯莽，太糊塗，太混帳了！」張三李四銅鈴般的巨目暴睜，咬牙厲聲叫道：「婆娘，我一定會爲你報仇，把殺害你的兇手千刀萬剮！」

冷春花點頭道：「這才像話！照你看，兇手會是什麼人？」

張三李四尋思片刻，頭腦漸漸清醒，忽然問道：「你們怎知道潛入這井底水洞的秘道？」

冷春花道：「這裏本是貪贓枉法朝廷命官古伯同的巨宅，你雖然把古伯同宰了，又殺了他滿門老幼，但仍有一些婢僕、花王、廚子活着。」

張三李四一聽之下，已明白冷春花、胖太歲如何能進入此井底水洞。

冷春花把刺殺白也黑的鋼刀一一檢視，良久才道：「這些刀，都是古伯同護院武師所用的佩刀，但那些武師，武功草包之極，早已給你殺了一大半，逃掉了餘下的一小半。」

張三李四道：「莫非有人回來，暗中殺害洒家的婆娘？」

冷春花搖搖頭：「那餘下的一小半武師，既成驚弓之鳥，武功也極其有限，決不敢回來此地甘冒奇險。」

胖太歲微微點頭道：「這話不錯，再說，以尊夫人中刀的傷勢看來，出手之人內力不差，更復刀招兇狠奇準，簡直刀刀致命，絕非一般尋常武師能望其項背。」

方寶玉心中大爲讚嘆，忖道：「這胖鬼面對着冷小姐，便如一個癡癡迷迷的情場大白癡，簡直癡得連大王跟大便都分不清楚，但在別的人面前，別的事情上，卻是精明機警，層次分明之極。」

只聽見冷春花「嘿嘿」一笑，道：「照小女子看，兇手很有可能就是張三老兄的宿敵。」

方寶玉差點沒「媽啊」一聲叫了出來。

他心中啼笑皆非，忖道：「這位冷小姐身粗如象，卻自謙爲『小女子』，方少爺佩服！不勝他媽的佩服佩服。」

張三李四皺了皺濃眉，道：「張三某之宿敵，縱使不能說是多如牛毛，但少說也有一二百之多，未知冷小姐所指，究竟是何許人也？」

冷春花又是「嘿嘿」一笑，道：「張三老兄，你的姓氏、名字固然是亂七八糟，一塌糊塗，想不到連腦筋也是一樣。」

倘若換作平日，有人公然嘲笑他複姓張三，名爲李四，他早已發作動手，甚至大開殺戒，但此際他卻毫不動怒，只是長長地嘆一口氣，反而道：「你說得不錯，張三李四，本來就是個糊塗的名字，糊塗的人。」

胖太歲又癡癡地望住冷春花，忽然問：「你說的，是不是鹽梟海老九海世榮？」

冷春花並未開口回話，但卻緩緩地點了點頭。

她一點頭，方寶玉心中就大不以爲然。

他對海世榮這位大鹽梟認識不多，只曾有過一面之緣，但卻絕不認爲海世榮會潛入這井底水洞，鬼鬼祟祟地謀害「九指棋癡」白也黑。

方寶玉心中這樣想，但到底是何所見而云焉，他卻說不上來。

豈料張三李四的看法，也跟方寶玉心中所想完全脗合。只聽得他「嘖嘖」連聲，接着迭聲說道：「不會是海老九！不會是海老九！」

冷春花眉毛一揚，道：「爲什麼不會是海老九？」

張三李四不答反問：「爲什麼會是海老九？」

（未完・九）

上文提要：陶克看清了紅紅的傷勢，正和自己女兒傷的地方一樣，心裡印證了，紅紅表錯情，反對他有好感。陶克離開「快活居」往劉家莊去，路上，救了封大年的女兒封彩雲，打走了「四山八怪」。封彩雲知道他是陶克，既不致謝救命之恩，還恩將仇報，將陶克擊得傷勢頗重，無法還擊……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聲明獨鬥約戰　使詐圍攻重傷

「姑娘，妳走吧！」

「你死了我才會走，因為我要你的頭！」

「姑娘，別逼我，我不想對付像妳這樣的姑娘！」

陶克有些厭惡，如果他是突然想到死去的妻女，他就不會饒過封彩雲！

但封彩雲却誤會陶克了。

她以為陶克在唬他，這種唬人的故事太多了，當年諸葛亮弄個空城，就把天才橫溢的司馬懿唬得一楞一楞，就是不敢進空城！

這樣的故事多了，封彩雲當然不會再上當！

她冷笑：「你為什麼還會放我？哈哈……如果我是你……嗯，天下任何人是你，就不會如此大方的放人，你不是聖人，你是個肉眼凡胎的人，小子，別太費心吧！我是不會上當的！」

陶克又咬牙，道：「為什麼妳不出劍？」

封彩雲道：「我不急，因為情勢越拖延下去，對我越有利，我的傷處上了藥，這藥真不錯，傷口已沒有太大的痛楚了，當然，這對我的功力也有了助益，而你，你就不同了，你的傷仍然在流血，你只有越來越痛苦，小子，你說是不是？」

陶克怒叱，道：「封大年這個老王八蛋，怎麼養了這麼一雙可惡又可憐的兒女，他媽的！」

封彩雲難以忍受了！

「不許罵我爹！」

她大叫着，長劍狂殺而上，光景形同拚命！

「噹！」

「彭！」

「唉……啊……唷……」

陶克的內功早就流暢在他的棒子上了，他有意激怒封彩雲，迫她先出手，果然！

陶克一棒擊落封彩雲手中長劍，「棒打虎頭」一招敲在封彩雲的頭上去，只打得封彩雲額上迸血，幾乎昏倒！

封彩雲抱着頭往屋外狂跑，那當然不是陶克的人頭！

陶克很痛苦，他沒有再追殺！

他只想教訓封彩雲！

如果不是陶克突然想起他死去的妻女，他非一棒子把封彩雲打死不可！

＊　＊　＊

陶克很痛苦，他不只是身上受傷痛苦，他心中也痛苦不堪！

一個人身心都痛苦，這個人才真的痛苦極了！

他以為救了人，便受些傷也認了，然而又被自己救的人朝背上刺了一劍！倒楣呀！

別回劉家莊上了，折回桐城去

治傷吧！

陶克匆匆忙忙的負傷又進了桐城縣城門，城門口，他又發現那張告示牌，上面依然貼着捉拿淫賊的告示，他只有苦笑了！

來到「快活居飯館」門外，果然，「快活居」的大門仍未開，門是由裡面閂上的！

陶克上前拍門，半天，才聽得裡面的伙計道：「不做生意了，別家去吧！」

陶克道：「伙計，是我！」

門立刻拉開了，陶克斜着身子進去，他的身上可真淒慘，當他把一塊大布巾拉下來的時候，嚇了伙計一跳！

「陶爺，你怎麼，傷成這樣？」

「別多問，快把大夫找來！」

便在這時，二門後的屠萬山出來了！

屠萬山一見陶克受了傷，立刻上前扶持：「兄弟，你同那個王八蛋幹上了，傷成這樣？」

陶克嘆口氣，道：「無妄之災，造化弄人呐！」

伙計已往後院去叫另一個伙計出來！

那伙計只一出來，屠萬山就叫他去找丁大夫！

陶克還真能挨刀，他的肩上白骨森森真嚇人！

於是，二院的紅紅姑娘也聽說了！

「這才走了大半天，傷成這樣回來？」她說着，叫伙計把陶克扶進她的房中！

陶克也不管那麼多，治傷要緊！

紅紅雖然也受了傷，但她很懷念陶克，雖然陶克才走不到一天，她已看着屋頂直想念！

她把陶克扶在椅子上，先就端了一盆熱水為陶克擦拭着身上的血跡！

沒多久，丁大夫放下藥箱為陶克查看身上的傷，不由嘆口氣，道：「兄弟，你能走回來，可真夠種，命也大！」

陶克道：「我不想死在荒山野地餵野狼！」

丁大夫為陶克的左肩塗上一層藥粉，道：「這一刀如果殺在脖子上，你的頭就會掉了！」

陶克道：「本來就是砍我頭的，我躲過了！」

他在藥粉撒上之後，猛吸一口大氣，清涼輕鬆，不再那麼痛了！

丁大夫又為陶克把背後的血洞塗藥，吃驚的道：「這一傢伙更狠，若非碰上肋骨，有穿腹之危呀！」

陶克道：「也被我躲過了！」

丁大夫再把陶克的肘上塗些藥，一處處的包起來！

陶克見丁大夫把餘下的藥要帶走，他伸手取過來，笑笑道：「這藥我全要了！」

丁大夫一怔，道：「這……」

陶克取出銀票塞在丁大夫手上，道：「夠不夠？」

丁大夫一看，忙點頭，道：「有多！」

那一張銀票五十兩，算是大數目了！

屠萬山沉聲，道：「兄弟，你把我屠萬山沒看在你的眼裡，是嗎？」

陶克愣然，道：「怎麼說？」

屠萬山道：「咱們已經一家人了，在我這兒還用得到你花銀子？」

他又把銀票取回來，對一邊的管帳吩咐：「取五十兩交大夫收下！」

陶克也笑了，何必為銀子爭執！

他把銀票塞回袋子裡，笑道：「屠大哥，我怕是要在你這兒住上幾天了！」

屠萬山沉聲道：「你就是想走我也不放你走，兄弟，你心平氣和的住在紅紅房裡吧！」

他看看紅紅，又笑又道：「乾脆，你就把紅紅這兒當你的家吧，哈……」

陶克見紅紅也抿嘴笑，便也乾乾的笑了！

於是，又是烟又是肉，便大煙也擺上了！

陶克不抽大煙，他只吃了一頓，便歪着身子睡了！

＊　＊　＊

屋子裡睡了兩個受傷的人，那紅紅坐在床邊看陶克！

陶克沉沉的睡，紅紅想着前一夜，那真是叫人此生難忘的一夜！

她知道陶克是不會知道那夜的美妙，所以她坐在一邊看着，不時的還伸手去摸摸陶克的鬍子！

紅紅有着滿足的感覺！

她也好像真心的愛上陶克了，而陶克會要她嗎？

這種事情只有看以後的發展了！

＊　＊　＊

年輕人受傷就是癒合得快，只不過三天工夫，陶克纏在身上的布條也拆去了！

他試試身手，也覺得差不多好了，當然，最高興的還是紅紅姑娘！

紅紅姑娘的傷也好了，這當然還是丁大夫的藥有效，兩個人在屋中哈哈笑。

於是，屠萬山也來了，他命人把幾樣小菜擺上桌，三個人舉杯喝起來！

紅紅喝了幾杯酒，滿臉桃花相

映紅的露出兩隻可愛的小酒渦！

她眞美，陶克在這時候才體會到紅紅姑娘長得美！

他覺得屠萬山的五位姑娘各有千秋，五個人站在一起就美不勝收了！

＊　＊　＊

屠萬山很高興，他也喝了不少酒，當他站起身來的時候，對紅紅姑娘道：「紅紅，我把我這兄弟交給妳了，看妳如何招待了！」

紅紅笑嘻嘻的道：「屠爺放心，我盡力！」

屠萬山又衝着陶克一笑，道：「人生快樂不太多，兄弟呀，這茫茫人世俱都是你爭我奪，殺殺砍砍的不快樂，所以呀，你可莫負良宵啊……哈……」

他哈哈笑着走了！

走到門外還回身關上了門！

紅紅笑呵呵的伸手拉着陶克，道：「今夜我不叫你再喝多了！」

「爲什麼？」

「喝多了，你醉了，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陶克一怔，道：「前我……我醉了以後……」

紅紅把臉垂下，一副應有的嬌羞樣子。

陶克雖然受了傷，如今見紅紅如此癡情關懷，細心的侍候，心中那份自在，就甭提了！

陶克自從回到三江地，這些天從未曾有過男女之間彼此關愛，彼此體貼，耳鬢廝磨的事情，桂花拋下他去了，女兒也去了，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便是設法找到害他妻女的淫賊，而現在……

現在他有了熱的感情，美的眼神，以及那種令他幾乎完全失掉的愛！

陶克不由得伸手去摸着紅紅的秀髮！

紅紅仰臉，把櫻桃似的櫻唇翹得高高的，噏動的俏鼻幾乎碰上陶克的下巴，便一雙眸目也半閉不閉的樣子！

這還不明白嗎？

陶克當然明白，他把摸紅紅頭的手掌稍稍推了一下，便把自己那厚實的大嘴印上去了！

輕柔的吻着，低低的哼着，便身子也輕輕的扭着！

紅紅的一手反自陶克的脅下穿過去了，光景她是要用力摟抱陶克了！

陶克早有察覺，他把紅紅抱起來，那麼自然的抱在懷中，又那麼自然的吻着！

也不知吻了多久，也許很久，因爲兩人這幾天的彼此關懷，已經產生了應有的愛苗。

陶克心中很感激紅紅，他的動作便也有了行動的理由，那理由便是回報！

輕輕的，陶克把紅紅放倒在床上，紅紅便也自動的解開了羅衫，她伸手去拉薄被。

陶克忽然阻住紅紅拉被子，他的雙目睜大了。

紅紅以爲陶克不喜歡在被子下面行動，便笑笑推開被子伸手做迎接狀。

陶克仍然瞪着眼，然後……

他伸手去撫摸着紅紅的兩隻軟綿綿的奶子。

紅紅吃吃笑了：「你呀！也喜歡摸它。」

陶克不開口，他其實並不是摸紅紅的奶子，他在摸紅紅奶子上的兩個寸長稍斜的刀疤。

紅紅的傷好了，但她的奶子附近卻留下兩個刀疤痕，短時間是很難消失的。

撫摸着紅紅奶子上的刀疤，陶克好像把這痕跡烙印到他的內心深處一般，十分痛苦。

如果這刀疤是男子留在紅紅身上的，陶克就會殺了他，因爲這刀疤太像他女兒身上的了。

然而，這是「漢水一隻鳳」錢丹鳳刺殺的，而錢丹鳳又是個姑娘，姑娘是不會姦人的！

陶克唯一的解釋，便是巧合了。

他一聲嘆息，却引來紅紅姑娘的誤解，以爲她奶上有疤已失顏色了。

但紅紅很會動作，她善解男人意！

屠萬山手下的「北地五胭脂」都善解男人意，當然，陶克便得到了美妙的侍候！

就在一張薄被下面，紅紅姑娘擺腰扭臀，曲意的奉獻，陶克也是苦盡甘來，努力做一個男子漢，男歡女愛，一折騰就到了三更天。

兩個人摟抱在被子下面熱呼呼的正磨蹭，那紅紅掙扎着才起來，她爲陶克弄熱水，然後又侍候小菜和熱酒，那陶克就在床上細細的看，見一件薄紗罩美體，更令他心中噗噗通通，怎麼紅紅的曲綫這麼美。

小菜擺好了，酒也斟上了。

床下一盆熱水在冒煙，紅紅笑指床下，道：「起來吧，洗乾淨了喝幾杯。」

陶克就覺得，招待得太週到了。

他撐起身，下了床，床邊熱水盆中他擦洗過，只把衣褲披身上，然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他這裡剛剛舉起酒杯子，猛古丁，房門上傳來「叮叮」響聲兩三下。

陶克一怔，他看住紅紅。

紅紅也是一怔，她開口問：「

誰？」

「我！」

「你？是……」

紅紅臉色一變，他示意陶克一邊閃。

「連我的聲音也聽不清嗎？」

陶克怔怔的起身，把酒一口喝乾，他便把身子閃躲到房門後面了。

他把衣褲結紮，又把棒子插在後腰上。

於是，紅紅把房門拉開一尺那麼寬，她把頭探出去，道：「是少主。」

「不錯，我特意來的。」

「對不起，少主，『快活居』不做生意了。」

「我們之間已不是生意上的交情了。」

紅紅故意把聲音提高，道：「那是少主的想法，我們沒有。」

「只有婊子才無情，妳不是。」

紅紅淡淡的道：「算啦，我們當然不是婊子，但在你們三水幫的眼裡，照樣被人看不起。」

「紅紅，我可沒有，在這桐城，我只來妳這裡。」

紅紅嘆口氣，道：「算啦，少主逢場作興，別人拿你當眞，兩把尖刀一齊扎，幾乎要了我的命，少主，你還是請回吧。」

「紅紅，我知道，我就是聽說他們漢江分舵來鬧事，不放心，我才夤夜趕過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妳不請我進去？我聞到酒香了，難道就把我擋在門口？」

紅紅道：「對不起，我怕再挨刀。」

門外，正是三水幫少幫主封流雲，他萬萬想不到，紅紅的房中有一個令他深惡痛絕的對頭冤家陶克。

封流雲的妹子封彩雲，如今正躺在大船艙內養着傷，她被陶克幾乎一棒把她的頭打爛。

這件事情封流雲聞聽就知道是陶克幹的，封流雲是不會問爲什麼陶克對他妹子下如此重的手法！

只不過三水幫總舵已傳下狙殺令——死活不論，非要陶克的命！

紅紅雙手用力擋，她叫道：「少主，我說過，三水幫我們惹不起。」

封流雲道：「妳應該明白我的心！」

紅紅道：「我明白你的心，我却不明白那個動刀子刺我的那個女人心。」

封流雲忿忿的道：「可惡的錢丹鳳，我打自心眼裡討厭她，她處處給我不高興，若非他爹錢水龍與我爹是好哥們，我早就上門去罵她了。」

紅紅道：「少主，我的奶子已有刀疤，實在不好瞧的，你還是……走吧。」

封流雲道：「且叫我看看，奶子上面挨刀是個什麼樣的難看。」

他眞的更用力强行進門了，只見他把肩頭去頂門。

「少主。」

這聲音來自暗處。

這聲音乃是屠萬山發出口的，却也令封流雲旋轉身子看過去。

他看到這家掌櫃了，他也知道這掌櫃的武功了得！

洪大川與白水青二人回去說，三水幫的人就知道了。

「是你，大掌櫃。」

「我已經不是掌櫃了，因爲我收店了。」

「你不開快活居了？」

「是的，我們惹不起官家，更惹不起三水幫，我們關上門當好人。」

封流雲道：「你們當好人？」

「怎麼，不可以？」

「當然可以，只不過我已知道你們從掌櫃到伙計，男的女的都有一身好本事。」

「防身保命而已。」

笑笑……當然有幾分冷笑，封流雲道：「我以爲你們這兒有目的。」

屠萬山道：「什麼目的？」

封流雲道：「暫時我還不知道，只不過我會很快的知道，因爲三水幫的消息最靈通。」

淡淡的，屠萬山道：「少主，我們也是人，而且是安份的好人，我們爲什麼要挨刀？少主，如果是這樣，你就更不應該來了。」

封流雲雙目一厲，道：「來不來由我，你以爲會那麼幾招，就不得了啦？」

屠萬山道：「少主，你不是來找麻煩的吧？」

封流雲道：「你不夠資格，識相的就回你的房去！」

屠萬山臉皮一緊，道：「少主，我已不開店了，生張熟魏都不招待，而且我們關上門當好人，我這裡都是我的家人一樣，我這話夠明白了吧！」

封流雲冷笑道：「對我不起任何作用。」

屠萬山大怒，暴吼一聲似虎，道：「滾！」

這一聲吼，使封流雲也吃一驚，除了陶克傷過他以外，三江地界之內，何人膽敢對他吼……不想過日子了。

封流雲只不過一怔，只見他右手鐵骨扇猛一揮，灰暗中還以爲他要出招了，但想不到他出手就是一根鋼針打出來了。

屠萬山發覺得太晚了，不到三

丈距離，當他發現那細小的寒芒時候，鋼針已開始往他的右胸上方穿進去了。

屠萬山的動作也快，反手抓住正往體內穿的鋼針，等他用力拔出來，便也帶起一溜鮮血似綫。

這動作，使封流雲也吃驚，因爲他這一針，誠心要屠萬山的老命，不料針扎進一半便被他拔出來，這是什麼手法？太玄了！

屠萬山不死，他就無法進紅紅的房門。

封流雲退到院子裡了，他面對着一步步逼上來的屠萬山，鐵骨扇中他還有兩根針。

他不打算同屠萬山力拚，他只要屠萬山死！

屠萬山舉着手上帶血的鋼針，道：「少主，你們三水幫的人，都是這樣嗎？有仇沒仇，出手就要人的命？」

封流雲道：「不錯，你如果回去睡大覺，你就不會挨這一針了！」

屠萬山怒道：「你不應該忘了我剛才的話。」

「什麼話？」

「我們也是人，你也不該來！」

「本少主已經來了。」

附近，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道：「屠掌櫃，把這小子賜給在下，如何？」

這聲音甫落，花牆邊上出現一個人……

這人的手上有根棒，棒子還在手上旋。

這人當然是陶克，他已慢慢的走到院子裡來了。

陶克的出現，直叫封流雲大吃一驚，老實說，這時候他實在不喜歡遇上他。

屠萬山開腔了。

「兄弟，你來得好，只不過封少主的鋼針是不長眼睛的，別像我一樣，差一點完蛋！」

陶克淡淡的道：「屠兄，我早已領教過了，鐵骨扇內三根針，他傷不了我的！」

封流雲憤怒的道：「原來你們都認識呀！」

屠萬山道：「我認識很多人。」

封流雲回身怒視紅紅，道：「原來他在妳房中呀！」

紅紅不開口，憤然的回身把房門關上。

陶克道：「別衝着人家姑娘耍狠，姓封的，你應該找上我才好！」

封流雲道：「不錯，我正要找你！」

陶克道：「令妹還好嗎？」

「她不好，娘的，他被你打慘了！」

陶克道：「眞叫寃枉，她怎不說她偷襲我一劍，差一點戳穿我肚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姓封的，妳妹子什麼都好，只有……嗯……心太狠了……她的身上嘛，細皮白肉的，那奶子，嘖，還有個溜圓大屁股，可惜呀，她受了傷，便女人最高貴的地方也差一點被刀戳中，還是我救了她，再脫了她的褲子爲她敷藥，我自己帶的藥。」

他見封流雲氣得全身直哆嗦，便又道：「我是見四個惡漢殺她一個呀，四個惡漢也殺了抬轎的，還有一個老太婆，我把四個惡人殺傷，也同他們結下樑子，我還受了傷，唉，我的心太也仁慈了，我先爲你大妹子治傷，連我的藥也快用光了，嗨，她却在傷包好以後，找個機會狠狠的刺了我一劍，姓封的，是你，你會怎麼樣？」

封流雲怒道：「眞可惜，她沒有一劍刺死你！」

陶克道：「所以你大妹子就慘了！」

封流雲道：「不慘，等她的傷好了，她就會找你的，你以爲你還能活多久？」

陶克的棒子猛一掄，怒道：「一定比你活得長！」

封流雲大怒，他故意也把手上鐵骨扇猛一掄，令陶克的身子猛一偏，他其實並沒打出鋼針，他的身子又到了陶克面前，點戳撥打，一口氣就是二十一招罩過去。

陶克的棒子滴溜溜的旋，形成三面棒影如同銅牆鐵壁似的佈在他的面前二尺遠處。

於是「叮噹」之聲不絕於耳，兜攔狂擊虎虎生風，兩人打得正不可開交，一邊的屠萬山突然沉聲，道：「這鋼針還你！」

只這一句話，封流雲急忙收招，却被陶克一棒打在右腕上！

「噹！」

這一棒眞不輕，幾乎把封流雲的手中鐵骨扇擊落。

封流雲在暴退中，扇交左手，而陶克却並未再追打！

屠萬山的手上仍然舉着那根鋼針，他可眞逗人，他根本就沒有打出手。

封流雲一見大怒，叱道：「好奸詐，也太不要臉了，何妨兩打一，你們一齊上！」

屠萬山道：「封家少主，你別弄錯了，若比奸論詐，我們無人比得過三水幫的人，你難道忘了這一針是怎麼打出來的？」

封流雲怒道：「你在本少主就將擊敗他的時候，突然出聲恫嚇，你這不是使詐，又是什麼？」

陶克却冷冷的道：「姓封的，你別往自己臉上貼金，有本事咱們再來過，倒看你怎麼擊敗我？」

封流雲的右腕痛徹骨，這時候他當然不會再戰，聞得陶克的話，不由怒罵道：「好小子，你已佔了便宜，等於本少主一人戰你二人，姓陶的，有種，咱們約個日期，換個地方，單打獨挑，你小子敢嗎？」

陶克道：「有什麼不敢，小王八蛋，你心裡別像你大妹子一般，暗中使壞就好！」

封流雲這是敲的退堂鼓，找個理由要走人，陶克那裡會知道這些！

屠萬山知道，所以他冷笑道：「封少主，莫非找機會撒鴨子？想逃就明說，找理由幹什麼？」

封流雲氣得雙目盡赤，道：「可惡，你將爲你這些話付出極大的代價！」

屠萬山道：「老子關門大吉，就是豁出去了，娘的，誰怕誰！」

封流雲憤怒的叱道：「娘的老皮，這才幾天，見我鞠躬如也的開煙館的，竟然變得如此囂張！」

屠萬山道：「也是被你們逼的，兒！」

他挨了一鋼針，火氣越來越大！

這時候，暗角處已站了男女八個人，都是「快活居」的人，他們手上提着刀，如果屠萬山一聲吼，這些人就會圍上封流雲殺上去！

當然，封流雲也看見了，這光景他怎麼再敢打下去？

他乃三水幫少主，此刻直如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感受！

憤怒幾乎令他快要發瘋了！

「好，姓陶的，明日午時，我們在城外黃土坡前一決勝負，誰要不去就是王八！」

陶克道：「西城外的黃土坡？」

「不錯！」

「好，就這麼說定了，不去就是江裡爬上來的王八！」

屠萬山加上一句，道：「誰要玩詐，也是大江裡爬上來的王八！」

封流雲憤怒的一點頭，低沉的一句：「他娘的！」

只見他雙肩一晃，人已上了房，大伙看着他往外逸去，沒有人再出手攔阻他！

＊　＊　＊

陶克怔怔的站在院子裡！

伙計們走了，便四位姑娘也回房了。

屠萬山拍拍陶克，道：「兄弟，早些回房睡吧，我去把傷治一治，明日咱們再商量！」

陶克木然的點點頭。

他仍然未曾開口，他心中可痛苦着。

陶克爲什麼痛苦？

只因爲封流雲的一句話！

封流雲爲什麼要把決鬥的地方選在西城外的黃土坡？他是有心？抑是無意？

黃土坡是陶克的傷心地，因爲那兒埋着他的妻女，而封流雲却一口說出黃土坡，這……

陶克呆若木鷄的站着。

於是，有一件衣衫自他的背後披上身了，這令陶克立刻回到現實！

他回頭，看到紅紅姑娘，她是那麼溫柔的把一件衣衫披到身上，陶克伸手，而紅紅便也倒在他的懷中！

「回屋裡吧，陶爺！」

「紅紅，我該不該殺了他？」

紅紅怔住了，她貼着陶克走進屋子裡！

紅紅姑娘盤腿坐在陶克身邊，纖纖十指，在陶克那硬實的肌肉上揑拿着，揉搓着，推旋着！

她還輕聲的哼唱着小曲，那曲調也柔美，鼻音甚爲好聽，就好像美妙的催眠曲一樣！

陶克先是微閉眼睛，後來，他把紅紅姑娘的曲兒當成催眠曲，因爲他打鼾了！

只有睡着的人才會打鼾，紅紅輕輕的把一張柔軟的薄被爲陶克蓋上，她，溫馴得像隻小貓似的，輕躺在陶克的身邊！

紅紅心中明白，午時一到，就是陶克與封流雲決鬥的時刻，算一算還不到六個時辰，陶克需要休息！

如果換是別人，紅紅會勸他在決鬥之前抽上幾口大煙，那會令人精神百倍的！

但紅紅却不會叫陶克抽大煙，因爲那玩意會抽上癮的，紅紅已經把陶克視爲她的心上人了！

＊　＊　＊

屠萬山把陶克喚醒的時候，距離午時不到一個時辰了，陶克自紅紅房中出來，屠萬山拉着陶克到了他那個大房間裡，早有兩個伙計把一應吃的喝的擺上桌了！

紅紅也來了！

她很是關懷陶克，臉上的凄苦，一看便知道她是多麼爲陶克擔心事！

陶克却十分坦然，就好像他是去會一個老朋友似的！

陶克見紅紅不樂，拍一拍她的手，笑道：「紅紅，要我高歌一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紅紅伸手按在陶克的嘴巴上，她幾乎垂淚，道：「不好，不吉利，壯士一去兮，快回轉！」

屠萬山哈哈笑了。

陶克也笑，但紅紅仍然緊張，因爲她的心中塞滿了陶克這個人！

＊　＊　＊

屠萬山見陶克吃得差不多了，便低聲的道：「兄弟，防人之心不可無，我打算跟你一起去，或者我帶我的人隱藏在附近，小心那小子使詐！」

笑笑，陶克道：「屠兄，約鬥是他提出來的，單挑獨鬥只許一人前往，所以，屠兄的關懷，小弟心領，千萬別跟了去！」

紅紅急道：「陶爺，你知道你跟誰決鬥嗎？三水幫是不擇手段的呀！」

陶克淡淡的道：「這一點我知道！」

「知道就該有防備呀！」

「我不孤，你們的盛情我已承領了！」

他站起來了！

屠萬山驚訝的道：「兄弟，你說你不孤？」

陶克道：「不錯！」

屠萬山道：「兄弟，你有何安排？」

陶克有些黯然了！

他能有甚麼安排，他的安排在他的心中啊！

他不孤，那是指黃土坡尚有兩堆黃土埋的人，他的桂花，他的小娟，有她們在那裡，他怎麼會孤獨？

陶克的心中在泣血，因爲淫賊尚無踪影，他已身受幾次傷了！那些他以爲無謂的搏鬥！

* * *

陶克已經走到大門口了，伙計爲他把門拉開來，他便走出去，但他忽又回來了！

他站在紅紅面前，雙目不眨，嘴唇嗡動，好像有許多話不知如何說出口似的。

直到怔怔的半晌，他才拚命的擠出兩字「謝謝！」

紅紅要伸手，但陶克却轉身大步而去！

他甚至再也不回頭看一眼，因爲他知道紅紅姑娘一定在淌淚水了！

屠萬山忽然叫道：「兄弟！」

他把手掌一攤，一隻鋼針露出來，那是他昨夜被封流雲射中的一根鋼針！

然而陶克裝做不聞，他仍然大步往城走，大有赴湯蹈火之勢！

* * *

陶克出了城門，沿着小道直往黃土坡前走，這裏除了有一片荒涼的矮林之外，便是一片片的雜草，那坡前，隱隱的露出兩座新墳，陶克只一看就全身震動不已！

他來了，他又來了，只不過這一次前來不是上墳，不是爲妻女焚燒紙錢，而是決鬥！

陶克心中在想着甚麼？他要妻女知道，活在這莽莽的江湖上多麼的不容易，他更要妻女知道，他現在活得比她們還辛苦，還可悲！

這世上又有幾個人活得眞正快樂？

* * *

現在，陶克站在妻女墳前不遠的一棵老樹下了！

他抬頭看看日頭，也正是快正午了！

他再左右觀看，怎麼仍然不見封流雲的影子出現？

他有些忿怒的樣子，然後再看看頭上！

樹影直照下來了，封流雲仍不見影子！

陶克忿然的一路往黃土坡上躍去，就在他剛剛奔到最高處的時候，忽見一撮矮楓樹邊站着五個人，其中就有封流雲在其中！

陶克忿怒的大步走過去！

封流雲冷冷的道：「怎麼，你才來呀！」

這話一說，反倒是陶克不守約定了！

陶克指指天空，道：「日正當中！」

他再細看另外四人，其中三個他認識！

那另一個生得很威猛，雙手豎着一根大鐵槳，鬍子有一片掛上胸口，他故意把上衣的上面扣子打開來，露出毛茸茸的胸膛！

陶克冷冷道：「這叫單挑獨鬥？」

「不錯！」

陶克道：「這是五對一！」

封流雲道：「這不是五對一！」

陶克冷冷一哼，道：「他們四個不是人？」

他此言一出，那位抓着鐵槳的大漢破口就罵：「放你娘的屁，你才是條狗！」

陶克一瞪眼，道：「敢問你老兄是……」

猛漢的胸一挺，道：「三水幫長江分舵舵主『古月亮』就是你家爺爺！」

陶克道：「你很狂！」

古月亮道：「那是因爲老子要砸扁你這小子！」

陶克冷笑對封流雲道：「封少主，你的人已經招認了，不是嗎？他要砸扁在下了。」

封流雲嘿嘿一笑，道：「那是在我們決鬥之後，姓陶的，你不也有四個兄弟嗎？眞可惜，他們怎麼沒有來，我以爲你不是個猪，你會笨得獨自一人前來，想不到你還眞驢，那麼……」

他回頭看看身後四人，又道：「我也是君子，姓陶的，我們決鬥，由他們四人當見証，他們只在一旁觀戰，絕不會出手，如何？」

陶克道：「他們一定會出手！」

封流雲道：「那也許是你取勝之後吧！」

陶克冷笑道：「看樣子，再有道理，到了你面前，也全得聽你的了！」

封流雲道：「你怕了？」

封流雲開始用激將法！

陶克也豁出去了，今天這局面，不宰人怕是難以脫身了，唉，應該聽屠大哥的話才對！

陶克只是一頓，臉色一寒，道：「怕就不來了！」

他的棒子在手上旋動了！

封流雲便也哈哈笑起來，道：「太可惜了！」

陶克道：「爲你的狗命可惜吧！」

封流雲的鐵骨扇猛一抖，身後的四人散開來了！

四個人除了古月亮頭一次露面，另外三人非別人，正是三水幫的厲害人物！

總護法「鐵頭」羅一沖，「雙刀將」王大剛，「神刀」李艮！

封流雲把三水幫厲害的人物召來，光景就是打算活活要把陶克分屍！

這些人物中，如果圍緊了陶克，陶克的勝算幾乎只有三成不到！

三江地界，這些人物很少有人惹他們，只因爲陶克的那根棒子，令他們恨透了！

* * *

羅一沖一直在嘿嘿冷笑，他的那一把鈎刀早已自他的皮袋子裡拔在手上了！

「雙刀將」王大剛齜牙又咧嘴，那模樣想吃人！

這兩人分別守在左右兩邊不過五丈遠處！

另外，「神刀」李艮，與「鐵槳震三江」古月亮兩人，分別把守着前後五七丈處，只要陶克想逃走，必有兩人會攔住他的去路！

陶克一陣冷笑，道：「設想得眞周到！」

封流雲坦然的道：「怕你跑了！」

陶克忿怒了！

「接招吧，我的兒！」

棒子勁旋如大車輪子滾動，一團影子發出「咻咻咻」聲直往封流雲當頭旋打過去！

鐵骨扇攔截疾撥，封流雲的身子滴溜溜的轉，便也把打來的棒子躲閃在他的身子一邊，於是……

鐵骨扇就在封流雲的側廻半旋中猛然一抖！

只見一點星芒疾現，已往陶克射去！

封流雲連警告一聲也沒有，就打出他的鋼針！

「叮！」

可惜他的鋼針打中在陶克的棒身上，因爲陶克明白，只要封流雲側身抖扇，他立刻勁旋棒子，他知道封流雲的鐵骨扇內藏了三支鋼針，如今已經發射一支了！

封流雲見沒打中敵人，立刻掄動鐵扇疾上！

陶克大吼一聲，「棒打妖龍」猛一揮，這一招他用了十成功力在腕上！

「咚」！

封流雲的鐵骨扇竟然扇影消失，隨着當頭一棒，反而回彈在他的右肩頭！

「噢！」

封流雲的叫聲幾乎三里外能聽得見！

立刻，他的右臂也抬不起來了！

陶克一棒得手，這就要衝上往封流雲的頭上敲去，突然間前方一聲暴吼：「殺！」

只見「神刀」李艮雙手握刀，刀刃衝前高過頂，哇哇叫着直往陶克殺來！

這是陶克意料中事，也是令他既惱火又吃驚的事！

陶克見李艮殺來，棒子平胸側着身！

「殺！」

「咚！」

陶克拚命揮出一棒，生把擊頭一刀撥一邊！

就在這時候，後面又是一聲暴吼：「殺！」

嚄！那巨漢古月亮掄着一支黑光閃亮的鐵槳打來了！

陶克知道此人臂力大，他認準了才閃身掠……

他剛閃過攔腰一槳，正欲還手敲過去，不料左面又是一聲喊：「殺！」

左面站着「鐵頭」羅一沖，他的鈎刀在空中掄得「咻咻」的響，幾個箭步便到了陶克身前，三刀一次罩過去，陶克只有左右晃！

只不過陶克發覺，右面的「雙刀將」王大剛也大吼一聲「殺」，直着身子撲來了！

陶克便回身揮棒打！

空中響起「叮咚」兩聲，王大剛已自陶克的身邊掠出去，他躍在五丈外！

這時候「神刀」李艮第二次發動了！

李艮狂吼一聲：「殺！」

陶克正欲迎擊，突然間古月亮舉着鐵槳也是一聲「殺」，直不楞的也衝過來了！

陶克一看，這是夾殺，不由拔步疾衝！

他直衝較近的李艮！

「噹噹噹」聲甫起，陶克幾乎拔空從李艮的刀鋒上面越過去，只一

落地，便擰身一棒打向隨之而來的古月亮！

「噹！」

「彭！」

古月亮的背上挨一棒，他的身子往前打個踉蹌，回頭就是一句罵：「你娘的！」

「殺！」

這是兩聲合一聲，羅一冲與王大剛兩個人相對方向殺過來了！

陶克仍然奔向一人，他殺向玩雙刀的王大剛！

「劈啪！」

有人冒血了！

陶克的左臂有血冒出來了，他也敲了一棒在王大剛的厚背上！

於是，羅一冲到了，那把鈎刀指向陶克的肚子上！

陶克倒身後仰，一棒打向羅一冲的手腕，羅一冲一聲冷笑，旋肘，推刀，「咻……」

陶克的肚皮一涼，上衣裂了個洞，差一點沒被羅一冲把肚皮鈎破！

等到四個三水幫殺手分別站定，陶克的左臂也冒血了，他以氣功逼在肩井穴下方，想截斷了血液的流通！

他也暗自把氣功運到棒子上，因爲，他明白，下一次的攻勢，必然是決勝負了！

陶克也看到封流雲了！

封流雲仍然蹲在地上雙手捧頭在揉着，陶克明白，剛才那一棒，如果不是隔着鐵骨扇，而是直接敲中，封流雲非濺血不可！

＊　＊　＊

此刻，黃土坡上起了風，刮起陣陣黃土，却也更增添人們幾許愁腸！

陶克的心中在唸叨着：桂花，女兒，妳們可知道我現在活得多艱苦，那淫賊不除，我沒臉去見你們啊！

就在這時候，羅一冲開腔了！

「姓陶的小子，我們的搏鬥，與剛才你同咱們少主的約鬥，一點關係也沒有，剛才你贏了！」

陶克沉聲道：「如今說甚麼都是放屁，只有殺，殺出個結果來，誰勝誰才是眞理！」

羅一冲大笑，道：「哈……對極了，只有刀才是眞理，我輩江湖中人，如果連這點也不懂，不如回家抱孩子去，別在江湖上丟人現眼了！」

古月亮也高聲道：「小子，你死有餘辜，敢在爺們這一畝三分地內撒野，你是屎殼螂上茅坑：找屎(死)！」

「神刀」李艮一聲吼：「兄弟們，時辰已到，別同這小子在這荒涼的黃土坡上窮耗了！」

王大剛雙手舉起雙刀，厲吼一聲：「上！」

「殺！」

四個殺手異口同聲狂叫着，從四個方向圍殺上來了！

那氣勢，震動河嶽，夠狠勁，令人膽怯！

陶克不膽怯，他卯足了內功在棒上，眥目欲裂的八字步左右晃，內功與氣功揉合成一股無與倫比的韌力，幾乎令他要一飛衝天了！

就在四團人影齊圍上的剎那間，陶克的棒子隨身疾轉，那一聲幾乎可以把石頭震裂的吼聲，便也傳出來了！

「殺！」

只見他的棒子變了，就在他騰身的剎那間變成一把長細刀，另一端也露出半尺長的尖刀一把！

聽吧！那金鐵撞擊與利刄切肉聲音，然後，然後……

然後是幾聲「唔啊……」

然後又是鮮血在標濺！

陶克眞慘，他不但腿上被鐵槳打瘸，他的大腿、背上，幾乎還有脖子上都在冒血！

他的棒上刀不見了，他以棒拄地支撐着搖搖欲墜的身子！

羅一冲的腰上開了一道血口子，痛得他以手按住吸冷氣，口中發出「絲絲」叫！

王大剛的一刀不見了，他的右腕似乎也已見骨，他正在猛抖不已！

古月亮的臉皮挨一刀，那血口子就似彎月，顯然是被陶克棒尾的小刀劃開的，那血流了他滿臉，也濕了他的那件綢衫！

「神刀」李艮單膝跪地，他的左大腿連上左胯好長一道刀口子在冒血！

羅一冲厲聲怪罵：「操他娘，原來他的棒子裡面藏着兩把刀呀！」

王大剛也罵：「奶奶的，咱們上這小子當了！」

王大剛的身子猛一挺，他又把挨刀的右臂也舉起來，左手揮刀大聲叫：「總護法，咱們仍然可以宰了小狗操的，他已無還手之力了！」

古月亮只是臉皮受傷，他抖着鐵槳，厲吼：「對，總護法，不能叫他活着，殺！」

於是，李艮也站起來了，他站得很辛苦！

羅一冲也已看到少主封流雲站起來了。

封流雲暴吼一聲：「今天叫他死！」

他似乎好了一樣，鐵骨扇虛空一抖，就要合力一齊向陶克撲擊了！

（未完・十二）

銀杏山莊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贖前愆行義佈善　結連理喜迎佳人

上文提要：柳露蓮同丁毅等人在西洞庭山的一個亭子前看見一對青年男女，柳露蓮深覺那男的像她的丈夫田鷺飛，但她已親眼目睹田鷺飛在江中死去，帶着疑問，他們決定去那一男一女所住的銀杏山莊查探，幾經了解，發現銀杏山莊莊主蕭振仁表面上與世無爭是假，妄圖獨霸武林是眞。爲了掌握眞憑實據，丁毅等人決定入莊偷襲……

丁毅道：「偷襲！出其不意，殺他個措手不及。」

「妙極！正是如此！」穆雙塔轉頭問道：「張兄弟可有帶備貴堂犀利之火器？」

張火明道：「這個自然有帶，那是敝堂的看家本領，豈能不備。」

柳露蓮擔憂地道：「幾十個人進莊，那有不被發現之可能？這事眞的要從長計議。」

丁毅問道：「穆兄，你會去過，可否知道由何處進入比較穩當？」

張火明沉吟道：「由山頂那面進入比較容易，但那裡開闊地大，又很容易暴露……唔，還是由正面圍牆突進，那裡比較容易找到掩飾行藏之遮蔽物，不過圍牆內有道鴻溝，雖然難不倒咱們幾個，但下面那些人可就有點困難了。」

丁毅遂將自己之辦法說出來，衆皆曰善。

劉家瑞道：「咱們明早便開始準備，明晚行動如何？」

「稍候！」盧錫基招指計算，半晌方道：「明晚果然是個好日子，雲多星稀，有利突襲，明早便可派人去通知楊子龍準備，咱們先進去，他們由湖上繞路，潛水上岸，三更後行動更佳。」

當下穆雙塔取了紙筆，將銀杏山莊之地形圖畫了出來，再逐一解釋。

劉家瑞將地形圖收了起來，道：「明早我派人去了西洞庭湖找楊二俠。」衆人又分配人手作準備，然後回房歇息。

饒明珠卻留了下來，道：「大哥，小妹行動已無礙，明晚我也要去。」

丁毅沉下臉了。「不可，你忘記咱們之間的協定？」

「但經過這些天之休養，小妹傷口已好多了，你看前幾天我趕赴常州，馬車顚簸，亦沒有問題，你放心，小妹會量力而行，不會替你製造痳煩，嘿嘿，你可能還不知小妹暗器可厲害呢！哼，你那些神龍隊員，此時此刻還趕不上我。」饒明珠噘著小嘴道：「咱們就這樣說定，你不讓我去，我自己不會偷偷去？」言畢一陣風般走了。

次日，丁毅想辦法要接近饒明珠，欲出其不意封住其睡穴。不料那小妮子十分機警，似早料到他之心意，離得他遠遠的，丁毅拿她沒辦法，只好讓她跟著出發。

三更的梆子聲遠遠傳來，客棧內的羣豪才分批，悄悄地由窗口溜出去。一路上，蛇行鼠伏向銀杏山莊進發。終於到達圍牆外，穆雙塔拿了兩塊木板，輕輕躍起，先將其中一塊放在牆頭上，然後再躍上

去。

居高臨下，不見有人，穆雙塔才扛著另一塊長木板，越過鴻溝躍落，他先將木板架在溝上，然後自懷內摸出一塊小石頭，往外拋去。

這是暗號，表示可以行動，第二個進去的，便是丁毅，他也架了一塊木板，接著便是柳露蓮、饒明珠、劉家瑞、盧錫基、卜易、康英傑，最後才是張火明帶著霹靂堂的精銳弟子進來。

一切非常順利，突見走到前面的穆雙塔向後揮手，於是丁毅忙向外拋了一塊石頭，衆人分頭匿下，丁毅則抱起木板藏了起來，目前外面只剩下十多位神龍隊隊員，想不到此刻才出現麻煩。

一隊巡邏的莊丁走過，大概因爲長期以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問題，是以都粗心大意，也不細看便繼續前進。羣豪待他們走遠，便又通知外面之神龍隊員開始翻牆進莊，穆雙塔和丁毅兩人首先向內進發，而其他人亦開始分散前進，以免集中走在一起容易暴露。

銀杏山莊一片寂靜，天上星月爲烏雲所遮掩，大地一片漆黑，這倒有利於羣豪之行動。穆雙塔帶丁毅來至一棟平房外，指著一扇窗子低聲道：「這裡面便是地道之出口，須派四個守在外面，以便狙殺援兵。」

丁毅向後招手，劉家瑞弓著腰跑過來，丁毅交代了任務，劉家瑞召來一隊神龍隊隊員，四位在屋內，另四位分匿在屋外四角，穆雙塔並要他留下來指揮。兩人又向前走，爲提防會客那棟房子有人，丁毅派饒明珠帶兩組神箭手埋伏在附近，另外剩下來之兩組人則爲盧錫基率領，向湖畔方向前進。

再看一下，山莊尚有三棟房子，穆雙塔手指一棟最小的道：「蕭振仁父女住在那一棟。」

柳露蓮忙道：「小妹去那裡。」

穆雙塔道：「咱們三個一齊行動，請張少堂主率領貴堂弟子，負責另外兩棟房子。」

張火明問道：「咱們要採取主動還是被動？」

「當然要主動，這還用問。」

張火明續問：「那由何方首先行動？」

穆雙塔沉聲道：「請你帶兩三個人跟隨咱們這一組，其他的由你決定，先破門進去，若有危險，便用火器破解。」

張火明點點頭，立即向左首奔去。

銀杏山莊佔地實在太大，蕭振仁爲避免讓外人一覽無遺，特地種了許多大樹，想不到這些優點，今日反而成爲致命傷，只憑那幾組巡邏隊，根本沒法阻止得住外人入侵。

穆雙塔帶著丁毅及柳露蓮到了那棟獨立小院，丁毅謹慎爲上，先在四周走了一匝，再輕輕翻進圍牆。第一個進去的是丁毅，第二個是柳露蓮，最後才是穆雙塔。

不料，柳露蓮落腳之處，比較最近圍牆，不知爲何，屋內居然響起一陣鈴聲。

丁毅大驚，連忙把她拉過去，穆雙塔亦急急越牆而進，三人急忙匿在柱後及花樹之後。此刻，屋內已有人喝問道：「什麼人在外面？」

丁毅機警，立即道：「小的在趕一隻野貓，牠居然跳進牆內去了。」

柳露蓮彷似生了場大病般，喃喃地道：「是鷺飛，是他……」

丁毅自以爲聰明，不料人比他更精明，只聽他冷笑一聲：「你爲何忘了規矩，也跑進圍牆？」丁毅三人立即換了個方位。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只見裡面走出一個身材頎長之漢子來，卻非當日在西洞庭山所見之人。那廝看了幾眼，又縮進門裡，大門同時關起。

穆雙塔低聲道：「這廝便是總管董千馬，穆某絕對沒有看錯。」

話音剛落，遠處突然響起一個爆破聲，緊接著，裡面大門又打開了，自內射出兩條人影，正是董千馬及那位被懷疑是田鷺飛之銀杏山莊姑爺。

丁毅和穆雙塔互打了個手勢，雙雙搶了出去，將他倆攔住。董千馬喝道：「何方鼠輩夜闖銀杏山莊，眞是不知天高地厚，快報上名來。」

穆雙塔冷笑道：「董千馬，咱們是舊相識，你不必假惺惺了，風聞銀杏山莊欲對武林不利，咱們特地來拔虎鬚。」

「就憑你們兩個？」董千馬未知對方虛實，忽然轉了語氣。「銀杏山莊一向與世無爭，何會對武林不利！穆兄千萬不可誤信謠言。」

丁毅道：「這位大概是蕭莊主的東床快婿吧？幸會幸會。」

那廝倒也沉著，「尚未請教大名。」

「田鷺飛，你應該猜到在下是誰，董千馬便是殺手行內大名頂頂的『隱身人』，可惜在下直至此時才知道他的另一個身份。」

「在下姓苗，雙名長青，可不是什麼田鷺飛。」

穆雙塔道：「應該不是田鷺飛，田鷺飛已經死了。」

苗長青道：「不錯，他早已被人殺死於長江裡。」

丁毅反問：「你怎知道田鷺飛被人殺死於長江裡？此事除了田鷺飛之外，只有一個柳露蓮知道，你

不是田鷺飛，又是誰？」

苗長青臉色大變，脫口道：「那你又怎知道？」

「因爲柳露蓮告訴在下了。」

苗長青臉色更是一變。「她，她怎會告訴你？她沒有死麼？」

柳露蓮突然自柱後轉了出來，冷冷地道：「田鷺飛還沒有死，柳露蓮又怎會死！」

苗長青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半晌方道：「你便是柳露蓮……久聞大名了。」

「放屁！」柳露蓮怒道：「柳露蓮一直被你關在家裡，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認識？你眞是不打自招呀！田鷺飛，你要移情別戀，我也不怪你，但到底夫妻一場，何須弄至設計暗殺我？你良心何在？枉稱大俠，其實比小人都還卑鄙。」

倏地門內跑出一位少婦來，正是在西洞庭山涼亭所見的那一位，只見她杏眼圓睜，冷笑道：「賤人，你不要辱罵田郎，是我要他殺你的，他若不敢殺妳，怎能証明是眞心愛我，終生不會後悔的。你命大死不了，便該找個人嫁，隱名換姓，還來送死，那就怪不得咱們了。」

柳露蓮幾乎被氣炸了肺，指著蕭月明，罵不出口來。蕭月明冷笑一聲，拂袖道：「一副村姑模樣！田郎，上次既然失手，我也不怪你，今夜你非殺死她不可。」

柳露蓮怒極反笑：「賤人，你有種的，便與我決一死戰。」言畢把劍拔了出來。

此時外面已響起一片打鬥之聲，丁毅道：「事不宜遲，穆兄，快動手，咱們換個對手。」他抽出長劍，首先向董千馬刺去。

董千馬使的是一柄窄而長的長刀，只見他在身前一劃，似一道彩虹般，便將丁毅的劍勢封住。「丁毅，你能葬身此處，眞乃三生有幸，你那幾道板斧，爺爺早已瞭如指掌。」

丁毅心頭一動，問道：「你怎會知道？」他嘴裡說著話，手上絕對不慢，一口氣連刺七八劍。董千馬果然不是口出狂言，一一從容化解。

穆雙塔一對判官筆十分刁鑽，其武功路子與其外相絕不相襯，可是田鷺飛卻絲毫不敢大意，小心翼翼應付，先求無過，不求有功。這邊廂一動手，柳露蓮便再也閒不住了。「賤人，還不來受死。」

「你才是賤人！」蕭月明大怒，長劍一揮，極力爭取攻勢。兩人以快鬥快，出手均十分狠辣，竟比男的還凶狠激烈得多。

裡面再無人出來，守在外面的兩位霹靂堂弟子，便依令伏著不動，只聽院內院外，全是一片殺聲。穆雙塔心中有點奇怪：「姓蕭的老匹夫至今仍不現身，他眞沉得住氣哪。」

丁毅也十分著急，他不知蕭振仁是否由後門溜出去，也不知張火明、劉家瑞等人能否控制得住局面，更不知楊子龍那隊人馬是否已上岸，他心煩意亂，更加不濟。董千馬見他分神，乘機反攻。

彎刀招式十分詭異，而且凶狠絕倫，遮擋不住，被砍一刀，不死也得殘廢。丁毅霍然一醒，連忙定下心神，全力應付，他由攻勢改爲守勢。

董千馬的長刀招式越來越快，就似波濤般，一浪復一浪，不知何時把大地淹沒，在他心目中，殺死丁毅只是遲早間的事耳。

丁毅並沒有被波浪淹沒，十招中他雖只攻出兩三招，但心頭卻越來越定。他發現董千馬的刀法雖然凶狠辛辣，卻因使得太快，反而常露出破綻來，只是他招式變得實在太快了，快得丁毅每每發現其破綻，他招式已變了。

只要有破綻，便有破敵之機，丁毅信心陡增，耐心等候機會。激鬥間，董千馬彎刀在半空劃了一道弧，直劈丁毅之肩膊。這一招又沉又快，刀勢把丁毅上半身完全籠罩住，但他勢力太猛，招式太盡，露出了脅下空門。

丁毅長劍掠起，迎向彎刀，左臂微微一抬，一枝神箭，悄沒聲息地射出去，這一著比「毒蛇出洞」威力還大。

「叮噹」聲響，刀劍相交兩記，猛聽董千馬悶哼一聲，身子要退，冷不防丁毅手臂暴長，劍尖又刺進其左胸。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只聽董千馬大叫一聲，彎刀再度揚起，作最後一擊，丁毅忙收劍後退。董千馬立即追去。不料，丁毅一退即止，刀劍相碰，濺起一蓬火星子，由於力大，兩人右臂都揚了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丁毅第二枝神箭再度揚威，這一次，射進了董千馬之心扉。「你……你暗器傷人……不算英雄……」其實他身爲殺手，也有一身「寶貝」，只是匆匆出門查看，除了隨身兵刃之外，什麼也沒帶，使他懷著一腔怨恨去向閻羅王報到。

丁毅得手之後，大踏步向田鷺飛走過去，道：「穆兄，時不利我，咱們也不要講什麼武林道義了。」言畢已一劍向田鷺飛刺去。

論武功田鷺飛還稍高穆雙塔半籌，不過他騙妻奸計剛被揭穿，未免有點心慌意亂，是以反落在下風，丁毅一來，更加不濟。

穆雙塔道：「這廝遲早是筆下

遊魂，丁兄弟還是到裡面找一找蕭振仁吧！」

「好！」丁毅忽然虛晃一招，一退再轉身，倏地一劍斜刺，正中蕭月明後腰，他冒險以劍刺穴，料不到居然成功，蕭月明登時不能動彈，丁毅忙道：「夫人不要殺她，留著有用。」

與此同時，蕭月明則呼道：「田郎快救我。」丁毅再一指封住其暈穴。

丁毅將蕭月明推給柳露蓮看管，又向田鷺飛走過去。「夫人，你要他死，還是要留下他一條命？」

柳露蓮恨恨地道：「先留下他一條命，讓他看看跟隨蕭振仁之下場，殺死他反而便宜了他……」這句話未說畢，丁毅已自後向田鷺飛急攻起來。饒得田鷺飛武藝超羣，但在兩大高手夾攻下，形勢立即變得岌岌可危。

穆雙塔道：「依我看，不如一筆取了他狗命，反倒省事。」話未說畢，只聞「噹」的一道震耳的金鐵交鳴聲響，他鐵筆敲在長劍上，田鷺飛身形微微一滯，連忙偏身一讓，可是丁毅的長劍比蛇還毒，仍在他後肩上留下一個血洞。

這一來反而激起田鷺飛求生之慾，猛吸一口氣，道：「露蓮，你此刻叫他們撤退還來得及，否則今夜妳必難離此莊。」

柳露蓮冷冷地道：「你自顧不暇，還會關心我？」

「你我一場夫妻，田某心腸還沒這般硬，總之今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各不相關就是。」

「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心腸不硬，會設計在長江殺我？哼，若非我命大，早已死在你毒計之下。」

丁毅接腔道：「當日僱我殺你的，說不定就是他。」

田鷺飛極力振作，劍勢大盛，但仍落在下風，丁毅對殺人更有經驗，田鷺飛一動，他隨之而動，始終不離其後背，使田鷺飛如芒附背，難以平反敗局。穆雙塔見屢攻不下，一對鐵筆更是凶狠辛辣，不管對方死活，只往要害處招呼，迫得田鷺飛全力應付，如此一來，更加應付不了丁毅。

丁毅深恐張火明及劉家瑞寡不敵衆，心頭焦急，倏地摸出一柄飛刀，猛一聲大喝，悄悄將飛刀射出，然後一彎腰，長劍急刺田鷺飛後腿。

田鷺飛聽見長劍風聲，連忙躍高，卻避不了飛刀。「噗」地一聲，飛刀射進後腰，他眞氣一洩，即落回地上，丁毅右腿早候着他，一腳蹴出，田鷺飛重心未穩，摔個狗吃屎。

穆雙塔眼明手快，鐵筆一落，在其麻穴上戳了一記，再彎腰封住其暈穴，然後提之起來，往外呼道：「你倆快進來。」

卜易帶著一位弟子躍進圍牆，問道：「大俠有何吩咐？」

穆雙塔道：「咱們進內，兩位隨時準備。」

丁毅一馬當先，一腳將大門踢開。門內便是一座大廳，卻不見有人，他小心翼翼走了進去，卜易快步上前，落後半步。

走進大廳，只見左首一道樓梯，右首是一扇房門，丁毅十分謹慎，抄起一張交椅，向那扇大門用力擲過去。「蓬」地一聲，交椅破裂落地，房門亦被撞開，裡面卻無動靜。卜易示意手下上前察看，走到房內只見有床褥，不見有人，於是衆人又上樓去。

穆雙塔道：「小心樓上有機關設伏！」

丁毅仗著藝高人膽大，走在前面。他落足輕得像狸貓，動作快捷如豹，兩三個起落，已到樓上。

樓上有座小廳，臥室顯然在兩側，其中兩扇門打開，另有兩扇是關閉著，打開門的房裡面沒有人，但看床上之情況，估計其一是田鷺飛及蕭月明之臥室，另一個若非董千馬的，便是蕭振仁的。

另兩扇門打開，其一是書房，另一還是臥室，但床上沒有被枕，顯然只是備用，目前無人居住。

整座二樓竟沒有人在，說明蕭振仁若非已出去主持大局，便是另有居所，丁毅道：「咱們也趕緊出去。」他急不及待由窗口射出去，腳尖在牆頭上一點，再度射出。

穆雙塔則躍落樓下，見柳露蓮呆若木雞般站著，田鷺飛和蕭月明僵臥地上不動，他一手提起一個，道：「咱們也出去。」

丁毅出了獨立小院，便聽到一片震耳之廝殺聲，他往聲音最激烈之處奔去，只見火光下人影綽綽，刀光劍影，殺得好不慘烈，地上之屍體橫七豎八地躺著。

火光是來自一座小樓，那小樓正在大火中焚燒，把周圍映得光若白晝，大概是霹靂堂之傑作。

丁毅定一定神，見廝殺的人除了己方人馬之外，只有銀杏山莊的莊丁，卻不見有什麼高手，但張火明和蕭振仁卻不在場。他猛吸一口氣，射進場內，憑他殺人之本領，一出手人便傷了一個，殺了一個，喝問道：「誰知道蕭振仁在何處？老實供出來者，可免一死。」

饒明珠道：「大哥，他們都在另外那一棟大屋處。」

丁毅見她鬢髮散亂，臉無血色，吃了一驚，關懷地問道：「你沒事吧？還是歇一歇。」他幾個起落，躍至饒明珠處，再帶她衝出重圍，與柳露蓮會合，「你倆看好這兩個俘虜，千萬不可讓人傷了他倆之性命，暫時留著，可能還有用處，我跟穆大俠到另一邊去。」卜易着那位心腹跟他倆去，他則留下來，協助劉家瑞，主持此邊大局。

丁毅心頭如被火燎，急急向那座大屋奔去，只見大屋外正有一堆人在惡鬥，其中一個老漢，身穿錦衣外袍，大袖亂舞，把圍攻他的人迫得團團亂轉。他急道：「讓我來收拾他。」

他兩個起落，至老漢身前，只見他長鬚都燒焦了，忍不住笑道：「莊主爲何這般狼狽？」

蕭振仁冷哼一聲，大袖一捲，向他掃去，丁毅十分機警，標前一步，抱劍近身搏鬥。蕭振仁料不到他如此精於打鬥，心頭微微一凜，微退一步，右袖迴飛，急揮其面門。休看他只用袖管，但其威力不差於利器，被其擊中，不死也得重傷。

「還有老子！」這次穆雙塔改由後面進攻，蕭振仁雙袖飛舞，以一敵二，攻多守少。

張火明喘了幾口氣，道：「這老匹夫便交給兩位了，小弟還得進屋。」他由窗口翻進書房，只見地上躺著幾具屍體，有自己之手下，亦有陌生人，書桌旁現出一個洞口來，卻無人爬上來。

幾位霹靂堂之弟子雙眼緊緊盯著洞口，見到其少堂主來了，神情均是一驚，道：「少堂主，他們已很久沒有出來了。」

張火明沉吟道：「就怕他們還有別的出口。」

一位手下問道：「要不要下去看看？」

「太危險了，且再等一下吧！」張火明道：「趙進發，你到別的地方去，叫卜香主與你一道，去搜查蕭振仁住的那棟房子，提防那裡有出口。」

話音剛落，洞口隱隱約約傳來幾道爆炸聲，接著一股濃煙冒了出來，「少堂主，這是康香主帶去的『煙波千里神彈』！」俄頃，下面傳來腳步及咳嗽聲，衆人立即緊張起來。

張火明自百寶囊裡取出一節竹管來，那竹管有一根藥引，他引火燃之，隨手將之拋落地洞，其他人立即取出面巾，捂住口鼻。俄頃，一陣陣濃煙冒了上來，下面咳嗽聲更厲害。

一位霹靂堂弟子把書桌拉倒，堵住洞口，不讓濃煙冒上來，張火明到處找尋開關，終在原放書桌之地板上找到一塊活動的紅磚，以刀尖撬起，下面有一個鐵環，他用力旋動，洞口便合了起來。「此處只留下兩個人，其他的跟我出去。」

張火明帶著幾位手下，奔到蕭振仁居所，裡面傳來聲音，他忙問：「卜易，情況如何？」

「少堂主快來，此處果然有出口。」

張火明火速閃進去，只見，一位黑衣幪面漢正與卜易惡鬥，另外兩位霹靂堂弟子，正往炕裡放煙。原來出口在董千馬所睡的炕裡，難怪剛才卜易第一次沒有發現。

張火明抽出刀來，與卜易合鬥那廝，轉頭道：「你們到處放火，索性將這座小樓燒掉。」

那黑衣幪面漢武功十分了得，赤手空拳，面對兩個敵人，仍然有攻有守，忽掌忽拳，或腿或袖，湛湛然有名家風範。

張火明與之鬥了二三十回合，忽然道：「你是少林寺弟子？哼，想不到連少林寺也出了叛徒。」那廝一聲不吭，只一味啞鬥。張火明又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又何必弄至身敗名裂？」

那廝身子一抖，但攻勢不緩。張火明不由怒道：「眞是不知好歹的匹夫。」他左掌探進百寶囊，掏出一物，緊緊握在手中，那廝看到，心忌其火器，攻勢登時緩了。

丁毅與穆雙塔合鬥蕭振仁，居然落在下風。兩人心中都暗自嘀咕：「這廝到底是什麼人？」

丁毅心頭一動，故意引他說話。「莊主，你數年苦心經營，只怕毀於一旦了，眞是可惜呀可惜！」

蕭振仁冷冷地道：「東西如毀了可以再建，但性命丟了，便不能復活。」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婉惜爲你賣命的那些手下麼？他們眞的死得很冤枉。」

蕭振仁忽然厲聲罵道：「丁毅，今夜老夫不將你挫骨揚灰，誓不爲人，若非你，絕不會發生今夜之情況。」

丁毅腦海內靈光一閃，「那也是你先僱殺手殺我，丁某當然不能坐以待斃，這只能怪你自己。」

「你屢次破壞老夫之好事，本就該死！」

丁毅忽自其聲音中聽出秘密來，長嘆一聲：「其實我早該猜出你之身份來，你若非阿密，又怎知我住在揚州城那家客棧。」

蕭振仁神色微變，雙眼露出嘉許之色。「老夫一直認爲你之潛質優厚，尤在徐飛羽之上，可惜他不相信，才會死在你手中，不過，你如今才知道已經太遲了，何況阿密只是我其中的一個身份。」

丁毅道：「穆兄，這廝控制著不少殺手，爲他剷除不聽其命令，

或他認爲會阻礙其發展的人。」

「老夫可是付你們重酬的，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你能怪我？」蕭振仁忽然大笑起來：「何況人是你們殺的，老夫雙手久已沒沾上鮮血。」

穆雙塔問道：「老兄你有安樂日子不過，偏偏要獨霸武林，就是讓你登上武林盟主之寶座又如何？你今年已多大歲數？還能活多少年？」

「正因爲老夫年事漸老，時不假我，更要加倍努力，大丈夫立於世，當求流芳百世，就此默默無聞過一生，跟凡夫俗子，吃飯、拉屎、睡覺，周而復始，有什麼分別？」

丁毅冷笑道：「流芳百世？你別做夢了，憑你到處收買各大門派弟子之行徑，便足以讓你遺臭萬年。」

「遺臭萬年又有何妨？大丈夫總不能一生寂寞，老夫之志，你倆又怎會理解，所謂雲雀焉知鴻鵠志。」

穆雙塔道：「唉，你好像是雁蕩大俠，這一套袖子功，不是雁蕩山『神袖老人』之絕學？」

「算你識貨，老夫另一個身份正是雁蕩大俠，『神袖老人』乃老夫之第一位師父。論起名聲，雁蕩大俠比你的大名還響還香。」

丁毅道：「今日就算你能殺得了我倆，但你一干手下全死光，你之壯志今生難酬了，倒不必……」

「住口！」蕭振仁厲聲道：「就算死剩老夫一個人，三五年之後，老夫便可以東山再起，但你倆就必須埋葬於此，何況老夫還有一批精銳沒現身，勝負尚難分。」

丁毅哈哈笑道：「你的手下死了可以再訓練，散了可以收買，但女兒若死了，可就彌補不了，你別以爲在下在跟你開玩笑，令嬡及令婿早已落在咱們手中。」

蕭振仁神色再一變，但仍力持鎮定。「你們去過養心院麼？」

「我不知道你住在那裡，反正令嬡已落在咱們手中，其實你若仔細的，早應料到，是次行動既是由我主持，我豈有直至此時才出現之理？」

蕭振仁心神已亂，雙袖攻勢已失卻凌厲。「月明正在何處？你們如何處置她？」

「你放心，咱們正要利用她來制肘你，暫時不會殺她。」

蕭振仁道：「老夫要親眼看到她。」他忽然提起丹田氣，高聲呼道：「月明，月明……」

聲音如雷，轟轟隆隆遠遠傳出去，卻不聞蕭月明之回音，蕭振仁又急又怒。「田鷺飛，你在何處？你答應過老夫，今生今世要以自已性命保護月明。」

話音未落，他倏地躍起，雙袖直似兩條蒼龍，居高臨下猛擊丁毅及穆雙塔。他盛怒之下，蓄勢以臨，這兩袖之威力當眞有石破天驚之功，丁毅及穆雙塔不敢攖其鋒，連忙抽身後退。

但聞一道裂帛似的嘯聲響起，蕭振仁如箭般射出，丁毅恐柳露蓮有失，急道：「快追！」兩人拚盡全力急馳，仍落後蕭振仁三丈多遠。

蕭振仁往人多之處馳去，很快便見到愛女，可是他雙腳立即一頓，喝道：「放下她來！」原來他到火場處，雙方已死得差不多，但火勢更大，光如白晝，只見大樹下兩個女人，一個抓住自已女兒，另一個則抓住女婿。

抓住蕭月明的正是柳露蓮，只見她一臂勾住蕭月明之脖子，另一手抓住一把匕首，緊緊地抵在蕭月明的左胸上。柳露蓮神色冷漠，頭髮散亂，似乎沒有人能從其手中將蕭月明奪去，這姿勢登時把蕭振仁鎭住了。

饒明珠道：「蕭莊主，你女婿的命也在此處。」

蕭振仁看也不看她一眼，只瞪著柳露蓮，沉聲道：「放下她，你要什麼條件，老夫都可以答應。」

「放下她？你可知道她搶了我丈夫，還聘殺手殺我？」柳露蓮聲音比冰還冷，「若你是我，你會放人麼？」

蕭振仁毫不思索地道：「老夫立即將田鷺飛交給妳，而且他若敢再來纏我女兒，老夫便殺了他。」

柳露蓮格格大笑，「這種男人我還要來作甚？令嬡既然視他如珠似寶，我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讓他倆做對同命鴛鴦。」

蕭振仁呆了一呆，隨即道：「凡事好商量，你不要田鷺飛，到底要什麼東西？」他邊說邊走前。

柳露蓮喝道：「站住！你再敢上前一步，姑奶奶便先殺了她！」

「你敢傷她一根毫毛，老夫便將你碎屍萬段。」

柳露蓮木無表情地道：「死對我來說，正是一種解脫，我何所懼？」她左臂微微用力，蕭月明雙眼立即反白。

蕭振仁疼在心頭，急道：「且慢！你有什麼條件，盡可以提出來，只要你不傷吾女半根毫毛，老夫都可以答應。」

此時丁毅及穆雙塔早已趕到，乃走到饒明珠及柳露蓮身後。丁毅問道：「阿密，你所說的可是眞的？」

蕭振仁道：「老夫之爲人如何，你應知道，從來都是說一不二。」

「若咱們要你放棄爭霸武林、

顚覆各大門派之行動，你也會答應？」

蕭振仁不假思索地道：「當然可以。」

穆雙塔冷冷地道：「穆某不知你爲人如何，憑你一句話，叫我如何相信你？」

蕭振仁反問：「你要如何才肯相信？」

穆雙塔沉吟了一陣，看了丁毅一眼，乃道：「除非你自廢武功。」

蕭振仁神色大變，澀聲道：「老夫自廢了武功，若你們食言，老夫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丁毅道：「我的爲人如何你也知道，既然答應了你，便不會反悔，何況你現在無條件反對，也無第三條路走。」

蕭振仁尚在猶疑，恰好張火明自養心院趕來，聞言即道：「蕭振仁你若識相的，尚可積點陰德，挽回你手下不少條性命，此刻他們被困在地道裡，飽受煙火煎熬，時間一長，地道裡沒了空氣，可就要窒息而亡了。」

蕭振仁輕嘆一聲，垂頭喪氣地道：「老夫答應你們，丁毅，你過來動手。」言畢盤膝於地。

饒明珠忙道：「大哥，你不要過去，這老匹夫奸詐得很，信不得。」

丁毅道：「信不得也得信，再鬥下去，雙方死傷太巨，何況地道裡的高手，都是各派之精英，死了對武林來說，損失太大了。」他從容走過去，問道：「阿密，你要我從何處下手？」

蕭振仁臉有愧色，道：「丁毅，想不到你這般有出息，老夫雖然一向看得起你，但到底還是看走了眼，本來老夫也可自震經脈，但那等於殘廢了……」

「那就捏碎你之琵琶骨吧！我想問你一句，以後有何打算？」

「逍遙山林，了度餘生，還能有何打算？」蕭振仁沮喪之色，溢於言表。

「佛家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留芳百世未必要獨霸武林，做些有益武林，有益百姓的事，我想景仰你的人將會更多。」

蕭振仁身子一震，幽幽地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可惜老夫以前一心只想獨霸武林，沒有想到其他方面，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

「我何嘗不是誤入歧途？爲了多賺點錢，殺了不少無辜之人，是故我決心將下半生貢獻給武林，以贖前衍，你又何嘗不可？」

蕭振仁苦笑道：「老夫即將成爲廢人，還奢談什麼。」

「誰說的？我已決定放你一條生路，一條讓你自新之路，以前你便犯不少殺戮，理應在晚年贖罪。」

蕭振仁身子再一震，脫口道：「你不後悔？」

饒明珠及穆雙塔齊聲呼不可，丁毅道：「在下亦是如此，饒妹子也是如此，爲何他便不能放下屠刀？你們將人放了吧！不過，阿密，下一步我要看你之表現了。」

蕭振仁長身而起，抱拳道：「老夫今日慶得新生，實在要多謝諸位，更要多謝丁毅。目前尚有一事相求，請速放開地道裡的人，正如你們所說，他們正是各大門派之精英，如死了老夫之罪孽便更重了。」

柳露蓮和饒明珠只好將人放了，張火明帶蕭振仁去放地道裡的人。蕭振仁果然依諾，不但遣散了其收羅來之手下，並勸他們從善，爲武林多做好事，爲江湖多行義舉，最後田鷺飛與柳露蓮解除了婚約，而銀杏山莊也決定改名爲「行義佈善莊」。

一場風波，料不到得到如此結局，羣豪喜不自勝。

天亮之後，張火明邀請羣豪到霹靂堂作客，衆人在那裡大擺慶功宴，霹靂堂主張世雄見兒子如此有出息，便當衆宣佈退位，由張火明繼承。

羣豪又鬧起酒來，紛紛敬張火明。張火明卻道：「其實還有一樁好事，諸位忘記了，而且更應該向他們敬酒。」

穆雙塔問道：「什麼好事？」

張火明道：「柳姑娘與田鷺飛已解除了婚約，今後便可名正言順嫁給丁兄弟，這不是好事？你們說要不要敬酒？」

衆人轟然而應，柳露蓮羞得雙頰通紅，躲在丁毅身後，丁毅則大方地舉杯並道謝。饒明珠道：「既然如此，不如就挑個吉日成親吧，以免夜長夢多。」

張世雄道：「今日正是吉日，正所謂擇日不如撞日，咱們此處一切齊備，就請兩位新人在敝堂成親吧，也成就武林一段佳話。」

衆人又轟然叫好，丁毅忙道：「這可得先徵求柳姑娘意思。」羣豪七嘴八舌，還輪到柳露蓮反對？當夜兩人便在霹靂堂成親了，羣豪鬧至半夜方送新人進洞房。

一對新人經過多少風波及波折至今方如願結成連理，恩愛之情，自不需形喻。丁毅夫婦在霹靂堂住了半個月才離開。他倆到處爲家，到處行俠仗義，直至柳露蓮懷孕，才在揚州置了家。而蕭振仁亦依諾痛改前非，善行義舉之事蹟，不時傳至丁毅耳裡，使他感到安慰，亦慶幸自已當日沒有廢其武功。

（本篇完）

上文提要：小玉在辛不苦的命令下，硬着頭皮走進于阿坤的房間欲行刺，辛不苦告訴小玉，一個人在江湖上寧可滿身仇恨也不能欠一屁股還不完的恩情，于阿坤雖救了他們的命，但這輩子都得受他牽制，不想小玉剛欲動刀，于阿坤已一躍而起躲開去，他跑到孟古大夫那裡，從門縫隙看到惡水灘的惡漢正與辛不苦打了起來……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運糧遭挫敗　設伏羣圍毆

孟古大夫道：「就是嘛，姓辛的一完蛋，他答應我的千兩治傷費也泡湯了，我可怎麼辦呀！」

于阿坤一聲哈哈笑，道：「你們做大夫的只知道銀子，他娘的，別人身上流血掉肉，你們的心眼只有錢，以我看，你們比强盜還黑心，操！」

孟古大夫道：「小兄弟，你怎麼罵我？」

于阿坤道：「我是有感而發，說的實情，早晚你們這些當大夫的都會不得善終！」

孟古大夫道：「小兄弟，我可是好心招待你大吃一頓，你不感激還罵人，太不像話了！」

于阿坤冷冷道：「你想闖我走路？」

孟古大夫道：「我開始討厭你了！」

于阿坤道：「老小子，你是在老虎屁股放火炮，找死！」

孟古大夫怒道：「你這是什麼話？」

便在這時候，于阿坤突然一聲罵，道：「可惡！」

孟古大夫以爲于阿坤罵自己，氣得全身一哆嗦！

其實，于阿坤是看到對面賭坊的台階上面，一個大漢已摟抱住小玉……

于阿坤正要拉開門，忽然傳來一聲尖嗥：「當家的，你你……」

「啊！」

這聲音幾乎與那尖聲起自同時！

緊接着，便聞得辛不苦大聲厲吼，道：「姓路的，我們一齊上路吧！」

一聲怪叱，路千里的聲音傳來，道：「你不配！」

「啊……」辛不苦完了，這種絕望的叫聲，誰也會聽得出來是死亡前的厲叫！

刁寡婦披頭散髮尖聲叫：「老娘同你們拚了！」

也眞玄，三個大漢圍着她，忽見她抱刀就地滾，地上現出一片刀輪來，兩個大漢已狂叫着倒在地上翻滾！

「地堂奪命刀！」路千里大叫着！

刁寡婦長身而起，尖聲叫着撲向路千里，道：「還我不苦的命來！」

尖刀宛如蛇電，氣勢有如長虹，刁寡婦豁上了！

路千里絕對想不到跟在辛不苦身邊的半老徐娘小婦人，竟然會如此了得，平陽集臥着這麼個辣椒貨，怎麼就沒有聽說過？

尖刀閃耀出懾人的冷焰，激盪在勁氣流動的空氣中，刁寡婦的俏身形幾乎半掩在一片刀芒裡，那麼凶狠得宛如一頭發了瘋的母豹直往路千里殺去！

砍刀怒斬一十八刀，路千里毫不退讓的橫肩而上，雙方一經接實，便是一陣亂了章法的金鐵交鳴！

刀芒點點中，突見刁寡婦廻身横削，一口氣將圍上來的四個大漢逼退！

幾乎是同一個動作，刁寡婦的尖刀又沾上了路千里卷斬過來的砍刀上，「噹」的一聲響，刁寡婦幾乎尖刀脫手飛出去！

倒翻一個觔斗，刁寡婦身子尚未站定，路千里的砍刀已如影隨形的跟進！

於是，兩個人又狠殺起來！

三個伙計與四個寶官也眞淒慘，被六個凶漢圍在台階前一陣亂砍，刀棍脫手飛上了天，兩個寶官已躺在地上不動顫，有個伙計剛跳上台階去，腿上狠狠挨一刀，便也洒出一股血雨來。

砍倒伙計的大漢便在這時登上台階，一傢伙搶到小玉前，伸出粗粗的左臂猛一摟，小玉一聲驚叫，便也把斜對面門縫看的于阿坤叫了出來！

于阿坤手中還端着一個喝肉湯的碗，他人還未撲過去，隔着街抖手便把碗砸過去！

相隔何只八丈遠，不料那隻碗可眞玄，就如同碗上長着眼，「彭」的一聲響，正砸在摟抱小玉那大漢的頭頂上……

「哎！」

大漢摸着挨砸的後腦勺，他回過頭來破口罵：「他娘的，什麼人暗箭傷人？站出來！」

隔着街邊，于阿坤指着自己鼻尖，道：「咳，你的頭殼碰上了我的碗，怎麼還罵人！」

大漢一見是個年少的，猛一推摟在懷中的小玉，掄着砍刀就往于阿坤殺過來！

賭坊大門口的小玉看見于阿坤，立刻大叫道：「阿娘，于阿坤來了！」

不料小玉的這聲叫，等於是要刁寡婦挨刀！

刁寡婦猛回頭，路千里的砍刀已到了她的左肩頭，「颯」的一聲響，刁寡婦「哎！」聲如鬼叫……標着一蓬鮮血，血中帶着巴掌大的一片肉，那麼嚇人的往空飛灑！

路千里似哭的笑聲傳來，道：「姓辛的等妳去會面了，妳還掙扎個鳥！」

台階上的小玉尖叫一聲：「阿娘！」

于阿坤却並不多看，他心中惱恨辛不苦，連帶的也恨刁寡婦，他以爲叫小玉向自己下手，必是他二人出的餿主意，錯不了！

刁寡婦挨了一刀眞不輕！

于阿坤也在這時候把匕首攪進撲過來怒漢的肚子裡！

那怒漢肚皮上被攪了個洞，自己尚弄不清刀是怎麼挨的，砍刀脫手的時候，他只瞪着大眼睛，抖着嘴唇罵了一句：「你奶奶的……」

于阿坤的匕首上滴着血，兩個怒漢已向他衝過來！

兩把砍刀同時殺，于阿坤流星也似的飛掠向一側！

一個大漢怪吼道：「奶奶的，你往那兒跑！」

于阿坤一笑，突然一個怪旋身，道：「奶奶的，小祖宗往你懷裡跑！」

他的話就在這怒漢的耳邊落，便聽得怒漢「啊！」好長的一聲厲叫。

于阿坤的匕首從怒漢的胸口拔出來的同時，他左手推動怒漢的軀體撞向另一大漢，同時也揮出匕首抹過這大漢的脖子！

眞是乾淨俐落的手法！

至少，那位躲藏在門縫的孟古大夫就暗中拍手叫好！

背後，又是一片冷芒閃至，于阿坤突然長嘯如泣，猛然凌空而起，四把砍刀已在下面等他了！

「老鷹抓小雞！」

什麼叫「老鷹抓小雞」？四大漢剛自一怔，一片刃芒已快得宛如追回逝去的時光般當頭罩下來！

「颯……咻……」

激盪的氣流擠旋成渦，于阿坤的招式更上層樓，震裂聲中，四個怒漢仰面的撞跌在地上，每個人至少挨了六七刀！

路千里的刀已高高擧起，刁寡婦已閉目等死，而于阿坤已冷冷道：「路千里，你殺死女人算什麼好漢？」

一頓，路千里這才發覺不對勁，怎麼十個兄弟躺一地，這才轉眼之間的事！

對方的人全完蛋，台階上只有個小姑娘，而這小子……這小子似乎在什麼地方瞧見過！

于阿坤伸手把紫衫前襬掖在腰帶上，他輕鬆的向小玉招招手，道：「丫頭，快把你阿娘扶到藥舖去，叫那孟古大夫細心的治，多少銀子由我付！」

小玉吃驚的道：「小……小……小祖宗，你……你……你不恨我了？」

于阿坤道：「別閒扯淡，快扶你阿娘離開！」

小玉打着哆嗦，跨過地上的死屍，匆匆的走向刁寡婦，道：「阿娘，快走！」

刁寡婦眥目欲裂的尖聲道：「我要報仇啊！」

于阿坤道：「別報了，再報仇命都沒有了！」

小玉拖着刁寡婦往「平陽藥舖」走過去！

路千里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于阿坤也笑，道：「你一定想起令你開心的事情來了，是嗎？」

路千里忽然收住笑，他一步步逼近于阿坤，道：「好小子呀，原來這一切的一切，全是小子在暗中搗蛋弄鬼，嘿嘿……」

于阿坤道：「弄鬼不敢，搗蛋倒是有的！」

路千里怒道：「你姓于？」

「不錯。」

「洛城大皇莊的人？」

「不錯。」

「于玄是你的親爺爺？」

「也不錯。」

路千里忽然罵道：「他奶奶的，石大力必是你整死的吧？」

于阿坤道：「我整死你們不少人，誰是老幾我全都不記得了！」

路千里說的當然是那夜火燒大皇莊，最後留下個大漢等于阿坤，却反被于阿坤砸死在山坳裡的石大力。

路千里憤怒得又是仰天一聲梟笑，笑聲帶動全身哆嗦，道：「老子問你，上元鎮香香館的白大娘可是你小子下的重手法？」

于阿坤道：「不錯，是有這碼子事！」

路千里雙目幾乎瞪出眼眶外，牙齒咬得咯咯響，宛如一嘴乾炸豆，他橫兩步又退一步的道：「看你小子不過十三四，奶奶的，便是你從娘胎開始練功夫，也未必打得過白大娘，小王八蛋，你是用的什麼手段，說！」

于阿坤淡淡的道：「首先我要告訴你，我不是王八蛋，高興的話，你也可以稱我一聲小祖宗！」

不等于阿坤話說完，路千里怪叱道：「去你娘的小祖宗，我宰了你！」

于阿坤道：「忙什麼，話說完了再幹也不遲，反正今天遇上面，跑不了你也走不了我，拚出個結果才是眞！」

路千里砍刀斜指在地面上，左手戟指于阿坤道：「你有屁快放！」

于阿坤道：「我想知道，陶津那傢伙怎麼不來？」

路千里冷冷道：「好小子，這一切全是你的計，想把我們陶當家騙下山？可惡！」

于阿坤道：「你們才可惡，我爺爺當縣官辦案殺了鐵成金，你們却報仇找上大皇莊，王八操的我問你，誰還敢再去當什麼官？

「再說我爺爺早死了，你們却殺了我爹娘又燒了我的莊，娘的皮，江湖拿把刀誰快誰厲害，姓路的，你可看到白大娘與吳不忌二人了吧？」

路千里怒吼一聲，道：「看到了又怎樣？」

于阿坤道：「你馬上就同他二人一模樣，叫你死不死來活不活，回去再誘出姓陶的來！」

路千里忽的一聲笑，笑聲未已，人已到了于阿坤的頭上方！

他再也不敢存半點輕視之心，因爲白大娘的武功高過自己，而白大娘却又重傷在這小東西之手！

人小鬼大手段辣，路千里就是這麼想。

大砍刀以移山倒海之勢劈到，在那渾厚的刃芒裡，抖腕便是十七刀連砍！

于阿坤叫得一聲「厲害！」寒光暴削，閃點撥擋如電，身子却在一片冷芒的外圍溜溜轉個不停！

果然，路千里不愧爲關洛道上大豪，他舞着一片寒光發出如泣的「咻」聲，威猛絕倫的挾着泰山壓頂之勢，猛往于阿坤暴斬過來！

「母雞護小雞！」

于阿坤的喝聲猶在，一陣刺耳的金鐵拂擊之聲，便見溜溜刀芒中，路千里倒翻一個大觔斗，厲叫道：「娘的，這是伏虎拳招式，誰教你的？」

于阿坤冷冷道：「別躲呀！」

大砍刀上下左右閃擊不斷，路千里吼道：「小王八蛋，留你不得！」

不料于阿坤又是一聲「厲害！」轉回頭便跑！

路千里以爲于阿坤怕了，立刻揮刀就追！

于阿坤不用看，忽然使了個空中倒翻，口中吼道：「老小子接招！」

那把來自小玉手中的匕首，便也筆直的飛向路千里！

大砍刀急忙橫擋，路千里心想：「眞是沒經驗，雙方對敵，竟然把手中兵刃拋擲，那是找死！」

「叮噹」一聲響，匕首果然被他撥擋在地，他剛剛回過身來，却又見一團黑影罩在頭頂上！

原來于阿坤擲匕首是誘敵，眞正的殺着在後面！

于阿坤身子一落地，便立刻再次彈起來，一把柳葉飛刀快得無可言喩的插入路千里的右肩井！

「噹郎」一聲響，路千里的鋼刀掉在地上，他左手抓刀沒抓住，于阿坤的第二把飛刀已出手，却鬼魅也似的切過他的後頸上方一寸地！

「吭吡」一聲，路千里全身一陣顫抖，他傻哈哈的迷惑着張口說不出話來了！

于阿坤拍拍手，收起兩把柳葉飛刀來！

忽然，刁寡婦憤怒的奔過來，

叫道：「他的命是我刁寡婦的！」

于阿坤一橫身，叱道：「回去治傷，這兒沒你的事！」

小玉也追出來，道：「阿娘！」

刁寡婦道：「小兄弟，別攔我，我要爲不苦報仇！」

于阿坤道：「刁寡婦，你的本事也不錯，你把傷養好，好生經營兩家大生意，去吧！」

小玉低聲對于阿坤，道：「小祖宗，對不起！」

于阿坤淡淡道：「你叫我什麼？」

「小……祖宗！」

「這是你心裡話？」

「誠心誠意的叫你小祖宗，只要你小祖宗不再生我的氣！」

于阿坤道：「就因爲我救了你阿娘？」

小玉道：「是的，你是好人！」

忽見孟古大夫站出來。

于阿坤道：「孟大夫，快替刁寡婦治傷，多少銀子算我的！」

遠處的廊下面，孟古大夫道：「我老人家破這一次例，替她治傷不用銀子了！」

小玉扶着刁寡婦又走回藥舖裡。

于阿坤走向痴痴傻傻的路千里身邊，他拾起匕首比了比，笑道：「路四當家的，你可以跟我走了！」

路千里的脖子在流血……那地方的血流得並不多，但他却並沒動！

于阿坤拍拍路千里的左肩頭，道：「走哇！」

果然，路千里與于阿坤二人齊步向前走，併着肩往南街走去。

「東昇騾馬棧」就在南街頭！

于阿坤帶着失去主宰的路千里，一路來到棧門口，隔着大院牆，只見那麼多騾馬正有人抬着糧袋往馬背上馱。

于阿坤剛剛走進門，有個草鬍子大漢迎過來，笑對路千里道：「四當家，快好了，兄弟們都忙着綑糧食……」

他似是吃一驚的又道：「跟去的兄弟們呢？怎麼一個也沒有回來呀！」

草鬍子大漢正是姓丁，外號叫丁鈀子的大個子！

他走近路千里身前，忽然驚呼道：「四當家，你怎麼一身血，受傷了？」

路千里沒反應。

于阿坤已笑笑，道：「老兄，別叫了，要我是你們，馬上去逃命！」

丁鈀子怒道：「怎麼說？」

于阿坤指指街北方，道：「這位老哥在殺人，忽然來個厲害的，他的兄弟被殺光，他也挨刀嚇傻了！」

丁鈀子驚怒交加的道：「那人在那兒？」

于阿坤道：「你想幹什麼？」

丁鈀子道：「老子去宰了他！」

于阿坤冷冷一笑，道：「我問你，你比這位人熊那個強？」

丁鈀子一怔，道：「當然我們四當家厲害！」

于阿坤道：「不就結了，你們四當家都殺人不過，就憑你，豈非是送死？」

丁鈀子咬咬牙，道：「誰敢惹上惡水灘，他這一輩子都完蛋！」

于阿坤道：「大話少說快點走，那人馬上殺來了，再不走，你們一個也走不了！」

忽然，丁鈀子看向路千里的腦後勺，不由得吼罵道：「可惡呀，難怪四當家不開口，原來同白大娘與吳不忌二人傷的同一個地方，這傢伙究竟是何人？」

于阿坤叫道：「別再運糧了，快扶着你們四當家上路吧，再不走我也不管了！」

于阿坤說完便回身走，不料路千里糊糊塗塗的又跟過來，他好像只聽于阿坤的話。

于阿坤指着圍過來的九個人，對路千里道：「路四當家的，我把你救回來，交給你的好哥兒們，你快跟他們走，別再纏住我！」

丁鈀子一聲吼，道：「快拉馬來，大家護着四當家回山寨，糧食別運了，點子扎手，我們扯呼！」

九個大漢正忙得滿身汗，見四當家這般模樣，又聞得丁鈀子的吆喝，便立刻各自上馬！

丁鈀子把路千里也扶上馬背，一聲吼叫，便立刻拍馬衝出平陽集！

路千里率領二十個兄弟前來，只帶回一半回惡水灘，而他本人也完了！

于阿坤站在街中央哈哈笑，他邊笑邊道：「姓陶的，我看你下山不下山？」

不料，事情就有那麼巧，丁鈀子十個大漢簇擁着失心瘋忘了自己是老幾的路千里奔馳出平陽集才五七里路，忽然有個大漢一聲吼，道：「丁兄呀，不好了！」

丁鈀子原在前面馳，聞得這一聲吼，便立刻拉攏住轡繩，一行十一匹馬刹時停下來！

丁鈀子沉聲道：「那個在嗥叫？什麼不好了？」

有個白面漢子到了丁鈀子身邊，道：「丁兄，我想起來了呀！」

丁鈀子道：「你想起什麼了？」

白面大漢道：「平陽集那小子有問題！」

「什麼問題？」

「那小子好像來自洛城大皇

莊。」

丁鈀子楞了一下，道：「白面狠，你看清楚了？」

白面狠重重的點點頭道：「越想越像他，那天我們在大皇莊賣藝，我還在打麥場上翻觔斗，你知道我是跟着當家的走江湖，有個老頭兒封了銀子五十兩，這小子當時就在一旁看！」

丁鈀子冷冷垂下頭，他想了又想，道：「糟了，這小子如果眞是姓于，他奶奶的，我們大伙全被他耍了！」

白面狠一咬牙，道：「折回去，劈了那小子！」

丁鈀子沉聲道：「你免了吧！」

白面狠道：「不能便宜那小子！」

丁鈀子怒叱道：「你也不想想，那小子敢出面，以我看必然不簡單，說不定白大娘與吳不忌都是上了那小子的當，如今怎會那麼巧，四當家也是傷在後腦勺？」

白面狠道：「丁兄的意思是四當家也打不過那小子？」

丁鈀子道：「不但四當家打不過，便十個兄弟也必是死在他手中！」

白面狠咯咯猛咬牙！

丁鈀子又道：「對付這小雜種，大概只有當家的出面才能行，你我去了也是白送死！」

白面狠沉聲道：「可惜四當家傻掉了，要不然四當家一定會告訴大家！」

「廢話，兄弟們，快馬回惡水灘吧！」

丁鈀子拍馬疾馳，一行剎時衝往大山裡！

＊　＊　＊

于阿坤住在「東昇騾馬棧」的客房裡，小玉幾次三番要他回「聚寶盆賭坊」住，他都沒答應。

小玉還以爲于阿坤怕再被暗算，她什麼樣的毒誓都發過，但于阿坤就是不回賭坊住！

于阿坤獨自在棧房的後院裡，他可並不是吃飽了睡大覺，而是更勤奮的練飛刀！

他左手發刀，右手追擊，身子騰空雙刀齊發！

每次擊中都令他快活半天！

是的，一個人如果在某一項事情上面有所成就，那將是令此人最感愉快的事情了！

夜裡他坐在燈光下，把玩着柳葉飛刀，一旦聞得外面傳來馬蹄聲，他都會以爲陶津來了，便立刻走出去查看一番，但每次都令他失望！

時光就這麼一天天的過去了！

于阿坤已開始有些不耐煩！

他開始急躁起來了！

七天，八天，他把日子算了又算，無論如何，姓陶的也該來了！然而，十天過去了，仍無姓陶的音訊……

姓陶的眞能沉住氣，但于阿坤並沒更往深一層想。

因爲陶津不可能會輕易罷手，他是個有仇必報的梟霸，惡水灘的魁首大豪家，他能嚥下這口鳥氣？

于阿坤急躁不安了！

有道是：天躁有雨，人躁有禍。

于阿坤年紀小，他那裡會知道這麼多？

他展開行動了！

是的，唯有自己展開行動，方能打破這種令人不安的僵局！

就在五更天尚未到，于阿坤在馬廐裡選了一匹小川馬騎上，這種川馬雖小，翻山越嶺最拿手。

于阿坤年紀小，騎這種馬最適合不過！

一馬衝出平陽集，沿着先前他曾走過的山道朝前跑，小川馬奔馳如飛，却是又平又穩，比起他騎過的黃驃大馬可舒服多了！

惡水灘的陶津不找來，這令于阿坤感到大惑不解，自己設計的一套「各個擊破」戰術，難道被姓陶的識破了？

現在，小川馬馱着于阿坤又到了這道嶺上面，那是整吳不忌的地方，小小土地廟內土地公似乎在對他發笑。

于阿坤下得馬來，爬在地上叩了三個頭，道：「土地爺你聽着，保佑我于阿坤，痛宰姓陶的，回來我再給你叩頭道謝！」

說完又叩了個頭爬起來！

抬頭看看天色，雲絮後的陽光閃，業已正午了，啃了些乾糧，于阿坤又舒服的騎上馬背，自言自語道：「天氣還不錯，雲遮日頭涼習習，要不……還眞得頂着太陽烤人油喝熱風的……」

片刻後下了這道荒嶺，一條半乾涸的溪床可夠寬，這邊與對面怕有五十丈，一條忽隱忽現又清澈的流水撞過卵石發出銀鈴也似的聲音，兩邊還有些零星的蘆葦，看上去有些乏味單調……

山道延着這條半乾的河床往大山裡延伸，陽光自雲端裡偶爾照出來，顯得景緻有些荒涼，附近沒有人烟，便野鳥什麼的也全不知去到那兒了……

嘀咕着，于阿坤隨着小川馬的奔馳而閃動着腰桿，不慣騎馬，屁股有些磨得痛！

突然……

一隻尖叫厲嘷的怪鳥噗嚕嚕振翅飛起，劃破四週的沉寂，還嚇了于阿坤一跳！

「呸」的吐了口唾沫，于阿坤罵道：「你娘的，這扁毛畜生！」

帶着悶躁的熱風，徐徐的拂過來，于阿坤想着自己如何引誘陶津離開惡水灘的事……因爲惡水灘沒去過，于阿坤又是一個人行動，他根本就沒有打算直入虎穴闖龍潭，他只是一個少年人！

于阿坤在馬上仔細想，萬一遇上惡水灘的人，自己如何叫陣，如何誘使陶津追出來，什麼地方才是下手搏殺的好所在……

奔馳中的小川馬，猛古丁前蹄閃了一下，于阿坤上身傾斜，立刻抓牢馬鞍，正待喝叱，馬兒似是受驚的站着不動了！

用力去挾馬腹，于阿坤道：「嘿！小子賴着不走了！」

忽然間，空中發出「咻咻咻」聲，于阿坤抬頭看，好傢伙，四條麻繩在空中晃動成四個繩圈，那麼神妙的便往他的身上套過來。

同一時間，無數寒光閃閃的暗器分由另外三個方向往他身上射，而三條人影亦似鷹隼般分從三個方向疾快的衝撲過來！

突如其來的襲擊並沒嚇倒于阿坤，他像一條滑溜小魚兒般，「颯」的一聲溜到馬腹，便在他滑向下方的同時間，猛吸一口眞氣自馬腹的另一方向彈射出去！

便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裡，馬背上傳來「叮叮噹噹」與繩索碰抽的沉悶之聲，而于阿坤的左手已緊緊的抓住右方來的那根繩索！

就在小川馬身中暗器嘶叫彈踢中，于阿坤也被那根繩索的回收拉上了半天空！

這一下他可看清楚了，有個虬髯大漢雙手套着護腕，右臂力圈，左手一把砍刀就等着于阿坤下來了！

「好他媽的狠！」

罵聲未已，他立刻一聲狂叫：「老鷹抓小雞！」

抓住繩圈的餘力未已，于阿坤已抛開手而又自腰間抽出那把匕首！

「叮噹！」

「啊！」

于阿坤側面閃掠的身子剛落地，那虬髯大漢已標出一縷鮮血，差一點標在于阿坤的紫衫上！

于阿坤抖起紫衫前襬剛掖在腰帶上，另外三條繩索已往他身上罩來！

執繩者玩繩的功夫好準好强，閃掠在空中的繩圈渾圓如鑼，圓得毫無點滴缺失！

于阿坤拔腿後閃如流光之飛逝，便在他往右的疾閃中，看起來他有些連滾帶爬的慌叫，但當他的身子一經仰起，兩顆石頭已狠狠的砸過去，便也聽得兩聲凄厲的大叫！

執繩者仍然三個人，繩圈在空中呼嘯，呼嘯在于阿坤閃掠的三面……他的兩顆石頭只砸翻附近掩藏的兩個大漢！

雙足點在山石上，于阿坤不敢停留半刻，背後的暗器帶着銳風急襲而至！

晃晃肩，猛的往前仆倒，無數暗器剛閃過，三把砍刀又擦着他的背脊掠過！

一剎那間，他的身體平貼於地，忽然一聲狂叫：「母雞護小雞！」

拳影匕首併用，三個揮刀撲來的大漢業已慘號連聲中各自仰面倒摔出兩丈外，每個人正自胡亂的抖着一蓬蓬鮮血！

眞厲害，也眞夠快，三條繩索又已狂猛的往他罩來，于阿坤連叫的功夫也免了，他只哼了一聲，翻掠三步……

然而，又是一把大砍刀一隻紅纓槍自兩個方向劈刺過來，他只要中上任何一傢伙，便得當場了帳！

眞夠險，幾乎連喘口氣的時間也沒有，于阿坤猛一弓身，紅纓槍尖上的一撮紅纓拂過他的頭皮，砍刀也自他的左邊臂過，「颯」的一聲，紫衫被切下一大片……

于阿坤火大了，這是上元鎮王人美姑娘親手替自己縫製的綢衫，可恨被這黑漢割破一大片，令他氣得直咬牙！

于阿坤陡然上彈，雙肩一張，正待施展絕招「老鷹抓小雞」，去收拾那割破他衣衫的使刀漢，忽見三條繩子往他的頭上罩過來……不，兩條罩頭一條纏腿！

在這生死一髮之間，他暴伸左手，一把抓牢一根繩圈便猛往另一個繩圈撞去，同一時間雙肩下壓，既躲上面的繩圈，又可下擊纏腿的一根索！

他眞的做到了，那頭上的繩圈撞在一起的瞬間，他的匕首已沾上了下方的繩索，只要對方用力收，他就能挑斷索子！

那人似也明白這些，他不但不收索，反而把索圈平整的放在地上，當匕首無法着力，當于阿坤雙足落地的時候，他就會猛收地上繩圈了！

眞夠快，于阿坤宛似足上帶彈簧，他只是一足點地，點在繩圈內，便立刻飛彈而起，地上的繩子便也神奇的閃晃追踪着他的雙腿而上！

二十一刀形成一片刃海，揮刀的怒漢口中發出狂獅般的粗厲聲音來，猛往于阿坤疾殺狂砍！

兩隻似豹的雙目一厲，于阿坤不再猶豫的大吼一聲：「看刀！」

右手的匕首並未出手，左手稍抬，一把柳葉飛刀勁急得宛如天外流星一現，那揮刀怒漢已經叫着往

外倒去！

于阿坤一個觔斗躲過下面繩索，腰一扭又閃過扎來的紅纓槍，他已站在三丈外，厲聲道：「他奶奶的，你們是那路牛鬼蛇神豬狗王八蛋？也不點明過節，唱明來意就這麼死不要臉的以大欺小以多壓少的蠻纏死鬥！」

也不知到底幾個人，但却沒有一個開口的，只是露出一雙嚇死鬼的雙目，盯牢于阿坤！

尖叱一聲，于阿坤拍拍腰帶，道：「好，好，好，你們不開口，是嗎？看吧，我這兒尚餘四把飛刀，加上這把短短的匕首，足夠送你們幾個上路的，不要命的儘管來，小爺要是怕你們，就不是你們的小祖宗！」

此言一出，仍然得不到回應！

那面，三個使繩索的互相點點頭，彼此打眼色……

就在這時候，紅纓槍就好像來自虛無縹渺間一般，未聽聲音已到了于阿坤胸前，好一陣狂風暴雨狂飆，星芒廻閃，倒轉狂跳，一剎間，槍尖盡在于阿坤身上集中……這傢伙似乎連壓箱底的玩意兒全抖出來了！

「他娘的老皮！」

罵着，于阿坤空中閃掠不已的又道：「你們這是什麼打法？又是一擁上，又是車輪戰，他奶奶的，你們難道是惡水灘髓洞裡冒出來的不要臉的王八蛋？」

三條繩子成品字形的罩過來，紅纓槍槍尖仍在身前晃，又見兩把砍刀眩目耀眼的閃擊劈來！

六個人誰也不吭聲，一個勁的往于阿坤圍攻！

此刻……

于阿坤有些吃力了，他畢竟還是個少年人，被這些大漢一陣圍攻，終究不是滋味，這些人一個比一個厲害，他開始動心思了！

他本來就不打算闖向惡水灘，因爲他有自知之明，一個跳蚤頂不起一張白被單，能狠也難敵衆犬！

原本是要誘出姓陶的，怎會又在這地方被這批不明來路的人物圍攻？

這兒相距十萬大山的惡水灘還有近兩百里地，難道姓陶的已經遠在此地設下了埋伏？

于阿坤在移動，奇怪的是六個圍他的大漢全停下了手，他們不攻了！

于阿坤忽然發覺，自己只要往西方移動，這些人就停手不攻，如果往另外三個方向衝，他們便會不要命的圍上來狠幹！

于阿坤往西看，可又什麼也看不見！

於是，他決心不殺了！

接連七次翻騰，于阿坤以一個極爲怪異的角度斜掠，然而，就如同安排得恰到好處一樣，一條人影正正的向他這面迎上！

猛挫牙根，于阿坤古怪的叉斜旋身……潑起一縷旋風，而對方的動作同樣急快如電，一把砍刀已兜頭砍來！

于阿坤不及細想，匕首猛往刀刃上迎去，便在他的匕首沾上對方的砍刀發出「噹」的一聲脆響，于阿坤的匕首竟然被對方一刀砍斷！

下砍之勢未已，他的右胯已冒出鮮血。

幾乎不分先後，他的胯下鮮血甫出，銀星一現，對方也悶嗥一聲，捂着脖子往外墜落……

一把閃亮的飛刀正扎入他的咽喉！

對方仍然沒吭聲，然而却因爲此人的玩命一搏，而阻滯了于阿坤脫離的機會！

于阿坤一個踉蹌落在地，三個繩圈又來到！

「去你娘的！」

憤怒的咒罵來自于阿坤之口，一把飛刀勁急的脫手飛向右前方的揮繩大漢……

揮繩的大漢似乎不願放此機會，仍然拚全力把繩索往于阿坤套！

「咻」的一聲，柳葉飛刀直奔對方前胸，當繩索已套上于阿坤的上身，那人的胸口上已中了一把飛刀沒入深處！

于阿坤飛刀出手，左手又拔出一把飛刀，他一刀未能割斷套上身的繩子，忙不迭低頭脫出繩圈來！

唔，繩索還夾纏着細細的銀絲繩。

中飛刀的大漢無法使力收緊繩索，却發出一聲令人毛髮悚然的尖嚎！

另兩個繩圈又已來到，于阿坤幾乎痛得掉眼淚，不知胯上一刀怎麼了？

他很想低頭看，但他却不能，敵人眞的不給他絲毫喘息的機會！

中刀的于阿坤，翻閃騰躍的動作，那股子不對勁味道，簡直就甭提了！

使紅纓槍的毛臉漢子是個矮胖子，他的雙目幾乎與他的槍尖一般的精芒逼人，紅纓槍在他的舞動下有如江河流水，浩瀚的一瀉千里，緊緊的纏着于阿坤身形不放鬆，另兩個揮刀的大漢彼此間交叉閃擊，呼喝有致，亦似遊魂般咬緊了于阿坤前後左右！

如今，他們似是多少忌憚於于阿坤手中的兩把飛刀……

那是僅有的兩把飛刀了！

于阿坤心中自然明白，尚有一把柳葉飛刀，關奶奶一再的交代，非到快絕望的時候，是不可以拿出

來用的。

于阿坤有些力竭氣虛了，他口乾舌躁，心中胡思亂想，如果這時候和尚叔叔出現，或海音小師太趕到，都是一項令人鼓舞的事情，可惜這二人不知在什麼地方。

也眞是的，不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偏就會突然出現，如今最需要他們了，可是連個人影也沒有！

一連閃躲七次圍襲，于阿坤尖聲呼叫：「操，你們是一羣啞巴？他奶奶的，小祖宗問了你們好幾遍，怎麼連個屁也不崩出來！」

紅纓槍帶起一溜星芒之後，幽靈似的從七八個角度閃晃着刺到，刺得空氣也激盪起來，宛似數隻槍尖齊來到，刺得他心驚肉跳的罵了一句：「你娘的！」

他罵得一句，驀地暴吼一聲，吼聲剛起，一個握刀大漢斜着身子硬生生往他的方向倒閃過來，刀芒成束的斜砍下來！

于阿坤不急於反擊，他猛古丁往地上伏，直待三件兵器一齊狂扎狂劈下來，便發了瘋般的一聲厲叫：「龍捲風！」

兩把柳葉飛刀雖短，却仍然發出燦爛的光華，于阿坤的身子便平地勁旋起來，一下子先旋進第一個揮刀大漢的懷抱中……

事出突然，這一下子幾乎將他的魂也驚出了竅，因爲他比誰都明白，對方投入懷中，他的老命等於交在人家的手上當綿羊！任人宰割了！

驚亂之下，他拚命倒仰，手中砍刀同時劃過一道大弧，倏然翻飛！

于阿坤勁旋得更快速，左手飛刀沒出手，却劃過這人的左肩頭，又旋到另一大漢的左後方，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猛往大漢的後頸切去！

他不管得不得手，却把旋轉的身子加足勁力的沾着那桿紅纓槍直往矮胖子的懷中旋去！

是的，這管紅纓槍太過令他分心了，隱隱然好像這矮胖子是個領袖人物！

旋動着失去形像的身子，左手柳葉飛刀有如流星曳電般直往矮胖子的心窩送去！

兩把砍刀被逼退，矮胖子的紅纓槍失了準頭，而于阿坤又到了面前兩尺地，在這間不容髮中，斜刺裡銀光如電，猝然飛來，「叮」的一聲現出一溜火花，于阿坤的手腕有些熱辣辣的痲痛！

矮胖子死裡逃生，他已隨着槍的去勢閃掠在一丈外直喘大氣！

于阿坤的旋勢一頓，他也站在三丈外的石頭上。

於是，他看清這位突然的出現者，是個瘦高中年大漢，一柄三尺半長的窄而厚長刀，發着電藍芒彩，顯然是一柄殺人的利器！

于阿坤却冷視着雙手端槍的矮胖子，道：「狗雜種，我該飛刀取你性命，沒得倒被你脫逃掉！」

猛回頭，于阿坤發覺不對勁，在這一陣搏鬥中，業已到了一片荒林子裡。

此刻，林子的一側，大樹的蔭影下，站着兩個偉岸的壯漢，正齜牙咧嘴的對他冷笑！

兩個壯漢，嘿嘿的發出嚇人的冷笑聲……

四周尚有兩個手持繩索怒漢，虎視眈眈的向他瞪着四隻牛蛋眼……光景一心想活吞了他！

不用搬指頭算，前後左右一共是七個人，于阿坤的手上托着兩把柳葉飛刀，他如果發刀擲出，他有把握放倒兩個敵人，但另外的五個人便會羣起而攻上，不論是挨他幾腿或中他幾拳，另外五人也會活活把他壓在下面！

胯上在痛，痛得還眞不輕，便褲腿也有些濕漉漉的不好受！

嚥了一口唾沫，潤一潤火辣的喉嚨，于阿坤吃力的道：「咳！你們是那裡冒出來的人熊，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同你們這羣狗雜種扯上了干係，彼此八杆子打不着的不認識，你們就這麼對我亂殺一通，這算他媽的什麼江湖規矩？莫名其妙嘛……」

大樹下右面的壯漢終於開口了：「小雜種，你姓于？」

于阿坤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

「于玄那老東西的孫子？」

「也不錯。」

忽然間，七個怒漢全嘿嘿狂笑起來了……

于阿坤也跟着笑道：「小祖宗我還以爲你們是一大羣啞巴呢，原來你們會說話！」

他咧着嘴又道：「喂，我是于玄之孫，干卿底事？」

他看了一個圈，七個人的臉色一樣嚇人，于阿坤又道：「各位是那裡的人熊，什麼地方混生活呀？」

大樹下的壯漢又沉聲道：「說出來嚇死你！」

于阿坤忍着痛，一心想找機會撒鴨子，却又沒機會，便只得先拿話穩住，道：「大人熊，我怕不怕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任誰也不願打糊塗仗，更不願死得不明不白，便死在陰陽道上也會喊寃！」

大樹下左面的怒漢沉吼道：「你小子明知故問！」

于阿坤道：「我怎知你們是老鳥老蛋，你們又沒有把名字刻在臉皮上！」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追命和冷血師兄已趕到菜市口和破板門，雖然制止了雙方的苦鬥，陳不丁、馮不八死了，朱小腰傷重，羣雄鬥志大爲受挫，仍然死戰，忽見四大名捕來喊話，才不得不停手。「別野別墅」這邊的王小石，用一弓三矢對準了蔡京，他們的命運彼此拴在一起，王小石似乎有點慌亂，蔡京以爲勝算在握……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臭招毒味一沽獨　狠着殺棍一天朝

再說，他這頭不妨答允下來，只要王小石一旦放下弓和箭，他馬上就下令追緝王小石：既然是他自己認的賬，大家都聽清了，他要剷除王小石就更名正言順了。

就算未必一定能把王小石正法，至少，也能把他迫出京城，王小石一旦離京，就似龍游淺水，魚躍旱地，他手上那一羣「金風細雨樓」的子弟，遲早都變成他手裡的雄兵、蟻民了！

話說回來，不到萬不得已，他實力再大，也不想太正面的與武林各路人馬爲敵，能用是最好，要不然也不宜全部開罪。

不過，王小石今兒到了這裡，是決逃不出去的：難道他還能一個人戰勝「黑光國師」、天下第七、神油爺爺、一爺這四大高手不成？

不可能！

既然王小石就要死了，所以他不妨什麼都答應他，但答允太快，反令人不信，何況王小石絕頂聰明，善於機變！

所以蔡京故意沉吟道：「這樣也好，不過，光你一個，還是說不過去，除非……在這兒或劫法場上，凡是露了面的，就公事公辦，沒亮相的，我們就隻眼開，隻眼閉算了！」

王小石冷哼道：「這也是難免，只望你說過的話是話！」

蔡京把胸一挺，嘿聲道：「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算數的！」

王小石森然道：「那也不到你不算數，你下矯詔殺害忠良、僞稱變法、則爲搜刮聚斂、營私牟利的種種情事，我搜集資料已久，你以假詔誅殺元祐舊黨同僚，還不放過他們子孫，興大獄，羅織孔多，你一向無恥變節，排擠忠彥，稍不附從，則誣以罪。奸臣作惡，古已有之，但大宋江山，就得斷送你一人手裏，你這怙惡不悛，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你別以爲暗中造孽，天下不知……你至少有七道僞詔矯旨在我的手上！」

蔡京這次倒眞的驀然吃了一大驚……這一驚，只怕眞的要比他的房子還大了。

「你……你們這干逆賊……」

「誰才是逆？誰才是賊？」王小石冷詣地道：「皇帝的詔書聖旨，你都膽敢作僞私代，只要你一不守信約，我會着人呈到聖上那兒去，就算你有通天本領，看皇上這次還烙了印一般信你不！」

蔡京這大半生人，做盡無恥無道、强取豪奪的事。當他官拜戶部尚書的時候，監察御史常安民已對他提出了彈劾：

「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

可是當時哲宗極信任章惇，章惇又重用蔡京，彈劾的結果，反而是常安民被貶到了滁州。

蔡京大權於是已定。

到了趙佶登位，蔡京之勢已無人可以動搖，他也爲所欲爲，無法無天了。爲了排斥政敵(其實只是稍有異議者)不管死的、活的、在朝的、在野的，他都絕不放過，連他的恩人、同僚、上司，都全一棍子打翻，踩死了還倒打一耙。

他還把當年栽培過他舊黨的司馬光，以及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韓維、李清臣、蘇轍、蘇軾、范祖要、劉安世、曾肇、王晨、豐稷、程頤、晁補之、黃庭堅、常安民、鄭俠、秦觀、龔夫等一百二十人，稱爲「元祐奸黨」，立「黨人碑」於端禮門，且把敷衍不滿於新黨的人王珪、張商英等也列爲「奸黨」，連同一手提拔重任他的章惇也不例外，新舊二黨成了全家福、大雜燴，只有一個共同的取向，那就是：

凡他所不喜的人，就是「奸黨」！凡不附和他的，立即加害！

於是「奸黨」名額，擴大至三百九十人，由蔡京親自書名，不只在京師立碑，還頒令各州郡縣，命監司、長吏，分別刻石，傳於後世，而且還毀壞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呂公著、劉摯等十人景靈宮的畫像，且把范祖要著的「唐鑑」，以及蘇洵、黃庭堅、蘇軾、秦觀、蘇轍等著的詩文集，劈板毀滅，不許流傳。

他所打擊的對象，是如此不分新舊，不計親疏，只有效忠於他一人的走狗奴才，以及和他利害交攸的惡霸，他們才臭味相投、狼狽爲奸，一起做那慘無人道，傷天害理，禍國殃民的事。

是以，到了這時分，朝中忠直之士已盡爲之空，唯武林、江湖間，仍未完全由他縱控，還有些打抱不平的人不甘雌伏，由於朝廷仍極需肯效命的傑出高手來保住大位，不敢趕盡殺絕，是以也有些有本領又肯主持正義之士，勉强在這風雨危舟的場面下掙扎求存。

蘇夢枕、王小石等，就是屬於前者。

諸葛正我，舒無我等人，便是屬於後者。

由於蔡京對稍不附合他的人這般兇殘絕毒，而他們所實行的法制，無一不是讓自己獲利得益的，所以他除了極力討好奉迎皇帝歡心，以鞏固他的權勢之外，還在軍事上，全面抓緊不放，把軍力的精英全往「中心」調，都成了他的私人衞隊，還時常不擇手段，假借上意、矯造聖旨，來殘害他一切不喜歡的人——這麼多年做了下來，再乾淨也總會留下一些罪証。蔡京本恃着自己官大勢大，加上皇帝對他千依百順，信重有加，諒也無人能動搖得了自己分毫，所以從不諱忌。但而今經王小石這一說，看來眞捏有自己矯詔僞旨的証據，這一來，皇帝再信任只怕也得龍顏大怒，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這頃刻間，蔡京可是口定目呆，心知王小石這回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就算能把他格殺當堂，只怕對方也早有安排，始終是個心腹大患，一時也沒有應對之策。

「一個人是做不了英雄的，」這回似乎是輪到王小石覷出了蔡京的心亂神迷，冷峻地道。

「今天我一個人用一張弓三支箭對着你，可是我背後却有千千萬萬的正義之士在支持我。」他語音肯定得像天神鐫刻在鐵板上的命書箴言一般：

「你今天得勢，可以囂狂得一時，但到頭來，你只是萬人唾棄，人神共憤的垃圾、渣滓，不會有好下場的！」

蔡京本就窮兇極惡，給這幾句話迫出了眞火，齜牙咧齒聲吼道：「下場？我才不管什麼下場！」

話一說完，他只覺腦門晃了一晃，好像什麼東西掠過，飛過，眼前只覺有一道光芒，却不是亮的，反而黯了一黯，黑了一黑。

還幾乎沒暈了過去。

* * *

米蒼穹一棍在手，一擧朝天，驀地一聲大喝：「不想死的就住手！」

他的大喝開始時原本元氣十分充沛，但到了後面幾個字，却變成尖聲刺耳。

斷鬥中的羣豪誰也沒爲他的喝聲而不再戰鬥：

一，有橋集團和蔡京手下不是不想停手，而是對方不肯罷手。

二，劫囚好漢既已來了，就豁出去了，才不管誰出手，誰不出手。

三，江湖上對「米公公」的武功頗多傳聞，有的說他有絕世奇功，有的說他有魔法異術，有的說他通曉一種天下第一的棍法，而這種棍法聽說還是達摩大師東渡之前所創的，少林一脈只得其三招，便成了當今少林七十二絕技中之一的：「瘋魔杖法」(而米蒼穹卻似九九八十一招全都通曉！)，但更有人說他根本不會武功，只屬尸位素餐、濫竽充數的在那兒唬唬人而已！是以，劫囚羣雄有的基於好奇，有的

原就不信，都要看看這傳說裡的人物到底能耍出箇什麼絕藝奇功！

四，這時際，大伙兒已形同殺到金鑾殿上去了，實不能說收手就收手的了，是以有進無退，拚死再說！

五，何況，米蒼穹那一喝，中氣顯然不足，大家也就沒什麼放在心上。

但米蒼穹接下來的動作，却吸住了全場的人。

他朝天舞了九個棍花。

舞動的棍子發出了尖嘯。

一下子，全城的霧彷彿都捲吸到他棍風裏來。

他的棍子極長，越到棍頭越尖細，像一根活着而不可駕御的事物，在他手裡發出各種銳響：似獅吼、似虎嘯、似狼嗥、似鷹咻，棍子同時扭動、搖動、彈動不已，像一條龍，而這頭龍卻旋舞在米公公手裏；似一條蛇，而這條蛇却縱控在米蒼穹掌中。

米蒼穹這一舞棍，猶如丈八巨人，衆人盡皆爲之失色。

他一連幾個猛步，衆人衣袂爲之掠起，視線全爲之吸引！

有人看見他白花花的鬍子竟在此際蒼黃了起來，像玉蜀黍的鬚、莖。

有人乍見他的眼珠子竟是亮藍色的，就像是瓷杯上的景泰藍描花碎片打破了嵌入他眼裡去了。

大家神爲之奪。

只見他一驚而起，越衆人頭，一棍砸下。

* * *

他要打誰？

誰能經得起他的打擊？

在這剎間，在場羣豪和官兵，大家都感受到一種特殊而從未有過的感覺。

那是「凶」的感覺。

「凶」得更是「死亡」一般無可抵禦、無法匹敵、無以拒抗、無有比擬的。

那麼說，這也就是「死」的感覺了不成？

可是，這麼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手中這麼一舞棍子中，還沒決定往誰的頭上砸下去，怎麼却能令全場數百千人，都生起了「死」的感覺呢？

* * *

這時，全場人的神采俱爲米蒼穹那一棍朝天所帶出來的「凶」氣所奪。

只一人例外。

他趁此迅瞥了方應看。

只見方應看雪玉似的臉頰上，竟起了兩片酡紅，既似醉酒，又像病人發高燒時的臉色，但他的額角暗金，連眼裡、眼紋、笑紋裏也隱約似有股淡金色的液體在肌膚內洶湧流轉。

方應看看得入神。

但也奮亢極了。

奮亢得以致他花瓣般搭着劍柄的玉手也微微抖動着，就像少年人第一次去撫摸自己最心愛女子的乳房。

觀察他的人只觀察了那麼一瞥，已覺得很滿意了。

他已足可向相爺交代了。

* * *

偷看的人是一個就像方應看一般溫文，爾雅的年輕人。

任怨。

他只看了一眼，就立即收回了視線。

可是任怨並不知曉，當他迅疾而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收回視線之後，方應看卻突然感覺到什麼似的，向剛才望向他的視線望了過來。

* * *

這時候，他的臉色暗青的。

眼神也是，可是任怨沒注意。

可惜任怨沒發現。

米蒼穹人仍在半空。

棍子發出銳風，急嘯。

棍尖朝天，彷彿要吸盡、盡吸天上一切靈氣殺力，他才肯砸下這一棍似的。

他這一棍要打誰？

* * *

這一棍子砸誰都一樣，只要能收「殺鷄儆猴」之效。

米蒼穹是爲了制止敵方取勝氣燄而出手，他那一棍自然要打在羣龍之首上。

這次劫法場來了許多高手。

但如果一定要選出這幾幫(已殺進刑場來的)人馬的首領，顯然只有三個：

率領「金風細雨樓」子弟幫衆攻打過來的：「獨沽一味」唐七味、「毒菩薩」溫寶。

另外就是領導其他幫會人手聯攻的首領人物：「天機龍頭」張三爹。

* * *

好！

他就先往「龍頭」那兒砸下去，看沒了龍頭的龍子龍孫，還充不充得成龍！

他一棍打向張三爹。

* * *

張三爹剛殺了蕭白、蕭煞。

他氣勢正盛，但也正傷心。

他正在看他的師弟蔡老擇，垂淚……他正在想：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親人朋友，每一個人死了都會有人爲他難過傷心，老蔡死前也至少殺了苗八方，自己因爲他的死而格殺蕭氏兄弟，既然有那麼多人死了，有更多的人難過，却爲什麼人

間依然殺戮不絕、血腥不輟呢……

他只想到這裡……

米公公就來了。

他是和他的棍子一齊來的。

朝天的一棍。

* * *

這一棍朝天，然後才往下砸落。

張三爹是「天機組」的龍頭。

「天機」到處替人打抱不平，替無告苦民出頭，並常暗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而威震天下。

張三爹領導這個組織數十年，自然有着豐富已極的江湖經驗。

他成過、敗過。

他成時威風八面、叱咤風雲，敗時落魄江湖、退無死所。

他眞的是那種歷過大風大浪的人，而不是光用一張嘴說「我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然而其實只不過是在一個小圈子裏小茶杯兒幾張茶葉片那麼丁點大的所謂風所謂浪的那種人。

他年紀雖然大了，病痛也多了(縱然武功再高，病疼也總隨着年歲而與日俱增，這是免不了的事)，但身手却沒有因而減退。

只不過，反應仍然慢了一些。

那也只是一些些而已，那是一種年老所附帶的「遲鈍」，不過，薑仍是老的辣，雖然在某方面的體能反應已「遲」了一些、「鈍」一些，可是在江湖經驗和遇事應對上，他卻更準確、精煉了！

所以他殺了人：

蕭煞和蕭白兩名刀王就剛死在他手裡。

可是他本來就不喜歡殺人。

自己也不喜歡被殺，別人也一樣不願死，殺人其實是一個自己和別人都不情願發生的事，只有禽獸和沒殺過人只嚮往殺人的幼稚年輕人，才會對殺人有嚮往和迷戀。

他只喜歡救人。

救人的感覺好舒服。

殺人的感覺如同野獸，但救人才像在做一個人，一個人若能常常救人，那種感覺可就不止是像人了，簡直像神！

不過，在現實裡，却是殺人容易救人難，而且，要救人，往往就得殺人。

何況，你不殺人，人却來殺你。

眼下就是一個實例：

米蒼穹正一棍子砸落！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 * *

當然你死，不可我亡！

張三爹身形忽然「不見了」，他像是給人踢了一脚，推了一把似的，突如其來的跌了出去，就像是給那尖銳的棍風捲走似的。

同一時間，他的「封神指」：以拇指夾穿過中指與無名指第三節指根縫隙，反攻了過去！

他一直都在留意：那老太監有沒有出手，會不會出手，向誰出手？

而今，那傳說中的宮廷裏武功最深不可測的人終於出手了。

而且是向他出手。

張三爹早有防備。

你要我的命，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 * *

可是，身經百戰，遇强愈强的張三爹，此時此際却生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

那不是「凶」。

而是「空」。

一切都「空」了，沒有了的感覺。

沒有了戰志，沒有了拒抗，沒有了路(包括沒有了末路也沒有了出路)，沒有了力量，沒有了棍，沒有了指，沒有了敵我，甚至連沒有了也沒有了。

那就是空，也就是無。

所以也就無所謂勝，無所謂負，無所謂生、無所謂死。

張三爹沒有料到對方這一棍子砸來，却能產生這樣的效果。

這樣可怕的力量！

那不是存在的力量。

它不是「有」。

那是無所不在但又是「無」的力量。

它就是「空」。

不僅是空，而且是四大皆空，而且「空」中藏「凶」。

四大皆凶！

* * *

張三爹馬上抖擻精神。

他知道米蒼穹不是好惹的，他要全神貫注應付這一棍。

一個人，也許學習了多年，鍛練了許多日子，爲求的不過是一次、一回、一陣子的表現。

但對張三爹而言，這養精蓄銳只爲一展所長的時間可更短、更急、更精煉了。

蓋因他們這等高手就算是決一死戰，也只不過是剎那間的事。

眞是成敗與亡轉瞬間。

* * *

張三爹的第一步，是「怒步」。

他先憤怒。

憤怒可以帶出殺氣，而且是凌厲的殺氣。

他用一種燃燒式的憤怒點燃了他體內的一切潛力和能量。

他的步法竟先「怒」而「奇」。

不單是「奇」，而且突然。

他像給棍風所襲般的忽爾「吹」了出去——跟張三爹交手的敵人一直都有一個解不開的「結」，也是一個「噩夢」，那就是根本「觸」不着

他。

只要對手一揚兵器，一出拳，那怕只是動一根指頭，張三爹都會「倏然無踪」，或者，整個人給「吹」、「揚」、「飄」、「震」了起來。

這之後，就到張三爹的反擊了。

這就是「怒步」。

別人一抬足他就能藉力「飛」起，更何況米蒼穹那如同霹靂雷霆呼風挾雨之一棍了。

張三爹的人也馬上「掠」起，然後便反襲米蒼穹——他的步法活似米蒼穹棍法的剋星。

儘管那棍法一起，他心頭就爲之一空。

甚至還失去了鬥志。

甚至還萌生了死意。

甚至還起了一種强烈自戕的意欲。

* * *

張三爹的倏然消失，再以「封神指」反攻，出手人意料之外。

但更出人意表的是米蒼穹。

以及他的朝天之棍。

就在張三爹身形倏然而變之際，米蒼穹的身形也遽然作了完全的、絕對的、不可思議的大變化。

他全然改了向。

他改變得毫無蛛絲馬迹，連一點徵象，是非也無。

他忽爾變成轉向溫寶那兒。

他身形大變，棍法卻一點兒也沒變更，他一棍往「毒菩薩」溫寶那兒當頭砸下。

* * *

溫寶剛殺了祥哥兒。

米蒼穹原就是要拿他來開刀，以挫劫囚羣雄之氣焰。

溫寶雖然笑嘻嘻好像一尊與世無爭的活寶寶，但其實是「老字號」中的一名十分精明、醒目、機變百出、心狠手辣的年輕高手。

他也一直留意米蒼穹的出手。

俟米蒼穹飛躍半空，持棍猛攻張三爹之際，他擔心「爹爹」應付不過來，正要趕去施援手。

卻沒料米蒼穹卻突然轉攻向他！

這一下子急變，他已不及閃躲。

那一棍已至。

他只好硬接。

他以手中的鬼頭刀硬接。

一直在他身邊幾乎是併肩作戰的唐七味，也馬上趕過來救援。

誰都看得出來：米有橋這一棍子不好接。

* * *

這一棍不但不好接，彷彿還凝聚了上天的一切無情、不公、殺性和戾氣，以致溫寶剛抬刀招架之際，忽覺渾身沒了鬥志，竟生起了一種：鬥志全消，只求速死的衝動！

這是什麼棍？

這是什麼人使的什麼棍法？

* * *

溫寶在這一剎間，要同時抵擋兩個敵人的夾擊。

一是那一根彷彿是來自天庭行雷閃電交擊時擲下來的棍子。

一是那一股强烈的死志。

而這兩種攻襲力都來自一個人：米蒼穹。

* * *

我不要死……

我不可以死……

我不想死……

於是溫寶抬頭……

舉刀。

他要招架那一棍。

那要命的一棍！

他至少須要擋住那一棍，最早的援手也得要在他抵擋得住這一招之後才趕到。

人生在世，最兇險的招，得要自己一個人來接，這正如造愛的歡樂絕對要自己去感受享受，而病痛的折磨也完全由自己來承受忍受一樣。

* * *

溫寶爲了要接這一棍，不惜大喝了一聲。

他要叱起自己的鬥志。

他要叫醒自己的戰意。

他一叱喝，才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

他竟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難道他竟失去了聲音？

* * *

他沒有啞。

而是米蒼穹的棍聲和呼嘯，聽來只過份尖銳，但並不算太大聲，卻能完完全全的遮蓋了自己發出的叱喝之聲。

米蒼穹的棍風和嘯聲，竟比他的棍子和招式還先發制人，擊中了他敵手的耳膜與聽覺，使對方的戰力全爲他所控。

鬥志亦爲之所制，神亦爲之所奪。

* * *

米蒼穹一棍打下。

溫寶橫刀一架。

他架住了這一棍。

但卻保不住自己的命。

他招架的那一刀，招式有個名字，就叫做：「向天」。

他的「向天一刀」剛封住了對方的棍勢，藉勢還擊，他攻出了一刀：「笑天」。

可是那一刀才削出，他發現他自己所接的那一棍「實」的力量雖已盡放，但「空」的力量仍沒發出：

然而那一刀，是「空」大於「實」。

也就是說，他擋住的，只是虛力，當實力爲空力所取代的，那一棍的力道才洶湧而至！

他只好把「笑天一刀」的攻勢反轉爲守，變爲：「向天」。

這「向天一刀」原是守勢。

可是卻在這一瞬間，有一件事發生了：

誰也沒覺察，誰也發現不到。

溫寶忽覺右腿「環跳穴」一麻。

似有件什麼事物，射在他那穴位上，使他本來邊退邊避邊廻刀「向天」的一刀，因這一失足而不退反進。

既然是進，「向天」就不成其爲守勢了。

他只好反攻。

這時急變遽生，他已不及細思，一刀「嘯天」就遞了出去……

* * *

他的反攻使米蒼穹沒有了選擇。

他原只想一招把溫寶迫退，再一棍把唐七味震傷，好教他們知難而退。

他可沒意思要一出手就跟羣雄結下深仇。

他只想嚇退他們，或震懾住這些人，使他們不致過份囂張，步步進迫。

可是他這時已不能選擇。

因溫寶不退。反進。

且出手。一刀。

* * *

他知道溫寶的毒力。

他亦深知「老字號」溫家的毒性。

他更知曉溫寶手上的是毒刀。

他若不殺此人，讓他欺近身來，不但再也唬不走眼前這些人，只怕自己也得要惹上一身的蟻。

所以他只好一棍砸了下去。

用了全力。

一種全然是「空」的力道。

眞空的力。

* * *

血。血紅。

戰士的血特別紅。

也許是「老字號」溫家子弟的血更烈更紅。

那是一種憤怒的血。

怒血。

怒血憤懣的濺溢出來。

溫寶倒地，就像一隻打碎了的元寶。

唐七味想扶住他。

可是扶不住。

誰能扶住一隻打碎了的杯子、碟子或碗？

鮮色的血觸怒了唐七味燒熱的心。

他也沒有別的選擇。

他在憤怒中出手。

他的暗器迸射向米蒼穹。

這些暗器型體可愛好玩，有的像甲蟲，有的像蜻蜓，有的還像小孩子那圓圓的腮、頰、眼甚至鼻頭。

可是這些暗器的效果卻很可怕：

因爲都會爆炸。

强烈的爆炸。

同時也是强力的。

爆炸的暗器炸向米蒼穹。

在米蒼穹的迷霧間，像極了一朵朵憤怒的花。

* * *

米蒼穹發現從他一出手、一舞棍伊始，一切都不可選擇。

一切都失卻了選擇的餘地了。

他尖嘯。出棍。

棍是硬的、尖的。

然而棍勢卻是空的、無的。

* * *

唐七味忽然發覺自己發出的暗器沒有爆炸。

正確來說，不是沒有爆炸，只是沒有了爆炸的聲響。

他看得見它爆炸，但卻寂靜無聲。

他情知自己耳膜若不是已給對方震破，就是爆炸聲已爲敵手聽去並不怎麼響亮的嘯聲所掩蓋。

他忽然覺得「空」。

五臟六腑似給同時掏空了一樣的空。

眼前也爲之一空。

青天白日灰霧滿地空！

就在這時，米有橋一棍迎頭打落。

也在這時，唐七味全身發出了一種味道：臭味。

* * *

只要對方能聞得着這臭味，他就有本事把對方毒倒。

因爲「味道」也就是他的暗器。

全場有那麼多人，但這「一味」他只向米蒼穹發出，別人就不會聞得到。

因爲他是唐七味。

「獨沾一味」的唐七味。

四川蜀中、唐門唐永堡的唐七味。

* * *

是他先毒倒了他？還是他先一棒子將他打死？

不知。

因爲其間出了點變化。

變故。

這變動不大。

只不過他們之間，忽然多了一個人：張三爹。

「天機」的龍頭：爹爹！

* * *

張三爹可以說是丟了一個臉！

他以爲米蒼穹正攻向他，所以要全力反擊，結果，不是他讓米有橋打了一個空，而是他自己上了一

個當。

米公公根本志不在他。

是以，溫寶慘死，張三爹覺得好像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所以他絕對不能讓唐七味也命喪這兒！

他迎上了米蒼穹。

還有他的——

一棍朝天！

* * *

他越是接近那一棍，越有一種强烈的感覺：

那一切都是空的，不存在的，夢幻曇花。

* * *

他們就像是亘古以來就安排好了的一對死敵。

今日狹道相逢，決一生死，誰都再也沒有退路。

張三爹沒有用兵器，什麼兵器都沒有用。

雖然他十八般兵器，什麼兵器會用。

會使。

他不但不退

還反攻。

用他的手指，天下獨一封神指！

* * *

張三爹用手指(而且不是拇指便是尾指)去對抗那樣長如此粗這般尖，而且還這麼稜利的棍！

朝天一棍！

* * *

米蒼穹以長指直取張三爹。

他的兵器，氣勢凌厲，但越是迫近張三爹，他越有一種感受。

這一切都是直見性命的。

甚至是迫出性情的。

一句話，四個字：性命攸關！

* * *

米有橋的棍長，長一丈二。

而且它竟似會伸縮，且能縮能伸的。

伸長了，伸直了，竟長足一丈八。

那是一種絕長的兵器。

張三爹的手指，再長也不過三、四寸。

但他居然敵住了這長棍。

棍子呼呼作響，當頭砸下。

張三爹用手指(而且還是指尖)去接。

血肉的手指怎能承受這瘋狂瘋魔瘋癲的棍子？

但每次棍子眼看要擊着張三爹身上時，張三爹都是急不容緩，但總能及時從容的用手指的指尖在棍身的首部位一彈、一頂、一抵，棍子所帶所挾着的無匹鉅力，竟就完全給抵消了，不見了，轉化了。

要是用別種兵器，還絕對沒辦法那麼圓滑，這般巧妙，簡直妙到毫巔的做到這點！

張三爹却一一做到了。

米蒼穹每攻一棍，他就不退反進。

待打到了第十一棍(張三爹也接下了第十一棍)時，張三爹離米蒼穹也不過是三尺之遙了。

這一來，大家已幾近肉搏，十分兇險，招招專打罩門，式式只攻死穴。

最長的棍子，對上了最短的手指。

* * *

其實張三爹不是沒感受到那可怕的壓力，那可怖的死志，以及那可畏的：空。

但他已爲這凌厲攻勢迫得退無可退了，他只有反擊再反擊，唯有反擊！

* * *

米蒼穹也沒有辦法。

張三爹越接近他，他自己便越兇險，他的棍子宜長攻不宜近守，然而張三爹却已迫近咫尺。

他開始的攻襲是用棍尖。

到第七棍時，他已改用棍身。

至現在第十一棍之際，他只能用棍尾。

然而，這時張三爹的手指(不管拇指還是尾指)，已隨時可以戳着他的要害和死穴了。

* * *

兩人對決。

已絕對沒有退路，也失去了餘地。

越接近米蒼穹，張三爹就越知道自己的勝算越大。

他已出盡渾身解數。

出道五十餘年來，他從來沒有用過這樣大的力氣心神，來對付過一個敵人。

他越發覺得這太監是他前世的宿敵，是上天特意使他和他在今天會在一起，了上輩子的宿怨恩仇。

* * *

就在這要命關頭，「呼」的一聲，米蒼穹手中的棍子忽似神龍一樣，脫手飛上了天。

一下子，陽光彷給切成了許多片。

霧也給打散成了許多塊。

棍子在半空呼嘯旋轉，打着棍花，像一朵盛開的怒花。

張三爹不禁抬首，看那飛上天的棍子——

它什麼時候才落下來？

它落下來之時會造成什麼傷害？

米有橋是故意使它脫手飛去，還是給自己剛才那雙指並施的一招：「鬼神之怒」指法震得把握不住棍子？

* * *

這電光石火間，張三爹原可有

兩個選擇：

一是速退。

米蒼穹棍已脫手，他已佔上風，得饒人處且饒人，他該收手再說。

難保米有橋棄棍之後另有殺着，先退定觀變也是上策。

(況且他跟米公公並無私怨！)

二是急進。

趁他失去了兵器，殺了他。

放虎歸山，對米蒼穹這種人，殺他的時機稍縱即逝，決不可放過！

(何況他曾殺了溫寶！)

這一下，他得要馬上決定：

攻還是守。

進還是退。

甚至死還是活！

你說呢？

* * *

就在這時，有一件事，看似偶然的發生，却改變了張三爹的決定。

也決定了二人的命運。

那就是忽來一物，急取張三爹右足的「伏兔穴」。

可是，張三爹身邊有一名高手，正爲他「掠陣」：這人正是唐七味。

唐七味何等機警，況且，他更是唐門好手，對任何暗器均瞭如指掌。

他大喝一聲：「卑鄙！」

雙手已挾住那件「暗器」。

他挾住暗器時，已戴了一雙黑色的手套，這手套能保萬毒不侵，同時，他一看「暗器」手勢，已不敢輕敵，一抓之間，也用了全力，可是，他雖挾住了那物，但身子仍給帶動了一步半。

只一步半。

但那已非同小可——暗器的大祖宗唐門裏的好手居然在全力全神接暗器還得落了下風！

不過，更令唐七味震驚的是：

那「暗器」連他也沒見過！

連他也斷斷使不出來。

因爲，那只不過是一條絲穗！

一條劍鍔上繫的那種絲穗。

一條紅色的穗！

* * *

一條劍穗，居然能隔空打人，且把唐七味帶跌了一步半！

而唐七味居然還找不到發出這絲穗的人！

那是什麼人！

這是何等駭人的功力？

這算那門子的暗器手法？

* * *

暗器沒有打着張三爹。

唐七味已替張三爹雙掌挾住了暗器。

儘管那只是一條劍穗。

但這劍穗依然改變了張三爹的命運。

原因是：

張三爹也感覺到背後下部有暗器襲來。

他那時正要決定進退。

進還是退？

反守還是急攻？

但就在這節骨眼下，既後頭有暗器襲至，他已不能選擇後退了。

只好迫進。

唯有進攻，他才能讓替他護法的唐七味及時解他之危。

他深信唐門暗器好手唐七味一定能解決這暗襲的。

果然。

唐七味不負他之信任。

可是他自己却身陷危境。

絕境。

* * *

他不退反進，原已極迫近米蒼穹，現刻可更臨近這老太監了。

棍子還在上空盤旋、飛舞。

然而米蒼穹却出手了：

用指。

他右手中指如棍，一指揮下！

「指棍」！

原來他眞正的要命的棍法，是手指的棍！

張三爹情急之下，竭力想避，但米蒼穹左手食指運指如風，尖嘶而至，已迅速在他胸腹之間劃了一下。

只劃一下。

輕得就像輕輕的抹了一下。

然後米蒼穹就身退。

立即全面、全速身退。

他在退身時，他身後四名爲他「掠陣」的小太監，已爲他接住了剛落下來的棍子。

米蒼穹退身、立足，他蒼黃着髮，藍着眼，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全身散發出白色的煙霧，那陣子老人味，竟一下子使全場的人都聞得到，嗅得出，感覺得十分强烈。

好像那不是人，而是獸，不然就是魔，或者是山魈夜魅什麼似的。

但絕對不是人！

* * *

張三爹彷彿怔了一怔，甚至還愣了半晌。

他雙手捂着胸腹。

沒有動。

也好一陣子沒有作聲。

大家都靜了下來，凝視着他，全場靜得連針落地的聲音也清晰可聞，大家都屏住了呼息，氣氛似凝成了冰。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燕子飛和羽柴秀吉密謀，合力將犬養王擊斃，奪回寒蟬，豈料羽柴秀吉另起盜心，夥同喬裝賊首的大將軍之子織田介川奪取寒蟬，殺死陶濤，燕子飛在激怒之下，織田介川欲趁機逃走，燕子飛殺機頓起，先將他擊殺，再追殺蒙面的羽柴秀吉，一時失手，被他逃脫，再想追擊，爲時已晚……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寒蟬失而復得　貴妃險遭劫持

「老禪師，織田父子與羽柴，對我等那樣眞誠敬重，曾經是患難與共的戰友，爲何一夕之間便翻臉無情，下此毒手？」

「倭人多詐，性喜笑裡藏刀，表面上的虛情假意，是懾於大明神威，不敢公然冒犯，實則多少年來一直試圖蠶食鯨吞，搶奪寒蟬只不過其中一例罷了。」

「倭人既然如此奸滑，大師何不與我等一道束裝返國？」

「老衲眼前尚無回國的打算，一則想點化這些化外之民，再則也捨不得一些老朋友，像福田施主就是一位難得一見的大好人。」

龍泉大師臉色一整，目光停留在陶濤的遺體上，憾然道：「陶施主的遺體是運回中原或就地葬在扶桑？」

燕子飛不假思索，馬上斷然道：「在下決定運回中原去。」

龍泉道：「這樣也好，落葉歸根，老衲告辭了，回國之後，盼能上奏朝廷，加強邊防，勿賜倭寇以可乘之機。」言畢，隨着一陣爽朗的誦佛聲，如清風一掠飄然而去。

龍泉語含玄機，果然料事如神，就在這件事結束後不久，織田信長便爲其部將所殺，羽柴應運而起，稱霸扶桑，後改名豐臣，萬曆年中，亦即十幾年後，豐臣秀吉統領大軍，曾先後寇我朝鮮達七年之久，雖被神宗皇帝册封爲日本王，仍不肯退兵。

此乃歷史事實，斑斑可考，筆者附帶一提，願讀者諸君知所警惕，須知倭人圖我已久，不可不察也。

* * *

陶濤的死令燕子飛痛不欲生，只見他雙膝跪地，伸手撫摸着小陶冰冷的面頰，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滾滾而下。

無限的哀思，無窮的愧疚，無盡的自責，面對無可挽回的殘酷事實，燕子飛無語問蒼天，一肚子的話却一句也說不出來。

嚴元伯、福田清善、黑妞也陪着他落淚不止。

良久，燕子飛才抱起陶濤，翻身上馬，哽咽道：「小陶，我們要回去啦，跟着大夥兒一塊兒走吧。」

黑妞也是個至情至性之人，看在眼裡，聽在耳中，一把鼻涕一把淚的也跟着泣不成聲。

幸虧嚴元伯、福田清善年紀大些，經歷的風霜也多，含悲忍痛，强打起精神，一再好言撫慰，帶領着載運貢品的車子，上馬南行。

駛出十餘里後，嚴元伯有感而發道：「清善兄，眞對不起，由於嚴某東來，累及府上，害你犧牲了一個兒子，喪子之痛，痛徹心脾，

臨別之前眞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老福田倒很堅强，道：「嚴大人，你甚麼也別說，正如龍泉大師所言，此乃天意使然，能將犬養這個魔王除掉，可謂造福萬民，即使損失再大也是值得的。」

「福田兄能這樣想我就心安了，但不知剛才那一掌可會傷及要害？」

「還好，只不過一時失足倒地，並無大碍，現在好多了，倒是石貴妃這一走，可是一件痳煩事。」

燕子飛的情緒已逐漸穩定下來，聞言說道：「不要緊，石玉娘的痳穴被制，我用的又是獨門手法，無人可解，他們也是向南去的，正好同路，相信不久便可追到。」

黑妞道：「可是，你不要忘記，她還有四個女婢呢，如果我黑妞沒有看走眼，也不是省油的燈。」

燕子飛侃侃而談道：「女婢也同樣被我點穴制住，但手法特殊，着力甚微，短距離之內雖可自由行動，想施展功力，或者走遠路，却斷無可能，四肢馬上就會僵硬痳木，痛如刀絞。」

果然，當他們來到前面一個鎮集，進入唯一的一家客棧時，便發現石玉娘正與四女婢同桌吃飯，似乎並無逃走之意。

黑妞上前揶揄道：「天大的好機會，怎麼不逃呀？」

石貴妃好潑辣，張嘴就罵：「呸！少得了便宜就賣乖！」

一頓，又轉對燕子飛道：「燕子飛，你到底用了何種魔法？本宮爲何解不開？」

燕子飛一面叫店家準備飯食，一面道：「是一種很特殊的獨門手法，除燕某本人之外無人可解。」

「本宮命令你立即下手解開。」

「會解的，但不是現在。」

「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解？」

「回到京都，見到皇上之後再解。」

「姓燕的，你簡直欺人太甚，我……」

不生氣還好，一生氣便覺頭痛欲裂，石玉娘咬一咬銀牙，只好忍氣吞聲的改口說道：「算你狠，哀家認啦，這筆帳以後再算，快給本宮找幾間清淨的上房，我想早點休息。」

燕子飛道：「抱歉，在下歉難從命，我們只是打尖，不住店，吃完後立即上路。」

石貴妃不答應，硬要住店歇息，燕子飛置之不理，飯一用畢，便即起身上路。

黑妞故意拿話消遣她，道：「要住店妳自個兒住吧，咱們可要趕路，若是錯過了我家的這條船，可有的罪受。」

石玉娘打從出娘胎起，就被人捧在手掌心上，幾時受過這種窩囊氣，但此刻穴道被制，非燕子飛莫解，縱有千萬個心不甘，情不願，最後還是乖乖地被扶上車子走了。

一夜揚鞭緊趕，第二天上午就到了鎌倉。

爲恐陶濤的遺體腐爛，也爲了携帶方便，燕子飛接受大家的意見，將小陶火化，裝在一隻瓷罐內。

接着，在福田家稍作停留、吊祭，又轉往長島家致以最虔誠的唁慰。

不止此也，燕子飛、嚴元伯、黑妞復將織田信長所送禮品全部分贈二家，一則表示關懷，再則織田喪心病狂，他們實在不願再保有此物，以免睹物生根。

諸事完畢，這才來到鎌倉南邊的碼頭。

燕子飛目送石玉娘與貢品上船後，鄭重的向福田清善再致謝意，道：「福田老哥，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請回吧，將軍府的車輛馬匹，由車伕自行趕回，貴妃身邊的四名女婢，留下一人照顧她就可以了，其餘三人何去何從可由爾等自行決定。」

方待徵詢四女自己的意見，四女齊聲道：「燕大俠，我們都願意跟公主到中原去。」

燕子飛一怔，道：「扶桑是你們的家，離鄉背井的不怕家人記掛？本俠只要一個服侍貴妃的人就夠了。」

四女心意一致，異口同聲道：「我們都沒有家，天霸府就是我們的家，如今王爺死了，天霸府也回不去了，只有跟着公主走。」

燕子飛略一沉吟，覺得四女處境堪憐，惻隱之心油然而生，馬上滿口答應下來，並命船家收錨啓航。

錨已收起，張起了兩面小帆，船也動了，正緩緩地駛離碼頭，老福田不停的揮着手，燕、嚴與黑妞亦皆流露出依依離別情。

扶桑之旅，不虛此行，追回了寒蟬，也逮住了石貴妃，只要再將雙劍、玉駝鈴找到，整個案子便可了結。

不幸的是，却付出了兩條人命的代價，可謂喜憂參半。

船已離岸三四丈，驀然，古怪老人從岸邊的一塊大岩石上冒了出來，扯開嗓門吆喝道：「喂，船家，不要開，等一等，等一等我老人家。」

言語間，人已飛起，宛若一隻海鷗，輕而易舉的飄落船上。

老人的輕功出神入化，歎爲觀止，大家看傻了眼，黑妞愕然道：「你來幹甚麼？搭船？」

古怪老人搖頭道：「我老人家是來找人的。」

「找人？找誰？」

「山本刀之助，以及五龍會所有的人。」

「我們這條船上都是嚴大人的同伴，沒有外人。」

「我老人家信不過。」

「那你要怎麼樣？」

「搜！」

老人我行我素，獨斷獨行，根本不理會船家是否答應，已自付諸行動，先搜船面，再搜船艙，上上下下的搜了個夠。

黑妞等他回到甲板後道：「找到沒有？」

「沒有。」

「那就下船吧！」

此刻，船已離岸百十來丈，黑妞又補上一句：「我們可以免費把你送到岸上去。」

古老怪人皺着眉頭，望着海，尋思有頃，道：「不必，我老人家就坐你們這條船走啦。」

「從江戶到鎌倉，有好幾處碼頭，你最好還是到別的地方找找看，免得漏掉。」

「老夫已經找過了，一個沒有。」

「可是，本船已被嚴大人、燕大俠包下了，不載外人。」

「我老人家坐船花銀子，管他包不包。」

當眞從褲腰帶裡掏出一個小錢包來，倒出一錠十兩重的小元寶，往黑妞手裡塞。

這元寶很特別，生滿了墨綠色的銀銹，厚而密，顯然這銀子至少有三十年以上不曾動過。

黑妞拒而不受，道：「船已包給別人，我們可不敢再收你的錢，准不准你坐船，要看花錢的大爺肯不肯。」

有銀子居然坐不上了船，惹毛了古怪老頭，眼一瞪，對燕子飛吼道：「你小子怎麼說？」

嚴元伯搶先說道：「原則上我們並不堅決反對，不過，船上載有嬌客，以及扶桑貢品，不能不格外小心。」

「怎麼個小心法？」

「起碼應該查明尊駕的身份來歷。」

「哼，你們還不夠資格問！」

將小元寶往黑妞腳下一丟，掉頭就走。

黑妞堵在艙口，不准他進去，道：「把銀子收回去。」

「坐船當然要付錢，我老人家從來不欠人情。」

「嚴大人還沒有答應呢，別急着付錢嘛。」

「答不答應都一樣，老夫今天是坐定啦。」

一把將黑妞推開，兀自下艙去了。

嚴元伯道：「寒蟬乃奇珍異寶，絕不能得而復失，石貴妃也不能有任何差錯，無論如何得將他的身份弄清楚，免得變生肘腋，噬臍莫及。」

心意一決，立與燕子飛下艙去。

黑妞熱心到底，也跟着下去了。

詎料，甫至艙口，古怪老人忽又轉了回來，一張老臉陰沉沉地毫無表情，一逕往船頭走，黑妞追上去問道：「喂，你要幹嘛？」

「找船家。」

「我爹正忙着，沒空，有事跟我說也一樣。」

「天這麼黑了我老人家還空着肚子，別忘了送一頓晚餐來，餐費照算就是。」

「船剛啟航，大夥兒都還沒有用飯，假如燕大俠答應你坐船的話，少不了你那一份。」

老人停下腳步，立在船邊，望着灰濛濛的大海，道：「告訴妳爹，途中如遇有從扶桑開出的船，應即時設法靠近，不得有誤！」

一派命令的口脗，黑妞好不惱火，沒好氣的反問道：「你想幹甚麼？」

「要搜船，也許山本那條老狗坐別的船逃走了。」

「哼，你自己有沒有船坐都不曉得，還要搜別人的船，簡直自不量力。」

古怪老人臉一沉，更狂更傲道：「叫妳怎麼做就怎麼做，如敢說半個不字，當心鑿破妳的船！」

燕子飛橫跨三步，堵住他的去路，拱手道：「請教老英雄尊姓大名？」

老人連正眼都沒瞧一下，聲音比冰還冷：「萍水相逢，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況且告訴你也不認識。」

「不妨說說看，也許曾有個耳聞。」

「彼此河水不犯井水，不必！」

「話不是這樣說，假如尊駕堅持要坐這條船，區區有責任查明你的來龍去脈。」

「如果我老人家不答應，你待怎地？」

「很簡單，請你下船！」

「下船？既然上來了，就不想再下去。」

根本未將燕、嚴放在眼內，話一出口，換了一個方向，又大搖大擺的朝艙門走去。

嚴元伯對他這種跡近要賴的作

風大爲不快，橫身攔阻道：「不想下船，就得道出名和姓，不然休怪嚴某人要下逐客令了！」

「怎麼？要動手？」老人雪白的眉毛突然豎了起來，露出一雙精光閃閃的虎目，道：「好啊，我老人家正想活動一下筋骨。」

老人的確透着古怪，强行乘船，不肯道出姓名，一提要動手，精神就來了，嚴元伯還沒有動，他老兄便搶先劈出一掌。

這一掌威力不弱，呼嘯的掌風比海浪還强勁，嚴元伯忍無可忍，祇好應戰。

燕子飛在一旁大叫：「嚴老哥，當心老小子的邪門妖術。」

是燕子飛多慮，古怪老人純以正統武學對陣，並沒使用攝魂魔法。而且，招式詭異，身法靈巧，顯非中原一脈，無法從拳掌上窺其門派，霎時對拆了二三十合，嚴元伯始終屈居下風。

老人打得興起，轉身又找上了燕子飛，道：「這個大小子馬馬虎虎還可以，來，現在看看你這個小小子是否也有點眞才實學。」

身形疾轉，立向燕子飛展開攻擊，强勁的暗力，如山崩海嘯，刺耳的風聲，若撕錦裂帛，一看即知乃武學大家，一代宗師。

事到如今，不打也不行，燕子飛心裡雪亮，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僅查不出此人的身份，甚且會橫生枝節，當下心一橫，氣提丹田，力貫雙掌，連攻十招後，已將老人的攻勢壓制住。

「前輩，失禮了！」

燕子飛先禮後兵，「血濺海棠」、「血染山河」、「血洗大地」，三絕掌連環出手，立將古怪老人捲入熱風炙浪之中。

老人好妙的身法，面對血手印，依然面不改色，身形突如陀螺般滴溜溜的旋轉起來，速度越旋越快，血手印的力道盡被卸光，如入烏有之鄉。同時也越旋越高，最後居然飛上了桅杆橫木。

燕子飛欲罷不能，正要飛上去一決高下，陡見空際閃過一道銀白色的光幕，老人從身後布包內取出一把刀，飄身落地，道：「拳掌已經領教過了，還不錯，你們用甚麼兵器？一塊兒上吧，看是否也能登大雅之堂？」

一塊兒上？好大的口氣，簡直把人看扁了！

然而，燕子飛、嚴元伯、黑妞仿佛沒聽見，因爲三人六目全被老人手中的那一把刀吸引住了。

這一把刀與衆不同，刀背呈一直線，厚達寸許，全長三尺，寬約五寸，刀尖鐫一龍頭，嵌以金環，通體光亮如雪，刀柄色如古銅，飾以花紋，是以翠玉雕成，看來古色古香，甚是精緻典雅。

最令三人驚異的是，鐫在刀身上的那兩個隸書：「西刀！」

嚴元伯的臉色大變，首先發話道：「老英雄莫非是西刀徐遠徐老前輩？」

老人聞言虎目暴睜道：「你這個大小子還眞有點眼光與見聞，我老人家已絕跡江湖三十年，想不到還有人曉得我西刀徐遠。」

燕子飛流露出一臉的敬意，道：「南拳、北腿、東劍、西刀，在百年之前曾是江湖翹楚，共執武林牛耳甚久，子飛雖然其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但這等武林大事，還是耳熟能詳。」

南拳、北腿、東劍、西刀，在當時的武林中，各踞一方，盛極一時，無任何一派能望其項背。詎料，三十年前，幾乎在一夕之間竟告風流雲散，灰飛湮滅。事後江湖傳言，謂這四大門派俱已遭人滅絕，無一生還，但詳情如何，却無人知曉，成爲武林一大懸案。

想不到，三十年後，西刀徐遠忽又現身江湖，怎不叫人嘖嘖稱奇？

尤其，他所施展的攝魂大法，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這種邪門魔法如何修練？

爲何對五龍會的人那麼仇視、殘忍？

莫非眞是山本刀之助的授業恩師？

身份弄清楚了，迷霧反而更濃。

西刀徐遠的臉色仍然陰沉沉地，一言不發。

嚴元伯字斟句酌地道：「南拳、北腿、東劍、西刀當初滅門的秘辛，一直爲武林同道所關注，可否請老前輩賜告一二？」

西刀徐遠擺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道：「我老人家的身份已明，這就夠了，其他的一切，與爾等無關，免談！再見！」

提着刀，下艙去了。

黑妞衝着他的背影咒罵道：「哼，眞是個不折不扣的老怪物！」

燕子飛、嚴元伯相顧愕然，一臉無可奈何之情，好在身份已明，也祇好任由他去。

* * *

一帆風順。

一路無話。

兩個月後，便順利的駛抵天津港。

今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岸邊的桃花已吐出花蕊，地上的小草也冒出嫩芽，整個大地皆吐露出春的氣息。

去國半載，歷經艱險，好不容易又重返故土，情緒自亦格外振奮，船尚未靠岸，大家便齊聚舷

旁，狀至欣喜。

「颯！」的一聲，西刀徐遠不耐久候，已自射離船身，凌空打了一個觔斗，落在岸上。許是對燕、嚴、黑妞三番兩次的詢長問短感到厭煩，連個招呼都懶得打，便自揚長而去。

黑妞甚是不快，罵道：「哼，不通情理的老怪物！」

船一靠岸，嚴元伯立即叫來二輛板車，將貢品等物搬上車去。

數月甘苦與共，幾度死裡逃生，燕子飛對黑妞銘感在心，道：「黑妞姑娘，我想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謝謝妳，謝謝妳的熱心臂助，日後倘若不想再行船，有意仗義江湖，有燕子旗的地方就可以找到燕子飛，子飛歡迎妳，相信青青也會歡迎妳。」

這話充滿感情，也充滿離情，黑妞嫣然一笑，道：「我會去找你們的，很快，很快！」

下得船來，仍有船兒搖晃的感覺，經晚風一陣吹拂，這才覺得舒坦一些。

爲了生活起居上的方便，早在船上時，石貴妃的痲穴就解了一半，是她自己走下船來的，這時嗲聲道：「燕子飛，你就叫本宮這樣走回北京去？」

燕子飛道：「貴妃乃金枝玉葉，放心，會給妳弄一輛車的。」

「那就快去弄呀，哀家走不動。」

「先委屈點吧，今夜咱們住店，明天再走。」

興隆客棧就在岸邊不遠，一行六人又住進了上次住過的那五間上房。

雖僅短短的一夜，燕子飛仍不改一貫成規，照例將燕子旗高高掛起。

稍事梳洗，用過晚餐後，命石玉娘主僕及早安歇，燕、嚴也很早便躺上了床。

正要入睡，忽聞有異聲傳入耳中，循聲望去，乖乖，門縫中赫然插進來一把刀，正在撬門閂。

燕子飛一聲不吭，當即破窗射出。

來人身手不凡，燕子飛立脚未穩，已飛上屋頂。

嚴元伯亦至，道了一聲：「追！」二人上了屋頂，來人已翻過屋脊，越過橫巷，飛過對街的一座高樓。

燕、嚴不稍停留，拔足猛追，最後來到一個空曠之處才算追上。

這時候才注意到，來人還不止一個，共是四人，全部一色黑衣，黑巾蒙面，與羽柴秀吉那一夥一模一樣。

燕子飛冷哼一聲，道：「是不是織田信長不死心，又千里迢迢的派你們追到中原來了？」

蒙面人分站四方，無人答話。

嚴元伯怒道：「你們是啞巴，還是不懂漢語？」

沉默依舊，不理不睬。

燕子飛火大了，吼道：「再不答話，可別怪燕子飛出手無情。」

白搭，來人不聲不響，好似木頭人。

燕子飛發出一聲獅子吼，雙掌齊出，連劈四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分襲四人。

孰料，招式尚未遞滿，四人沾衣即退，又跳上牆頭，並無拚鬥之意。

這一來，燕子飛腦中靈光一閃，終於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忙道：「糟了，咱們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計，快走！」

與嚴元伯甫一起身，四個蒙面人忽又折轉回來，其中一人陰陽怪氣的道：「相好的，既然來了，何必急着走，陪大爺們玩玩吧。」

這話等於不打自招，燕、嚴更加堅信客棧內必已出事，那有閑工夫跟他們泡蘑菇，虛攻三招，越屋離去。

「休逃！」

喝聲中，有二人已然上屋房追來，燕、嚴轉身賞了兩記劈空掌，蒙面人立脚未穩，措手無及，當即栽下屋面，叭噠！一聲，摔了個狗吃屎。

身形暴起乍落，如夜鷹行空，轉眼已返回客棧，發現貢品完整無缺，四名婢女也安然無恙，惟獨失去了石玉娘的芳踪。另外，地上還倒着兩個蒙面人，已被人點中死穴身亡。

燕子飛急急追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一名年長的婢女答道：「死人啦，好可怕啊。」

「誰幹的？」

「這兩個死人先進來，說要帶我們走，後來又闖進來一個人，不問青紅皂白，就把這兩個傢伙給殺了，拉着公主就走。」

「這兩個死人，你們認識嗎？」

「不認識。」

「帶走貴妃的那一個呢？」

「也素不相識。」

嚴元伯一言不發，取下死者的蒙面巾，露出兩張陌生的臉，在他倆的腰部找到一條黃色緞帶，上面各綉着六條毒蜈蚣。

燕子飛驚叫道：「是黃龍會的六段高手，他們跑來中原幹嘛？又爲甚麼要劫持石玉娘？」

嚴元伯繼續察看死者的傷情，發現二人的腦袋上被人以鐵器砸了一個大包，道：「照眼前的情形來看，劫走石貴妃的人先將死者打傷後，見他倆仍圖反抗，這才進一步

點了死穴，手法相當高明。」

燕子飛頻頻點頭，表示贊同，問那年長的婢女道：「劫走貴妃的人是何模樣，妳可曾看清楚？」

婢女形容得很詳細，也很傳神，道：「黑臉膛，像張飛，大塊頭，像關公，脾氣急躁火爆，說話粗聲大氣，不乾不淨，一副吊兒郎當，蠻不在乎的樣子。」

燕子飛劍眉一揚，驚叫道：「是他，一定是他！」

嚴元伯愕然道：「是誰呀？」

「大石頭！」

大石頭姓石名磊，由於連名帶姓有四個石字，所以朋友們都管他叫大石頭。爲人放蕩不羈，有如一匹野馬，粗獷豪邁，又似一頭蠻牛，是標準的北國男兒，也是道地的江湖好漢。功夫一流，心地善良，一套七節連環棒，不知砸爛多少武林敗類的腦袋瓜，與燕子飛誼屬莫逆，相交已久。

遺憾的是，石磊懼內，又不會理財，所以一直很潦倒。

燕子飛放聲直喊：「大石頭，出來，別捉迷藏了！」

隨着一陣哈哈大笑，一條黑臉大漢出現在房門口，道：「燕子飛，我算服了你啦，還沒有照面就被你捉住了小辮子。」

燕子飛跨步而出，道：「人呢？」

大石頭故作迷糊道：「甚麼人？」

「少裝蒜，此女身份特殊，可不能亂來。」

「交人可以，條件得先講清楚。」

「甚麼？你還有條件？」

「當然，你他媽的吃肉，我大石頭至少也該喝碗湯吧？」

「石磊，你好像又在鬧饑荒？」

大石頭長吁短歎道：「坦白說，日子是他奶奶的不好過，近來命中犯煞，流年不利，每賭必輸，每飲必醉，做賣買蝕本，開場子賠錢，快連老婆孩子都養不起了。後來聽說你在京裡接了一筆大生意，想撈點油水，誰想到你早已去了扶桑，害得我在此一等就是數月，好不容易看到你的燕子旗，却誤打誤撞的碰上那兩個短命鬼……」

燕子飛截口道：「好了，咱們長話短說，石貴妃此刻何在？」

「不行，少來這一套，先交銀子再交人，咱們銀貨兩訖。」

「哈哈，大石頭，你老毛病還沒改，愛財如命，偏偏自己又不爭氣，一輩子也積攢不下半個子兒。」

玩笑歸玩笑，燕子飛可沒跟他計較這些，從懷中掏出兩塊二三兩重的金錁子，塞在他手裡，道：「喏，拿去吧，我手邊的錢不多，先去應急，不夠等回京之後再補。」

石磊見錢眼笑，往懷裡一揣，放步直往外走。

燕子飛緊隨在側，道：「大石頭，你來得正好，子飛正感人手不足，你也別再到處浪蕩，就留下來幫幫忙吧。」

大石頭的眸子突然睜得老大，口沫四濺道：「不不不，像小陶那種給你燕子飛扛旗子，看攤子，跑腿打雜的工作我可不幹，那會彆死人。」

這是一份費力不好的差事，沒人願意幹，但當石磊得知陶濤已死的噩耗時，當場放聲大哭，默然接受下來。

三人快步疾行，眨眼來至客棧後院柴房，大石頭才探進半個腦袋，便大驚失色道：「慘啦，慘啦，那娘們被人劫走了。」

燕子飛進去一看，房內空空如也，除了幾捆乾柴外，甚麼也沒有。

嚴元伯却在地上發現七個用柴枝書寫的字：「此地有銀三百兩。」

大石頭驚呆了，也看傻了，道：「此地有銀三百兩，是甚麼意思？」

門外有一個女子的聲音接口道：「告訴你就明白啦，老娘在這裡撿到一個女人，價值三百兩銀子，要你這個死鬼拿錢來贖。」

話未完時，已走進一位清麗脫俗，高頭大馬的婦人來，大家都認得，正是石磊的結髮妻子丁玲。

大石頭一見丁玲，好似遇上了妖魔鬼怪，雙眼發直，臉色發青，道：「我的媽呀，妳幹嘛老是陰魂不散的纏着我，饒了我吧！」

丁玲雙手叉腰，張口就罵：「死鬼，我饒你，誰饒我呀，老娘母子的肚子都餓扁了，不找你找誰？成天祇會在外面鬼混，一個月難得回一次家，也難得拿一個蹦子兒回去，還有臉說，哼！」

「好了，我的母大蟲，母夜叉，王母娘娘，算我怕妳，快把人交出來吧，燕兄弟正急着哩。」

「交人可以，拿銀子來。」

「喏，這是一錠金錁子，先拿回去買米吧。」

「還有，全拿出來，老娘都聽見了。」

「眞的沒有了。」

「老娘不信，要搜！」

丁玲眞的動手就搜，不但搜出另一錠金錁子，還有一些散碎銀子，一併全都搜刮一空，直急得大石頭哇哇大叫道：「我的媽呀，這簡直是要我死嘛，賭本酒錢全沒啦，以後的日子可怎麼熬啊。」

「沒有銀子你就不會作怪了，趕明乖乖的跟老娘回家去。」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玄小龍與王彩雲去打探玄劫的下落，在途中一茶舖中，遇到三個大龍幫的老人，他們一直被丘泰來所排擠，其中一個叫牛大開的自告奮勇去探虛實，不想他却向丘泰來通風報訊，原來牛大開早已投靠了丘泰來。他們派來毒大奶奶金玉蛾來害玄小龍，却被前來尋找玄小龍的丁梅碰上，王彩雲亦走上屋來將毒大奶奶趕跑……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愛屋及烏求發兵　玄術設局阻相親

牛大開道：「而且聽說十分厲害！」

王彩雲衝着玄小龍點點頭，玄小龍道：「好，那就暫時委曲牛叔，等我們回來再解你穴道，更會向你賠不是！」

牛大開道：「少帮主，需要我為你帶路呀！」

玄小龍道：「不用了！」

王彩雲已往外走，玄小龍道：「如果牛叔欺騙我，牛叔，你就活不成了！」

牛大開聽得一瞪眼，他也點頭！

牛大開看看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走出房門，他也看着玄小龍回身把門關上，展開身法往外走去！

牛大開在房中地上萎坐着，他口中發出冷笑聲！「嘿……」

只是冷笑還不足以証明甚麼，他喃喃自語才重要！

「我牛大開窮哈哈一輩子，幾曾見過白花花的十萬兩銀子，江湖殺手也參與，可就是沒我的運氣好，今夜之後，哈哈，我鯉躍龍門，富翁了，嘿……」

牛大開得意得很，就是無法動顫！

稍等，他打算先閉閉眼睛了，忽的一條人影自床後走過來，牛大開吃一驚！

「誰！」

「我！」

「妳是……」

「你剛才的話我全聽見了！」

牛大開見這女子不是王彩雲，他膽子一壯，道：「妳是誰？」

那女子，不錯，正是丁梅！

丁梅杖刀冷冷的站在牛大開身前！

「你好奸詐呀！」

牛大開道：「原來是位女英雄呀，我被他們點穴制住不能動，妳快快救我，等我拿到銀子，絕對分妳一份！」

「多少？」

「一萬兩，如何？」

丁梅冷叱道：「果然奸惡小人，出賣主子的奴才！」

牛大開一聽，急問：「妳不也是為了賞銀前來行刺那姓玄小子的人嗎？」

丁梅更怒，辟辟啪啪的打了牛大開幾巴掌！

「可惡，你以為天下人都像你一樣？」

忽的，一團黑影穿窗而入，眨眼之間已站在牛大開的面前來！

丁梅立刻指着來人，道：「小龍哥，他果然是奸細，你們上當了！」

玄小龍咬牙切齒，他幾乎全身顫抖！

「為甚麼？銀子就那麼重要？

你害了我爹，也坑了張發旺與董大叔，對不對？」

牛大開幾乎昏倒，他張口不說話！

玄小龍又叫道：「我相信張冠與卓飛也上了當！」

牛大開絕對想不到他會在此刻一下子掉進了絕望的深淵中，他甚麼話也不管用了！

牛大開只是一聲長嘆，無奈而又悲哀！

江湖上的人物都明白這一點，無話可說，無理反駁，便只有露出一副可憐相！

牛大開此時就是這個樣子！

玄小龍冷哼一聲，忽見牛大開狠狠的看向丁梅，道：「妳怎麼同他兩人在一起，妳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丁梅道：「別問我怎麼來的，妳應該知道那句人人可以朗朗上口的話不會錯！」

「甚麼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丁梅頓了一下，又道：「似你這種人，上天怎麼會叫你平安的去花用那麼多的血腥銀子？」

忽的，又一條人影穿窗而入！

這條人影更快，忽的宛如幽靈般到了三人面前！

是的，王彩雲飛躍過來了！

只見她平身甫起，牛大開已大出氣的「唔」了一聲！

牛大開倒下去了，他再也不會動了！

王彩雲對玄小龍道：「為甚麼還同他囉嗦！」

玄小龍道：「我對老同仁下不了手呀！」

王彩雲道：「他已失去那份道義之心了，他也不再以大龍幫老人自居，他一心想的是銀子！」

玄小龍道：「我仍然在找機會放他一馬，可是，可是他沒有求我放他，反而對丁姑娘……」

王彩雲道：「快走吧，晚了就來不及了！」

丁梅急道：「還要去淮上總舵呀，太危險了！」

玄小龍道：「丁姑娘，妳也去吧，只不過可不是去淮上，是往七八十里遠的睢寧，我們要展開輕功去救人，妳可以慢慢繞道去運河，咱們的船隊在河面上，那兒有人見妳去，必會接妳上船的！」

丁梅仍然不懂，急問：「再回睢寧救甚麼人呀！」

玄小龍道：「來不及細說了，回來再見！」

那王彩雲已穿窗再出，玄小龍緊跟在後面！

兩人只一到外面，利時消失在夜色裡了！

丁梅走出外面的時候，她的心中一沉！

她自以為比王彩雲的功夫差遠了，看看玄小龍與王彩雲的遠去，她喃喃的道：「他們才眞的是天造地設一雙，而我……」

她越過牆也匆匆的走了！

丁梅當然不會就此回去太湖，她去了睢寧！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想到這牛大開果然變了節，成了丘泰來父子走狗，兩人當然十分生氣！

那王彩雲忽然想到了張冠與卓飛二人，這兩人原是分頭去邀四個地方的老部屬，想那牛大開早已騙得張冠與卓飛兩人團團轉，兩人還以為牛大開是好人，怎知牛大開在暗中把兩人監視！

原來丘家父子這一年多以來，早就暗中派人分別監視大龍幫的舊人了！

王彩雲已對玄小龍說過，只要牛大開不是在為丘家父子工作，也不是坑張發旺的人，那麼，張冠與卓飛兩人就不會有危險，如果牛大開有問題，卓張兩人便也危險了，因為丘泰來必會派出殺手，前往追殺卓、張兩人！

玄小龍也以為這個情況研判得對極了！

當然，今夜也不能去救張發旺與老董夫妻二人了！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把事情弄清楚，也不再猶豫的便飛身一路往睢寧方向疾奔而去！

玄小龍的心中塞滿了痛苦，他當然擔心他爹的安危，那牛大開咬定了，不知老幫主的下落！

牛大開也還眞的不知道，因為那張發旺絕不會告訴任何一個人，便是他的親兄弟也不會漏半點口風！

只不過張發旺再是小心，却還是被人暗中盯上了！

牛大開不用盯梢，但牛大開可以向丘占魁報告，張發旺這才露了行藏！

張發旺就是這樣被陷害的，他被砍了手脚也不吐出玄劫的下落，甚至他等着求個死！

張發旺才是眞正的英雄！

他也正應了南宋李清照的兩句話：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張發旺雖是小人物，他却是英雄！

* * *

王彩雲與玄小龍早已算準了時辰，他們到了徐州以後，因為很難確定牛大開是否是奸人，才未想及卓飛與張冠二人，但當三更後來了金玉蛾這位「毒大奶奶」之後，他們便立刻想到張冠與卓飛兩人有危險了！

推算時間，從淮上派出的殺手

去追殺張、卓兩人，應已早走一個更次之久，那麼，他們便需趕快上路！

玄小龍與王彩雲便是在這種思慮之下，再回頭奔向睢寧方向！

＊　＊　＊

卓飛與張冠兩人走得很輕鬆！

張冠與卓飛幾乎手舞足蹈的一路笑着往前走，走得還眞輕鬆！

卓飛邊走邊對張冠道：「一年多了吧，咱們沒再見到大龍幫的老人了，這一回大家相遇，再順利的奪回大龍幫，眞乃生平最高興的一件事了！」

張冠道：「希望少幫主能及時救出老幫主，那才是最要緊的大事！」

卓飛道：「睢寧分舵有馬匹，你我如何騎？」

張冠道：「卓兄想聽我的意見？」

卓飛道：「請講！」

張冠道：「我們每人選一匹，然後再牽兩匹隨行！」

卓飛笑道：「也爲錢和他們四人各選去一匹，哈……也正是我想的！」

張冠道：「咱們大隊船隊等在睢寧，這就要殺上淮上了，咱們能不快趕路嗎？」

兩人這是連夜上睢寧，從大路抄小道，過了三次小河還是淌水過，因爲半夜沒有渡船了！

前面走的張冠對卓飛道：「再有二十里便到了，等到了城門，也該是開城門的五更天了！」

卓飛道：「有了馬匹，帶上乾糧就是咱兄弟二人分道揚鑣的時候了，哈……」

「哈……」

這一聲笑來得十分意外與突然！

這一聲聽起來宛如夜梟聲，令人聽得汗毛也免不了的會豎起來！

張冠與卓飛兩人一怔間，卓飛已冷叱了！

「誰！」

「哈……」

這一聲是另外一人的聲音，有些粗粗的，也是帶着幾分野蠻的吼笑！

那種不帶人味的厲笑，令人聽得不舒服！

猛抬頭，只見兩個大黑影子罩過來。

這兩人來得快，呼隆一聲已攔住張冠與卓飛二人的去路了！

卓飛當先仔細看，他看得吃一驚！

「是你們，淮上五虎……」

來的兩人正是那曾經受過重傷的「八臂快刀」風長山，與那「索命厲鬼」馬洪兩人！

自從上一次受了重創之後，兩人反而幸運的保命至今，倒是那「催命使者」于眞與「搏命郎君」楊遠山兩人，反倒是死在兩人前面！

如今的淮上五虎，已變成淮上三虎了！

＊　＊　＊

那牛大開把消息暗中送到淮上，淮上大龍幫搞情報的事情由丘占魁負責！

大龍幫的權早已落在丘家父子二人手中，當丘占魁得知玄小龍到了徐州城的悅來客棧之後，淮上已請來幾路江湖黑道殺人魔，這其中就有「毒大奶奶」金玉蛾！

金玉蛾只一聽玄小龍來到徐州，這位江南道上沒人敢惹的毒大奶奶便當即討下這份差事！

但想不到却當先弄了個灰頭土臉的逃了！

丘占魁想到張冠與卓飛兩人，他早就想除掉這兩個叛離之人，却是他安排了牛大開常與這兩人見面，目的當然是爲了情報！

如今聽得兩人要分頭去把另外四處的老友請來再投效玄小龍，他便把身邊的風長山與馬洪兩人派去了！

＊　＊　＊

此刻，風長山單臂舞着長尖刀，冷視着張冠與卓飛道：「果然情報準確！」

卓飛一怔，道：「情報？甚麼情報？」

那馬洪怪笑道：「王八蛋，到了此刻便對你兩人實說了吧！」風長山更是笑得聲傳半里遠！

張冠看看卓飛，他也發現卓飛正在瞧他！

張冠心中明白，他兩人絕非風長山兩人對手，一旦搏殺，便是想逃的機會也沒有！

張冠看向卓飛，那是有用意的！

忽聽風長山道：「你們兩個傢伙，你們在渡口開茶舖，以爲風長山不知道呀，哈……你們的一舉一動豈能逃過咱們的眼綫監視！」

馬洪單臂甩動着他那索子鏢，厲笑道：「你們這是去聯絡那錢和四人去的，對不對？想聯絡他們來造大爺們的反，是嗎？」

卓飛一聽，驚呼道：「是他！」

張冠道：「牛大開個老王八蛋，原來他是個雙面人呀！操他娘的！」

馬洪哈哈一笑，道：「你現在操他奶奶也晚了，二位，別再到處跑了，上路的時候到了！」

張冠忽的對卓飛道：「卓兄，算是咱們瞎了眼，不該聽信牛大開的話！」

卓飛道：「眞難叫人相信，牛大開會是這樣無耻小人，他的話我每一句都相信，娘的，他原來叛了！」

張冠道：「兄弟，你的腿快，人稱你是『草上飛』呀，今夜你應該使出來了吧？」

馬洪冷笑道：「還想逃？」

風長山道：「眞不光棍，這一年多下來，有誰能逃過淮上五虎的追殺！」

張冠叱道：「淮上五虎又怎樣，五虎已是三虎了，有甚麼好吹的！」

風長山咬牙冷笑道：「于眞不會白死，楊遠山更不會，只不過當咱們爲他二位報仇之時，你們只怕是沒機會看到了！」

張冠急對卓飛說道：「卓兄，你我交情如何？」

一怔，卓飛道：「比之親兄弟還親！」

張冠道：「我也如是想，那麼，我求你一件事，你必需答應我！」

卓飛道：「你說！」

張冠道：「我全力抵抗，以一敵二，我掩護你快走，此去睢寧已不遠，到了睢寧快去找咱們老兄弟們，千萬別同他們戀戰不走！」

卓飛道：「張兄，叫我如何忍下心呀！」

已見馬洪往張冠逼來，那面，風長山衝着卓飛哈哈笑道：「你走不脫的，卓飛，你雖有草上飛之名，但那是對別人而言，也是一般人以爲你輕功了不起，但在風大爺眼中不値一哂，如不相信，你試試！」

張冠突的一個倒旋身，快刀直削風長山，同時口中大吼：「好兄弟，快走！」

「嗤！」

「噢！」

馬洪甩頭飛鏢出手，扎中張冠的左胯上！

張冠忍不住的一聲叫，但立刻閉上嘴巴，他後悔不該叫出聲！

果然，卓飛不走反上，直往馬洪殺去。

馬洪的索子鏢兩端各一支，他抖手拔鏢反手再甩，卓飛出刀便撥，同時一聲怪叫：「殺！」

張冠挨鏢並不退閃，他打橫一刀往追過來的風長山殺去，風長山一臂已殘，但他的長刀仍然威力不減，上身稍側，狠狠的一刀當頭往張冠就劈！

還眞巧，地上石頭幫了張冠的忙，張冠幾乎絆得摔一跤，身後面發出「噹」的一聲響，風長山的長刀劈在石頭上爆出一片碎芒來！

那面，卓飛被馬洪的索子鏢打得左右狂跳，「咻咻」聲幾次擦耳而過，還眞虧了卓飛的輕功！

卓飛已閃退到絕地了。

那是個土坡與河道的接壤地，卓飛這時候才發覺他是被馬洪的雙鏢交替着逼到這死地了！

五更天快到了吧，就在這時候，附近飛一般的來了兩個人！一男一女兩個人！

是的，玄小龍與王彩雲便在這時候出現了！

玄小龍站在大道上暴叱一聲！「住手！」

他必需大吼，因爲他發覺卓飛已幾乎等着挨鏢，而張冠已是步履蹣跚了！

但玄小龍也在額手稱幸，至少張冠與卓飛兩人尚還活着。

玄小龍喝住四人，立刻躍過去，當他發覺是風長山與馬洪兩人的時候，他冷笑了！

「兩位大護法，鎮江一別，別來可好？」

風長山一聽大怒，他開口就罵：「操你娘的，鎮江岸邊你小子斷了我一臂，這筆帳還沒結算吶！」

馬洪更是咬牙切齒，吼道：「你娘的老皮，咱們也該清算一下老帳了！」

玄小龍淡淡的道：「帳總是要算的，但我曾在鎮江留下你兩人的命，爲的是叫你兩人去淮上向那丘家父子傳話，叫他父子好生等着我的降臨，你們可曾把話帶到？」

忽聽風長山仰天一聲哈哈怪笑，道：「表面上看來，你小子過關斬將，順風而來，實際上你小子已手握懋十還不自知呀！」

馬洪怪笑道：「你小子哭吧……哈……」

忽的，兩人不笑了，因爲他兩人發覺來了王彩雲！

王彩雲早就來了！

王彩雲初出現，立刻叫馬洪與風長山兩人驚怒交加！

馬洪戟指王彩雲叱罵：「他奶奶的，這個妖女又出現了！」

風長山吼道：「馬護法，我看他們兩人是一路的，那天無錫咱們上她當，到後來余舵主也完蛋，說來說去就是壞在這女人身上，今天咱們再遇上，新仇舊恨一起來了！」

馬洪抖着手上索子鏢，他只一條臂仍然不放過殺人機會，果然殺人狂！

玄小龍却淡淡的道：「二位，生死時辰尚未到，在下想請問一件事！」

風長山嘿然道：「可是想知道你手中爲何握了一把懋十？」

馬洪接道：「我的兒，你悲哀吧，哈……」

玄小龍道：「我不悲哀，我至少此刻不悲哀，因爲我心中明白！」

馬洪道：「你明白甚麼？」

玄小龍道：「我明白只要我出

招，你兩人非死不可！」

風長山叱道：「你也許有本事殺了咱們，但你也要明白，再次動手，我兩人必全力一搏，便是死，也要叫你身上開花！」

玄小龍道：「兩位，我拿兩條手臂，交換你兩人一個情報，如何？」

馬洪道：「你是說拿兩條手臂，來交換一件你想知道的情報？」

玄小龍點頭，道：「不錯，正是這樣！」

風長山道：「是甚麼事情你想知道？」

玄小龍道：「我爹玄劫的下落，是生是死，今在何處，只要兩位坦白說出來，我奉送兩位兩條手臂！」

馬洪已嘿嘿笑了！

王彩雲這才過去！

「小龍哥，他們隨便兩句話，豈不是騙了你！」

玄小龍道：「他們騙不了我，是眞是假，我馬上就會分辨出來！」

他指着風長山與馬洪兩人，又道：「怎麼樣，是否願意交換？」

風長山道：「小子，是問你有幾條手臂？」

玄小龍道：「每個人兩條手臂！」

風長山道：「既然你知道每人只有兩條手臂，而你也非三頭六臂，你去了兩臂，行嗎？」

玄小龍道：「行，而且絕對行，因爲我所指的兩條手臂並非長在我的身上，而是長在二位身上的兩條手臂！」

他在馬洪與風長山兩人驚怒中，又道：「而且兩位也只有這麼兩條手臂可以作爲賭注了！」

馬洪咒罵道：「放你娘的屁，說來說去，說的是爺們身上零件呀，操！」

風長山也頓足道：「簡直就是蹲在爺們頭上拉屎呀，你娘的！」

玄小龍不慍不火的道：「兩位可以琢磨，眼前不是我手中有懲十，是你們，我等着回應，兩位，我希望你們能明白，且記，你們初一，我必十五，說與不說，就看二位一念之間了！」

風長山走到馬洪面前，他幾乎遮住馬洪的臉，口中說着：「馬兄，你看此刻……」

在外人看來，他兩人就是在商議是否接受玄小龍的這個條件！

玄小龍也以爲是這樣！

玄小龍轉身往王彩雲身邊走過去！

就在這時候，沒有任何喝叱，也未見任何警示，只見風長山身子忽矮，雙足力點地面，長刀筆直的隨着身子的平飛而殺向玄小龍！

比風長山更快的乃是馬洪，他獨臂甩出索子鏢，指的是玄小龍的後心窩！

這兩人出招就要命，不打算給玄小龍任何機會。

然而，他兩人忽略了一件事！

王彩雲的功夫不在玄小龍之下。

馬洪與風長山尚不知王彩雲除了佈陣施障眼法之外，武功更是了得！

就在兩件兵刃直指向玄小龍的剎那間，王彩雲飛撲迎上，她冷叱：「可惡！」

先是風長山的長刀，刀走中途臂肘一麻，他的長刀再也舉不起來！

而馬洪的索子鏢竟會被飛躍而來的王彩雲扣在手中！

馬洪用力回收，便也把王彩雲拉到面前，他還在驚楞中，前面已傳來好長一聲尖嘷！

「哎唷！」

馬洪已看到玄小龍向他撲來！

馬洪也看到玄小龍削掉了風長山的唯一左臂！

大叫一聲拋掉索子鏢不要了，馬洪拔身往外逃！

馬洪也太不走運了，他落在張冠面前！

張冠與卓飛見來了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位，他兩人心中同樣的叫：「老天有眼吶！」

此刻，張冠見馬洪奔到面前，這個機會太好了，只見他先出刀後開聲！「王八操的狗東西！」

「啊！」

馬洪不該落地回頭看，他看向玄小龍是否追來，但他忘了張冠與卓飛閃退在林邊！

張冠的胯上挨一鏢，正自咬牙切齒吶，見馬洪來，他豈肯輕易放過！

張冠出刀，馬洪只有伸臂去阻，刀與臂怎能相撞，馬洪的一臂也被砍落地了！

馬洪慘嘷的聲音嚇人，好比餓了三天沒進食的野狼淒叫聲，三里外也聽得到！

張冠却抖刀仰天笑了！

張冠狂笑不已，卓飛舉刀奔上前，玄小龍沒出聲攔阻，卓飛舉刀砍在馬洪的頭頂上。

「叭」聲與一聲無奈的「吭吡」聲傳來，馬洪已倒在地上，身子還不停的在蠕動！

卓飛又要去砍殺風長山，玄小龍搖手道：「卓叔且等一等！」

玄小龍走近風長山，道：「風大護法，你仍然可以活命，只要你說出老幫主今在何處！」

他還指着王彩雲，又道：「我師妹身上有靈藥，必爲你醫好傷

處！」

風長山忽的哈哈狂笑！

玄小龍雙目一厲，道：「你手中已無王牌了，你只有保命了！」

風長山道：「小子啊，你想知道你老子的下落嗎？哈……哈……你個小王八蛋，你去找吧！」

玄小龍道：「我不去找，我要你說！」

風長山先是看看王彩雲，再看看玄小龍，最後又看看卓飛！

卓飛與張冠兩人手上拿着刀！

風長山衝着卓飛嘿嘿笑道：「你們兩個王八操的，幾乎成了風大爺刀下亡魂了！」

卓飛舉刀叱罵：「且看誰是誰的刀下亡魂！」

他舉刀未落下，那是因爲玄小龍還等着風長山說出老幫主的下落！

豈料風長山也有股狠勁，他衝着卓飛狂笑道：「姓卓的，你手上有刀，你如果是個人物，還以爲你是人不是畜牲，來吧，給你家風大爺一個痛快，你如果猶豫不決，婆婆媽媽不下手，我操你八輩子祖奶奶！」

他笑又罵，還把腦袋往前送，就怕卓飛下刀不準失了準頭似的！

卓飛再也難以忍受了，他果然一刀殺，「颯」的一聲鮮血直標，風長山頭掉了，但上身半天沒倒下！

這就有個說詞，那是因爲這將死之人把力道僵挺着，等那一刀殺，在心理上已抱決心求死，只等那股狠勁散去，方才會倒下去！

殺場之上就常見這種抱必死決心的人，頭落而身不倒下的人物！

風長山也有這股子狠勁，引得卓飛暴出一腿，叱吒道：「閻王殿你個王八蛋去過堂了！」

「轟」的一聲，風長山那具無頭無臂的屍體爬伏在地上，只那麼抽搐了幾下便不動了！

* * *

天色漸明，玄小龍正自煩惱，卓飛與張冠兩人已走到他身邊！

那張冠力罵：「牛大開個老小子，他原來在替丘家父子工作，一年多下來，咱們上了他的當了！」

卓飛道：「牛大開出賣咱們還算罷了，娘的，便是張發旺也上了他的當！」

卓飛道：「少幫主，老幫主怕是遭到不幸了！」

王彩雲道：「小龍哥，我以爲此刻先不要去淮上了！」她的話總是有道理，玄小龍也相信，他這位師妹實非等閒，別以爲江湖閱歷差，只一面對事情，便立刻洞悉原委！

「師妹，依妳的意見……」

王彩雲道：「回船上去，調集兵力，直搗淮上！」

她臉色淩厲的又道：「如果我兩人就此再找去淮上，他們手中有老幫主，我們便投鼠忌器了！」

卓飛忙點頭道：「對，只有一舉拿下總舵，才有機會救出老幫主！」

玄小龍一時間也無妥當主見，遂點點頭！

王彩雲道：「直攻淮上，當然需要人多，卓叔與張叔兩人還是快馬分頭把幾處老人舊部找回來，大家共同聯手，方可成事！」

玄小龍道：「咱們立刻回去船上，我叫黃大叔前去把馬牽到河岸！」

張冠道：「六匹快馬，我二人各牽三匹，需知最遠地方是曲阜，快馬也需五七天方才打個來回！」

卓飛道：「這條路我最熟悉不過，我先去開封找那『飛鏢』王貫伍，然後轉曲阜把『北腿』錢和找來！」

玄小龍嘆口氣道：「又得勞動二位叔叔了！」

張冠道：「少幫主何出此言，聽了少幫主的消息，咱們高興吶，這點事情算甚麼？」

玄小龍一行人匆忙的到了睢寧城，只見河面仍然泊了許多船，這其中就有四條特別醒目的大海船，那也正是玄小龍在大海上奪回來的大海船！

四條大海船在上海改了門面，誰也不識得那是四條海盜大海船！

玄小龍四人剛到河岸邊，就有一條快船靠過來，船上的把頭正是黃忠！

黃忠早就在這附近岸邊注意了！

他見果是少幫主回來，立刻把快船靠上岸！

「少幫主果然此刻回來了！」

玄小龍道：「你已知我回來了？」

一邊的王彩雲笑笑道：「必是丁姑娘已來了！」

黃忠哈哈大笑道：「王姑娘果然機靈，正是丁姑娘轉來此地，是丁姑娘說的，也許少幫主與王姑娘會回來，屬下便在此注意了！」

玄小龍却對黃忠道：「且先見過張舵主與卓舵主兩位！」

黃忠猛抬頭，立刻迎上去，道：「哎呀呀，果是二位舵主駕到，我黃忠這才注意到，失禮呀！」

卓飛道：「果然少幫主把各位自海島上救回來了！」

張冠道：「黃老兄呀，一年多的苦熬，咱們也忍夠了，是該要反擊的時候了！」

不旋踵間，附近船上紛紛來了一批人，只見乃是尹大明等十多人，大家都來到大船上，石敢當見了「鐵血秀士」張冠，立刻伸手拉住

張冠道：「太好了，咱們又團聚在一起了！」

卓飛也上前道：「咱們陸上六大分舵也早變了，石副幫主，你知道我們六大陸上分舵幾乎聲氣相通，無分彼此，這幾個月咱們都已知道彼此的處境，這就要去邀他們同來追隨少幫主攻去淮上了！」

趙起山與龍虎二老人家聽了，無不拍胸吼笑，直叫他兩人「快去快去！」

玄小龍已叫黃忠派人盡快去到城裡把馬匹牽到河岸來，黃忠已把快船往岸邊駛去！

大船上，玄小龍吩咐，各兄弟們已辛苦多日，又有卓飛張冠到來，便命人快備酒來，大家共飲！

＊　＊　＊

玄小龍一直不說出老幫主已被抓之事，他要大家少為此事煩惱！

只不過酒席間，忽聽卓飛一聲咒罵！「操他娘的！」

大伙聽得一怔，莫非卓飛要發酒瘋！

張冠見卓飛大罵，又見衆人發楞，便站起來道：「各位，卓舵主罵的是那奸佞之徒牛大開呀！」

提到牛大開，石敢當立刻道：「可是那總舵幹灶房的掌鍋牛大開？」

張冠道：「就是此人，娘的，咱們一直把他當舊屬好兄弟，他却是狠子又狠心吶！」

石敢當怒道：「牛大開甚麼東西，他幹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情？」

玄小龍原本不打算此時說的，却因張冠與卓飛酒勁衝了牛斗，忍無可忍的說出來，他只好一嘆！

「牛大開暗中替丘家父子做情報，張發旺上了他的當，便是董大叔老夫妻也被抓，老幫主……」

有人大吼：「老幫主怎樣了？」

大伙一聽，齊都站起來了！

玄小龍道：「已經沒有老幫主的消息了！」

他此言一出，大伙全都在磨拳擦掌準備斷殺！

石敢當咬牙道：「原來那丘豆豆果然沒有拿話唬人，他們已抓去老幫主了！」

玄小龍道：「我與師妹兩人，本打算直接找去淮上，找丘泰來一拚，然而又怕投鼠忌器，受制於人！」

石敢當道：「為了老幫主安危，我以為咱們應立刻直攻淮上！」

玄小龍道：「我以為一時間我爹應不會有危險，只要咱們不攻，他們便只有等下去，我們可以從容準備，他們却是度日如年，時時提心吊膽！」

王彩雲接道：「小龍哥說得對……」

忽的，附近來了一條小快船，船上來了一個人，她是一位姑娘！

不錯，丁梅來了！

其實丁梅早已來了，只因為她心中想念玄小龍，遂找了一條小船往附近沿岸而去，如今她急急的又回來！

丁梅見王彩雲與玄小龍坐在一起，她款款大方的走過去，玄小龍拍拍身邊，笑笑道：「丁姑娘，過來坐！」

丁梅的雙目却落在王彩雲身上！

王彩雲當然明白，她伸手把丁梅拉到她的身邊坐下來！這兩人齊向玄小龍微微笑！

石敢當問王彩雲道：「姑娘有何意見，且說出來，咱們琢磨！」

王彩雲道：「我本以為直搗淮上的，但何不多等上三五天，且叫敵人心慌意亂，然後咱們以奇襲為手段，逼那姓丘的父子投降！」她頓了一下又道：「只有他們投降，人質才會平安！」

原來她為老幫主的性命着想！

卓飛道：「大龍幫的人也有投靠丘家父子的，你們都知道，那個大龍幫的大掌舵，『摔碑手』石冲就死心塌地的投靠丘家父子了！」

玄小龍當然知道大掌舵石冲！

石敢當冷笑道：「前幾年我就知道石冲這傢伙有野心，他想的主意是當副幫主，却一而再的被老幫主婉拒，他是懷恨在心吶！」

那丁梅在此刻插上一句道：「我在太湖到無錫的途中發現有大海船出海去了，想不到大海船也駛內陸，只可惜我沒機會去問個明白！」

玄小龍道：「甚麼樣的大海船？」

丁梅道：「你們的四條大海船在沒改裝之前，與我見的大海船是一個樣的！」

玄小龍一怔，道：「金申之洞的海盜船呀！」

王彩雲道：「他們來到內陸河上呀！」

玄小龍想了一下，道：「也許正是那金申如玉乘坐的大船，咱們曾在睢寧城外同她們幹了一仗！」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岸邊呼叫，原來河岸那面來了六匹健馬，只見黃忠往這面招手！

有人到大艙中向石敢當報告，玄小龍知道是黃忠把馬牽來，遂叫人取了銀子，交給卓飛與張冠兩人帶上！

玄小龍親送卓飛與張冠兩人到岸邊！

「兩位叔叔前往各地陸上分舵，一路上多辛苦，我們在此按兵不動，靜觀淮上丘家父子的反應，

五七天之內，等你們歸來！」

卓飛道：「少幫主呀，攻打淮上丘家父子，我當絕不稍讓，千萬要等我們回來再下手！」

張冠道：「少幫主，你安心，我以為，張發旺是慘了，老董他們也慘了，但他們沒死，這可以証明老幫主仍然無恙，你千萬要寬心吶！」

玄小龍甚為感激，道：「兩位不要為我操心，一路多加小心了！」

他把兩匹馬分別交在卓飛與張冠兩人手中，那也正是禮賢下士的禮節，令卓飛張冠兩人甚為感動！

「鐵血秀士」張冠道：「屬下原是在睢寧掌理分舵，不料突然冒出呼延豹，生生拉我下了馬，他當上舵主了！」

他忿忿不平的又道：「這兒是個大分舵，我又常常去總舵接洽公務，這些馬匹我常騎，少幫主，今接過你交給我的馬韁繩，就彷彿我張冠又幹上分舵舵主似的……唉，我心熱乎呀！」

他翻身跨在馬背上，那面，卓飛也上了馬，兩個兄弟各又把兩匹馬拴一起交在兩人手上！

玄小龍看着兩人精神抖擻的挾馬而去，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原來大龍幫中仍然還有這麼多的忠義之士，那丘家父子野心勃勃，太過提早暴露他們的陰謀，才使得這些忠義之士又棄他們父子而去！

當然，如今由於玄小龍又救出那麼多大龍幫之人，丘泰來的狐狸尾巴已無所掩藏了！

＊　＊　＊

王彩雲的武功高，並不亞於玄小龍，但王彩雲還修習了他爹王子正教的幾手奇門遁甲術，那才是令人佩服的玩意兒，別以為那是障眼法，使起來一般人就難還手！

丁梅似乎也知道王彩雲會法術，但她對王彩雲的武功更羡慕！當她在客棧中發現王彩雲穿窗而入收拾掉那個奸人牛大開的時候，就知道她比自己的功夫高多了。

玄小龍的功夫就令她姐妹佩服！

丁梅在大船上住了兩天，遂明白，自己的力量太過渺小，難以幫助玄小龍奪取淮上大龍幫總舵！但為了討好玄小龍，更不想王彩雲佔盡優勢，她終於想出個方法來！

再是大方的女子，一旦涉及男女間感情，免不了會私心而欲爭勝！

丁梅早就愛上玄小龍了，她當然不會輕言退讓！

傍晚時分，丁梅與王彩雲兩人陪着玄小龍與石敢當，四人就坐在船頭上，附近河面上十多艘船上，已戒備森嚴的隨時準備斷殺了！

玄小龍對石敢當道：「石大叔，咱們一百多人口糧，每日消耗不眥，不知夠是不夠？」

石敢當道：「夠，吃上三個月也沒問題！」

他把附近的黃忠找來，問道：「說說各船的糧食是如何分配的，也叫少幫主放心！」

黃忠道：「按人數分配，每一個月的配糧，來自各分舵運上船的糧食，大部分在四條大海船上儲存，咱們不愁沒吃的！」

玄小龍道：「銀錢方面，咱們仍需按月發放，不能叫兄弟們少了花用！」

他自懷中取出一把銀票，那也是幾次搏殺中弄到的，立刻交在黃忠手上，道：「列册記帳，按月照發！」

黃忠道：「少幫主，這是甚麼時候，大家的心中不是銀子，大家的前途是奪回淮上大龍幫基業！」

石敢當道：「黃忠，就按少幫主的意思去辦！」

黃忠只得點點頭，大把銀票也不數便往大艙中走去！

就在這時候，丁梅站起來了！

「玄哥，王姐，我要走！」

她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令所有的人吃驚！

玄小龍忙站起來，道：「妳要走？」

丁梅道：「是的，玄哥，而且非走不可！」

王彩雲伸手拉住丁梅，道：「天也快黑了，妳此時能去甚麼地方！」

丁梅語出驚人的道：「我原是想獨去淮上大龍幫的，我去找丘占魁！」

玄小龍大驚，忍不住的叫道：「妳瘋了！」

丁梅苦笑了，道：「我可以答應嫁給他，我只要他答應我一個條件！」

玄小龍急道：「丘占魁乃是一頭色狠，幾次三番他想得到妳姐妹，又幾次三番令他抱頭鼠竄而逃，他恨妳姐妹入骨，妳忘了他上一次還請殺手要取你們與金氏兄弟之命，還是……」

王彩雲道：「是呀，是我把那老小子廢了的！」

丁梅笑了，丁梅道：「所以我今天又改變主意了！」

她此言一出，大伙一個大喘氣！

玄小龍急問：「只要不會冒險，妳說妳改變甚麼主意了？」

丁梅道：「我立刻趕回太湖，我求君大伯發動太湖幫的兄弟，前

來助你們！」

她此言一出，聽得玄小龍全身一熱！

王彩雲道：「妳有這番心意就夠了，何必連夜前往，這一路很遠的！」

丁梅對玄小龍道：「只求借我一匹快馬，我立刻就往南馳！」

玄小龍道：「丁姑娘，太苦了妳了，還是打消此念吧，咱們不日就要發動了！」

丁梅道：「不，那張、卓兩人不是去得更遠嗎？我會在他們沒回來之前趕到的！」

她見玄小龍猶豫，又見石敢當等不開口，立刻又道：「各位，送我上岸，我便是走也可以！」

她如此的堅決，別人早已明白她是下了決心的，此時難以攔住她不叫她離去！

玄小龍似乎難以再開口了！

黃忠道：「少幫主，我送丁姑娘上岸，然後叫人把馬匹牽到河岸！」

笑笑，丁梅道：「謝謝黃大叔！」

玄小龍終於忍不住了，他上前拉住丁梅一手，道：「丁……丁姑娘……」

一笑，丁梅却看看王彩雲，對玄小龍道：「有王姐在你身邊，我好高興，也很放心！」

王彩雲一笑，道：「妳一路上多加小心啊！」

丁梅道：「會的，我必定求我君大伯出力協助，太湖幫也不是普通幫派，我兩位冷叔也會出力的！」

丁梅口中的君大伯，那當然是太湖幫幫主「黑面蛟」君萬年了！

這時候有人已往睢寧城奔去，那是黃忠派了一位腿快的漢子，前往睢寧分舵的馬房牽馬去了！

* * *

快船把玄小龍與丁梅兩人送到岸上了！

王彩雲沒去，因為王彩雲知道丁梅太愛玄小龍了！

王彩雲就是這麼的可人兒，她對玄小龍與丁梅道：「你們上岸，我要想個方法查出老幫主的下落！」

她這是重要大事，丁梅也信以為眞了！

玄小龍就知道王彩雲的意思是甚麼。

他淡淡的送丁梅上了岸，兩人緩緩的往前面林中走着，那條路也是迎向睢寧城的路！

那條路也是他們搏殺呼延父子的地方！

忽的，丁梅投入玄小龍懷中道：「我比不過王姐啊！」

玄小龍的心中一沉，道：「丁姑娘，我明白，你從很遠的太湖找來，我却沒有好好接待妳，叫妳受了委曲，眞的是很抱歉！」

丁梅道：「玄哥，我比不過王姐呀，她……她甚麼都比我强！」

玄小龍道：「丁姑娘，有時候我也比不過我師妹，記得在天山湧雲嶺的時候，我也常被師妹戲弄，只因為她修練了奇門遁甲之術！」

丁梅道：「玄哥，想着咱們在黃浦江上，整夜在那小船上的情景，我眞想永遠那樣！」

玄小龍忍不住的在丁梅面頰上吻了一下，丁梅却反應激烈的攀緊了玄小龍吻上去了。

玄小龍並不閃避，他們早在小船上也吻過了！

只不過當丁梅正自用情發狂的半閉上雙目的剎那間，她忽然一聲呼叫！

「王姐！」

王姐是王彩雲呀，她此刻為甚麼叫王彩雲！

玄小龍也尷尬的回過頭：「在那兒？」

丁梅直搖頭，道：「我好像看到王姐走過來了！」

玄小龍再問：「她在那兒？」

丁梅指着玄小龍背後，道：「我看她就在玄哥的身後不遠處呀！」

玄小龍笑笑，道：「天色已黑，妳也許看花眼了！」

他再把丁梅攬入懷中，丁梅的雙手又去環抱玄小龍的身子，同時她也把俏嘴再一次的送上去！

就在玄小龍正欲再吻的剎那間，不料丁梅又把玄小龍推開！

「王姐，妳……」

玄小龍忙轉身，豈料身後甚麼也沒有，丁梅直搖頭道：「我看清了，是王姐呀！」

玄小龍忽的一笑，道：「丁姑娘，大概為妳取的馬匹快來了，咱們迎上去！」

丁梅點點頭，兩人往前走了一里多地，果漸有個漢子策馬馳來，發現少幫主拉着丁姑娘走來，立刻勒住韁繩跳下馬來！

「丁姑娘，馬來了！」

丁梅深情的看了一下玄小龍，咬咬唇躍在馬背上！

「玄哥，多保重了！」

她不等玄小龍回話，立刻拍馬而去！

玄小龍站在灰蒼蒼的林子邊，直待看不見丁梅的影子，才聽身邊那漢子道：「少幫主，回船去吧，丁姑娘去遠了！」

玄小龍這才意興闌珊的往河邊走去！

* * *

河岸站着一位俏佳人，那個人不是別人，乃王彩雲是也！

玄小龍見是王彩雲，立刻走過去，道：「師妹，妳在我身上動了手脚！」

王彩雲吃的一笑，道：「你承認了？」

玄小龍道：「我承認？承認甚麼？」

王彩雲道：「承認你吻了丁姑娘，對不對？」

玄小龍大驚，道：「妳……」

「嘻……」王彩雲更笑開懷了！

玄小龍道：「你既沒去，怎麼知道？」

王彩雲道：「你既沒吻丁姑娘，怎麼會知道我在你兩人附近？」

玄小龍道：「原來妳也承認在我身上施法了，師妹，此道我不通，但我却知道，妳可以解下我身上的咒符了吧？」

王彩雲道：「小龍哥！」

她不說下去了，緩緩的把身子貼在玄小龍身前，那麼自然的一臂摟抱住玄小龍的腰，於是，玄小龍回以擁抱，却發覺王彩雲忽的又離開了。

王彩雲的手上有個東西，那是一個小而精緻的紙人，紙人塞在玄小龍的腰帶裡！

玄小龍見王彩雲把小紙人小心的收藏起來，他有些無奈的道：「妳……妳果然在我身上施法呀！」

王彩雲道：「小龍哥，我也是個女人啊！」

玄小龍道：「又怎樣？」

王彩雲道：「在愛情的領域中，女人的眼睛裡是揉不進半粒沙子的，我是女人，又是愛你的女人，我自然是不放心！」

她緩了一口氣，又道：「小龍哥，你希望我不聞不問嗎？那就是不關心你了，你要我不關心嗎？」

玄小龍聽得一怔！

王彩雲又道：「我早已知道丁姑娘對你好，我也明白，丁姑娘人很好，所以我並沒用激烈手段，她發覺我的幻影是一般的，就如同我慢慢的走過來一樣，只不過，如果你們……」

她不說下去了，但玄小龍的興趣來了！

玄小龍一把扣住王彩雲，道：「不過怎樣？妳快快的說出來！」

王彩雲一笑，道：「如果你們解衣做出見不得人的苟且之事，丁姑娘就會看到我忿怒的撲向她了，便是再難控制的情慾，她也會消失而吃驚！」

玄小龍道：「我明白了，妳把東西塞在我腰帶上，我們如果有不軌的行為，必先解腰帶，妳的法術就會在那一刻有效的加以嚇阻了！」

「嘻……」王彩雲愉快的笑起來了！

玄小龍的心中一沉，他心中一個念頭，如果男人娶到這樣的老婆，這個男人就得小心了！

* * *

快船就在岸邊上等着，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登上那條快船，立刻被送回河面的大船上！

石敢當幾人還在等着開會，如何對准上下手了！

* * *

「渡口向舟子，閒人何處去！遙指杏花村，有人在吃酒！」

這是甚麼詩句呀，當然不對勁，只因為這兒是黃河渡口，那個擺渡的人不是別人，他乃是曲阜大龍幫幹過夥計的孫子浩！

夕陽西斜中，岸上來了一個騎馬的人，這個人的身上汗水，比之馬背上的汗還多。

這個人也牽了兩匹馬，他，正是「草上飛」卓飛！

卓飛在馬背上沒下來，他却高聲對渡船上一個漢子大吼小叫的！「孫子浩，過來！」

渡船就要開了，渡船上已有十五個過河的客人！

要知黃河渡船均是四方大船，撐船的七個人，那船在上游幾百公尺處下錨在河中央，然後渡船就不會被急流沖走，對岸兩渡口，是不會有差錯的。

此刻，於渡船上跳下孫子浩，不料船老大却十分不高興的吼道：「喂！孫子，你怎麼搞的，大伙開船了，你怎麼上岸了！」

孫子浩被人叫他孫子，並不以為意的回頭一笑，道：「老大，就來！」

他奔到卓飛面前，笑笑道：「是卓爺呀，你拉了三匹馬，那得等一等了！」

卓飛搖頭，道：「我不過河！」

孫子浩道：「那你是找我了？」

卓飛點頭，道：「我找錢舵主！」

孫子浩道：「有事？」

卓飛道：「很重要的事情！」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去開封找王貫伍王舵主，王舵主也不在，再找錢和，娘的，我撲了個空！」

一怔，孫子浩道：「甚麼急事，看卓爺還牽了兩匹馬前來！」

卓飛笑笑，道：「咱們大龍幫翔龍出現了，少幫主出山，海上救回失踪的人船，一路自海上攻向淮上，水陸分舵已收復，這就召集老幹部趕走姓丘父子了！」

「眞的呀！」孫子浩驚喜的雙目一亮！

卓飛道：「快告訴我，你見過錢舵主嗎？」

（未完・廿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虎視天下

東門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白殿卿正在井邊飲水，錢珮蘭走了過來，白殿卿正欲為錢珮蘭打水之際，錢珮蘭却制住了他他的穴道，並挾其疾奔，半路遇上小松，母女倆的對話全被暗中的小龍和林琴聽到，原來錢珮蘭有奪取「龍頭」位置的大計，林琴撒出一把迷藥迷暈了母女倆，正當小龍和林琴商議之際，不想那母女倆分別被錢起和鍾華救走……

失踪夫君驀出現　被毀容顏蒙面見

他似乎不怕小松母女問罪，而小松自己，又以為已經和他有了一次。

鍾華扯小松的下衣時的表情和動作，和他那不俗的外表截然不同，林琴十分不舒服，只不過她沒動手。

直到小松的下衣被褪下，鍾華也裸着下體時，林琴才有了主意，這種人殺了也便宜了他，不如戲弄一番。

她跟白倫數月，十分用心學習，暇時翻閱醫典。

她學了不少醫藥常識。

白倫傳了她一些防身用的迷藥，如「春眠不覺曉」即是。另一種是她自己配的，那是一種細砂。

這細砂用巴豆和水銀浸泡過。

她今天第一次作試驗，看看效果如何？

她把細砂射在鍾華的下體上，人在這種色慾亢奮之下，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女方身上，不暇注意其他。

他只感覺下體上微痛了一下，好像有幾十隻蚊虫咬了一下。

自然也沒在意，但是，不一會就起了劇烈變化。

本來堅如鐵杵的那話兒忽然搭拉下來。

鍾華大感奇怪，怎麼弄也無法恢復雄風了。

這工夫小松已醒了過來，乍看此情此景，不由大為羞怒，一躍而起，穿上下衣摑了他兩個耳光出洞而去。

鍾華本來會攔住小松向她解說的。

以小松目前的徬徨無依，如他委婉勸說，她會息怒的，但他此刻被這件洩氣的事震住了，怎麼會這樣呢？

年輕人可以自由控制，勃學可以隨意隨時。

林琴見他急得大叫，而且竟紅腫了起來。

這是一種懲罰，對付這種男人最有效。

但她去追小松時，却已經不見了。

她相信小松不會去見她的母親，但她還是返回原先的地方。

非但錢珮蘭不在，小龍也不見了。

＊　＊　＊

原來小龍暗暗跟着錢起，相距五七十步。

奔出八九里，來到一個村落處，在這村子兩邊，村頭上有一幢宅邸，錢起自後面越牆而入，小龍不敢立刻進入。

聽了一會，他才越入後牆。

此刻正是黃昏時分，屋內還沒亮燈。

這兒只有三間屋子，一正兩偏，前後的院落都很大。

這樣就比較規矩，不會在屋中說話被街上的人聽到。

小龍很小心，因為錢起這人極為深沉。

在目前，無論如何他還不是錢起的敵手。

錢起此刻在屋中幹甚麼？會不會已經……

小龍以為，錢起應不至於强暴他的小姨子吧！

但以錢起和那十個女人胡來，而又殺之滅口的事來看，又十分可能。

當小龍正要潛到後窗下窺探一下時，突然左後側傳來一陣極輕微的衣袂聲，以「一葉知秋」的身法飄落在小龍左前方的兩丈之地處。

若非小龍在草堆後藏身，必被此人發現。

小龍十分驚奇，此人的年齡應和錢起差不多，灰色衣衫，蒙了面，四下打量且傾聽一下，繞到前面去了。

小龍想不出此人是誰。

至少他以為，此人不大可能是錢起的朋友。

小龍小心翼翼地潛到後窗下，還沒向內窺伺時，忽聽到屋內有錢珮蘭的怒斥聲，道：「錢起你要幹甚麼？」

錢起並沒動她，只是把她放在床上。

錢珮蘭顯然已看到了胸前的字跡了，她雙手掩胸道：「你為甚麼要在我胸前寫字，你太離譜了吧？」

錢起道：「那不是我寫的。」

「不是你？騙鬼！」

「我的筆蹟，妳應該認識。再說，妳看看那些字和語氣，會是我寫的？」

錢珮蘭想想也對，錢起沒有理由寫這些字的。

「至少是你把我們母女迷倒的吧？」

「也不是。」

「小松呢？」

「大概是被鍾華救走了。」

「你把我弄到此處意欲何為？」

「我只是適逢其會，見妳昏迷，又不知是中了甚麼毒，而在郊外，妳胸衣又敞開，上面還寫了字，我總不能就讓你躺在林中草地上等妳醒來。」

錢珮蘭道：「這未免太巧合了吧？」

「甚麼太巧合？」

「我被人迷倒，你們兩人就適時趕到！」

「世上本來就有所謂巧合的事！」

錢珮蘭整好衣衫，道：「我要去找小松，你知道鍾華把她帶到何處去了是不？也許是你暗示他這麼作的？」

「不是，我們兩人外出辦事，適逢其會，看到妳們母女躺在林中地上，鍾華救走了小松，我祇好救妳了。」

「我是你的小姨子，我們要避嫌。」

錢起道：「珮蘭，康杰早已去世，妳還年輕……」

「這是我的事！」

「珮蘭，人生數十寒暑，彈指而過，而妳目前又正是盛年，又何苦刻薄自己？寡居是促壽的。」

「不要你管！錢起，你很邪！」

錢起道：「錢珮蘭，我是『龍頭』，有如家長，變成我的人之後，妳就像正宮娘娘一樣了……」

「你作夢！不要說我無意改嫁，退一步來說，就是要再醮，也不會找你這個在外面胡搞亂整的淫棍！」

「淫棍」兩字十分刺耳。

錢起本來當之無愧，却極不愛聽，冷笑道：「錢珮蘭，妳以為自己是甚麼？節烈女，有資格立貞節牌坊？妳和鍾華的師父……」

「你別血口噴人，至少不是你這『淫棍』可比的。」

「妳高尚嗎？」錢起哂然道：「妳如果是個賢妻良母，會和鍾華串通賺自己的女兒？妳是甚麼人？」

「我賺自己的女兒只是暫時的，以後我會拆穿，告訴她那只是一個花梢，她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玉女。」

錢起道：「現在是不是就很難說了！」

錢珮蘭大吃一驚！

如果真的是鍾華弄走了小松，他必會假戲真做。

錢珮蘭往屋外衝去，錢起當然要攔阻。

可是錢起突感腦後生風，急忙打住閃避。

這只是一塊小石，閃過之後，仍然追出，但錢珮蘭已逃到前院，這工夫錢起突然覺得身後有衣袂聲。

屋中居然多出一個人來。

此人蒙面，衣衫襤褸陳舊，身背長劍！

錢起攻出一掌，道：「尊駕何人？」

蒙面人當然不會出聲，接了錢起三掌，似乎勢均力敵，兩人同時撤出刀、劍，錢起是用刀名家。

這明間估地也不大，兩人刀來劍去，專攻要害。

錢起道：「你是甚麼人也不敢說嗎？」

蒙面人的回答是凌厲的連攻七

劍。

七劍把錢起逼到院中，但錢起又把對方逼回。

兩人的確難分高下。

又打了三四招，錢起冷冷一笑道：「你不出聲，我也能猜出你是誰了！十年不見，出息多了！」

蒙面人仍不出聲。

小龍心想，錢起已猜出了這人的身份，此人是誰？

「如果我沒有猜錯，你該回幫去見『制皇』……」

蒙面人只哼了一聲，表示不屑。

似乎此人對「制皇」錢大經也極不尊敬！

「莫非此人是失踪已久的康杰？」小龍心頭一驚，也只有此人才會蒙面出現，也只有此人才會救錢珮蘭。

這工夫蒙面人招式一變，更加凌厲詭譎。

顯然他施出了絕招。

錢起被逼退三四步，似有不敵之勢。

那知錢起也突然變招，可見他的深沉，打了這麼久才用絕招，在絕招對絕招之下，兩人又勢均力敵。

小龍心道：「不管此人是不是小松之父康杰，據傳此人風評甚佳，我當然要幫助此人了。」於是立刻撿起兩塊石頭。

就在錢起全力應付對方一絕招時，石頭自錢起腦後呼嘯而至，眞正是其疾如電。錢起大驚，格開一劍同時閃避，石頭是閃過了，却被對方的劍挑破了肩衣。

錢起厲聲道：「甚麼人施襲？」

兩人再戰，小龍又擲出一塊石頭，由於手勁足，錢起不敢輕視，而且也不大可能打出結果，立刻遁去。

蒙面人正要走，小龍現身抱拳道：「前輩請留步。」

蒙面人望着小龍道：「小友何人？」

「晚輩龍秋，家父龍玉……」

蒙面人微震了一下，道：「你是龍玉之子？」

「正是，前輩可是康大叔？」

蒙面人並沒正面回答這句話，道：「傳說中龍玉排擠康杰，甚至有人說康杰是被龍玉殺死的，你信不信？」

「在沒找到証明之前，我不敢如此懷疑。」

「嗯……」蒙面人似乎很欣賞小龍的看法，道：「令尊有無消息？」

「沒有，都說家父已歿。對家母的傳說却似乎還健在，但也無消息，康叔是否有家父母的消息？」

「沒有。」蒙面人道：「還有關于本人和令尊令堂的傳說，你信不信？」

「有人說家母最早和康叔相識，後來又認識了家父，因而雙方因情火併，所以家父殺了康叔，或者康叔殺了家父。」

蒙面人道：「謠言有時比刀子還鋒利！」

「是的，康叔。請問康叔，你知不知道所謂『雞鳴一至九號』是甚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康叔，當年你有沒有和父母火併過？」

「有。」

小龍一楞，道：「傳言有些是事實了？」

「對，但大半不實，」蒙面人道：「我們火併，是受了人的欺騙，上了別人的當，陷入了別人的圈套。」

「以康叔估計，家父母尚在人間的可能有多少？」

蒙面人搖搖頭道：「不知道。」

小龍道：「當初你們是在甚麼地方火併？結果如何？」

蒙面人道：「就在洪門之中，兩敗俱傷，且被人追殺。」

「被誰追殺？」

「猜想是錢起的人，因那些人畫了臉，又是夜晚。」

「康叔，你們的火併原因又是爲了甚麼？」

「公務上也有，爲你母親也有，反正都是有人挑撥，事後才發現，有人處心積慮要除去我們……」

小龍道：「有一點晚輩很想不通，不論是家父還是康叔，都是錢大經的女婿，爲甚麼獨偏袒錢起？」

蒙面人欲言又止，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你不久必會弄明白爲甚麼上面睜一眼閉一眼不管這件事。」

小龍還要問，蒙面人道聲「珍重」，騰身上屋而去。

小龍楞了一會，不敢確定此人是不是康杰。

如果他是，會不會仍然仇視龍家的人？

如果他是，爲甚麼不知道「雞鳴一至九號」的事？

而且，小龍還以爲這位康叔太冷漠了些。

小龍再去追此人，早已不見影子了。

他回到原先的林中找到了林琴，小龍說了一切。

林琴道：「你以爲那人眞的是康杰？」

「我不敢武斷，大約有十之七八。」

「如是康杰，而他與令堂又不是眞的有仇，既然事後弄清楚有人蓄意挑撥，應該對你熱情才對。」

「我也是這麼想。」

「會不會此人根本不是『白衣劍客』康杰？」

「我當然不敢說，至少他穿的不是白衣。」

「在武功方面能不能看出來？」

小龍道：「據說我爹和康叔都另有師承，入了洪門，娶了我娘及錢珮蘭之後，當然也會學一些錢大經的武功，我剛才却看不出來。」

林琴道：「一個可能是此人並非康杰而冒充康杰，另一可能是此人正是康杰，和龍家仍有誤會！」

小龍道：「我以爲妳的第二個判斷大有可能。」

林琴道：「你是說他們兩人打成平手？」

「至少四五十招內沒分勝敗。」

小龍道：「妳剛才有甚麼結果？」

「我說了可不許你罵我！」

「那怎麼會？」

林琴說了一切，兩人大笑不已，小龍道：「應該如此，是不是從此以後永遠抬不起頭來了？」

林琴道：「我也不知道，只是義父的醫藥典藉上是這麼寫的。」

小龍並沒告訴林琴，小松並沒失身的事。

原來是小松之母和鍾華串通，使小松相信已失身於鍾華。

甚至還暗示是小松酗酒過量，而自動獻身的。

* * *

此刻蒙面人追上了錢珮蘭。

錢珮蘭一驚道：「你是何人？」

蒙面人道：「我現在應該是陌路人……」

「你……莫非是康杰？」夫妻總是近些，一看便知。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這是甚麼話？是就要團圓認親……」

「只怕一切都太遲了……」蒙面人十分傷感。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蒙面人冷冷地道：「妳爲人之母，爲何欺騙自己的女兒！暗示她已和一個姓鍾的青年人有了夫妻之關係？」

錢珮蘭道：「這是因她喜歡上一個不該喜歡的人。」

「小龍？」

「是的，你怎麼知道？」

「不必管我怎麼知道，妳以爲她不該喜歡小龍？」

「當然，第一是雙方有深仇大恨，另方面那小子活不久。」

「爲甚麼活不久？」

「因爲有絕症。」

「依我看把女兒嫁給一個有絕症的人也比嫁給一個和人串通騙人的人好些，這種沒有是非感的人，這種人靠不住。」

「你連我也罵了！妳怎麼知道小松的事？」

蒙面人道：「我正好聽到你和錢起交談。」

錢珮蘭心想，幸虧剛才對錢起假以詞色，要不，可能會死於康杰的劍下。她道：「聽你的口氣，似乎和龍玉沒有甚麼深仇大恨？」

「仇只有一點，昔年是被人挑撥離間了。」

「誰挑撥離間呀？」

「可能是錢起。」

「這麼說，你已經不恨龍家的人了？」

「應該是沒有甚麼好恨的了！」

錢珮蘭道：「昔年有人說你是因爲和我大姐錢珮瑤仍然情絲未斷而和龍玉火併的。可有此一說？」

蒙面人道：「根本沒有這回事。」

「可是人言可畏！」

「如果我康杰是那種人，妳還會要我？」

「康杰，咱們夫妻闊別十年，如今總算團圓了，你還不取下面罩，讓我看看你的容顏有沒有改變嗎？」

康杰退了一步，道：「珊蘭，不看也罷！」

「不看？」

「我希望妳不要看……」

「不看我怎知你確是康杰？」

「老夫老妻，聽口音身材也該知道了。」

錢珮蘭道：「聲音像，身材也相似，可是任何人在此情況之下，也必然要看看你的本來面目的。」

康杰道：「珮蘭，如果我辦不到呢？」

「辦……辦不到？」

「是……是的，我有苦衷！」

「有什麼苦衷？」

「我已經不是昔年的康杰了。」

「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因爲我就是出示眞面孔，妳可能也不會認識我了，珮蘭，不知道妳能不能瞭解我的苦心。」

「你……你是說……要我從現在開始，根本不看你的面孔……而維持夫妻關係？」

「是……是的。」

「康杰，你如果是我，你辦得到嗎？」

「我想如我確能証明對方是我的丈夫，我辦得到。」

「你如何進一步証明你確是康杰？」

「好！妳看我的這個疤痕。」

他擄起左臂，在肘關節以上有一道大疤痕，據說是出道後遇上高手，被掃傷的，連臂骨都差點斷了。

錢珮蘭道：「這還不夠，武林

中人哪一個身上沒有幾十個疤痕的?」

「好，妳再看這兒和這兒，固然，成年累月在刀頭上舐血，沒有不受傷的，但不可能有人和我所受的傷的位置完全一樣吧?」

錢珮蘭道:「這些疤痕的確像你，只不過……」

「總而言之一句話，妳非看我的眞面目不可?」

錢珮蘭停了一下，終於點頭道:「不錯。」

康杰道:「如我辦不到，咱們夫妻就不能團圓?」

錢珮蘭道:「既是夫妻，你的臉無論如何難看，我也不會嫌你，爲什麼不能給我看?所以我一定要堅持。」

康杰長嘆一聲道:「由於妳對小龍的歧視，居然能和姓鍾的串通矇騙自己的女兒，我相信，妳看了我的面孔必然倒盡了胃口，甚至要作三日嘔吐!」

「這……這怎麼會?」

「好了，我已經懂你的意思了。」此人回身馳去，錢珮蘭居然並沒有叫住他，夫妻十年不見，相見之下，竟然有此結局。

康杰並不怪她，但至少她已不是十年前的錢珮蘭了。

* * *

小松逃出山洞之後，沒有目標地奔逃。

她對鍾華倍感厭惡，至少他沒有小龍正派。

這個人是母親爲她拉攏的，爲什麼母親看不出他的爲人?

天都快亮了，奔累了坐在山石上休息。

她不想再見母親。

她也無顏去找小龍，她以爲她早已不配小龍了。

她當然更不會回洪幫，她不知道茫茫人海何處是吾家?

想來想去，只怪她的母親，要不，和小龍不是很恩愛?

不知不覺，淌下淚來。

這工夫迎面小徑上有一人如飛而來。

小松心灰意冷，她現在什麼也不怕了。

一個重視貞操的少女一旦失去了貞操，就什麼也不在乎了。這人有如飛騰，到了小松附近小徑處停了下來，十分注意小松。

小松見此人幪面，以爲是壞人，站起要走。

「孩子，別走!」

這四個字立刻勾起了孺慕之情。

即使是她母親的召喚，也從沒產生這種感染力量。

小松停下來，吶吶道:「你叫我什麼?」

「我叫妳孩子。」嗓音有點哽咽。

小松立受感染，因爲她此刻也是四顧茫茫，無家可歸的人。

「你……是我的什麼人?」

「孩子，我是妳爹，我叫康杰。」

小松幾乎要大叫一聲「爹」，甚至撲入此人懷中，可是她畢竟不是初出茅廬的小姑娘，她知道人心險詐。

小松激動地道:「你眞是我爹?」

「當然!」

「爹，失踪時我才七歲，但爹的容顏我還依稀記得一些，請你把面罩取下讓我看看好不?」

「不成……孩子……」

「爲什麼呢?」

「妳最好不要看。」

「爲什麼?」

「妳看了後會嚇壞，孩子，妳不能不看嗎?」

「我不怕，你一定要給我看看。」

「孩子，如果妳一定要看我的面孔，是不是怕我不是康杰，而是別人冒充的來騙妳?」

「也不是這樣，我總要看看我父親的……」

「妳就是看了也認不出來了。」

「可是我可以帶你去見娘，不管你的面孔毀爛到什麼樣子，我娘總會認得出來的吧!」

「我已經見過妳娘了。」

「見過了，我娘呢?」小松大爲驚異。

「她也要堅持看我的面孔。」

「所以你就和她鬧翻了?」

「也不是鬧翻，既然她非看我的面孔不可，而我又怕她看了噁心，就堅持不給她看，而她又非看過不會認我，所以我只好走了。」

小松道:「你要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昔年的事是誰的錯?是龍伯伯嗎?」

「不是，可能是錢起或者更上一層。」

「更上一層，那不就是我外公了?」

康杰道:「當然，小松，有很多事目前還不便說出來，說出來妳也不信，如我出示在妳十年前記憶中最大最顯著的特徵，妳會不看我的面孔，認我這個父親嗎?」

小松道:「會的。」

「好，妳想想看，十年前妳爹身上哪裏有較爲顯著的特徵，說出來印証一下，要多說幾種。」

小松偏頭想了很久，道:「爹的左邊頭上缺了約半寸見方的頭髮，據說是受傷被削去的。」

幪面人躬下身子，撥開頭髮，

果然有個疤痕。

小松發出一聲歡呼。

「小松，這還不夠，妳要多問幾項。」

「我記得爹的背上近右肩處有顆紅痣。」

「好!幸虧妳還記得這些。」幪面人捲起衣衫，背過身子讓她看，還道:「用指甲刮刮看，如果假痣可以刮下來，反之則不成。」

小松沒去刮，因爲一看就知道那是長出來的。

她悲呼一聲，自後面抱住了幪面人叫了一聲爹。

幪面人不能像她一樣大聲啼哭，却也是淚流滿面，道:「孩子，我出示了很多特徵，妳娘……」

「我娘一定要看爹的面孔才行對不?」

「是的，妳娘變了。」

「爹，我也以爲我娘變了，這些年來，爹在何處?」

「爹多隱在荒山野林之中。」

「爹，外公爲什麼這樣護錢起?」

康杰忽發出一陣悲忿的怪笑聲，道:「孩子，那一定有理由的，但這理由妳目前是絕對猜不到的。」

「而爹知道却不說出來?」

「說太早是有害無益的。」

「爹，我們找我娘去。」

「不必了!」

「爹，你們畢竟是夫妻嘛……」

「小松，有所謂: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臨各自飛。時光會流失、變遷，人也會變的，況且人際關係的變化也太大了……」

「爹，甚麼人際關係?」

「小松，妳不懂。」

「爹，我們到何處去?」

「去找小龍如何?」

「爹，我不想去找他。」

「爲甚麼?妳不是很喜歡他?」

「爹，女兒已經不配了……」

「要說配不配，可能是對方的問題，我的女兒永遠也不會配不上他的，傻孩子，妳被人家騙了呀!」

「被人家騙了?」

「當然，我是說妳還是清清白白的……」康杰道。

「不，爹!你別這麼說，我已經不……」

康杰道:「小松，妳跟爹走就是了，不久妳就明白了。」

「明白甚麼呀?」

「明白妳還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好女兒!」

* * *

林琴已發現了其母的踪跡。

她對小龍說了之後，小龍道:「阿琴，妳好像在懷疑令堂正在作甚麼壞事是不是?爲甚麼會這樣?」

林琴道:「小龍，我總以爲我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龍道:「她的秘密連妳也不能說?」

「好像是，她越是如此，我就越想知道。」

「她在哪裡?」

「就在這鎮上的悅來客棧中，登記的名字叫秦興。」

「一字之差，把個『杏』字改了對不?」

「因爲她換了男裝，像個鄉巴佬。」

「這位未來的丈母娘在這一帶晃蕩甚麼?」

「我也不知道，但我總以爲和洪門有關。」

「妳是說洪門的人和她有仇?」

「我也弄不清，但她近數月來，總不離洪門總壇的五十里直徑以內，我以爲我娘和洪門有關連。」

小龍道:「我們通知范通和柳談，大家監視着。」

「人多反而不便，我娘一旦發現，就會提高警覺。」

「只是我們兩人跟踪?」

「對，看到沒有，我娘經常在這高地上的巨樹梢上向洪幫內部張望，不知她在看甚麼。」

小龍道:「阿琴，我以爲妳耐心些問，也許能問出來。」

「問過，她不說。」

「還要再問，我以爲瞭解此事對我們會有幫助。」

「我們的甚麼事?」

「比喩說『雞鳴一至九號』這件事，令堂知不知道?」

「她說不知道。」

「奇怪!爲甚麼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

林琴道:「小龍，我以爲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險。很多人都知道，那算甚麼秘密?」

就在這時，洪幫大宅內射出一支長箭。

這長箭逕奔秦杏隱身的那棵大樹。

「不好，令堂的身形已露……」只聞「卜」地一聲，那支巨箭竟射在大樹幹上。

林琴道:「應該不是失去準頭。」

「妳是說此箭不是射人的?」

「你看……」林琴一指，此刻在樹梢上的秦杏已經飄落下來，拔下巨箭，似在扭那箭鏃，不知用意何爲。

小龍道:「她似要把箭鏃拔下來。」

「對，你猜猜看我娘的動機如

何？」

「會不會是，以箭互通聲氣……」

「你是說箭鏃內，藏有紙條甚麼的？」

「妳不以為有此可能？」

「對，除了這種可能還有甚麼？」

這工夫秦杏拔下了箭鏃，小龍道：「怎麼樣？沒猜錯吧？」

林琴道：「快點掩過去，當場揭穿看她怎麼說？」

二人小心翼翼地掩到秦杏身後約三四丈之地。

秦杏喃喃罵道：「老賊……」

林琴往上疾摸，似想奪下秦杏手中的紙條。

秦杏雖然正在想心事分了神，但人到了她的背後，衣袂聲那會聽不出來，她撤步移位迴身中掃出一掌。

這一掌是自衛救命，自然用了八九成力道。

林琴勢在必得，就疏於防範對方的反擊。

還有一種心理是，對方是她的母親，却不知，在她母親來說，只把她當作施襲的敵人而非她的女兒，所以一掃中的。

小龍要馳援已不及。

林琴尖呼着，身子飛出五七步外，昏死過去。

秦杏驚得呆了。

她怎會相信，施襲的人居然是她的女兒？

小龍掠近一看，林琴口鼻中淌出血來，顯然已受內傷。

他取出林琴身上的內創藥，先為她服下五顆，然後拍打她幾個穴道，抱起來就要離去。秦杏攔住他。

「小子，把人留下。」

「為甚麼？」

「因為她是我的女兒！」

「妳雖是她的母親，却並不關心她！」

「誰說我不關心？」

「妳要是關心她，為甚麼和她貌合神離？」

「你怎知我和她貌合神離？」

小龍大聲道：「如果阿琴問妳，這巨箭內的紙條上寫了些甚麼，妳會說嗎？如果不會，不是貌合神離那是甚麼？」

秦杏道：「小子，你別管我們母女的閑事。」

「前輩以為是閑事，我却以為不是。」

「告訴你，小子，你給我遠遠地離開我女兒！」

「前輩，我就是想離開阿琴，她也離不開我了。」

「老娘不信，你把她放下！」

「娘……」林琴醒了過來道：「你！」

小龍說的正是女兒所要說的。

「小琴，娘為你療傷去。」

「不必了！娘。」

「怎麼？娘還沒有這小子對妳重要？」

「娘，重不重要，一試便知。」

「怎麼個試法？」

「娘，告訴女兒，妳手中的紙條上寫了些甚麼？」

「這……」秦杏退了一步，道：「不成！」

「娘，為甚麼不成？」

「反正不成就是不成！」

「難道娘有不可告人的事怕女兒知道？」

「不管怎麼說，這件事娘不能告訴妳，也許將來可以。」

林琴道：「小龍，我們走了吧！」

小龍道：「前輩，誰對她重要，不是已經試出來了？」

「小子，你把她放下。」

「妳女兒的話一句也聽不進去？」

「誰說我聽不進去？我目前不能說這秘密，也是不得已，將來一定會告訴她，小子，你可別惹火了我！」

小龍道：「我們都無意惹妳，妳要火那是妳自己的事。」

秦杏道：「再不放下我就斃了你！」

「娘，妳要殺他，就還須把我也殺死。」

「丫頭，妳是誠心和娘作對？」

「娘，妳和洪門中的什麼人有來往，這事就不能說出來嗎？」

秦杏甩甩頭道：「不成，現在不成！」

「小龍，我們走！」

小龍抱起林琴大步走下高地。

秦杏道：「小子，你再走出十步，我就宰了你。」

小龍非但沒停，反而加快。

當然，秦杏並沒宰人，只是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工夫她又展開紙條看着。

上面寫着：「明夜三更，陰宅見」字樣。

「陰宅」通常是指墓地或墳墓。在哪個墓地？什麼人的墓地？大概也只有秦杏知道。

就在這時，她突然有所警覺。一個淡淡的影子在她的附近一閃而上。

秦杏道：「什麼人？」

來人在她的右後側，冷冷地道：「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秦杏回身望去，兩丈外站定一個大喇嘛。

太陽喇嘛。

秦杏心頭一驚，這是她的丈夫林莽生前的對頭之一。

當然也是一些對頭中比較棘手

的人物。

「原來是大喇嘛，別來無恙？」

太陽喇嘛道：「還沒有死。」

秦杏道：「大喇嘛有什麼事？」

「我想看看你手中的字條。」

秦杏道：「出家人不是太霸道了嗎？」

太陽喇嘛道：「妳以為林莽霸不霸道？」

「人早就走了，骨頭都爛了，還提他幹甚麼？」

太陽喇嘛冷笑道：「有人說他還活着。」

「活着？那好極了，可否告知他在何處？」

「妳也不必顧左右而言他，妳可能知道。」

秦杏道：「但願我知道，我要是知道他在何處，早就把他宰了，因為他撇下我們母女根本不管。」

「秦杏，把那紙條拿來看看。」

秦杏一揚手，散出一蓬紙屑來，隨風而去。

太陽喇嘛道：「毀了紙條，妳已記在心中，大喇嘛還是可以叫妳說出來的。」拔出大戒刀就逼上來。

秦杏撤劍迎上。

她知道太陽喇嘛是西域高手，尤其內力深厚。

秦杏必須小心應付，昔年，她不是太陽喇嘛的敵手，這些年來她精進不少，太陽喇嘛也不會停滯不前的。

她接了對方三刀，心頭一凜，刀勁沉猛，變化莫測。

秦杏不敢硬接，就已經吃了虧。

即使是比招術的機變及衍化，似也差了一籌。

目前她唯一的辦法是拖時間。

雙方打了約五十招左右，秦杏岌岌可危時，忽見高地後面來了二人，其中一人竟然幪面，另一人是個少女。

他們正是康杰父女。

小松道：「這位大娘不是林琴姐的令堂嗎？」

秦杏一喜，道：「正是，妳是小松姑娘？」

「是啊！大娘，這喇嘛何人？為何在此動手？」

秦杏道：「他昔年與先夫有仇，找上了我。」

小松道：「大娘的先夫是……」

康杰道：「黑道巨擘林莽。」

小松吶吶道：「原來琴姐的父親就是林莽。」

秦杏道：「正是，老鬼早就死了，過去和他有過節的人却仍不斷地找他，甚至還說他仍然活在世上。」

太陽喇嘛道：「他可能沒有死！」

小松道：「爹，林大俠到底有沒有死？」

康杰淡然道：「有人以為他還健在，大概也非空穴來風。」

秦杏道：「你莫非就是昔年失踪的『白衣劍客』康杰？你怎麼也幫着這些無聊的人說話？」

康杰道：「在下並沒說林莽確還活着。」

小松道：「爹，您幫誰？」

康杰道：「不能說幫誰，只能說息事寧人。」

小松大聲道：「兩位快停手吧！」

太陽喇嘛快攻不停，因為他已穩操勝券。

小松道：「你再不停手，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太陽喇嘛道：「姑娘少管閑事。」

秦杏道：「他似乎根本沒把康大俠放在眼裡。」

小松道：「爹，給他點顏色看看，女兒出手好不好？」

康杰道：「爹不大喜歡挑撥離間的人，妳如果看在朋友份上，要上，就上吧！爹還不想作這種出力不討好的事。」

小松一上，雖然身手有限，太陽喇嘛就不想久戰。

康杰雖然不想幫秦杏，一旦小松不支，他豈能袖手？

太陽喇嘛收刀退出五步，秦杏收劍喘息不已。

太陽喇嘛道：「康大俠果然不失為一代豪俠。」

「不敢當！」

「本喇嘛仍然以為林莽活在世上。」

「在下不願置評。」

「康大俠，後會有期。」

「大喇嘛再見。」

秦杏道：「小松，謝謝妳援手。」

小松道：「大娘，喇嘛要一張什麼紙條？」

秦杏道：「聽他胡說八道。」

康杰撿起地上的弓箭和箭鏃看了一下，道：「小松，我們可以走了！」父女二人下了高地，秦杏揚手又作罷了。

她本想要回弓箭的，又打消了主意。

走出里許，在一高處停了下來。

在此可以遠遠看到秦杏的行動。

「爹，這巨箭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但能幫助我們瞭解一個秘密。」

「爹，是什麼秘密。」

「剛才我們在高地後面，聽到太陽喇嘛向秦杏要紙條是不是？」

「是的，爹！」

「証明太陽喇嘛看到她手中有張紙條。」

「爹，這紙條有什麼秘密嗎？」

「大概是的，也許喇嘛沒看到她的條子來自何處。」

「來自何處？」

「八成藏在這箭鏃之中。」

小松一愕，道：「怎知是藏在這箭鏃之中？」

「妳看，這箭鏃的尾部有一孔隙，紙條應是放在這裡面。」

「爲什麼要放在箭鏃中？」

「不需人來，就可以互通消息。」

小松不由一震，道：「莫非這巨箭是洪幫中射出來的？」

「小松，妳的聯想力還算不錯，爹以爲八成如此。」

「那是誰在和她互通消息？」

「妳再運用頭腦猜猜看！」

「莫非是洪幫中人與她勾結？」

康杰道：「這種可能不能說沒有，但爹以爲不是如此的。」

小松突然拍拍前額道：「爹，我想起來了，莫非她那未死的丈夫就在洪幫之中，和他私通消息？」

康杰道：「八成如此。」

「這件事和我們有什麼關連？」

「也許有，至少她的丈夫是洪幫中人，又神秘兮兮地不說出來。」

「我們要跟踪秦杏？」

「不錯，現在她下了高地，向我們這邊走來了。」

「爹，我和林琴的私交不錯。」

「孩子，妳眞善良，希望林琴也像妳一樣地善良就好了。」

兩人暗暗跟踪秦杏，見她入鎮住入客棧。

康杰父女也住入那家客棧，但行動十分小心。

*　*　*

深夜，秦杏準備停當。

儘管她要見的是她的丈夫，老夫老妻，却也有點緊張。

這是因爲闊別十年，人事滄桑，變遷太大。

出了鎮往西北，也就是在洪幫的東北方約六七里之地，這兒是一個佔地一畝的墓園，頗爲氣派。

秦杏在墓園門外打量一陣，才進入園中。

這兒無人看守，原因也許是距洪幫很近。

墓園很大，却只有一座巨墓。

巨墓上有「大俠林莽之墓」字樣。

居然沒有立碑人的名字，碑後也沒有墓誌銘。

秦杏繞墓一週，居然向墓上吐了幾口唾沫。

然後坐在碑前石桌上等候。

大約不到半個時辰，墓門外出現一個人影。

此人直撲巨墓，秦杏立即站起，却道：「你不是我要見的人！你是何人？」秦杏立刻撤劍在手。

來人蒙面站在五六步外，漠然道：「的確不是。」

「他爲甚麼不來？」

「有事離不開。」

「你來有甚麼用？」

來人道：「在下來此也不能說沒有用，轉達消息，請秦女俠以後不要再來干擾了！這對妳對他都是不利的。」

「你放屁！這是他說的話嗎？」

「正是！」

「我看你不必回去了！」

來人道：「我們兩人之中，總有一人是不能回去的……」

這人撩衣撤出一條怪鞭，既非十三節，也非九節或七節。

按兵刄中的鞭不是十三節、九節，即爲七節。

此人的鞭竟是六節，但每一節比一般的長約一倍。

此鞭的長度和十三節鞭差不多。

秦杏已經掄劍攻上。她以爲，此人必是洪門內八堂中的人物。

此人的怪鞭，威力可及數丈方圓，看來招式並不太詭奇，力道却極爲兇猛，秦杏不由咬牙恨極！

秦杏昔年的身份猶在「三姑」「六婆」之上，但這次出現武林，幾乎每次遇上的人物都不好纏。

大約不到百招，最多九十招左右，秦杏的背上被鞭梢輕掃了一下。

這種鞭十分沉重，輕挨一下也不好受。

秦杏立刻就不穩了！

這工夫兩個蒙面人自墓園門外出現了。

一男一女，一老一少，男的用劍，女的用叉，但沒逼上。

秦杏心頭又是一喜，馬上退下。

「白衣劍客」的劍法比之秦杏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但這使鞭的人却也不是易與之輩。

「嗡嗡」聲中幻成一個鞭球，向康杰滾壓過去。

只不過到了三步以內這芒球就無法前進了。

才不過四十招左右，此人開始後退，因爲劍勢太凌厲了。

就在這時，康杰發現秦杏已經溜了。

這眞是不夠江湖，也不夠場面的人物，人家爲他援手，總要等到有了結果向人家表示謝意才對。

康杰道：「尊駕眞是洪門中人？」

「這與閣下何干？」

（未完・十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